

武俠世界
第31年
9
$10.00

編者話

今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馬行空先生所著「雷霆動江湖」，殺手柳恨水反常地去保護雷霆隱，並協助雷霆隱以及被嫁禍的金牛堂堂主牛奔，從而揭發了江湖幫派的明爭暗鬥，他們都是被操縱在幕後者的手中，金牛堂被霍天驕所操縱，中州武林領袖唐天滿受楊子鱷厲百齡的操縱，雙方大動干戈，最後柳恨水更發現當年的情侶竟然做了楊子鱷的情婦，這無意中的發現，更使情節變得複雜化，兩派劇鬥也更趨白熱化，結果如何請一睹爲快。

*　　*　　*

西門丁先生所著的「刀光千里」乃「烽火孤雛」之續篇，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故事主角余顧南跟着師傅齊雲高學藝有成，下山闖蕩江湖……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揚子江新著「鐵傘舞天魔 」也在今期刊出。

*　　*　　*

下期將刊登吳中龍所著「亡命旗兵」，重案組總督察劉尚文憑着他的機智勇敢消滅「七大寇」而立了大功……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9期
(總號15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雷霆動江湖

新派俠情恩仇錄

馬行空・文
可飛・圖

殺手求財

雷霆隱爛醉如泥，倒在一條小巷的牆腳下。

這一晚，他一共喝了十八斤烈酒——十八斤燒刀子烈酒。

夜已深，小巷內沉寂無人，因此，沒有人發覺有一個人醉倒在巷內。

*　*　*

唐家大宅內，燈火通明，高朋滿座，暢飲歡談。

主人家唐天滿意氣風發，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

也難怪的。因為，從今天起，他便是唐家的一家之長。

而唐家一直以來，皆是中州一帶武林同道公認的領袖。

換言之，唐天滿自然是中州一帶武林同道的領袖了。

能夠領袖中州道上的武林同道，這是何等風光、何等體面，難怪唐天滿意氣風發。

反作保鏢

他今年只有二十九歲。

與他同席的，都是在中州道上有頭有面的人物。

計有：白馬莊莊主飛騎將崔策、禿鷹楊仲光、金槍西門豹、快刀徐晃、滿天星司空飛雲、不求人獨孤單、鐵柱莊莊主段成鋼。

其他數席上的客人，亦是中州道上有頭面的人物。

席上，崔策等人不時向唐天滿敬酒，賓主談笑甚歡，氣氛熱鬧。

唐天滿很高興。

高興之餘，他却想起一個人。

——柳恨水。

*　*　*

雷霆隱終於醒過來。

他是被拋入一盆熱水中燙醒的。

那盆水熱氣騰騰，相信可以將一隻鷄燙熟。

那個盆很大，大到可以將雷霆隱整個人裝着。

雷霆隱被燙得從那盆熱水中跳起來，身上的皮肉雖然沒有被燙熟，却被燙得渾身紅紅的，像一隻燒豬。

他雖然醒過來，仍有四五分酒意，並未完全清醒過來。

才從盆子裏跳起來，他便瞧到盆邊站着一個人。

一個標槍也似的青衣人。

「你是誰？」雷霆隱雙眼一翻，瞪着那人。

敎人奇怪的是，雷霆隱雖然被燙得從木盆中跳出來，一身皮肉紅紅的，他却沒有哼出一聲，更沒有大叫，莫非他練成了銅皮鐵骨不成？

黑暗中，那標槍般的人目光如電。「你就是雷霆隱？」不答反問。

雷霆隱詫問：「你認識雷某？」一雙眼珠不停地在那人的臉上溜轉。

雖然是在黑暗的夜色中，雷霆隱仍然清楚地看到那人的面目。

那人的一雙眉毛又疏又淡，乍看上去，似乎沒有眉毛，眉骨突起、削鼻、薄唇、雙顴如拳，給人一種冷峻的感覺。

搖搖頭，那人道：「我並不認識你，但却聽過你的名號！」

一頓，又道：「江湖上，誰人沒有聽聞過『雷打不倒』雷霆隱的大名？」

雷霆隱這時的酒意又醒了兩分。

「你到底是誰？」

接着又道：「瞧你的樣子，應該不是江湖上的無名之輩。」

那標槍似的人影眉梢聳動一下。

「柳恨水。」

雷霆隱一聽，酒意立時又醒了兩分，一雙眼睜得老大。「抽刀斷水水不流，柳恨水？」臉上滿是驚詫之色。

那人用力點一下頭。

雷霆隱連最後的一分酒意也沒有了。「你要殺雷某？」

「抽刀斷水水不流」柳恨水，在江湖上可說是大名鼎鼎，聞者色變。

誰都知道，柳恨水是一個頂尖兒殺手。

據說，他要殺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他劍下逃生的。

一個如此厲害的殺手，你說可怕不可怕？

難怪雷霆隱聽聞那人就是柳恨水，立刻追問。

柳恨水不答反問：「雷閣下，你怕不怕？」

雷霆隱搖搖頭。「有甚麼好怕？怕，你也要殺我，不怕，你一樣要殺我，那我何必在你面前，露出懦夫的樣子，被你耻笑？」

事實上，雷霆隱臉上確是沒有半絲驚怕之色。

「果然是『雷打不倒』！」柳恨水眼中露出佩服之色。

「閣下若是來殺我的，請動手！」雷霆隱目光一凝。「雷某就算死在你劍下，也想見識一下你的『斷流刀法』的厲害！」

柳恨水的『斷流刀法』，據說是武林中最厲害可怕的刀法，被他殺死的武林人，都是死在他那套『斷流刀法』下。

而他用的是一柄只比劍身略闊的精煉緬鐵軟刀。

出乎雷霆隱的意料，柳恨水居然搖搖頭。「我這一次來找你，並不是要殺你。」

雷霆隱起先以為自己聽錯，一雙眼瞪得老大，驚詫地道：「你開玩笑麼？你說不是來殺雷某的？」

柳恨水微哼一聲。「柳某從不打誑語！」

雷霆隱仍然有點不相信。「你是一個殺手，半夜三更的找上我，不是來殺我，難道來找我喝酒？」

柳恨水搖搖頭。「我是來保護你的。」

「保護我？」雷霆隱先是一怔，繼之放聲大笑起來。

笑聲在夜色中轟響着，小巷內的

人家都被雷霆隱的笑聲驚醒，有人甚至探頭出窗，喝道：「甚麼傢伙，半夜三更的，在此大笑，擾人清夢！」

「是牛頭馬面勾魂使！」雷霆隱笑聲倏止，轟雷般吼叫一聲。

不滿的語聲頓時消失。

大概小巷內的那些人家，都被雷霆隱那一聲吼叫聲嚇窒了。

雷霆隱仔細地看了柳恨水一眼。「柳閣下，你甚麼時候改了行，不幹殺手，改做保鏢了？」

柳恨水却木無表情。「我仍是一個殺手，這一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一個殺手，不是來殺我，而是來保護我，這簡直滑稽！打死我也不相信！」雷霆隱說着又笑起來。

柳恨水眼中煞光一閃即沒。「雷閣下，信不信由你，現在，請你跟我到一個地方。」

「到甚麼地方？」雷霆隱馬上止住笑聲。

「一個既可以睡覺，又有酒喝的地方。」柳恨水說着便往巷口走去。

一聽有酒喝，雷霆隱頓時雙眼放光，急急跟在柳恨水的後面。「雷某倒要瞧瞧，你這個頂尖的殺手要甚麼花樣？」

柳恨水沒有理會雷霆隱的說話，一直往前走。

* * *

才出巷口外面，寂靜的大街上，驀地響起車輪急促轉動的聲音。

柳恨水與雷霆隱目光急掃，只見四五輛獨輪車，分從三面，飛一樣疾向他們衝過來。

看清楚，那些獨輪車的車頭，裝了一塊上面嵌滿了尖刀的鐵板，豎起來，將推車的漢子遮擋住，有如一塊盾牌那樣。

不過，在鐵板適當的地方，有兩個圓孔，大概是讓推車的人從那兩個圓孔中，看到前面的情形。

要是被衝過來的車子撞上，身上不被刺出幾個血洞來才怪。

雷霆隱一點也不驚怕，吼叫一聲：「甚麼人想出這種花樣來殺雷某！」

吼叫聲有如雷鳴，在夜空中迴盪。

那四輛車子的走勢似乎窒了一下。

大概是那四個推車的漢子被雷霆隱那一聲吼叫嚇得窒了一窒。

柳恨水疾喝一聲：「退回巷內！」

不知甚麼時候，他已亮出那柄緬鐵軟刀。

雷霆隱居然看不到他是如何亮刀的。

雷霆隱在發出吼叫聲時，已然疾退入巷內。

可是，他立刻又衝出巷口，幾乎與隨着退入巷內的柳恨水撞上。

「巷內也有裝甲刀車！」急叫聲中，雷霆隱身形一窒，以免撞上在那剎那疾往橫閃的柳恨水。巷內，正有兩輛雷霆隱口中所說的「裝甲刀車」，並排着衝過來。

那兩輛並排的裝甲刀車，恰好將巷子堵住，若有人想從刀車與巷墻之間閃過去，根本不可能。

就這剎那之間，巷口前，大街上的「刀車」，有如奔馬般疾衝向巷口！

前後夾攻之下，雷、柳兩人若不能脫身，肯定會被「刀車」夾成肉餅。

形勢對他們極之不利。

柳恨水疾喝一聲：「往上掠！」身形往上疾拔起來。

雷霆隱也不慢，幾乎是與他同時拔身而起。

就在他們拔起的剎那，前後四輛「刀車」在兩人站立的地方撞在一起，發出砰砰轟轟的聲響。

柳恨水即時疾喝：「落！」上掠的身形硬生生往下疾墜。

雷霆隱聞聲急墜。

一陣嗤嗤嗤的激掠聲即時響起，雷霆隱只不過慢了那麼一剎那，頭上「颯」地一聲，頭頂左側一涼接一痛，他不由悶哼了一聲。

箭矢有如暴雨飛蝗，自四面八方激射向兩人，自兩面的墻頭上掠射過去。

雷霆隱不由暗中佩服柳恨水料事如神，反應之快，不愧是一個頂尖兒的殺手。

也幸好有左右兩面巷墻成爲屏障，加上正面射來的箭矢不敢射得太低——恐防誤傷了推車的人，所以，兩人總算有驚無險，落在「刀車」的「刀板」頂上。

豈料，那幾塊「刀板」就在那剎那，驀地往後一倒，嵌滿尖刀的「板面」向上。推車的漢子乘機躲在「鐵板」下面，雷、柳兩人若想向推車的人攻擊，根本無所施其技。

看來，這種「刀車」裝有機關，而推車的人可以按動機關，操縱那塊鐵板的倒、豎。

雷、柳兩人料不到那塊鐵板可以活動的，冷不防之下，兩人大吃一驚，柳恨水的反應好快，手中軟刀疾往下一點，只聽砰的一聲，刀尖點擊在鐵板上，下墜的身形陡地一窒，脚底離刀尖不到三寸。

雷霆隱的反應也不慢，雙手往下疾按，發出兩股强勁的掌力。

兩股掌勁擊在「刀板」上，發出兩下金鐵交鳴之聲，雷霆隱下墜的身形隨即一頓。

柳恨水即時一掌遞出，將他的身形斜托起來：「掠回巷內！」

雷霆隱藉着柳恨水那一托之力，身形往上一翻，斜掠入巷內。

就在這剎那，「颯颯颯」聲中，十數支短矛自巷內及街上飛射向雷、柳兩人。

柳恨水怒喝一聲，右手的軟刀倏地一彎，接一彈，藉着軟刀一彈之力，人亦往上彈飛起來，手一抄，抓住

一支當胸射到的短矛，右手軟刀急舞，黑暗中，晶光飛濺，只聽叮叮聲不絕，射向他的短矛，紛紛被擊飛開去。

左手的短矛隨即往下一點，下墜的身形藉那一點之力，又往上騰起，一翻，倒掠入巷內，軟刀飛舞，格飛了幾支短矛。

雷霆隱才斜掠入巷內，耳聽「颯颯」之聲連響，心中暗驚，却沒有慌亂，目光急瞥之下，手一抄，抓住一支最先射到的短矛，同時間左手一格，格落另一支短矛，接身子彎縮，又避過兩支短矛，同時間，右手急舞，以抓在手中的短矛，撥擋繼續擲射過來的短矛，驀地脚側一陣劇痛，他知道又着了道兒，不由氣往上湧，大吼一聲。

就在他吼聲剛出口的剎那，柳恨水恰好倒飛入巷內，自他頭上掠過，刀光捲舞中，替他擋格幾支短矛。

這一切經過，只不過是一眨眼間的工夫。

雷霆隱身形落地，恰好落在那兩輛刀車的後面，一眼看到躲在「刀板」下的兩個推車漢子，心頭火起，怒吼一聲，將手上的短矛刺入左邊一個欲竄出來向他攻擊的漢子的脖子上。

那漢子發出一聲短促的悶叫，倒下去了。

右邊那個推車漢子已竄出來，一刀劈落雷霆隱的身上。

雷霆隱雙眼圓睜，右手疾抄，居然被他抄住那漢子的刀身，刀鋒就停在距他左胸不到一寸的距離。

而他竟然是以拇、食二指，捏在刀背的。

那一份指力，非比尋常。

那漢子駭然瞪着雷霆隱。

「去！」雷霆隱沉喝一聲，右手往前一送。

那漢子居然把持不住那把刀，手一鬆，刀柄疾撞在他的胸腹上，大叫一聲，口中噴血，被撞得倒飛出去。

柳恨水喝一聲彩：「好精彩的大力金剛指力！」脚才沾地，一脚踹向左邊那輛「刀車」。

那輛「刀車」被他踹得往前猛衝。

緊貼在前面的那一輛「刀車」亦被推得往前衝去。

躲在那輛車下的漢子，來不及竄出來，被衝撞得貼地往前滾了兩滾，遭車輪輾過，兩輛車子隨即一歪，往外翻側。

雷霆隱亦想一脚踹向右面的那輛「刀車」，被柳恨水伸手將他一拉，疾聲道：「此地不宜久留，快溜！」拉着雷霆隱便往巷子裏頭掠去。

才往前掠出數丈，柳恨水驀地身形斜掠起來，接一翻，落入一戶人家的院墻內。

雷霆隱緊隨其後，亦掠入那院墻內。

巷子的那一頭，「颯颯」連聲，一陣箭雨激射過來。

但却射了個空。

若是柳、雷兩人繼續往前衝，就會首當其衝，恐怕不易擋避那陣激射過來的箭雨。

* * *

殘月半隱。

城外。

一座莊屋內，雷霆隱與柳恨水相對而坐。

桌上燈光如豆，有酒。

一埕酒。

雷霆隱一口氣喝乾手上那碗酒，透口氣，讚道：「好酒，確是好酒！」

柳恨水只喝了一口酒。「雷兄，要不要包紮一下身上的傷口？」

雷霆隱邊拿起埕子倒酒，邊搖搖頭。「不用，一點損傷，不礙事的，要不了我的命！」

一頓，又道：「你從那裏弄到這麼好的酒的？」

柳恨水用手拍拍衣服上的泥塵。

「城裏那家天下第一樓。」

「原來是從第一樓弄來的，怪不得！」雷霆隱拿起那碗酒，「骨骨」地一口氣又喝乾一大碗酒。「你曉得從第一樓弄來一埕酒，看來，你也是一個懂得喝酒的人。」

柳恨水瞥了雷霆隱一眼。「你却是一個不懂得欣賞好酒的人。」

雷霆隱放下酒碗，瞪眼道：「我要是不懂得欣賞好酒，又怎會知道這是好酒？」

柳恨水淡淡地道：「凡是懂得喝酒的人，都會品嚐出酒的好壞，但一個懂得欣賞酒的人，却不會像你那樣牛飲，那根本就不是喝酒，是吞酒。」

一頓，又道：「好酒，是要慢慢地，一口一口喝的。」

雷霆隱大搖其頭。「誰耐煩一口一口地喝，那太不痛快了！我不喜歡，鯨吞牛飲，那才夠痛快。」

柳恨水看了他一眼，忽然道：「你經常喝醉的麼？」

雷霆隱點點頭，拿起酒碗便往口裏倒。「一醉解千愁，醉裏渾忘憂。」

「雷兄，我眞奇怪，你能夠活到現在！」柳恨水奇怪地瞧着雷霆隱。「你可知道，一個人醉了，便有如一堆爛泥那樣，全無抵抗之力，別人想殺你，易如反掌。」

雷霆隱咧嘴一笑。「醉裏被殺死，一點痛苦也沒有，雷某倒想在酒醉後，被人殺死。」

柳恨水目不轉睛地瞧了雷霆隱好一會(其間，雷霆隱又喝了兩碗酒)，才道：「你是個怪人。」

雷霆隱哈哈一笑，「你也是一個怪人！」

跟着又道：「你是一個殺手，從來只會去殺人，這一次却來保護我，實在教人奇怪，若是我說出去，只怕沒有人會相信，以爲我在說醉話。」

「現在你相信了吧？」柳恨水的鼻

尖聳動一下。

「是了，你爲何會保護我？」雷霆隱兩眼瞬也不瞬地看着柳恨水。

柳恨水喝了一口酒，說道：「當然是爲了錢，誰出得起錢，我便替他做事，不論殺人還是救人，如此而已。」

「這麼說，你是受人所托，保護我的了？」

柳恨水點點頭。

雷霆隱奇道：「是誰托你來保護我？」

柳恨水搖搖頭：「暫時，我不便對你說。」

雷霆隱並沒有迫柳恨水說出僱請他的人是誰。「你怎會知道有人會在那條巷子外面殺我的？這可以說了吧？」

「是僱請我的人對我說的。」柳恨水喝口酒，神態自若。

「那你一定知道，要殺我的人是誰？」雷霆隱瞬也不瞬地瞪視着柳恨水。

柳恨水道：「在城內欲擊殺你的人，是金牛堂的人。」

「金牛堂？」雷霆隱疑惑地道：「雷某與他們素無過節，他們幹麼要殺我？」

「這個麼，只怕要去問牛奔才有答案。」柳恨水忽然一口氣將碗裏的酒喝光。

「氣吞牛斗」牛奔，就是金牛堂的堂主。

金牛堂在中州道上，是一個實力頗强的組合，近年來且有坐大之勢，中州道上的武林人物，都對金牛堂懷有戒備之心，千騎莊莊主霍迅甚至視之爲心腹大患。

「我一定會去找牛奔，問個清楚明白。」雷霆隱道。

「雷兄，別又喝醉了。」柳恨水道。

原來，雷霆隱在說完那句話後，又喝了一碗酒。

雷霆隱將下頷上的酒珠抹去，吐口氣，豪氣地道：「柳兄，別婆婆媽媽的，來，好酒當前，喝個痛痛快快的。」

說時，已拿起酒埕，替柳恨水倒了一碗酒，然後也替自己倒了碗酒。

雙手捧起酒碗，往柳恨水面前一送：「來，乾了它！」

柳恨水一點也不遲疑，馬上捧起面前那碗酒，與雷霆隱手上的酒碗輕碰一下，接一口氣將那碗酒喝光。

他喝得竟然比雷霆隱還要快。

雷霆隱連聲道：「痛快，這樣喝才夠痛快！」跟着又倒酒。「柳兄，想不到你喝酒比我還快，眞人不露相啊！」

柳恨水微微笑一下，沒有說話。

「柳兄，這一……碗，是我敬你的。」雷霆隱馬上又捧起才倒滿的酒碗。

柳恨水爽快地喝光那碗酒。

「柳兄，好酒量啊！今晚，我要與你比一下，誰先醉倒！」雷霆隱又倒酒。

結果，先醉倒的，是雷霆隱。

＊　＊　＊

雷霆隱又從酒醉中醒過來。

這一次，並不是柳恨水將他弄醒的。

弄醒他的，是一個女子。

一個全身赤裸的女子！

他是突然間感到有一條滑膩膩的軟綿綿、溫暖暖的物體在他懷中蠕動而驚醒過來的。

在驚醒過來的刹那，他以爲那是一條蛇！

但到他看清楚在他懷中蠕動的柔滑物體不是蛇，而是一個赤裸的女子時，他就像被毒蛇噬了一口般，猛地跳起身來。

那赤裸的女子被他的動作驚嚇得嚶嚀一聲，將赤裸的身子蜷縮起來。

才跳起來，雷霆隱馬上又縮回去，急忙抓起被子，將自己包起來。

原來，他在跳起來的時候，發覺到，自己也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

跟着，他又發覺，自己並不是在那間莊屋內，而是在一個房間內。

而他躺着的，不是硬板床或稻草堆，而是一張舒服的大床！

他還發覺，柳恨水不在房內。

「這裏是什麼地方？」他的神色像一隻受驚的兎子。話出口，目光亦落在他身邊蜷縮着的赤裸女體上。

但他馬上便像被毒蜂刺了一針般，慌不迭移開目光。

——他的一顆心却「怦怦」亂跳起來。

——因爲，他不是柳下惠，也不是一個閹人，他是一個正常的壯年男人，而且身體强壯，有那種與生俱來的原始慾望。

那女子有點驚怕地瞧着雷霆隱。

「雷爺，這裏是雅香院。」

「雅香院？」雷霆隱先是一怔，繼之衝口而出：「這裏是妓院！」

那女子幽幽地瞧了他一眼，沒有說話，蜷縮的身體舒展了一下。

「妳是妓女！」雷霆隱的目光不由自主又落在那女子的身上。

這一次，他並沒有將目光移開，而是像鐵遇磁石般，被那具散發出無比誘惑力的赤裸肉體吸引住。

他兩眼貪婪地在那具肉體上溜來溜去。

那女子在聽到妓女兩個字時，有點委屈與自卑，但隨即便露出媚笑。

雷霆隱只覺體內有一團火在燃燒，而且燒得很猛，迅速燒遍了他的全身。

那女子幹的既是賣笑營生，怎會看不出雷霆隱臉上流露出來的異樣神情？她很自然地，媚笑一聲，赤裸的身子偎過去。

雷霆隱雙眼倏睜，像一頭雄獅般，撲在那女子的身上。

＊　＊　＊

雷霆隱疲倦而又舒暢地躺在床上，臉上泛現出滿足的神色，喘着氣。

那個女子躺在他身旁，亦在嬌喘吁吁。

雷霆隱實在太强壯了，强壯得令她幾乎吃不消。

其實，在他的記憶中，足有半年沒有親近過女色，所以，他才會忍不住。

——他與別的正常男人那樣，也需要發洩。

「妳叫什麼名字？」雷霆隱感激地看一眼那女子。

「我叫湘湘。」那女子嬌聲道。

「是誰送我來這裏的？」雷霆隱禁不住伸手撫摸湘湘的秀髮。

湘湘不由將身子往他懷中偎近一點。「是一個姓葉的大爺與雷爺你一起來的！」

「姓葉的？」雷霆隱大感意外，猛地坐起身來。「他是什麼樣子的？」

他一坐起來，蓋在身上的被子便掀落下去，那女子忙伸手將被子抓住，蓋回身上。

「奴家並沒有看到那個姓葉的大爺……」

「他在那個房間內？」雷霆隱跳下床，抓起放在床前一張椅子上的衣服，急急穿上。

「在倚紅的房間內。」那女子瞧着雷霆隱，臉上有不捨之色，口齒嚅動，欲言又止。

「第幾個房間？」雷霆隱胡亂將衣服穿上。

「第五個房間。」湘湘終於忍不住。「雷爺……你還會……來麼？」

「我也不知道！」雷霆隱話出口，人已往房外衝去。

一頭衝出房外，幾乎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幸好雷霆隱反應快捷，急忙窒步偏身，總算沒有撞在那人身上。

那人笑道：「雷兄，我還以爲你在那銷魂窩內，樂不思蜀，却原來你已起床。」

雷霆隱定眼一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柳恨水！

柳恨水朝他咧嘴一笑。「雷兄，快活麼？」

雷霆隱瞪大眼瞧着柳恨水。「柳兄，姓葉的就是你？」

柳恨水笑着點點頭。「柳某在任何地方，從來不以眞姓名示人。」一頓，又道：「雷兄，你還未答柳某方才所問啊。」

雷霆隱臉上發臊。「比喝酒還要痛快舒暢！」

「哈哈哈……」柳恨水直笑。「那你以後可要多點來這種地方啊！」

雷霆隱「哼」了一聲，不再理會他，閃身從他身前走過，大步往外走去。

柳恨水伸手一把將他拉住。「你要到那裏去？」

雷霆隱頭也不回。「你昨晚救了雷某，任務已完，雷某要到什麼地方去，你管不着！」

柳恨水即時鬆手。「我確是管不着，我不過是一個殺手！」說話時，眉眼間現出一抹落寞之色。

雷霆隱却瞧不到，被抓住的手一鬆，他立時像一陣風般往前衝去。

柳恨水看着雷霆隱疾走的背影，口齒嚅動。「做殺手的，莫非便不可以交朋友？」

可惜，雷霆隱聽不到他說的話。

雷霆隱衝出妓院大門，脚步沒有慢下來，反而更快。

他奔到金牛堂所在地的大門前。

金牛堂的大門氣勢不凡，門樓高大，兩邊擺放的不是石獅，而是兩隻鍍了金的鐵牛，昂首翹角，勢態威猛，門前八級石階，階上大門兩邊分站着兩個精壯如牛的漢子，雄赳赳，威風凜凜的，瞧着叫人害怕，怪不得那些從金牛堂大門前經過的行人，都轉過街道的那一邊走過，不敢看一眼那四個守門大漢。

雷霆隱哼了一聲，一陣風般衝上石階。

那四個滿面得色的大漢眼見雷霆隱直衝上來。先是臉色一變，繼之滿臉殺氣，身子一閃，四個人站成一排，擋在雷霆隱的面前，同聲暴喝：「呔，什麼人膽敢亂闖本堂重地？不要命麼！」

雷霆隱脚步一窒，掃了四個漢子一眼，沉聲道：「快滾開！雷某要找牛奔！」

四個大漢眼中煞光閃射，同聲喝道：「大膽狂徒！咱堂主大名，也是你叫的麼！」當中一人於喝聲中，飛起一脚，踢向雷霆隱的下體要害。

雷霆隱冷哼一聲，左手一橫倏沉，只聽「啪」的一聲左拳擊在那人的脚面骨上。

那個大漢立時發出一聲痛叫，一跤仰跌落地，抱着右脚在地上打滾，一張臉煞白。

原來，他的右脚面骨被雷霆隱一拳擊折！

另外三個漢子眼見伙伴才動手，便被雷霆隱擊傷，心頭爲之一震，生出一絲怯懼，但職責所在，不容他們退縮，只好硬起頭皮，怒喝出聲，出手向雷霆隱攻擊。

雷霆隱怎會將這三個漢子看在眼內，只施展出一招虎嘯龍騰，便將那三個大漢打得落花流水。

身形一閃，雷霆隱衝入門內。

脚骨被打折的漢子的叫聲早已驚動了裏面的人，雷霆隱才衝入大門內，只見迎面有七八個漢子疾奔而來，他却視若無睹，直衝前去。

兩下裏很快便「撞」上，那伙人中領頭的一個脚步一窒，口裏喝道：「呔！你是什麼人？膽敢……」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便已被直衝過去的雷霆隱一拳擊得斜跌出去，口

中噴血。

——那人萬萬料不到雷霆隱在兩下裏快要撞上時，並不停下來，而且是直衝過來，並且會不防向他出手，他吃虧在意料不到這一點，所以，才會被雷霆隱一拳擊跌開去。

跟在那人後面的漢子眼見領頭的香主被那狂牛般雷霆隱擊跌開去，立時發出一陣喝罵聲，一擁而上，向雷霆隱撲擊。

雷霆隱立時陷入那伙漢子的圍攻之中。

很快，那伙人便「四分五裂」地向外倒摔飛跌開去，雷霆隱有如一條猛虎般，突圍而出，直往裏面衝去。

「站住！」一聲喝叫有如悶雷乍響。

雷霆隱被震得不由身形一窒。

抬眼望去，只見二丈外的一座廳堂前，站着一個身形高大，壯健如牛，臉上長了一圈短髯的人物，兀自瞪眼怒視着他。

「呔！那裏跑出來的瘋狗，跑到本堂來撒野！」那人物雙手往腰上一叉，氣勢威猛！

雷霆隱不愧是「雷打不倒」，連眼也沒有眨一下，微吸一口氣，鼻子一聳，冷哼一聲：「你就是牛奔？」

「好大膽的野漢，咱堂主大名，也是你叫的麼？」說話的不是那個人物，而是站在廳堂外面的數十個漢子。

那句話，並不是那數十個漢子說出來的，而是「喝」叫出來的，其聲有如春雷一樣嚇人！

雷霆隱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你果然就是牛奔，瞧着像是一個人物！」

廳下兩旁的漢子又欲喝罵，却被那個人物——牛奔粗大厚實的手一擺，制止住。「你是誰，敢來這裏討死？」牛奔兩道目光炯炯地直射着雷霆隱。

雷霆隱一字字道：「雷、霆、隱！」

牛奔一聽，頓時神色一動。「閣下就是雷霆隱？外號雷打不倒？」

雷霆隱點點頭。

牛奔威猛之態一斂，抱拳道：「久聞大名，如今一見，閣下果然是一號人物！」

雷霆隱眼見牛奔改容相向，而且說話也客氣起來，自己雖然是來找他算賬的，但也不能失了禮數，當下忙抱拳還禮。「牛堂主，雷某剛才多有得罪，實在迫不得已。」

「雷兄，本堂與你素無過節，牛某亦與你從無瓜葛，未知雷兄貿然直闖本堂，所爲何事？」牛奔雖然外貌粗豪，但說話却頗有禮數。

雷霆隱壓着心中升起的怒氣。「有一件事情來問個清楚明白！」

「雷兄，什麼事，快請說。」牛奔雖然說話客氣，却沒有叫兩邊的手下退去。

雷霆隱怒聲道：「牛堂主，你爲何昨晚派出手下追殺雷某？」

牛奔一聽，怔了一下，繼之怪叫道：「雷兄，牛某與你無怨無仇，平白無故的，我怎會派人去追殺你？你這話怎麼說？」

雷霆隱定定地瞧了牛奔好一會，瞧不出他有作僞謊騙之色，才說道：「昨晚在東大街的一條巷口，有一批傢伙以刀車短矛欲擊殺雷某……幸得雷某命大……」

「雷兄，你怎知道那些人是牛某的人？」牛奔截住雷霆隱的話。「莫非那些人自報來歷，說是牛某的手下不成？」

雷霆隱連連搖頭。「雷某並不是認出那些人是牛堂主的人，那些人也沒有向雷某自報來歷。」

「那你怎會認定那些人是牛某的手下？」牛奔一張臉頓時板起來。

雷霆隱爲之一窒，隨即又理直氣壯地道：「有人告訴雷某，那些人是你的手下！」

「是誰？」牛奔一雙眼瞪得比銅鈴還要大，一副氣憤憤的樣子。

「是——」雷霆隱從不打誑語，但又覺得，不好將柳恨水的大名抖出來，是以，一個「是」字才出口，馬上咽住，頓了一下，才說下去。「是一個出手相助雷某脫險的人對雷某說的！」

「那人一定是一號人物！」牛奔冷冷道：「請問那人高姓大名？看看牛某是否聽聞過他的大名！」

雷霆隱想了一下，覺得若是不說出柳恨水的姓名，便顯得自己理虧心虛，不足以令牛奔信服，當下只好將柳恨水的大名說出來。「就是江湖上教人聞名色變的柳恨水！」

「是他？」牛奔臉色微變。「江湖上頂尖兒的殺手，『抽刀斷水水不流』的柳恨水？」

雷霆隱用力點一下頭。

牛奔却陡地仰天大笑起來。

雷霆隱瞧着牛奔大笑起來，不明白他爲何會笑，怔怔地瞧着牛奔。

好一會，牛奔才止住笑聲。「雷兄，你在武林中，也是一號人物，想不到，你却在牛某跟前信口雌黃，莫非你將牛某視作無知小兒？」

雷霆隱急得脹紅了一張臉。「牛兄，雷某所說，千眞萬確，絕無虛言！」

牛奔乾笑兩聲，眼中滿是怒意。「雷兄，眞人面前，裝不了假啊！想那柳恨水，乃是江湖上極有名頭的殺手，當殺手的，從來都是拿了錢殺人，牛某從未聽聞過，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殺手，不去殺人，却去救人，那簡直滑稽荒唐，教人難以置信！」

頓一下，又道：「你這麼說，顯出你是一個不善說謊的人，什麼人不好說，偏偏扯出柳恨水這個殺手來！眞是笑掉牛某的大牙！」

雷霆隱眼見牛奔不相信他說的話，又急又氣，想一下，也怪不得牛奔不相信的，轉換是我，也不會相信，一個只會殺人的殺手，忽然間轉了性，去救人，那就等如教一頭老虎不要吃人，轉去吃素那樣絕無可能，難怪牛奔會不相信。

「牛堂主，你看雷某可是胡謅亂扯的人？雷某平生不打誑語！你要不相信，雷某可與你去找柳恨水，當面對質！」

牛奔聽他那麼說，定定地瞧了他一眼，才說道：「雷兄，不是牛某不相信你，實是教人難以相信，你若是找到柳恨水，當面說個清楚明白，今日這段樑子，牛某便撒手算數！」

「牛兄，雷某這就去找柳恨水來！」雷霆隱說着便朝牛奔抱拳一禮，轉身大步往外走。

站在兩邊的金牛堂弟子有人不忿，張口欲喝叫，却被牛奔擺手阻止了。

別看牛奔外貌粗魯，其實肚裏却有墨水，明白事理，有頭有腦的人，要不，他也不可能在幾年間將金牛堂搞得蒸蒸日上，不但在道上站穩脚步，而且日益壯大。

* * *

雷霆隱一走出金牛堂，驀地脚步一窒，怔在當地。

原來，他忽然想到，自己去找柳恨水，却不知往那裏才能找到他，不由爲難起來。

他知道得很清楚，像柳恨水這種人，都是行踪隱秘不定的，那是提防有人找他尋仇，故此，他想找到柳恨水，無異大海尋針。但他是一個言出必踐的人，既然答應了牛奔，找出柳恨水，與牛奔當面說個明白，那他就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要不，他怎有臉在江湖上行走？

——或許他仍然在妓院內，何不到那裏找找他？

一念及此，雷霆隱色然而喜，拔脚便走。

才走了兩步，他又猛地停住脚步，一雙濃眉又皺起來。

原來，他忽然想到，柳恨水既然行踪隱秘，又怎會在那家妓院內窩着不走，是以，他不免又猶豫起來。

「雷兄，瞧到你平安無恙出來，柳某一顆心才放下來。」

這一句突如其來的話，恍似在雷霆隱的頭上打了個焦雷般，他可是又驚又喜，忙張目四顧，找尋那個說話的人。

原來，他從那話聲，聽出說話的人就是他欲找尋却毫無頭緒的柳恨水，怎不教他驚喜萬分！

他一眼便瞧到，柳恨水就站在他身旁，頭上戴着一頂壓到眉心的笠帽，只能夠看到他的半截臉孔。

他是從柳恨水那標槍般的身形認出來的。

柳恨水不愧是頂尖兒的殺手，出沒如魅，像雷霆隱這樣的高手，居然察覺不到他是如何現身的。

雷霆隱沒有心思理會這一點，喜形於色地道：「柳兄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

柳恨水抬手將帽沿托起些許。「雷兄，我眞擔心你進入金牛堂後，便出不來，你可是殺了牛奔？」

雷霆隱這時已看到柳恨水的整張臉面，微吐口氣，道：「雷某並沒有與牛奔動手。」

「你不是進去找他算賬的麼？」柳恨水詫聲道。

雷霆隱微微搖一下頭。「牛奔否認昨晚那些襲擊你我的傢伙，是他的手下！」

接將與牛奔的說話，對柳恨水說了一遍。

末了，說道：「由於牛奔不相信你會救我，也不相信我說的話，所以，我要找你與他當面說說！」

柳恨水頓足道：「雷兄，你怎能將我抖出來，你不講道義麼！」

雷霆隱急說：「柳兄，雷某知道對不起你，我可是迫不得已的啊，請你不要見怪。」

柳恨水嘆口氣。「算了，你既已將我抖出來，說不得，我只好跟你進去，與牛奔說個清楚明白。」

「柳兄，謝謝你。」雷霆隱一直擔心柳恨水不肯與他去見牛奔，聽他這麼說，心裏着實感激。

柳恨水沒有再說什麼，舉步往金牛堂走去。

雷霆隱急忙緊走兩步，與柳恨水並肩往前走。

守門的漢子吃過雷霆隱的虧，知道厲害，不敢再攔阻兩人，任由兩人直走入裏面。

兩人走入大門內，沿路所見，那些金牛堂的人雖然沒有攔阻兩人，却都對兩人怒目而視。

兩人視如不見，直向那座大廳堂走去。

還未走到廳堂前，兩人已瞧到牛奔站在堂前恭候。

大概，在兩人走入大門時，已有人趕到廳堂上，通知牛奔。

兩人昂然走到廳堂前，牛奔開口道：「雷兄，這位是誰？」口裏對雷霆隱說話，兩道烱烱的目光却直射在柳恨水露出笠帽的半截臉上。

雷霆隱抱拳道：「牛堂主，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柳恨水兄！」

牛奔一聽，頓時目光一凝。「這位就是柳恨水兄？」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正是柳某！」柳恨水驀地將竹帽前沿托起來，露出整張臉龐。

牛奔烱烱的目光立時射在柳恨水的臉上，打量了好一會。「果然是柳兄！」

「牛堂主，見過柳某？」柳恨水那兩道疏淡的眉毛聳動一下，兩道如刀的目光直射在牛奔的臉上。

牛奔只覺心頭陡然生寒，微吸口氣，說：「素未謀面，久仰大名，牛某曾聽一位朋友提及兄台尊範，是以認出來！」

「貴友何人？」柳恨水語氣冷寒。

牛奔乾笑一聲。「牛某不便說。」

「好！」柳恨水倏地手一垂，帽沿落下，重又將他的上半截臉孔遮蔽起來。

「兩位請到堂上說話。」牛奔作了個「請」的手勢。

雷霆隱點了頭，當先向堂上走去。

招呼雷、柳兩人坐下，牛奔才在當中的一張交椅上坐下來，瞥一眼雷霆隱。「雷兄，這麼快便找到柳兄啊。」

雷霆隱馬上聽出牛奔話中之意，忙道：「牛堂主，說起來，眞是巧，雷某走出貴堂大門後，正想不知往那裏找尋柳兄，想不到柳兄忽然出現，大喜之下，便請柳兄與雷某進來見你，說個明白。」

柳恨水接口道：「牛堂主，柳某一直在貴堂外面，若雷兄在貴堂內遇到……柳某便加以救援。」

牛奔哈哈一笑，目注着柳恨水。「柳兄，你什麼時候轉了性，改了行，不幹殺人勾當，改作保鏢的？」

柳恨水神色不動，似乎聽不出牛奔話中的諷刺之意。「牛堂主，你眞是少見多怪，你以爲幹柳某這種勾當的人，便只會殺人，不曉得救人麼？老實對你說，幹咱這種生涯的人，幹什麼，也是看在白花花的銀子、黃燦燦的金子份上，誰出得起價錢，不要說叫咱去殺人，就是叫咱去吃屎，咱也照幹！」

一頓，接又道：「有人出錢要咱保護雷兄，咱便全力保護他，如此而已。」

「是誰出錢請你保護雷兄？」牛奔大感興趣。

「牛堂主，你在道上也是一號人物，難道連咱這一行的規矩也不懂？」柳恨水冷冷道。

牛奔臉上發熱，忙道：「柳兄，就當牛某沒有說過那句話。」

「牛兄，你現在相信柳兄說的話了吧？」雷霆隱開口道。

「聽了柳兄剛才那番說話，牛某相信了。」牛奔道。

「那，雷某與柳兄告辭了。」雷霆隱站起來，朝牛奔抱拳一禮，便欲離去。

柳恨水也站起來。

牛奔忙擺手道：「雷兄，你難道不想知道柳兄是從那裏，聽什麼人說的麼？」

雷霆隱一聽，馬上轉頭瞧着柳恨水。

他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的目光及神色，已顯露出他的心意。

柳恨水微吁口氣，搖搖頭。「柳某不方便說，那是規矩。」

雷霆隱頓時露出失望的神色。

牛奔起先也有點失望，隨即目光一亮，開口道：「柳兄，你剛才不是說過，幹你們這一行的，是看在銀錢份上麼？」

柳恨水是一愕，繼之點點頭。「不錯。」

「柳兄方才又說過，只要價錢合適，什麼事也幹。」牛奔接又說道。

柳恨水又點點頭。

牛奔咧嘴一笑。「柳兄，若牛某出的價錢令你滿意，你是否答應說出嫁禍於我的人是誰？」

柳恨水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幹咱這一行的，本就無道義可說，咱們只是爲錢賣命，你若出得起價錢，柳某便將那人說出來。」

柳恨水說得倒是坦白。

坦白得敎雷霆隱不覺得柳恨水這種行逕，是一種無信義的出賣行爲。

「柳兄，你出個價吧。」牛奔道。

柳恨水目光閃爍了一下，道：「五百兩銀子。」

一句話，要價五百兩銀子，那句話未免太值錢了。

雷霆隱覺得柳恨水獅子大開口。

那知道牛奔却一口便答應。「好，咱們成交！」

跟着扭頭對站在椅後的一個親隨道：「到裏面去拿張五百兩的銀票來！」

那個親隨答應一聲，轉身往內走去，很快便拿了一張五百兩的銀票出來，交給牛奔。

牛奔看清楚那張銀票上面的銀碼，才遞給柳恨水。「柳兄請收下銀票。」

柳恨水伸手接過，沒有看一眼銀票上的數目，便揣入懷中。

牛奔看着柳恨水，等他說話。

雷霆隱也瞧着柳恨水——他同樣很想知道，是誰想嫁禍於牛奔。

柳恨水掃掃兩人一眼，才慢慢道：「是一個叫葉上風的人告訴柳某的！」

「葉上風？」牛奔勃然色變。「他不是喬遷的親信左右手麼！」

柳恨水點點頭。

「喬遷不就是寒月莊莊主麼？」雷霆隱疾聲道。

「正是！」牛奔道。

「葉上風是喬遷的左右手，這件事，一定是喬遷主使的！」雷霆隱憤然道：「他爲何要這樣做？弄得雷某幾乎與牛堂主火併！」

牛奔哇哇叫道：「雷兄，喬遷想出這條嫁禍毒計，極可能是借雷兄之力，對付本堂，他然後乘虛而入，一舉摧毀本堂，他這個主意好歹毒啊！」

「牛堂主，喬莊主與貴堂有過節麼？」雷霆隱問。

「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牛奔慨然道：「本來寒月莊與本堂一向相安無

事，近兩年來，喬莊主眼見本莊逐漸壯大，他便生了嫉妒之心，唯恐本堂吞併寒月莊，因此不時借故生事找麻煩，視本堂爲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這大半年來，本堂與寒月莊的人已火拚了幾次，要不是牛某壓抑手下，只怕已拚個兩敗俱傷，想不到他還不甘休，居然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意欲毀滅本堂！」

頓一下，握着粗壯的拳頭晃動着，雷打般叫道：「姓喬的，你欲滅我金牛堂，牛某誓要毀你寒月莊！」

堂下的部衆振臂呼應，聲勢洶洶。

雷霆隱一陣熱血沸騰。「喬遷借雷某之手，對付金牛堂，陷我於不義，雷某這口氣怎咽得下，牛堂主，雷某與你一起去找喬遷算賬！」

牛奔拍掌道：「好啊！難得雷兄出頭相助，這一次，有他好看的！」

柳恨水道：「雷兄，這件事，柳某不會插手，別算上我一份。」

雷霆隱笑笑。「柳兄，別發急，雷某不會要你爲難的！」

柳恨水馬上站起來，朝兩人抱拳一拱。「牛堂主，雷兄，既然沒有柳某的事，柳某就此告辭。」

牛奔也不留他，站起來抱拳還了一禮。「柳兄，請。」

雷霆隱也站起來，朝柳恨水抱拳爲禮。「柳兄，不送了。」

柳恨水道：「雷兄，別客氣。」話落，大步向堂外走去。

牛、雷兩人直待柳恨水出堂外，才坐下去。

看一眼雷霆隱，牛奔忽然道：「雷兄，咱們不可聽信柳恨水的一面之詞，萬一他信口胡謅，實則另有目的，那就被他愚弄了。」

雷霆隱聽牛奔這麼說，思想一下，覺得不無可能，點頭道：「牛堂主所說不無可能，咱們可要查明確鑿，才好找喬遷算賬。」

「嗯，牛某也是這個意思。」牛奔頷首道：「雷兄，咱們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

雷霆隱口裏謙虛，心裏却對牛奔佩服不已。

——一個長相如此粗魯的人，居然心思細密，毫不暴躁，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牛堂主，貴堂既然與寒月莊有嫌隙，依雷某看來，貴堂中人不宜出面查証，還是由雷謀出面，較爲方便。」

牛奔想了一下，點頭道：「雷兄顧忌得是，雷兄，你準備如何着手查証？」

雷霆隱想了一下，說道：「解鈴還須繫鈴人，雷某想從那個葉上風身上着手，牛堂主以爲如何？」

牛奔道：「雷兄，你可謂一擊中的，抓着了痛處，葉上風既然是與柳恨水接洽的人，向他下手，最好不過！」

雷霆隱馬上站起來。「牛堂主，雷某這就去找葉上風，問個明白。」

「好！」牛奔亦站起來。「有勞雷兄你了。」

一頓，又道：「雷兄，牛某的手下雖然不宜出面，但牛某會派出堂下弟子，暗中跟着你，於必要時，出手相助。」

「如此有勞牛兄，雷某告辭。」雷霆隱朝牛奔抱拳爲禮。

牛奔忙抱拳還禮。「雷兄，請小心。」說完，親自送雷霆隱走去堂外，還要送到大門口，却被雷霆隱極力勸止住。

＊　＊　＊

雷霆隱走出金牛堂，略爲思索了一下，便直奔向東南方。

寒月莊就在東南方離城約六里左右，距金牛堂不到五里遠。

雷霆隱之所以直奔寒月莊，是想在寒月莊附近伺伏，希望可以發現葉上風的行踪，出其不意地將他抓住。

奔出一里左右，驀地聽到左邊遠處，隱約傳來打鬥之聲，他本來不想理會，繼續往前奔，但又拗不過心中的好奇，往前奔出數丈，終於脚步一趄，往打鬥聲傳來的地方奔去。

約奔出三四十丈，打鬥聲越來越清楚，又奔前十多丈，他終於瞧到，就在一小片樹林的旁邊，有十多個人正在動手打鬥。

奔到近前，他瞧清楚，原來是十多個人圍着一個人在狂攻，那人雖然身手不凡，刀招狠厲，畢竟雙拳難敵四手，已然落在下風。

雷霆隱一眼便認出，被圍攻的那人，正是柳恨水。

他不由一陣訝異。

但他隨即便吼叫一聲。「柳兄，雷某助你一臂之力！」有如猛虎出柙般，衝向那伙人。

他那一聲吼喝，有如虎嘯雷鳴，震得樹上枯黃的樹葉紛紛落下，聲勢端的嚇人。

那伙人似乎被雷霆隱那突如其來的吼叫聲，震得手脚微窒了一下。

這一微窒，最少令到四個人丟了性命。

原來，被困在當中的柳恨水乘這一刻難逢之機，疾施殺着，而他的斷流刀法，本就是殺人奪命的刀法，這一發狠，怎不會沒人遭殃？

那伙人雖然有點驚怕，但仍然繼續圍攻柳恨水，看情形，似欲置柳恨水於死地才肯罷休。

柳恨水眼見雷霆隱意外出現，精神大振，刀發如風，矯若游龍，那伙人雖然拚命狂攻，却已困不住他。

雷霆隱才衝到近前，那伙人中立時有一個人喝令幾個同伙攔截雷霆隱。

雷霆隱只好赤手空拳對付那四個漢子。

別看雷霆隱赤手空拳，會吃虧，要知道，他練的是大力金剛指及金剛

拳，一雙手臂及拳頭運起功來，刀槍可擋，是以他從不帶兵器。

才交手，他便偏身疾欺，一拳擊在一個漢子的胸膛上，那漢子悶叫一聲，口噴血箭，倒飛出去。

其餘三個頓時心頭驚顫，知道雷霆隱厲害，不敢迫得太緊，互相配合着，纏住雷霆隱。

雷霆隱一時間奈何不了那三個人。

正自心急，猛聽柳恨水大叫：「雷兄，那個穿褚衣的人就是葉上風，不要被他跑了。」

雷霆隱一聽，忙轉眼掃視，果然看到一個穿褚衣的高挑漢子，站在一棵樹下指揮那些漢子圍攻柳恨水與自己，他認出那褚衣人正是喝叫四個漢子堵截自己的那個人。

這可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雷霆隱精神陡振，大吼一聲，有如當空响了個驚雷，驚得跟他動手的三個漢子動作窒了一下。

雷霆隱奮起神威，拳指並施，兩個漢子立時中招，倒跌斜撲開去，剩下的一個，如何攔阻得住他，只見他有如一頭怒虎般，衝向站在樹下的那個褚衣人。

柳恨水這時亦已連殺數人，圍攻他的人已剩下六七個，不似先前那樣勇悍，有點閃縮。

樹下的褚衣人發覺雷霆隱衝過來，頓時臉色微變，却沒有溜，一橫手中長劍，蓄勢以待。

雷霆隱衝到葉上風的面前，倏然停下來，並沒有向他出手攻擊。

葉上風怔了一下，隨即便聽到雷霆隱厲聲道：「你就是葉上風？」

葉上風點點頭。「你又是誰？」

雷霆隱道：「雷霆隱！」

葉上風的眼中閃過一抹驚色。

「你既然是葉上風，那一定是寒月莊莊主喬遷的左右手了。」雷霆隱那兩道目光直在葉上風身上溜轉着，彷彿要看透他的五臟六腑。

葉上風吸口氣。「姓雷的，你既知葉某是寒月莊的人，却來做架樑，難道你想與敝莊為敵？」

雷霆隱道：「是貴莊迫雷某這樣做的。」

「姓雷的，你可知道，柳恨水是個殺手，當殺手的全是無情無義之人，你何苦幫着他？」葉上風眼珠連轉。

雷霆隱道：「柳恨水救過雷某，雷某當然要出手救他！再說，雷某本就想找你，既然在這裏遇上你，豈能空手而退？」

「姓雷的，你簡直不知好歹！」葉上風手上的劍比他說的話還要快，長劍疾刺向雷霆隱的胸腹要害。

雷霆隱早已暗中提防，疾忙後退半步，一拳擊向疾刺前來的劍尖。

葉上風就在這剎那，劍勢倏變，改刺為劃……劍尖一沉，斜刺向雷霆隱的下盤。

雷霆隱沉喝一聲，急向後跳。

葉上風劍勢又變。

……斜劃而下的劍尖陡地向上一挑，劍隨身進，劍尖有如流星一點，疾挑向雷霆隱的喉頭。

葉上風的劍法詭異莫測，不愧是喬遷的左右手。

雷霆隱幾乎閃避不及，上身後仰，劍尖堪堪自他下頷挑過，只覺一陣寒氣侵膚。

而他在上身後仰的剎那，雙手閃電般一拍，硬是將葉上風那柄長劍劍尖夾住。

這一夾，葉上風只覺長劍被箝住那樣，居然力拔不動，不禁又驚又急。

咬咬牙，他使出十二成勁力，往前推刺！

……若是能夠推動長劍，那就正好刺中扳起上身的雷霆隱的心胸要害。

他是覷準了，才發勁往前推的。

可是却紋風不動。

心中大驚，知道遇上比自己還強的高手，葉上風急忙鬆手棄劍欲溜。

——既然打不過對方，當然走為上着。

他疾忙鬆手，脚往後蹬，身形向後飛掠！

「颼」地一聲，雷霆隱雙掌往前一送一擲，夾在掌中的長劍以柄作頭，飛射向葉上風。

葉上風一眼瞥及，大吃一驚，倒飛的身形倏地往下倒跌下去。

「颼」地一下，那柄長劍就在他身上掠射過，擦破他鼻尖的皮肉。

他驚出一身冷汗來了，身形着地，急忙橫滾開去。

只聽雷霆隱大喝一聲：「葉上風，你走不了！」一個虎躍，斜撲過去。

葉上風左手往地上一按，翻躍起來，一脚踹向虎撲過來的雷霆隱。

雷霆隱不閃不避，一拳擊出。

——擊向葉上風踹來的右脚。

只聽啪地一聲，拳脚相擊，葉上風渾身抖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跌倒下去。

雷霆隱一步躍前，抬脚踏落葉上風的右肩頭。

葉上風就在這時，左手一抬一抖，自他的袖中飛出五點晶芒，作梅花形，閃射向雷霆隱的頭面胸腹！

雷霆隱萬料不到葉上風袖中暗藏機關，冷不防之下，加上距離又近，暗器的速度如電閃般快疾，要閃避已然來不及，危急一髮間，只好疾忙雙手亂抓，冀圖以一雙鐵掌，封擋那五點射來的暗器！

雙手急抓中，四點晶光被他抓住或撥擋落地，却有一點暗器，射在他的左肋上，只覺一陣痲痛。

葉上風在雷霆隱雙手急抓的剎那，擧起左脚，踢向雷霆隱的下體要害。

雷霆隱根本無暇顧及，加上左肋上被暗器射中，半邊身又痲又痛，動作自然稍欠靈活，欲閃已來不及，眼看他便會被葉上風那一脚踢個正着，命喪當場。

一道匹練也似的刀光，就在雷霆隱生死存亡之間，快如電掣般射落葉上風踢起的左脚上。

那隻左脚頓時一分為二，斷落下去，斷口處血如泉湧。

葉上風大叫一聲，痛得在地上亂滾，發出慘厲的嚎叫聲。

一條人影隨着那道刀光射落在搖搖欲倒的雷霆隱身旁，手一伸，將他扶住。

雷霆隱一眼看出，那人是柳恨水！

柳恨水又救了他一命。

大概葉上風在暗器上塗了痲葯之類的葯物，雷霆隱中了暗器後，先是痲痛，繼之全身發軟，站立不住，要不是柳恨水及時扶住他，他已跌倒下去了。

「柳兄，你又救了雷某一命。」雷霆隱感激地道。

柳恨水道：「你方才亦解救了柳某的險厄，你我兩不虧欠，柳某並沒有做虧本買賣。」

雷霆隱對於柳恨水的話，不以為意，他明白到柳恨水是個殺手，幹殺手的首要是無情無義，難怪他會說出那種話來。

「柳兄，你已解決了那些人？」雷霆隱扭頭張望。

那邊除了倒下的人，站着的一個也沒有。

「大部份給柳某解決了，剩下的，嚇得撒腿飛逃。」柳恨水冷冷一笑。「雷兄，你着了姓葉的道兒？」

雷霆隱咬咬牙。「左肋上中了姓葉的暗器，大概暗器上塗了痲葯，全身痲軟無力，他奶奶的下三濫！」

「你先坐下，待柳某問問他，可有解葯。」柳恨水說着扶雷霆隱坐下來。

葉上風這時已停止了滾動，斷腿上仍然血流不止，一張臉煞白，大概因為劇痛的關係，一個身子不停地抖顫，口裏發出教人頭皮發痲的呻吟聲。

看到柳恨水走近去，他抖着聲道：「姓柳的，你殺人如割菜，求求你，一刀殺了我。」

柳恨水沉着臉，哼了一聲：「葉上風，你身上有解葯麼？」

「沒……有。」葉上風痛得嘴巴歪斜。

「你媽的，你也是一號人物，却帶着下三濫的暗器，真不是東西！」柳恨水惡狠狠地踢了葉上風一脚。

葉上風被踢得在地上打了個滾。

「你在暗器上塗了甚麼葯物？」柳恨水怒道：「可有別的解法？」

「是痲葯。」葉上風面容扭曲。「只要喝幾口水，便解去葯性。」

「你奶奶的，那裏去弄水來！」柳恨水張目四頭，四下裏盡是荒野地，就是望不到有河溝。

「柳……你殺了我吧，求求你。」葉上風哀叫。

「柳某還有話問你。」柳恨水踏前一步，兩道刀般的目光直射着葉上風。「你若老老實實地答我，我會給你一個痛快的！」

葉上風目光閃爍了一下。「葉某只求一死，你有甚麼話，只管問！」

柳恨水馬上問：「你為何帶人襲擊柳某？」

「因為你出賣了咱莊主！」葉上風道：「因此，莊主命我殺你！」

「你怎知道柳某出賣了喬遷？」柳恨水一臉驚詫之色。

「莊主神通廣大，沒有甚麼事情是他不知道的。」葉上風道：「至於他用甚麼辦法探聽到消息，葉某可不知道。」

「真的？」柳恨水盯着葉上風。「你是喬遷的左右手啊！」

葉上風慘笑道：「每一個人都有一些秘密，外人無法知曉的，喬莊主也不例外。」

「出錢僱柳某保護雷霆隱，可是喬遷主指使你的？」

「是！」葉上風的臉色更白：「葉某只是聽命行事。」

「你為何對柳某說，昨晚要殺雷兄的人，是金牛堂的人？」

「那是咱莊主吩咐葉某那樣說的。」葉上風道。

「那些人其實是寒月莊的人？」

葉上風「嗯」了一聲。

「那是甚麼意思？」

「嫁禍金牛堂，好讓雷霆隱去對付牛奔，敝莊則伺機一擧摧毀金牛堂！」

「好歹毒的主意！」雷霆隱聽着，憤然大叫。「為何選中雷某？」

「因為你是個醉鬼，性子火爆，所以，咱莊主看中你。」

「喬遷，你他媽的，雷某也看中你，一拳送你歸西！」雷霆隱吼叫。

「姓葉的，你是想死，還是想活？」柳恨水冷冷地道。

葉上風臉上的肌肉抖動一下，咬咬牙。「葉某想死！」

「螻蟻尚且貪生……」

不等柳恨水說下去，葉上風已道：「要是有一絲生望，我也不會想死，我已將莊主的秘密洩露了，莊主一定不會放過我，而我斷了一條腿，已是個半死不活的人，能夠逃到那裏去，遲早難免一死，那何不痛快點死，免得連累妻兒。」

柳恨水怔怔地注視了葉上風好一會，才咬咬牙，道：「本來，柳某從來不幹蝕本買賣，沒有錢拿，從不殺人，今日，看在你將喬遷的秘密說出來，柳某就免費殺你！」

話落，手中刀倏地疾落，刺入葉上風的心臟要害上。

葉上風身子挺了挺，登時氣絕身亡。

柳恨水如他所願，給了他一個痛快。

雷霆隱看着葉上風死在柳恨水的刀下，心中有點不忍，但却沒有說甚麼。

柳恨水將軟刀收起，走到雷霆隱的面前。「雷兄，柳某扶你去找水。」

雷霆隱點點頭，柳恨水於是扶起他，往城那面走去。

爭雄稱霸　刀光劍影

「雷兄，你果然是無酒不歡。」柳恨水瞧着雷霆隱像餓鬼一樣，一口氣將剛倒滿的一碗酒喝個精光，不禁莞爾。

哂哂嘴巴，吐口氣，雷霆隱暢快地道：「柳兄，說起來眞奇怪，只要酒一到肚，便份外精神，若是沒酒喝，便像沒了主見那樣，就是提不起勁來，嘴裏也淡出鳥來。」

柳恨水羨慕地看着雷霆隱。「柳某眞羨慕你無牽無掛的，甚麼也不放在心上。」

雷霆隱又喝了半碗酒。「柳兄，人在苦短，得快樂時且快樂，管他娘的生老病死，那活着才够意思，不然，苦也苦死了。」

柳恨水喝口酒，微呼口氣，「雷兄，你我身份不同，處境有別，柳某怎能與你那樣，放開懷抱。」

雷霆隱將半碗酒喝完，又去拿酒瓶。「柳兄，雷某明白你的處境。」邊說，邊倒酒。

這時候，兩人正坐在城中第一樓的雅座內。

柳恨水嘆口氣。「雷兄，認識你，柳某的心活了些。」

雷霆隱是個豪爽的人，聞言，慨然道：「柳兄，你我能够相認，也是緣份，咱們就交個朋友吧！」

柳恨水眼中頓時發出光來，但隨即便斂去，黯然搖頭道：「雷兄，柳某很感激你的盛情高義，但我不能與你交朋友。」

「爲甚麼？」雷霆隱剛端起酒碗，聞言「砰」地將碗放回枱面上，碗內的酒濺得一枱水濕，瞪大一隻眼，瞧着柳恨水。

柳恨水苦笑一下。「雷兄，柳某這種人，不配交朋友。」

微頓一下，又說道：「幹殺手的，都是無情無義，怎能交朋友。」

雷霆隱一雙眼圓瞪着。「柳兄，幹殺手的，是不是人？」

柳恨水點點頭，臉上露出疑惑之色。

「既然殺手也是人，那爲何不能交朋友？」雷霆隱大聲道。

柳恨水忙扭頭往雅座外面張望一眼，壓着聲道：「雷兄，請你不要說得那麼大聲，好麼？」

雷霆隱不好意思地笑笑，輕聲道：「柳兄請別見怪，雷某忘了這裏是酒樓。」

柳恨水搖搖頭，「雷兄，柳某又怎會見怪呢。」

不知怎的，他却從第一眼看到雷霆隱，便生出一份好感，幹了這些年的殺手，他已將自己的情感冷淡下來，一顆心仿似死了一樣，習慣了將自己封閉孤立起來，但遇上雷霆隱後，像他剛才所說的那句話那樣，他的心活了，心中的冰雪開始消溶，一顆心躍躍欲跳。

「柳兄，雷某不是一個濫交朋友的人，雷某看得出，你是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今日，不管你願不願意，雷某一定交你這個朋友了！」雷霆隱說着拿起酒碗：「來，你若願意交我這個朋友，便乾杯！」

柳恨水聽他那麼說，顯得很激動，却仍猶豫不決。

雷霆隱舉起酒碗，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柳恨水。

柳恨水目光一抬，接觸到雷霆隱那誠摯渴求的眼光，心頭一熱，熱血上湧，猛一咬牙，拿起面前的酒杯，與雷霆隱舉起的酒碗碰了一下，一口喝乾那杯酒。

雷霆隱目中放光，亦一口氣將那碗酒喝個點滴不留。

「柳兄，從今後，咱們就是朋友了！」雷霆隱高興得大聲叫起來。

雷霆隱既激動又興奮，用力點一下頭。

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交上一個朋友。

雷霆隱伸出手。

柳恨水忙亦伸出手。

兩隻手立時緊緊地互握着。

兩人的眼中，都射出熱烈的光芒。

柳恨水大爲感動，眼中有淚光閃現。

好一會，兩人搖動了幾下，才鬆開手。

雷霆隱邊倒酒邊道：「柳兄，今晚咱們喝個痛快的！」

柳恨水心中的冰雪，已被雷霆隱那熱烈的友情所溶化了，完全開放，當下爽快地道：「好，喝個痛快的！」

頓一下，又道：「柳某平生從不敢開懷暢飲，今晚，我要領略一下，開懷痛飲是個甚麼滋味！」

「痛快啊！」雷霆隱道：「用杯子喝，不够痛快，來，換個碗喝，才够痛快！」

也不管柳恨水是否同意，便高聲招呼一個伙計進來，吩咐換個大碗來。

那個伙計答應一聲，很快便拿了個大碗來，然後退下。

換上大碗，兩人便痛飲起來。

柳恨水覺得果然暢快無比。

那是他從未有過的一種感覺。

結果，他與雷霆隱都喝得酩酊大醉。

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醉酒。

* * *

雷霆隱醒過來，發覺柳恨水仍然宿酒未醒。

看着柳恨水的醉態，雷霆隱咧開嘴笑起來。

他覺得柳恨水的醉態很有趣。

很快，他便感到驚愕不已。

原來他發覺，並不是身在第一樓內，而是在一個佈置頗華麗的房間內。

他記得，他與柳恨水醉倒時，明明是在第一樓的雅座內。

莫非第一樓的伙計，看他與柳恨水醉倒後，將他們送到客棧不成？

他馬上便否定了這個想法。

因爲，就算一流的客棧，也沒有如此華麗的房間。

——莫非是妓院窰姐兒的房間？

他馬上又否定了。

因爲，若是妓院窰姐兒的房間，斷不會兩人同在一個房間內，又不見窰姐兒。

——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

他疑惑地轉着眼珠，打量着房間。

——莫非是寒月莊內的房間，喬遷乘自己與柳恨水醉倒後，將咱們捉到莊內？

此念一想，他又爲之釋然。

——這裏若是寒月莊，是喬遷將他們捉來，焉會如此優待他們，安置在這種華麗的房間內，不把他們綁起來吊着才怪！

既然想不出這是甚麼地方，他決定不再去想，看看不就明白。

他剛想走出房間外面瞧看一下，猛地想起既然不知身在何方，不好將柳恨水留在房間內，最好將他喚醒，有甚麼事，也好有個照應，於是便走到床前，搖醒柳恨水。

才搖了一下，柳恨水便霍然醒過來，身子一個橫滾，右手已疾摸向腰間。

雷霆隱忙道：「柳兄，是我！」

——他從柳恨水的動作及反應，瞧出柳恨水在乍然醒來的刹那，出於作爲一個殺手的自然反應，第一個動作便是保護自己，防範外敵。

柳恨水大概聽出雷霆隱的聲音，右手立時窒停下來，全身爲之一鬆。

「雷兄，是你。」柳恨水張眼說道：「剛才……柳某出於習慣……誤會雷兄你是……」臉上露出歉然的神色。

雷霆隱笑着搖搖頭：「柳兄，雷某總算見識到作爲一個殺手的敏銳反應，大開眼界。」

柳恨水目光一轉，立時挺身坐起來，疾聲道：「雷兄，這裏是甚麼地方？」

雷霆隱搖搖頭：「雷某也不清楚。」

柳恨水跳落地上。「咱們怎會在這裏的？」

雷霆隱又搖搖頭。「雷某喚醒你，正是要到外面瞧瞧，這裏是甚麼地方，甚麼人將咱們弄來這裏的。」

「雷兄，小心點。」柳恨水話出口，人已搶在雷霆隱前面，往房門前走去。

雷霆隱瞧着，暗暗點了點頭：「柳兄，你叫我小心，你怎麼却搶在前面？」說話間，搶步上前。

柳恨水已伸手將門拉開。

門外赫然站着一個人。

柳恨水的反應及動作好快，右手一動，刀已在手，有如毒蛇出洞般，彈展開來！

門外那人立時疾聲道：「柳兄，好身手！」

柳恨水即時收刀。

——在那刹那，他已認出，門外那人是牛奔！

「牛堂主，原來是你？」柳恨水目光一閃。

門外那人，确是牛奔。

雷霆隱亦已看到牛奔。「牛堂主，是你將雷某與柳兄送到貴堂的麼？」

牛奔笑着走入房間。「嗯，昨晚敝堂的齊香主恰巧在第一樓喝酒，瞧到兩位醉倒，恐怕兩位醉後有甚麼閃失，於是便派人趕回來通知牛某，牛某立刻帶人趕到第一樓，將兩位抬回敝堂。」

「牛堂主，謝謝你。」柳恨水與雷霆隱同時抱拳道。

牛奔一擺手。「兩位，別客氣，咱們見面也是朋友，應該的，說甚麼謝。」

接又道：「兩位怎會喝得爛醉如泥的？若是遇上仇家，那就危險得很啊！」

柳、雷兩人互相覷看了一眼，雷霆隱道：「雷某與柳兄結交成朋友，一時高興，便喝醉了，幸得牛堂主照顧，感激得很。」

牛奔不悅道：「雷兄，又說客氣話了。」

雷霆隱笑笑：「牛兄，雷某不再說便是。」

牛奔瞧了兩人一眼。「牛某以爲兩位還未醒過來，不敢太早來驚擾兩位，想不到兩位已醒了，待牛某去叫人將洗面水捧來，好讓兩位盥洗。」

話落，轉身走出房間，招呼一個手下，去着人端水來。

* * *

雷、柳兩人盥洗完畢，牛奔立刻請兩人到一個偏廳一起吃早點。

吃過早點，牛奔吩咐下人泡茶，讓兩人解酒。

喝着茶，三人談說起來。

雷霆隱開口道：「牛堂主，雷某已查得明白，嫁禍於你，好讓雷某與貴堂火併之事，确是喬遷主謀。」

牛奔一聽，頓時雙眼圓睜，瞧着

雷霆隱。「雷兄，你甚麼時候查到的？」

雷霆隱喝口茶，道：「昨日離貴堂後，雷某決定到寒月莊外面伺伏，冀望發現葉上風的行踪……才走去不到三里地，便發覺有人在附近打鬥，好奇之下，循聲奔下去……赫然發覺葉上風帶着十幾個手下，圍攻柳兄……」

接着將經過的情形，葉上開負傷後所說的話，詳詳細細地對牛奔說出來。

牛奔聽完雷霆隱的話，正欲說話，柳恨水却開口說道：「牛堂主，葉上風死前所說的話，柳某句句聽在耳中，雷兄並沒有半句虛言。」

牛奔忙道：「雷兄的話牛某怎會不信。」隨即憤然道：「所謂虎無傷人意，人有害虎心，喬遷這老賊居然想出如此歹毒的主意，欲滅敝堂，既然他容不下敝堂，敝堂爲求自保，只好對付他了！」

雷霆隱恨恨地道：「他奶奶的，喬遷居然拿雷某作過河卒，要利用我與貴堂火併，這口氣，說甚麼也咽不下，牛堂主，你要對付喬遷算上雷某一份。」

柳恨水接口道：「喬遷要殺柳某，柳某只好幹一趟賠本買賣，沒有人出錢，也要殺了他，免得終日提防他！」

牛奔道：「兩位，對付喬遷，敝堂有足够的力量，何需兩位插手。」

雷霆隱搖頭道：「牛堂主，雷某若不親手對付喬遷，這口烏氣無論如何咽不下！」

柳恨水也道：「牛堂主，貴堂雖然實力雄厚，但若與寒月莊火併，勢必元氣大傷，依柳某之意，何不……」下面的話，他忽然壓低了聲音，低到只有他們三人才聽到，還要將腦袋湊近。

待柳恨水說完，雷霆隱馬上道：「柳兄這個主意不錯，定可以一擧摧毁寒月莊。」

牛奔却道：「這個主意確是好，但是，牛某却不想柳兄冒險。」

柳恨水慨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況，喬遷欲殺柳某，這件事就關乎到柳某，冒點險算得了甚麼。」

「牛堂主，就依柳兄的主意行事吧。」雷霆隱道：「你也不想看到貴堂弟子死傷慘重的啊！」

牛奔看了兩人一眼，終於點點頭：「好吧！就依柳兄的主意去幹！」

* * *

寒月莊建在寒月潭的前面，大概莊名因此而來的吧。

寒月潭的水確是很清寒，就是大熱天跳下去，也會寒凍得教人抵受不住。

鄰近的人，在天熱時，都會到寒月潭取水回家，浸西瓜等食物，好消暑解渴。

喬遷今年剛好四十歲。

近兩年來，每晚子夜時分，他都會到寒月潭邊練功，至於練甚麼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這是一個大秘密。

這一晚，喬遷又準時於子夜時分，來到潭邊，在飛流直下的瀑布下的一塊大石上練功。

站在那塊大石上，一任飛流直下的瀑布擊打在身上，紋風不動。

半個時辰後，他從石上「通」地一聲。跳落潭中，除了頭臉外，全身浸在水中。

這時候，已經是深夜時候，夜寒如水，就是站在岸上，教夜風吹着，也教人有點抵受不住，何況是跳到寒冷如冰的潭水中。

如是者又在潭中浸了半個時辰，喬遷才從水中一個鯉躍龍門，跳上岸上。

跟着，他便有如舞蹈一樣，手舞足蹈起來。

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有如流星飛射般，自對面潭邊的一棵大樹上，飛射向喬遷。

喬遷立時警覺，撮口發出一聲長嘯，但仍然手舞足蹈。

附近立時閃撲出數條人影，其中有兩條人影掠射起來截擊那條飛射而來的人影。

那條人影陡地發出一聲雷鳴般的吼叫。

截擊那人影的兩個人被震得心神震盪，掠起的身形窒滯了一下。

那條人影立時雙拳齊出，擊在那兩個人的臉上。

那兩個人悶叫一聲，倒墮下去。

另外幾個人本已護住喬遷，眼見堵截的兩個伙伴跌墮下來，立刻又有三個人騰身掠起，阻截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在擊墜兩人後，仍然掠射前去，但在三條人影相繼騰掠起來，欲截擊他的時候，他却一個倒栽葱，疾往下墜！

那三條撲掠起來的人影恰恰從他頭上掠過，直向潭面上空掠去。

那人影却墜落在潭邊的一塊石上，差一點便落在水中。

跟着，他便聽到「噗通噗通」三下聲响。

原來，那三個欲截擊他的人，去勢已盡，又無處着力，無法倒掠回潭邊，便墜落在潭中。

一下子便解決了五個人。

不用說，那些人都是喬遷的手下，保護他練功。

最奇怪的是，喬遷這時候仍然在手舞足蹈，沒有停下來之意，不知他練的是甚麼奇功，非要那樣不可。

護衛在喬遷身前的，只剩下三個人，眼見三個伙伴掉落潭中，落在石上的那條人影身形一閃，疾撲過來，其中兩人不得已，只好撲向那條人影，不讓那人撲近喬遷。

因爲喬遷在這個時候，無法動手拒敵，要不，那幾個手下也不會接二連三地企圖阻截下那條人影。

喬遷的身旁，只剩下一個手下保護他。

撲出去的兩條人影終於將那人截住，動上手。

寒月莊內，大概已被喬遷剛才發出的嘯聲驚動了，隱隱傳出急促的人聲，大概有人趕來馳援。

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自數丈外的一叢草叢中標竄出來，身形幾乎貼着地，標射向喬遷。

守護在喬遷身旁的那個手下却沒有察覺到。

因爲，他只注意着動手的那一邊。

喬遷起先也沒有發覺，但很快便察覺了，急發嘯示警。

那個手下這才警覺有另一人偸襲，大驚，急忙閃撲向那條貼地射來的人影。

黑暗中，只看到喬遷仍然手舞足蹈，却看不到他臉上的神色，可能是驚慌得很。

那個手下才撲前去，貼地飛掠的人影却陡地往上拔起來，那個手下撲了個空。

拔起的人影自喬遷頭上掠過。

刀光乍閃，只聽喬遷發出一聲慘叫，手脚驟停，一頭仆跌落地上。

那條人影身形一折，掠撲向動手的那邊。

撲了個空的那個手下聽聞喬遷發出慘叫聲，心膽俱裂慌忙折轉身，奔向喬遷，看他怎樣了。

那兩個喬遷手下與先前從水潭對面掠射過來的人影動上手後，亦聽聞莊主的慘叫聲，心中亦驚慌不已，手一慢，只聽「砰砰」兩聲，被那人影擊得斜飛開去。

擊殺喬遷的那條人影恰好掠到，疾聲道：「雷兄，快溜！」

那條人影沉聲道：「柳兄，得手了？」

「嗯！」擊殺喬遷的人影應了一聲。

兩條人影馬上飛掠向崖坡那邊。

一陣呼喝聲及急促的脚步聲，迅速傳來。

原來，寒月莊內已有一伙人飛奔趕來。

那兩條人影掠上崖坡上面，寒月莊的人亦趕到來。

那兩條人影若是走慢一步，可能會走不了。

聽那兩條人影的互相稱呼，不用說，一個是雷霆隱，另一個是柳恨水。

原來，第一條從水潭對面飛掠過來的人，就是雷霆隱。

他負責引開、對付保護喬遷的八個手下。

柳恨水則伺機擊殺喬遷！

這個計劃，兩人是經過幾日的查探，才擬定的。

本來，兩人原先是想潛入寒月莊內，找機會刺殺喬遷，無意中發覺喬遷於子夜時分，在潭邊練功，因而改變主意，決定在喬遷練功時下手。

兩人一連觀察了三晚，才決定在這一晚下手。

行動成功了。

不過，兩人也看不透喬遷練的是甚麼功，直到後來才聽聞喬遷練的是寒月冰魂功，在經過冰寒的水浸後，由於全身血脈凝凍如冰，必須手舞足蹈，令到全身的血脈解凍流暢，從而將那些冰寒之氣納入丹田，才算練完一次功。而在他手舞足蹈之時，由於要運功導寒，所以，全無抵抗能力，比常人還不如，但又不能停下來，否則，導引之那股冰寒之氣凝在某一處血脈中，不但會阻塞氣血流動，甚而血管爆裂，後果不堪設想。

據說，喬遷已練至第五層境界，若練至第七重，揮掌間，可以發出一股教人打顫的冰寒掌風，練至第九層，中掌的人，會即時血脈冰凝，爆血而死！

這種內功，可列入邪門奇功一類。

雷霆隱與柳恨水掠上潭邊的崖坡上，回身張望，只見喬遷伏屍處，圍了一大堆人，喧嘈得很，須臾，有七八條人影，往崖坡這邊掠來。

兩人都知道，那掠來的七八條人影，一定是來追截他們的，兩人不敢再停留，馬上飛掠而去。

* * *

大約半個時辰後，喬遷的屍體已擺放在後堂內。

由於莊主遭人刺殺，莊內各人自不免有點慌亂。

而喬遷的幾個主要手下，如總管洪奇、大弟子馬宏、師弟毛昌等人，正自忙着處理及佈置喪事，對於其他事情，無暇理會。

而由副總管趙晋帶領的一批人，仍在附近找尋刺殺喬遷的兩個刺客。

就在莊內各人忙亂的時候——大約半夜時分，莊前驀地火把通明，殺聲震天，一批人有如虎狼般，撲攻入莊內。

莊內頓時更亂。

那批人攻破莊門，立時將手上的火把四處拋擲，往內猛衝。

莊內的人慌忙堵截迎擊，一時間，莊內殺聲四起，火光處處。

攻入莊內的那伙人中，領頭的是一個高大壯健的漢子，此人正是牛奔。

他使的是一柄大砍刀。

原來，他早已率領金牛堂的大部份人手，伺伏在莊前的一塊野地內，只等柳、雷兩人發出訊號，便攻入莊內。

他終於瞧到雷、柳兩人發出的訊號！

他知道雷、柳兩人的行動已成功。

他馬上率領手下，點起火把，衝殺向寒月莊。

＊　＊　＊

大約半個時辰左右，寒月莊內已成一片火海，屍橫遍地，血濺滿莊。

總管洪奇，大弟子馬宏，二莊主毛昌，皆死在牛奔與金牛堂的幾個香主手下，其餘的莊漢，亦逃不過金牛堂那些如狠似虎的漢子刀下。

可憐喬遷慘遭橫死，連屍體也不得安葬，燒化於大火中。

金牛堂當然也有死傷，比起寒月莊，損失很少，這一次的行動，可說大獲全勝。

寒月莊却在一夜之間，灰飛烟滅！

除去了寒月莊，金牛堂的聲勢自然隨之壯大。

＊　＊　＊

「雷兄、柳兄，這一次能夠一舉殲滅寒月莊，全仗兩位幫忙，牛某代表敝堂上下，向兩位致謝，並敬兩位一杯。」牛奔雙手捧起酒杯，站起來，向雷、柳兩人敬酒。

一衆手下立時齊呼一聲，紛紛站起來，捧杯相敬。

這種場面，可謂壯觀。

兩人大感榮耀，忙亦捧杯站起來還敬。

在一片「乾杯」的歡呼聲中，各人都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雷霆隱待下人斟滿酒，馬上舉杯向牛奔道：「牛堂主，爲昨晚全殲寒月莊，大勝而歸，雷某敬你一杯！」

牛奔滿面是笑，馬上舉起杯子。

兩人乾了杯。

金牛堂上下，都興高彩烈，到處可聞暢飲聲。

原來，牛奔下令擺下慶功宴，會堂上下，除了當值之外，皆暢飲慶祝。

「牛堂主，拔去了喬遷這根眼中釘，從今後你可以安枕無憂了。」柳恨水可能受了洋溢的歡樂氣氛感染，顯得神情開朗，不像以前那樣冷口冷面的。

事實上，他自與雷霆隱交了朋友後，已經開朗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樣，冷峻孤僻！

牛奔咽下一口鷄肉：「柳兄，高枕無憂還言之過早，敝堂這一次滅了寒月莊，只怕有人會瞧不過眼，正好找個藉口，對付敝堂。」

「甚麼人膽敢捋虎鬚?」雷霆隱吞下一大口酒，大不以爲然。

他已喝了十多碗酒。

牛奔眉頭略皺：「就像白馬莊的崔策，禿鷹楊仲光等，便會乘機拿藉口對付敝堂。」

一頓，又道：「往日，他們已對敝堂虎視眈眈，如今，他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看來，好戲還在後頭！」

「牛堂主，你怕麼?」雷霆隱問。

牛奔大搖其頭：「牛某要是怕，當初便不會創立金牛堂，大丈夫生於世，若不能建功立業，那可是白活。他們若是與敝堂相安無事，敝堂自不會生事，但若他們有滅敝堂之意，敝堂只好奮起自保！」

「好氣概，好量度！」雷霆隱豎起大拇指直讚。

牛奔忙道：「雷兄過奬了。」

「牛兄，既然崔策等人有不容貴堂之心，何不來個先下手爲强?」柳恨水道。

牛奔沉吟一下，搖頭道：「先發制人當然好，牛某却不想樹敵太多，還是以靜制動較好。」

他的手下轟然叫好。

跟着又舉杯道：「還是不要再說這些煩人的事，免得掃了咱們的興致。」

雷霆隱聽了，也樂得多喝兩杯。

結果，他又喝醉了。

柳恨水這一次沒有喝醉。

經過上一次的醉倒，他覺得那太危險了，因此，他發誓，以後不敢再喝醉。

他還想活下去。

＊　＊　＊

果如牛奔所料，崔策等人在得悉寒月莊被金牛堂毀於一旦後，本來已經不安的心，更加不安。

而寒月莊被毀，喬遷被殺的消息，不出兩日，已傳遍了中州一帶的武林道。

由於唐家一向在中州武林道上，威望最重，所以，有甚麼事發生，中州一帶的武林人物，都會聚集在唐家，議論一番。

不巧得很，主人唐天滿不在家中。

據唐家的總管唐戴德說，唐天滿於五日前，有事去了洛陽。

主人不在，唐戴德只好負起招待之責。

既然來了，雖然主人不在，那些武林人物都不想散去，便留在唐家，議論起三日前寒月莊被金牛堂毀滅的事情。

他們都各懷鬼胎。

本來，一直以來，他們誰也不服誰，但却相安無事，如今寒月莊覆滅，他們自不免思疑金牛堂跟着下來會對付自己，他們亦不願見金牛堂勢力坐大，因此，才開始議論，很快便將話題集中在如何壓制金牛堂擴展勢力這個問題上。

表現得最激烈的是崔策。「各位，金牛堂這一次向寒月莊開刀，擺明了要擴張勢力，正是狠子野心，路人皆知，咱們若是坐視不理，只怕日後咱們皆會蹈寒月莊之覆轍！」

崔策年紀四十不到，長得虎背熊腰，相貌威猛，性子也頗暴躁。

而馬上的功夫，在中州道上，堪稱第一。

金槍西門豹睜眼道：「牛奔這莽人滅掉寒月莊，簡直是不將咱們放在眼內！極可能他是向咱們顯顯顏色，若是咱們不吭聲，那無異助長了他的氣焰，下一個，只怕便會輪到咱們當中的一個！」

鐵柱莊莊主段成鋼連連點頭：「崔兄與西門兄所言極是，咱們若不想像寒月莊那樣覆滅，一定要對付金牛堂！」

「如何對付?」獨孤單道。

「合咱們之力，對付金牛堂！」快刀徐晃道。

「對。」

「徐兄所說，正合吾意。」

衆人紛紛點頭稱好。

「那咱們就此一言爲定！」崔策掃了衆人一眼。

衆人沒有異議。

「可惜唐少兄不在，否則，他是最好的領袖人選。」一個叫秦虎士的中年人道。

這秦虎士在中州道上，也是一號人物，外號銷魂客，乃是玉門堡的堡主。

衆人紛紛點頭稱是。

總管唐戴德忙抱拳環揖一圈：「各位的盛情，戴德先代敝主人向各位致謝。若敝主人在此，一定贊同各位的主張。」

一頓，又道：「敝主人雖然不在，戴德斗膽，代敝主人作主，全力支持各位的行動！」

衆人聽唐戴德那麼說，都感到唐家果然不負衆望，有甚麼事，都不會置身事外。

「唐總管，有你這句話，咱們可是吃了定心丸啊！」司空飛雲道。

「好說，好說。」唐戴德一臉謙笑：「敝主人不在，在座各位皆是一時之傑！各位何不推擧座中一位，領導這一次的行動?」

「唐總管這個主意不錯。」崔策首先贊同。

其他的人紛紛點頭附和。

選誰呢?

在座各人你望我，我看你，誰也拿不定主意，誰也想當領袖。

因爲，若是被選爲領袖，無形中名望便高了。

這種一下子便可以抬高身份的便宜事，各人自然當仁不讓。

但是，誰也不好意思毛遂自薦。

一時間，一片沉靜。

唐戴德瞥了衆人一眼，他是精明人，怎會猜不到各人的私心，不好說穿，心裏暗笑，當下咳了一聲，開聲說道：「各位，戴德不揣冒昧，提一人選，看各位是否同意。」

衆人立時將目光射在唐戴德的面上。

每一道目光中，都透出熱切盼望之意。

唐戴德暗笑不止，故意慢慢地掃視了各人一遍，又沉吟了一會，才緩緩地道：「各位，恕戴德斗膽，提議段莊主當這一次行動的領袖，未知各位是否同意。」

其他的人一聽，頓時面露失望之色。

只有段成鋼，臉現喜色，口裏却謙讓道：「段某何德何能，領導這一次的行動。」一雙目光，却逐一在各人的臉上掃過。

衆人雖然不情願，但又不好開口反對，以免開罪了段成鋼。

一時間氣氛很尷尬。

段成鋼臉上的喜色漸漸消褪，換上慍色。

唐戴德看着，心裏急得甚麼也似的，生怕弄僵了，那就不好收拾，但一時間，却想不出一個挽救的辦法，急得一張臉陣紅陣白。

幸好，終於有個人開口，打破這個僵局。

「段兄德才並重，乃一時之選，徐某贊成！」

說話的是快刀徐晃。

原來，他與段成鋼私交甚篤，雖然不甚願意選段成鋼，但更不想選別的人，思量之下，自己還不夠格，那何不賣他一個順水人情，主意既定，他於是首先開口，贊成段成鋼當這一次行動的領袖。

其他的人眼見徐晃贊成由段成鋼領頭，雖然心裏老大不願意，但又不想因此事而令到段成鋼懷恨於心，只好紛紛表示贊成。

段成鋼的臉上重新泛現喜意，特別瞧了徐晃一眼。

唐戴德看到僵局解開，暗中透了口長氣。

「段兄，你既是咱們領頭的，咱們全看你。」崔策原本以爲自己有資格當領頭的，却被段成鋼當了，雖然口裏贊成，心裏却大爲不甘，於是馬上出了個難題。

西門豹接口道：「段兄雄才偉略，一定已想到好計策。」

其他的人都望着段成鋼。

段成鋼一時間却想不出個好主意，心裏作難，幸好他素有急智，略一沉吟，便含笑說道：「段某承蒙各位抬擧，段某不才，自當竭盡全力，鞠躬盡瘁。」

一頓，接又道：「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咱們還是羣策羣力，一定會商議出一個好計策的！」

一句話，他將一個熱山芋，抛還給衆人。

衆人無話可說，唯有連連點頭稱是。

接下來，各人議論紛紛，各出主意。

結果，議論了半個時辰左右，都議不出一個好主意來。

這都是因爲各不相讓，誰也認爲自己的主意最好的緣故。

最後，還是由段成鋼定下來。「各位，段某愚見，咱們且各自回去，召

集人手，然後，於兩日後，到城外二里外的攬翠樓聚頭、計議對付金牛堂的行動，各位以爲如何？」

司空飛雲第一個贊成。

原來，他早已不耐煩在此爭議不休。

其他的人眼見再爭議下去，也是無結果，都贊成段成鋼的話。

唐戴德恰好從外面進來，忙對各人道：「各位，時候已不早，在下已吩咐下人，準備了酒菜，請各位移駕到前廳喝兩杯，解解疲乏。」

衆人却無心吃喝，紛紛告辭離去。

只有段成鋼與徐晃留下來。

* * *

金槍西門豹走出東門時，天已全黑下來。

西門莊就在東門五里外的卧虎崗下。

五里路，若是施展輕功，不消一刻，便能夠趕回去，西門豹已習以爲常，天黑後，路上不見行人，只好施展輕功。

今晚月色很美。

西門豹是個粗人，自然沒有那份閒心領略如此美好的月夜良宵，施起輕功，一個勁地往前奔掠。

眨眼間，已奔掠出里許路，驀地，他瞥到前面十數丈外的地上，躺着一團黑影。

月色雖然好，由於樹影遮蔽，因此，他看不清楚那團黑影是人還是牲畜。

他立刻加了小心，放慢脚步。

越走越近，他終於看清楚，那是一頭豬。

他隨即鬆了口氣，暗笑自己太過緊張。

可是，他馬上又心頭一動——一隻豬倒在路上，怎會沒有人撿？

一念及此，他疑心頓起，暗自提防着，一步步走前去！

距那頭豬約七八尺，看得更清楚，那是一隻大肥豬，開膛破肚，流了一地的血，連腸臟也流出來。

驀地，他的臉色遽變，大瞪着一雙眼，定定地注視着大肥豬的身上。

那頭大肥豬長了一身黑毛，黑黑的豬身上，赫然寫着幾個血紅大字：西門豹有如此豬！

不用說，那是有人故意寫在豬身上的。

而且是用豬血寫上去的。

西門豹又驚又怒，禁不住生出一絲恐懼，彷彿附近隱藏了無數兇惡的鬼魅，正在伺機向他下手。

他不由一陣毛骨悚然，恐懼地左右張望。

四下裏甚麼異物也沒有，只有皎潔的月光，洒落在地上，甚至連風也是柔柔的。

吸口氣，鎮定心神，覺得此地不宜久留，但又隱隱感到，前面那段路，似乎隱藏了無限的兇險，心裏一陣虛怯，猶豫了一下，他決定不往前走，折返城中，待明天一早，才返回莊上。

說起來，西門豹既是一個武林人，不會是個沒膽量的人，事實上，他一向膽量很大，但由於那隻死豬身上的字，令他感到詭異難測，膽氣自然爲之縮小，也由於前路極可能隱藏着不可知的兇險，所以，他不想冒險。

說穿了，他是不想遭遇到不測的兇險——不想死！

他馬上轉身往回奔掠。

那知他身形才動，身後响起一聲豬嚎聲。

他不由一陣頭皮發炸，但却忍不住扭頭回望。

——一頭死去的豬，怎會發生嚎叫聲，這不透着詭異麼？就算膽量再大的人，身處如此境地，也會心頭發毛。

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那頭大肥豬居然直跳起來撲向他。

這簡直太恐怖了。

西門豹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身形疾轉，一拳擊向那飛撲過來的死豬。

其實，那頭死豬不是撲起來，而是「飛」起來。

這就透着古怪。

西門豹雖然心虛膽怯，畢竟是個武林人，驚而不亂，並沒有撤脚便跑，出於自然的反應，一掌擊出去。

那一掌擊在撲過來的豬身上，那頭豬頓時被擊得倒飛回去，可見他掌力之雄厚。

可是，刹那，他驟覺得雙脚一痛。

緊接着，是椎心刺骨的劇痛，人也站不住，跌倒下去。

他痛得忍不住發出一聲吼叫。

直到跌落地上，他才驚覺到他的雙脚已斷了。

是被人一刀斬斷的。

一條人影就像鬼魅一樣，閃現在他眼前。

是從倒飛開去的死豬下面冒起來的。

而在那隻死豬原先倒着的地上，露出一個約一尺深，三尺長的土坑。

絕無疑問，那條人影是躲匿在那個土坑內，上面覆以死豬遮蔽，伺機出手刺殺西門豹。

那一聲豬叫，亦是那人裝着叫出來的，要不，一頭死豬怎會發出叫聲。

西門豹倒在地上，雙脚斷口處血流如泉，欲逃不能，只好倒在地上，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着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在月光下，身形有如標槍般挺直，面目肅殺，乍看上去，像是沒有眉毛，仔細瞧清楚，才發覺，兩道眉毛又疏又淡。



雷霆隱鎮定地看着酒埕在他面前碎裂開來。

「你……是誰？」西門豹痛得一張臉扭歪着。

「柳恨水！」那人清楚地道。

西門豹倒抽了一口氣：「你……原來是……抽刀斷……水……水不流……柳恨水！」

「你是自己了斷，還是要柳某動手？」柳恨水語聲比夜風還冷。

「是誰……要你……殺我？」西門豹死不甘心。

柳恨水默然一會，才道：「本不想告訴你，爲了令你死得瞑目，柳某告訴你知道。」

一頓，接緩緩道：「金牛堂，牛奔！」

「金牛堂果然向咱們開刀。」西門豹顯得很激動。「想不到，咱們的行動仍然比金牛堂慢了一步，我很後悔！」

「你後悔甚麼？」柳恨水好奇地問。

自從與雷霆隱交了朋友後，柳恨水的心活了，性格也開朗了，不似以前那樣深沉冷僻，而且好奇心也大了。

若是以前，他才不會說那麼多話，早已一刀殺了西門豹，走了。

「我後悔今日在唐家，商議對付金牛堂時，懷着私心，更恨各人爭議不休，誰也不服誰，以致未能立刻採取行動，要不，我不會死在你刀下！」西門豹憤憤地道。

「這麼說，你是要柳某動手了？」柳恨水道。

「我下不了手殺死自己！」西門豹說時，臉上露出恐懼之色：「你能否放過我？」

柳恨水搖搖頭。

「牛奔給你多少，我給你雙倍！」西門豹希冀地望着柳恨水。

柳恨水道：「這不合規矩，咱接下一筆買賣，必須先完成，才能夠接另一筆。」

西門豹一聽，頓時洩了氣。

柳恨水不再說活，猛地一刀刺入西門豹的心臟要害上。

西門豹頓時氣絕身亡。

柳恨水隨即閃掠向路邊，眨眼間，便消失在樹影間。

風忽然間大起來，吹得樹葉紛紛落下，亦刮起地上的塵埃落葉，清明的月色倏地一黯，原來，一片黑雲掩住了那一輪明月。

* * *

同一個夜晚，崔策亦遭到襲擊，僥倖逃脫，但白馬莊却被一場大火毀了，數十四精良的駿馬亦被那場大火燒死，那比殺了他的妻兒，還敎崔策痛心。

原來，崔策是個馬迷，愛馬成癖，待之有如父母妻兒，也因此，他並沒有娶妻生子。

他的騎術，在中州道上，數一數二。

被燒死的馬匹中，有數匹是他最

心愛的，他每日必要伺候牠們一番，心裏才安樂，眼見心愛的馬匹被燒成焦屍，他居然傷心得如喪考妣，痛哭流涕。

對金牛堂，更是恨之刺骨，恨不得活吞了牛奔。

因爲他知道，那是金牛堂的所爲。

站在廢墟前，痛苦到天色破曉，他才帶着莊中人手趕去唐家。

趕到唐家的時候，他正欲向段成鋼告訴，那知道段成鋼却向他說出兩個壞消息。

原來，昨晚不單是崔策遇襲毀莊，西門豹亦被殺死，還有一個司空飛雲，雙手十指被斬去。

要知道，司空飛雲是以施放暗器成名，施放暗器，是需要一雙靈活的手，而十根手指，更是靈魂，如今十指被斬去，只剩下兩隻禿掌，根本無法再施展暗器，那等於毀了司空飛雲。

而下手的人，是金牛堂牛奔的手下。

崔策聽完段成鋼所說的話後，道：「段兄，崔某好後悔。」

「後悔甚麼?」段成鋼不解地瞧着崔策。

崔策悔恨地道：「後悔咱們昨日爭議不休，以致未能立刻採取行動，給金牛堂有可乘之機，毀了崔某白馬莊，心愛的馬兒全都燒死了!」說完，牙齒咬得格格响。

「崔兄，原來你也……」段成鋼驚叫出聲。

徐晃也霍然動容。

「崔某在路上亦遭到襲擊，要不是仗着座騎神駿，幾乎逃不脫!」崔策用力捏着拳頭。「牛奔，崔某與你誓不兩立!」

「崔兄，你能夠倖免於難，可能是你命不該絕!」段成鋼道：「西門豹、司空飛雲，便沒有你那麼幸運!」

「崔某最心愛的駒都被燒死了，崔某比死還難受，牛奔，我要寢你的皮，食你的肉，也消不了我心中之恨!」崔策晃着拳頭，恨恨地道。

「崔兄，說甚麼也是白費!」徐晃道：「當務之急，是立刻採取行動，對付金牛堂，要不，咱們遲早會遭到與西門豹相同的下場!」

崔策不滿的白了徐晃一眼，却不得不同意他說的話極有理。「段兄，徐兄說得極有理，咱們必須盡快對金牛堂採取行動!」

段成鋼頷首道：「昨晚，段某與徐兄，唐總管商議過，對付金牛堂，咱們必須扭成一股，所謂合則堅，分則弱，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打垮金牛堂!」

崔策連連點頭。「崔某也是這個意思。」

他深知，昨晚的一場大火，莊中人手幾乎折損了一半，剩下的人，實在不足與金牛堂對抗，他當然贊成聯合起來對付金牛堂，要不，只怕不但報不了毀莊殺駒之仇，甚至難逃金牛堂的毒手。

「崔兄，段某在接到西門豹的死訊後，已派人趕往楊兄、獨孤兄等人之處，請他們火速趕來會集，共商對付金牛堂之策。」

「段兄，崔某已將敝莊所有的人手帶來!」崔策恨不得馬上便去對付金牛堂：「楊兄等人怎麼還未趕到。」

「崔兄，請稍安毋躁。」段成鋼道：「急也急不來啊!」

「但願楊兄等人沒有遭遇到意外。」徐晃有點擔憂地道：「計算時間，他們也該來了。」

段成鋼與崔策一聽，頓時露出憂慮之色。

「段兄，崔某到前面去看看。」崔策說完便急急往外去。

眼看着日頭已掛上中天，要來的人，一個也沒有來。

段、崔、徐等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

日頭開始西移。

段成鋼等人心中惴然不安，猜測獨孤單等人極可能遭了毒手，要不，不會這個時候還未趕到來。

就在段成鋼等人極之不安的時候，有一個漢子趕到唐家報訊。

段、崔等人都認出，那漢子是楊仲光的隨從楊安，崔策急不及待地問：「楊安貴上可是遭遇到甚麼事?」

楊安喘口氣。「崔莊主，家主無恙——」

「那怎不趕來這裏了?」段成鋼疾聲問：「可是懾於牛奔淫威，改變了主意了?」

「不!不!」楊安急忙道：「家主並沒有改變主意，要不，也不會派小的趕來……」

「貴上派你來，有何貴幹!」徐晃問。

「派小的帶一封信來。」楊安說着從貼身處取出一封信，交給站得最近的徐晃。

徐晃接過，打開來，匆匆看了一遍，目中射出異光，「好主意，好妙計!」邊說，邊將手上的信函遞給段成鋼。

段成鋼看過後，連連點頭，臉上泛起興奮之色，將信函遞給早已忍耐不住的崔策。

崔策看過後，喜道：「難爲楊兄想出如此絕妙之計，段兄，咱們就依計行事。」

「嗯!」段成鋼用力點一下頭：「這一次，咱們一定可以殲殺牛奔及其手下的兔崽子!」

一頓，轉對楊安道：「楊安，你回去上覆貴上，就說段某等人，依計行事。」

楊安答應一聲，立刻離開唐家，趕返回去。

* * *

昨晚月色如水，夜風柔弱。

今晚，月黯星稀，夜風呼嘯，泛肌生寒。

城外九里外的玉盤崗下，人影綽綽，火把點點。

夜風將火把吹得忽明忽滅，令到綽綽的人影變得有如鬼魅一樣。

驀地，月色清朗了一點。

綽綽的人影，亦陡地顯得清晰起來。

細看一下，那些人影足有上百人。

站在前的，是六個人物。

其中三個，却受制於另外三人。

而後面近一百多人中，幾乎有一半人亦受制於另外一半人，身上的兵器都掉到地上。

被制的三人，赫然是段成鋼、崔策、徐晃。

制住他三人的，是禿鷹楊仲光、獨孤單、秦虎士。

只聽崔策怒憤地道：「楊仲光，獨孤單，秦虎士，好卑鄙，好可惡啊，居然喪心病狂，助紂爲虐，賣友投敵，騙咱們來此，出其不意制住咱們，崔某就算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徐晃也破口罵道：「你們不是人，是滾蛋!卑鄙下流!你們雖然保住家小，從今後，却要聽命於牛奔!」

獨孤單怒道：「徐晃，你若再口沒遮攔，亂放臭屁，我可不客氣了。」

「徐某人既然落在你的手上，已不打算活了，你有甚麼手段，只管使出來，徐某若是哼一聲的，便不是你老子!」

獨孤單怒不可遏，一掌將徐晃擊得飛跌出丈外，在地上打了幾個滚，口角溢血，站不起來。

但他果然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果然是一條漢子。

段成鋼與崔策怒目而視，罵道：「向沒有還手之力的徐兄逞威，算甚麼好漢，有種的，殺了咱們!」

秦虎士惡狠狠地道：「你以爲不敢，秦某就先殺你。」揚起右手，欲擊落崔策的頭頂。

這一拳要是擊下去，崔策必是腦漿塗地。

「秦兄請停手!」一聲呼叫驀地傳來。

緊接着，有一條人影急掠前來，後面，跟着一伙人。

秦虎士硬生生停住手，抬眼望去。

所有的人，都望向那邊。

轉眼間，那人已掠到近前，瞧清楚，原來是金牛堂堂主牛奔。

後面跟着的，自然是金牛堂的幫衆。

數一下，牛奔足足帶了半百人來。

獨孤單、楊仲光、秦虎士一見是牛奔，馬上抱拳躬身道：「牛堂主，咱們不負所托，依照你的主意，將他們騙來這裏，制住他們，請牛堂主你處置。」

秦虎士跟着又道：「牛堂主，你不會食言吧?」

牛奔哈哈大笑：「幹得好，幹得好!三位既然已歸附本堂，便是自己人，本堂主又怎會爲難三位的家小，三位只管放心，待會你們回家後，自會見到妻兒家人!」

聽牛奔這麼說，原來牛奔挾持了楊仲光、獨孤單、秦虎士的家人，要脅三人誘騙段、崔、徐三人，假說一同對付牛奔，却冷不防將三人及其手下制住，以交換他們的家人。

換句話說，獨孤單三人出賣了段、崔、徐三人。

不過，楊仲光三人可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謝謝牛堂主。」楊仲光三人感激地向牛奔抱拳行了一禮。

「都是自己人，何須說客氣話!」牛奔竊笑。

接掃了崔、段、徐三人一眼，沉聲道：「三位若是識時務，答應歸附本堂，本堂主答應放過你們!」

「呸!」崔策怒罵道：「牛奔，崔某與你勢不兩立。放你娘的臭狗屁，你想崔某歸附你，發你的春秋大夢!」

段成鋼與徐晃也是大罵不休。

牛奔勃然大怒：「崔策，你眞的不怕死?」

「死有甚麼可怕?」崔策噴着唾沫星子。「崔某的愛駒都燒死了，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牛奔怒哼一聲，喝道：「獨孤單、楊兄、秦兄，給我殺了這三個傢伙!」

楊仲光三人答應一聲，跟着動手。

他們却不是動手殺段、崔、徐三人，而是與三人猛撲向牛奔殺去。

牛奔大驚，怒喝道：「楊仲光，你們三個混蛋!難道不顧家人的生死麼?」

秦虎士大叫道：「與其被你一輩子踩在脚下，像走狗一樣，何不豁出去，與你拚個生死，只要打倒你，咱們的家人便能夠從你們的挾制中解救出來。」

崔策振臂大呼：「殺啊，殺光金牛堂這伙滾蛋!」

瞧他行動自如的，原來獨孤單三人並沒有眞的制住他與段、徐兩人的穴道，一切皆是做給牛奔看的。

剎那間，六人將牛奔與三個香主圍在當中，狂攻猛打。

六人的手下亦將金牛堂的徒衆包圍起來，厮殺着。

一時間，喊殺聲聲，玉盤崗下成了戰場。

牛奔雖然神勇，但在衆寡懸殊之下，與三個香主被迫得幾乎背貼着背，勉力支撐。

他的手下，亦在寡不敵衆之下，

快要招架不住。

崔策恨不得一槍將牛奔刺個透明窟窿，咬牙狂攻：「牛奔，你這個牛蛋，今晚，崔某非要在你身上刺出十七八個血洞不可！」

段成鋼也大呼「各位，加把勁，今晚非要將金牛堂這混蛋埋葬在這裏不可。」

那知他話聲未落，驀地四下裏殺聲四起。

崔策等人及其手下，驚疑不已。

牛奔哈哈大笑起來。

像鬼魅幻現一樣，自四面閃現出數十條人影，呼喊着殺奔段成鋼等人的手下。

段成鋼等人本以為勝券在握，料不到在這時候殺出金牛堂的一伙兵來，莫不駭然變色。

六人的手下不免起了一陣慌亂。

牛奔立時振聲大呼：「弟兄們，殺啊！一個也不要放過！」

金牛堂衆人齊聲呼應，聲勢大振，立刻反劣勢為優勢。

段成鋼六人心膽俱寒，特別是楊、獨孤、秦三人，他們的家人皆在牛奔手上，他們之所以來個將計就計，滿以為可以在出其不意之下，猝然發難，一舉將牛奔及其手下擊殺，那就可以除去心腹大患，並解救了被挾持的家人，那知道，牛奔竟然暗中埋下伏兵，他們好夢成空，不但他們難逃劫數，還連累了家人遭殃，怎不教三人膽落魂飛！

原來楊仲光三人的家小被金牛堂所挾持，牛奔要他們將段、崔、徐誘出來，制住他們，交給金牛堂，以交換家小，三人却不甘心受制於牛奔，決定來個孤注一擲，將計就計，希圖一舉殲殺牛奔及其手下，這個主意乃是獨孤單出的。

「段兄、徐兄、獨孤兄、秦兄、楊兄，咱們與他們拚了，說不定，還能拚出個生路！」崔策殺紅了眼，不顧一切地狂攻。

其餘五人想一下，只有這條路，或許還有生望，齊應一聲，都豁了出去，不要命地出手攻擊。

一時之間，牛奔與三個香主幾乎招架不了，幸好有兩個分堂主帶着七八個手下殺到，才穩住陣脚。

但六人的手下在金牛堂衆手下的內外夾攻下，雖然拚命厮殺，但却抵擋不住，死傷慘重。

這一場大火併，直戰得天愁地慘，屍橫遍地，血流成河。

結果，段成鋼那邊死傷殆盡——除了一少部份逃脫外，而金牛堂那邊亦傷亡慘重。

段、崔、徐、秦四人戰死，獨孤單，楊仲光傷重被擒。

牛奔也掛了彩，三個香主死了兩個，兩個分堂主亦重傷。

這一戰，金牛堂雖然勝了，却是慘勝。

牛奔在憤怒之下，下令將被擒的楊仲光、獨孤單兩人殺死。

中州武林道這一場大火併，震動了中原武林。

至此，金牛堂終於得以稱霸中州武林道。

但却元氣大傷，代價慘重。

但是，還有一個唐家，足以威脅金牛堂的地位。

牛奔本想乘勝解決唐家的，由於傷亡慘重，需要養息一下，自忖唐家孤掌難鳴，短時間內不敢動金牛堂，所以，決定待元氣稍復，才解決唐家。

不過，他却派人送了一封信給唐家，限唐家在三日之內，答覆是否歸附於金牛堂旗下。

唐戴德接到金牛堂的通諜後，却推說主人唐天滿還未歸來，他作不了主，請求牛奔寬限多幾日，待唐天滿回來。馬上給他一個答覆。

牛奔不想迫得唐家太緊，以免在短時間內與唐家火併，令到金牛堂元氣更傷，便答應寬限多五日，若八日後唐家不作答覆，金牛堂便大舉攻擊。

短時間內，中州武林道總算烽烟暫熄，平靜下來。

漁人得利　奸雄現形

對於中州武林道的爭霸稱雄，刀光劍影，雷霆隱當然知悉，但他却不加理會，置身事外。

就連柳恨水受僱於牛奔，刺殺西門豹，他也沒有過問。

原來，柳恨水出手刺殺西門豹，並不是義務替牛奔做事，牛奔付出一千両銀子，柳恨水才答應刺殺西門豹。

柳恨水自刺殺西門豹後，便不見了影踪。

雷霆隱每日皆喝得大醉。

看到他喝酒的人，對於他那種鯨吞牛飲的喝法，咋舌不已，奇怪他怎能喝下那麼多的酒，却沒有被酒燒死。

因為，他喝的大都是烈酒。

這一日，他又在第一樓據案大喝。

這幾日，他都是在第一樓喝酒，所以，那些伙計都認識他，對於他那種鯨吞牛飲，已見慣不怪。

由於雷霆隱出手豪爽，所以，那些伙計對他頗為巴結。

不過，他們除了佩服他的酒量外，還奇怪他何來那麼多的錢喝酒。

他們都猜測，雷霆隱的家中必是極之富有，要不，怎能天天喝幾十両銀子的酒。

雷霆隱已喝了一罈山西汾酒，人亦有了五六分酒意。

他正要招手叫伙計送一罈酒上來，一罈酒已送到他的面前。

由於酒罈遮擋住他的視線，所以，他以為送酒來的，是第一樓的伙計。

「放下！」他毫不在意地擺擺手。

那罈酒却疾撞向他的腦袋。

雷霆隱居然不閃不避，甚至連眼睫毛也沒有動一下。

附近的食客瞥到，驚得禁不住發出恐叫聲。

「噗」一聲，那個足有二十斤的酒罈，碎裂開來，酒水四濺，酒香四溢。

有些食家以為雷霆隱的頭顱必定破裂，腦漿四濺，膽小的，驚嚇得昏倒過去。

酒罈一破，以酒罈襲擊雷霆隱的人便現出相來。

那是一個三十左右，左頰上有一條刀疤的漢子。

那漢子忽然之間彎下腰來，接一屁股跌倒下去。臉上的表情古怪極了，嘴唇嗡動着。「雷……霆隱……果然是雷打不倒……」

話未說完，頹然倒下。

樓上的食客，驚詫得瞪大了眼，張口結舌。

他們驚詫的是雷霆隱竟然沒有倒下，頭顱也沒有破裂，依舊坐在椅子上，倒下的却是那個刀疤漢子。

他們都不明白，那漢子怎會無緣無故的倒下去。

只有雷霆隱最明白。

原來，他在酒罈擊向他腦袋的刹那，左手疾快無倫地自枱邊擊在那刀疤漢子的小腹丹田上。

那一掌，他暗運了七成金剛掌力。

以他的功力，七成掌力，足以將一頭牛的內臟震碎。

那刀疤漢子是人，不是牛，怎禁受得起，而且又是丹田要害被擊，怎不當場氣絕。

而他用的是暗勁，所以，那刀疤漢子並沒有被擊飛出去，附近的食客自然看不出異樣來，何況，雷霆隱出手如電，那些食客又怎看得到？

沉寂了一會，驀地爆發出一陣驚叫聲，那些食客鷄飛狗走。

原來，有人看出，那個刀疤漢子已經氣絕。

這太詭異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怎會無故暴斃，那些食客以為，雷霆隱是一個會邪術的妖人。

刹時間，樓上的食客，走得一個不剩。

幾個伙計，還有那個掌櫃的，亦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樓上，只剩下雷霆隱一個人。

他的酒意似乎沒有因為剛才的襲擊而減褪幾分，慢慢地站起來，看了那刀疤漢子一眼，搖頭道：「刀疤子，你想殺我，實在不知自量，該死！」

「好功夫！」驀地自樓梯口響起一陣清脆的拍掌聲，聲隨人現，一個人自樓梯口「冒」上來。

雷霆隱雙眼一睁，扭頭望向樓梯口那邊，一眼看到那人，眼角跳動了一下，「韓復生，是你？」

那人輕笑一聲，一步踏上樓梯上。「雷兄，你終於練成了金剛罩，可喜可賀！」

雷霆隱目光一凝。「你就為了試探我是否練成了金剛罩，所以派刀疤子來送死？」

「刀疤子不過是一條狗！」韓復生輕鬆地道：「死了一條狗，却證實你已練成了金剛罩，值得！」

「姓韓的，廢話少說！」雷霆隱沒好氣地道。

「難為你記着，欠韓某主人一個承諾。」韓復生惡毒地笑着。

這個韓復生，說起來可不是等閒之輩，雖然只有三十出頭年紀，在江湖上，却闖出了頗响亮的名頭，外號惡無常，為人陰險邪惡，惹上他的人，十個有十一個會倒霉，所以，江湖上的人都視之為蛇蠍無常，等閒不敢惹他。

他一向獨來獨往，不知甚麼時候，投靠了那一個主兒，有了主人。

能夠做他主人的，必然是一個比他還厲害的人物。

他的樣子，也是邪裏邪氣的，教人一看，便知道不是好東西。

雷霆隱吸了口氣，眼角肌肉又跳動了一下。「姓韓的，有屁快放！」

韓復生不愠不怒，嘻嘻一笑。「這麼說，你對韓某主人的承諾，不反悔？」

雷霆隱厭惡地瞪了韓復生一眼，哼了一聲。

「接着！」韓復生右手微抖，一封信函自他手中飛擲向雷霆隱。

雷霆隱目光一閃，抬手以拇、食二指一挾，便將那封信函挾於二指之間。

「主人要韓某傳話，照着信函上所寫的去做，看完後立刻燒毀！」韓復生話落，人已在樓梯口消失。

——溜得倒眞快。大概，他有點懼怕雷霆隱。

雷霆隱振聲道：「姓韓的，下次你若再在我面前出現，決不放過你！」

樓下傳來韓復生的話聲：「雷霆隱，別吹大氣，以為韓某怕了你。」

雷霆隱怒笑一聲，張口欲叫，却又咽住。

接着，他將那張信函打開來，仔細地看了一遍。

看完那封信函，他的臉上露出為難之色，兩道濃眉也蹙起來，好一會，才咬咬牙，將那封信函捏成一團，緊緊地捏在手心中。

須臾，自他的掌縫指隙間，落下一縷粉末，灑落在樓板上。

吐口氣，戀棧地看了酒架上放着的酒壺，摔摔頭，大步走下樓。

*　*　*

雷霆隱在中州城外約三十多里的關山鎮出現。

他顯得很神清氣爽，看不到有一絲酒意。

原來，自從在第一樓接過韓復生的那封信函後，他便一滴酒也沒有沾唇。

對於一個酒癮很大的人來說，不易辦到。

他卻辦到了。

走在長街上，忽然間，他嗅到一陣飄來的酒香，抬頭望一眼，原來是從左邊一家酒樓的樓上飄出來的。

只見臨窗的一副座頭上，坐着兩個書生模樣的人，正在倒酒，酒香就是從倒酒之間，飄散開來的。

絕無疑問，那是最好的陳年好酒。

「好酒！」雷霆隱在心裏暗讚一聲，咽了口口水，肚裏仿似有酒蟲攢動。

不由自主地，腳步一趦，向酒樓走去。

才走了兩步，倏然停下腳步，自責道：「別忘了，有正經事要幹！萬萬不能喝酒。」

另一個聲音卻在他心底響起：「管他娘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先喝他個痛快的再說。」

理智拗不過酒癮，他的雙腳像是不聽他的支配，移動着走向酒樓。

驀地，一陣如雷的奔馬聲，將他的酒癮驚散，他忙停步向長街那頭望去，只見數騎人馬，有如風馳電掣飛馳而來。

看清楚，當先的一騎急馳，後面的三騎緊追，長街上本來熙來攘往的，卻被那四騎人馬驚得雞飛狗走，躲避不迭。

眨眼間，四騎有如風馳電掣般，從雷霆隱的身旁馳過，差一點便將他撞倒。

原來，他就站在那家酒樓門前，沒有避到檐下。

附近的人看着，都替他捏了把汗。

他卻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在四騎電閃般從他身邊馳過的剎那，他看清楚，被追的那一騎，騎者是個女子，緊追不捨的三騎，卻是三個惡形惡相的漢子。

他不由嘀咕一句：「三個大男人對一個女子緊追不捨，一定不懷好意！」

四騎眨眼間，便已疾馳出鎮口。

「自己的事還未辦妥，管甚麼閒事。」雷霆隱一掌拍在自己的腦後，提醒自己還有事要辦。

鼻端忽然又嗅到一陣酒香。

消散的酒癮，立刻又被勾起。

「該死！」他抬頭往上望一眼，見那兩個書生又正在倒酒，不由暗罵一句。

咂咂嘴巴，覺個口裏很淡，而酒蟲又在肚裏攢動得厲害，再也忍不住。「管他娘的，喝兩杯解解饞再說！」

他不再猶豫，一頭走入那家酒樓。

他直上二樓。

本想找一個臨窗的座兒，但都坐了人，只好在靠牆邊的一副空座頭上坐下來。

一個伙計馬上過來招呼。

雷霆隱吩咐他馬上拿兩壺汾酒來。

那伙計答應一聲，自去拿酒來。

咽口口水，雷霆隱在心裏告誡自己：「只可喝兩壺，不能喝多，喝完兩壺酒，馬上要走。」

那伙計很快便送上兩壺酒。

雷霆隱馬上一手拿起一壺酒，也不用杯子，就着壺嘴，一口氣喝了大半壺。

那個伙計瞧得瞪大眼，怔怔地瞧着雷霆隱。

——他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喝酒。

要知道，那是一壺烈酒，平常人一口喝一杯，也會嗆了喉，這麼一口氣倒落喉嚨，可不是玩的。

大半壺酒落肚，雷霆隱咂咂嘴巴，舒暢地吐了口氣。

那伙計瞧着，心裏佩服不已。

瞧到那伙計怔怔的看着自己，想到自己剛才喝酒的樣子，雷霆隱感到有點不好意思，朝那伙計笑笑。「小二哥，拿兩碟下酒菜來。」

那個伙計悚然一驚，忙不迭答應一聲，走開去拿下酒菜。

待那伙計走開，雷霆隱拿起酒壺，斟了一杯酒，慢慢地喝起來。

既然決定只喝兩壺，那只好慢慢品嚐了。

那個伙計將下酒菜端來，看到雷霆隱比斯文人還要斯文，慢慢地喝着酒，與剛才喝酒的樣子，判若雲泥，不由在心裏嘀咕：「這個人眞怪，不要是個瘋子吧！」

雖然喝得慢，剩下的小半壺酒，仍然喝光了。

只剩下一壺酒。

雷霆隱不由在心裏責罵自己：「說了要慢慢喝的，就是不聽，眞混賬！剩下的一壺酒，可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不能喝得太快。」

不由自主地，像是磁吸鐵般，一隻手去拿剩下的那壺酒。

手上觸到壺把，立時像觸了電般，急忙縮回手，心裏暗自道：「急甚麼，吃兩口菜才喝不遲啊！」

那個伙計一直偷偷覷着，看到他的神情動作，感到好笑，更加以爲他是一個腦袋不正常的人。

吃了兩口菜，他已忍不住，急急拿起酒壺，倒了一杯酒，忙急急地喝了一口。

一陣奔雷般的蹄聲，驟然間傳來。

緊接着，是一陣驚呼走避聲。

坐在臨窗的兩個書生，忙探頭出窗外張望，其中一個人搖頭道：「怎麼又回來了，大街上這麼多人，簡直罔顧人命！」

另一個亦搖頭不已：「他們到底在要甚麼把戲，追來追去的！」

不少客人都好奇地走到窗前，探頭下望。

雷霆隱坐的地方，距那兩個書生只隔了兩張枱子，那兩個書生說的話，他都聽在耳內，他聽出，這一陣馬蹄聲一定是先一會那四騎人馬趦了回來，馳回鎮上。

蹄聲忽然在窗下驟然停住，緊接着是一聲馬嘶。

凭窗下望的食客，忽然發出一陣驚叫聲，紛紛縮回腦袋。

那兩個書生亦驚詫地縮回身子。

一條苗條的身影，颼地一聲，自那兩個書生所坐的窗欄外穿掠入來，其勢有如燕子穿帘，姿式美妙。

樓內的客人，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聲。

——他們讚嘆那條身形姿式之美妙。

雷霆隱看着，亦忍不住嘆一聲：「好身法！」

那條身影凌空一翻，落在樓板上，接一晃，掠到後窗那邊。

雷霆隱馬上猜到，那人是想從後窗逃出去。

就在那條身影落在樓板上的剎那，雷霆隱已瞧清楚，那人是個女子，約二十不到年紀，體態健美，相貌嬌美中隱現英氣，心裏不由暗讚一聲：「好一個女子！」

「颼颼颼」三下急掠聲中，自窗下飛掠入三條人影，其中一條人影凌空在一個同伴的肩頭上一點，再凌空一個翻掠，「颯」地一聲，落在後窗之前，阻住那個女子的去路。

那個女子臉現驚色，猛地剎住身形，斜撲向樓梯口。

人影疾閃，一個漢子堵在梯口，那女子嬌叱一聲，並沒有窒住，疾撲向那個漢子。

那個漢子獰笑一聲。「臭丫頭，怎麼投懷送抱了？」話剛出口，雙手一張，作了一個摟抱之狀。

實則，他張開的雙手，暗含了幾個擒拿的招式。

那女子發出一聲嬌叱，右手疾探，攫向那漢子的雙目。「狗賊，本姑娘要挖出你的一雙狗眼！」

那漢子邪笑一聲。「姑娘，妳好狠心啊！」雙手勢式倏變，左手抓向那少女的左肩頭，右手襲向那女子豐滿的胸脯！

那女子在這剎那間，身形陡拔起來，接腰身仰折，倒掠向臨街那列窗口。

一陣讚嘆聲陡然響起。

雷霆隱也暗讚那女子的機靈及敏捷的身法。

自那女子與三個漢子先後掠上樓上，他已忘記了喝酒，全神看着樓上的情形。

數點暗器「嗤嗤」地射向那個女子。

那個女子靈敏的反應，倒掠的身子倏地一個側翻，疾往下墜。

那數點暗器有如電閃自那女子的身旁掠過，射在牆上，「錚錚」地入牆逾寸。

看清楚，那不過是幾根木筷子。

發出木筷的，是那個堵在窗前的漢子。

那漢子好強的手勁！

雷霆隱不由深看了那漢子一眼。

他認不出那漢子是誰。

那個女子落在樓板上，微喘一口氣，有點不知所措。

原來，就這瞬間，她已被那三個漢子堵住所有的逃脫之路。

那三個漢子一步步地逼近前去。

雷霆隱看着，暗暗替那個女子擔心着急。

由於不清楚雙方是甚麼人，有甚麼過節，所以，他不想貿然出來管這檔閒事。

這時，他已認出，那三個漢子正是先前追着一騎馳出鎮外的那三個惡形惡相的漢子。

絕無疑問，那個女子就是飛騎急逃的女子。

大概那女子眼見擺脫不了那三個漢子的窮追，便折返鎮內，冀圖藉着鎮上街巷縱橫，擺脫追逐。

只不知怎的，卻逃上這間酒樓。

那女子轉着眼珠，瞧着那三個逼近前來的惡漢，驀地，她抓起兩張櫈子，飛擲向堵着前後窗去路的漢子。

那兩個漢子呼喝一聲，各自揮拳，只聽「啪啪」兩聲，那兩張木櫈被擊得碎裂開來。

那個女子卻乘這剎那之機，閃向坐在牆邊的雷霆隱那邊。

身形過處，順手牽羊，將枱上的碗碟杯筷，亂擲向那三個漢子。

看到那個少女閃掠過來，雷霆隱不由皺了眉頭。

——他看出，那個女子是有意閃掠過來的。

——她的用意，只有白痴才不明白。那是希望將雷霆隱拖下水，助她對付那三個惡漢。

這時，樓上的客人，只剩下一個雷霆隱沒有走，既然有膽量留着瞧熱鬧，一定不是普通人物。

那女子是個聰明人。

那三個惡漢被那女子亂擲過來的杯碟等擲得心頭火起，邊擋撥邊閃避，邊亦抓起枱上的物件，擲過去。

那女子正要那三個漢子這樣，急忙往下一蹲，躲在雷霆隱面前的一張枱子下。

那三個漢子擲出的杯碗等物，失

了目標，變成擲向雷霆隱。

雷霆隱的眉頭皺了一下，急忘伸手擋撥，只聽乒乒乓乓一陣落地開花，那些擲向他的杯碗等物，都被他擋撥落地。

雷霆隱的臉色沉了下來。

當他看到，剩下的那壺酒被擲來的其中一件物件砸落地上，傾瀉在樓板上，那簡直比砍了他一刀還教他痛心，他的臉上現出怒色。

那三個惡漢居然不識趣，怒瞪了雷霆隱一眼，堵在後窗那面的漢子喝道：「好像伙，做架樑，怪不得那臭丫頭逃上來，原來有幫手。」

那女子扭頭向雷霆隱露齒一笑。

雷霆隱被那惡漢說得氣往上衝，霍然站起來，怒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野狗，跑到這裏來撒野亂吠，快賠酒來！」

那個堵在後窗的漢子聳聳那個尖削的鼻子，惡聲道：「你奶奶的，敢說大爺們是野狗，活膩了麼？識相的快滾，別在這裏礙事。」

雷霆隱眼見那三個漢子居然不將自己放在眼內，不由氣往上湧：「狗眼看人低，你們是甚麼東西，口出大言，今日若不賠雷某一壺酒，雷某決不與你們罷休！」

「這位大哥，他們是隆中三狠，兇惡得很，大哥你還是忍口氣，快離開這裏，一壺酒值多少錢！」那女子忽然悄聲對雷霆隱說。

隆中三狠的大名，雷霆隱會聽聞過，但却未見過，聽那女子那麼說，他不由重新打量那三個惡漢一眼。

隆中三狠惡狠狠地瞪着雷霆隱，守在後窗那面的，是老大青臉狠花山，守樓口的是老二虎臉狠花虎，堵在前窗那面的，是老三黑面狠花崗。

隆中三狠在江湖上惡名昭彰，惹上他們的，都不會有好下場，因此，尋常之輩皆不敢招惹他們。

青臉狠花山那雙狠眼一突。「好傢伙，你是那裏爆出來的東西，不知死活？」

虎臉狠花虎磨着牙道：「老大，先打倒這傢伙，再好好地收拾那丫頭！」

黑面狠也開口道：「咱們不要再躭擱，先活剝了這傢伙！」

三人說着，猛地自三面撲向雷霆隱。

雷霆隱大喝一聲，雙手抓起那張枱子，猛地往外掄掃出去。

隆中三狠急不迭退開去。

但一閃即撲上去。

那個女子在隆中三狠撲上去的時候，已自枱底下，溜到雷霆隱的身邊，在雷霆隱掄起枱子時，靈巧地閃到他的身後。

雷霆隱立刻反手一掄，接猝然鬆手，那張枱子疾撞向老二花虎。

花虎本已身形陡窒，却料不到雷霆隱會猝然鬆手，急促間，急忙橫閃開去。

但是，他的腰側仍然被飛撞過去的枱子擦着，一陣劇痛，幾乎跌倒。

那張枱子「砰」地一聲，撞在花虎後面的一張枱子上，兩張枱子立時散碎。

花崗撲到雷霆隱面前，右手疾探，抓向他的頸側大動脈。

雷霆隱左手食指疾戳向花崗的肘下。

花崗悶叫一聲，縮手踢腳——踢向雷霆隱的下陰。

花崗這一腳好陰毒。

雷霆隱急往上躍，同時間一掌斜切而下，封着青臉狠花山擊向他右腰的一掌。

那女子好機靈，雷霆隱躍起，她跟着躍起，仍然躲在雷霆隱的身後。

她若是不躍起來，便會暴露出來，成了花崗攻擊的對象。

原來，花崗眞正的目的是那女子，只要雷霆隱一閃避，露出那女子，他便向那女子攻擊。

當然，若是一腳踢死雷霆隱，那就最好，除去障礙，那女子便沒了遮攔，那還不是手到擒來，逃不出他們的「狠爪」。

那知道，那女子如此機靈，他的鬼主意便落了空。

花山右拳被封，左掌跟着斜向上擊，斬向他的腿膝處。

雷霆隱陡地吼叫一聲，猝然往下一沉，雙手分擊向花山的左手及花崗的右臂。

原來，花崗眼見那女子亦躍起，便改變主意，身形疾欺上去，一拳擊向雷霆隱的臂側。

花山與花虎做夢也料不到，雷霆隱會兵行險着，欲退縮撤招，已然不及，只覺手掌及手臂一陣劇痛，慌不迭往後躍跳開去。

花虎恰好衝上前去，乘隙一拳擊向雷霆隱的左胸。

雷霆隱沉哼一聲，倉猝間，無可避閃，只好以拳相擋。

「啪」地一聲，花虎的一拳擊落在雷霆隱的左拳上。

本來，吃虧的是雷霆隱，那知道，花虎却吃了個大虧，高叫一聲，右拳垂下，急向後跳開去。

原來，他的右拳指骨盡碎。

拔出兵器，正欲撲上前去的花山與花崗一眼看到花虎扭曲着一張臉，右拳無力下垂，都吃了一驚，急忙止住撲勢，護住花虎。

「老二，你的手……」花山急問。

花虎倒抽了一口氣，「毀了！」

花崗與花山不由駭然瞪着雷霆隱，眼中盡是驚異之色。

「你……是誰？」花虎怨恨地瞧着雷霆隱。

雷霆隱冷冷道：「雷霆隱！」

「你就是『雷打不倒』雷霆隱！」花氏三狠驚叫出聲。

那女子忽然在背後詫聲道：「你原

來是雷大俠，怪不得這麼厲害！」

雷霆隱沒有回頭，沉聲道：「妳又是誰？」

「我姓姚，名叫香琳。」那女子道：「你一定沒有聽過我的姓名。」

雷霆隱聽了她後面那句話，幾乎笑出聲來。

「姓雷的，你練的是金剛功？」花山問。

「算你識貨！」雷霆隱冷笑一聲。

花氏三狠互相覷看了一眼，花山道：「姓雷的，你若是就此抽身離開，這段樑子，咱兄弟就此算過，怎麼樣？」

那女子一聽，急忙開口道：「雷大俠，你大仁大義……」

雷霆隱一擺手，阻止她說下去，兩道烱烱的目光掃了花氏三狠一眼，凜然道：「雷某既已插手這件事，焉會半途而廢，抽身不理。」

姚香琳一聽，一顆提起的心方才放下來。

「雷大俠，你果然名不虛傳。」

花氏三狠却怒叫道：「姓雷的，你既然不識好歹，咱兄弟說不得只好拚個眞章！」

「嗆朗」一聲，老二花虎亮出他那柄虎頭刀。

由於右手掌骨已碎，無法握刀，他只好以左手握刀。

老大花山使的是兩柄板斧，看上去，少說也有三十斤重。

老三花崗，用的是一個流星鎚，鎚上滿是菠蘿釘，要是被其擊中，不被「釘」出幾個血孔才怪。

雷霆隱吸口氣，神色不動，對身後的姚香琳道：「姚姑娘，別怕，有雷某在，不會讓他們傷害你的。」

姚香琳道：「雷大俠，很對不起，害你淌這趟渾水。」

雷霆隱忙道：「姚姑娘，別這麼說，動手時，妳要小心點。」

「雷大俠，我曉得。」姚香琳感動地道。

「殺！」老大花山驀地大喝一聲，掄起雙斧，劈向雷霆隱！

花虎、花崗兩人也各自揮動虎頭刀與流星鎚，猛攻向雷霆隱的下盤及頭面。

雷霆隱雖然練成了金剛功，不懼刀槍，赤手空拳對付花氏兄弟的刀斧鎚，畢竟赤手空拳，拚鬥起來比較吃虧。

而金剛罩神功，只不過頭顱及雙手練成，能夠抵擋刀槍，其他部份，乃是血肉之軀。

雷霆隱直衝過去，同時大喝一聲：「姚姑娘，快從窗口跳出去。」

雷霆隱之所以要衝過去，乃是因為顧忌花崗的流星鎚，對付流星鎚，只有衝近前去，才能令其無法發揮其威力，因為，流星鎚利遠不利近，所以，他只好衝近前去，令花崗無所施其技。

那知道姚香琳却不聽他的。「雷大俠，我不能丟下你，我不走，要走，咱們一齊走。」

雷霆隱這時已無暇與姚香琳說話，一掌拍開花山的板斧，同時間一拳擊歪花虎的虎頭刀，花崗的流星鎚經已收回，迴擊向他的後腦。

姚香琳急得尖叫：「雷大俠，小心腦後。」

雷霆隱早已察覺，驀地一矮身，流星鎚自他的頭頂上掠擊過，只差半寸不到，便擊在他的頭上。

同時間，花山的板斧挾着勁風，從他的右肩側斜劈落空。

花虎由於左手握刀，不大習慣，自然不像右手使了那樣靈活順手，被雷霆隱一拳擊歪虎頭刀後，霎時間回不過刀來，未能及時配合老大與老三攻擊雷霆隱。

雷霆隱在一矮身的刹那，頭上像長了眼般，左手疾往上一攫，一把抓住連着鎚頭的那根鐵鍊。

而他的一隻脚，閃電般踢向老大花山的右膝頭。

花老大忙往後躍開，避過雷霆隱那一脚。

花崗使勁一拉，却拉不動。

「颯」地一聲，花虎的虎頭刀斜斬向雷霆隱的腰身。

雷霆隱陡地一鬆手，倒躍回先前站着的地方。

花虎那一刀便劈了個空。

花崗正用力扯，冷不妨雷霆隱會鬆手，相持之力驟失，頓時不由自主，蹬蹬地往後跌退開去。

雷霆隱躍到姚香琳的面前，一手執起原先坐過的椅子，砸向花氏三狠。

接一手拉住姚香琳，疾聲道：「走！」一頭衝向窗口。

花山大喝一聲：「那裏走！」身形斜躍而起，撲掠向前窗。

花崗與花虎亦緊接着撲向窗口。

那知道雷霆隱却一把抓起窗前的一張椅子，往上扔去，同時喝一聲：「往上掠。」拉着姚香琳，往上拔起來。

「颼颼颼！」花氏三狠分別從幾個窗口掠出去。

「花啦」一聲，椅子撞穿瓦面，露出一個破洞，雷霆隱與姚香琳一頭自那個破洞中穿了出去。

若是兩人穿窗而出，掠落街中，那一定會被花氏三狠截住。

雷霆隱這一着騙倒了花氏三狠。

花氏三狠穿出窗外，耳聽嘩啦碎響聲，三人才知道，上了雷霆隱的當，但又不能折掠回窗內，只好墜落街上，再聳身拔掠起來。

待到花氏三兄弟掠上瓦檐上，雷霆隱與姚香琳已沒了影踪。

花氏三狠恨得牙癢癢的，不甘心就此放棄，胡亂追下去。

* * *

雷霆隱瞧着姚香琳，說道：「姚姑娘，妳與花氏三狼到底是什麼事？雷某不想不明不白地淌這趟渾水。」

姚香琳抿抿嘴，委屈地道：「雷大俠，我也不知道花氏三狼爲何要捉我，之前，我根本未見過他們，他們在鎭上將我截住，要我跟他們走，我不依，他們欲動手，我只好逃……幸好遇到雷大俠你，要不，我一定逃不過他們的狠爪。」

雷霆隱聳聳鼻子。「無緣無故的，他們怎會抓妳，其中一定有緣故。」

姚香琳眨眨眼，「我也想過，其中一定有緣故，只是想不透其中的因由，只怕要問花氏三狼才知道。」

「姚姑娘，妳家在那裏？」雷霆隱忽然問：「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雷某送妳回家才放心。」

姚香琳道：「我家在城中，福安里第一家。」

「姚姑娘，妳的功夫，是家傳還是另有師承？」

「家父所授。」

「這麼說，令尊是個會家子，未知令尊怎樣稱呼？」

「家父姚上雄。」

雷霆隱眼珠轉了一下，搖搖頭。「姚姑娘，雷某孤陋寡聞，令尊大名，未聽聞過。」

姚香琳忽然噗嗤一笑，「雷大俠，家父根本不是武林人，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難怪你從未聽聞其名。」

雷霆隱咧嘴一笑。「姚姑娘，令尊可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啊？」

姚香淋道：「家父怎會是個高人，是個生意人罷了。」

「姚姑娘，待天黑後，雷某才送你回城。」雷霆隱道：「這時候，花氏三狼一定在附近搜尋，咱們這時候出鎭，很容易會被三狼發現。」

「雷大俠，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是。」姚香琳感激地看着雷霆隱。

雷霆隱擺擺手。「姚姑娘，別這麼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應該的，別放在心上。」

姚香琳還想說什麼，雷霆隱擺手道：「姚姑娘，妳回房間去歇一下，晚上好走路。」

姚香琳點點頭。「雷大俠，你也歇歇啊。」說完，返回隔壁的客房。

原來，這是一間客棧，雷霆隱與姚香琳逃出那家酒樓後，便找到這家小客棧，要了兩個房間，暫時躲避一下。

雷霆隱並不是怕了花氏三狼，他是顧慮姚香琳，要是他一個人，他才不會躲避花氏三狼。

待姚香琳返回隔壁的房間後，他馬上找來一個伙計，要他送五斤好酒來。

那伙計很快將酒送到房中，雷霆隱坐在窗前，慢慢地喝着酒，一來消遣時間，二來照顧隔壁房間的姚香琳。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那五斤酒他早已喝光，還不夠癮，又恐喝醉了，若花氏三狼萬一找到來，那就無法應付，只好强忍酒癮，那種滋味很難受，與姚香琳草草吃過晚飯，便摸黑趕回城中。

* * *

金牛堂就在入黑後，遭到襲擊。

襲擊金牛堂的人眞會選時候，選擇吃晚飯的時候動手。

而金牛堂的人居然毫無所覺。

直到數十支火把如驟雨般擲入總堂內，金牛堂上下人等，才驚覺到遇襲，立刻放下碗筷，慌亂地往外衝。

迎接他們的，是一陣箭雨。

不少人中箭倒下。

其餘的立刻躲避不迭。

牛奔亦幾乎被那一陣箭雨所傷，忙吩咐一個香主，帶領所屬手下救火。

其餘的人手集中起來，免得被各個擊破。

點算一下人手，死傷了二三十個手下，傷勢不輕。

那一陣箭雨後，襲擊的人又沒了動靜。

牛奔一時間摸不透對方的意圖，暗忖若貿然衝出去，可能會中其以靜制動之計，遂決定，來個靜觀其變，以不變應萬變。

本來，他這個策略是上策，可惜，他估計錯了。

驀然間，從外面幾處地方，扔入幾團冒着烟的物事，其中有兩團落在他們聚集的前廳檐柱下，牛奔一眼瞧見，大吃一驚，疾聲叫道：「炸葯，快逃。」

話聲未落，只聽一連串轟轟之聲響起，有如山崩地裂，頓時柱斷檐塌，廳內的人亂成一團，你推我擁地往外逃。

牛奔想制止，却沒有人聽他的。

他只好也往外衝。

一陣牆壁倒塌的巨響聲倏然傳來，跟着是一陣驚天動地的喊殺聲，只見無數人影，有如猛虎餓狼一樣，蜂擁衝入來，當先衝入的人影，每個皆手執籐牌，後面的手執長槍大刀，剛與金牛堂的人接觸，立刻奏功，執盾的人擋護着後面執長槍大刀的人，金牛堂的人刀槍砍刺在籐牌上，無法傷得了對方，但却被對方以籐牌掩護的刀槍手砍翻刺倒。

刀槍手後面的，却是弓箭手，箭發如雨，金牛堂的人又倒下一批。

牛奔仗着一柄大砍刀，舞個密不透風，才沒有被那一陣箭雨所傷，但眼見手下死傷近半，怒不可遏，吼叫如雷，帶着幾個香主分堂主，有如一頭發狂的蠻牛般，衝殺前去。

他那柄大砍刀足有三十斤過外，在他狂砍力斬之下，對方的「籐牌陣」居然被「砍」開一個缺口，殺入「陣」中，有如虎入羊羣，當者披靡。

幾個香主與分堂主，帶着一部份手下，亦從那個「缺口」殺了入去。

雙方終於短兵相接。

牛奔亦遇上對手。

那是一個年輕人。

牛奔一眼看清楚那年輕人，脫口叫出來：「唐天滿，是你！」

那年輕人確是唐天滿，唐家的主人。

唐天滿打了個哈哈，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卸開牛奔那雷霆萬鈞的大砍刀。「牛奔，想不到吧？」

「好一個奸險小人。」牛奔切齒怒罵，狂斬十二刀。

唐天滿不敢招架，連連閃避。「牛奔，那只怪你人頭豬腦，其實，唐某根本就沒有離開過家中半步，貴堂與白馬莊等火併，唐某一一看在眼內。」

「好個唐天滿！」牛奔只聽了唐天滿那幾句話，已然明白到，唐天滿詐稱去了洛陽，實則是隔岸觀虎鬥，待火併雙方兩敗俱傷，他才出來撿便宜，坐收漁人之利，恐怕這整件事之中，也是他挑起來的。「你想撿便宜，發你娘的春秋大夢，你太小覷本堂的力量了，本堂主今晚先活劈了你！」刀光霍霍，一口氣向唐天滿攻出十五刀。

唐天滿身法靈活，一味閃避，避重就輕，不與他硬碰硬架。「牛奔，唐某若沒有十足把握，怎會貿然動金牛堂？唐某一向都沒有小覷貴堂，要不，早已在貴堂與段成鋼等人火併後，乘你元氣大傷，向貴堂動手了，怎會等到如今？」

「唐戴德那混蛋稱你未歸，其實你一直在暗中招集人手，本堂主很後悔，輕估了你。」牛奔眼中噴火，恨不得將唐天滿劈爲二十四塊。

唐天滿却溜滑得緊，只是與牛奔游鬥，省氣省力。「牛奔，你想獨霸中州武林道，還差一截。」唐天滿每一句話都帶刺，「你只配作過河卒。」

牛奔怒叫連聲，猛攻唐天滿，逼得唐天滿閃避不迭。

驀地，牛奔一個旋身，往外殺出去。

原來，他已看出大勢已去，他不甘心死在這裏，不甘心栽在唐天滿這個小子的手上，他要報復，所以，他打算捲土重來。

唐天滿怎肯眼睜睜看着牛奔脫逃，口裏大喝：「截住姓牛的！誰殺了他，賞黃金百両。」喝聲中，身形躍掠而起，飛撲前去。

唐天滿的手下一聽，頓時吶喊一聲，蜂擁般撲向牛奔。

牛奔頓時無法往前衝突，被堵截住。

他怒吼一聲，奮力掃出一刀。

那一挾千鈞之勢，擋者披靡，倒下七八個人。

不過，他也吃了唐天滿一劍──左肩側被劃出一道血口來。

原來，他一刀掃出，才驚覺到唐天滿凌空撲到，吃驚之下，急不迭閃避，却慢了一點點，左肩側上捱了唐天滿一劍。

受傷負痛之下，更激起他的狂怒，一縱而起，怒劈唐天滿。

唐天滿正自掠墜落地，人在空中，閃避不易，只好奮力橫劍封擋。

可是，人在空中，無從發力，而牛奔那一刀狂怒而發，其勢有如雷霆萬鈞，唐天滿只怕擋不了那一刀。

驀地，一條人影激射向牛奔。

牛奔那一刀若是劈下，極可能連人帶劍，將唐天滿斬成兩截，但他亦可能被那激飛過來的人影擊殺，他還想東山再起，所以，他不想死，只好刀勢一迴，疾斬向那條飛撲過來的人影。

那條人影不閃不避，更沒有向牛奔出手，被牛奔那一刀斬爲兩段。

牛奔這才發覺到，那是一個死人。

只有死人，才會一點動作也沒有。

他氣得怒吼一聲。

唐天滿已墜落地上，驚出一身冷汗。

──要不是那條飛撞向牛奔的人影，他極可能像那條人影那樣，被劈爲兩段。

他亦看出，那是一個死人，並發覺，奮力擲出屍體的，是新近才招攬回來的一個厲害人物──魔拳蔣捷。

原來，蔣捷正自撲過來，欲截住牛奔，眼見唐天滿遇險，情急之下，隨手抓起地上一條死屍，奮力擲向牛奔，解了唐天滿之厄。

原來唐天滿在這一段日子內，暗中招攬了不少人手，估計足以對付金牛堂，他才於這一晚襲擊金牛堂。

新近招攬的人手中，除了魔拳蔣捷之外，還有一聲雷鍾宏、奪命蕭榮、追魂槍畢玉堂，鐵腿遲榮。

這幾個人，都是江湖上有名頭的人物。

這一次的行動，這幾個人物全都參與了。

這一戰的結果，金牛堂全軍覆沒。

但牛奔却走脫了。

他是唯一倖免於難者。

要不是幾個香主及分堂主，還有他的十數名親信手下拚死護着他，只怕他同樣難逃一死。

他雖然逃脫，但也受了重傷。

唐天滿自然不會斬草不除根，下令手下全力搜尋追殺牛奔。

唐家雖然大勝，但在點算之下，亦折損了數十人手，其中，遲榮被殺，畢玉堂與蕭榮皆受了傷，就是唐天滿，亦掛了彩，所幸只是皮肉之傷。

鏟除了金牛堂，從今以後，唐家就是中州道上的一方之霸。

唐天滿處心積慮，終於達到目的。

* * *

雷霆隱與姚香琳在快走近城門的時候，忽然發現一條人影撲倒在路邊不遠處的一棵樹下。

要不是那人影在倒下時，壓着折落地上的枯枝敗葉，發出响聲，兩人不會發現那條人影。

雷霆隱馬上折轉身形，往那邊掠去。

姚香琳緊跟着。

掠到樹下，雖然那人伏在地上，看到他的臉面，雷霆隱仍然從那高大的身形，認出那人有可能是牛奔。

他還看出，那人暈了過去，同時那人身上血漬斑斑。

他立刻蹲下來，伸手扳轉那人的身體，看看他是否牛奔。

「雷大俠，這人是否死了？」姚香琳擔心地問。

扳轉那人，夜色下，雷霆隱仍然一眼便看清楚那人的面目，脫口一聲：「果然是牛堂主。」

「雷大俠，你認識這人？」姚香琳忙問。

雷霆隱點點頭。「他就是金牛堂堂主牛奔，雷某與他有數面之緣，說得上是朋友。」

「他就是金牛堂堂主牛奔？」姚香琳美目一睜。「我聽聞過他的大名。」

雷霆隱這時已忙着瞧看牛奔是否還有氣息，還好，他的心還在跳。「他還未死。」

「雷大俠，快救他。」姚香琳着急地道。

雷霆隱急忙替牛奔包紮身上的傷口，口裏嘖嘖道：「受了這麼重的傷，仍然沒有咽氣，眞强壯。」

「不知是什麼人，將他傷成這樣。」姚香琳奇怪地自語。「數日前，我曾聽聞，金牛堂與白馬莊等武林勢力火併，大獲全勝，隱然成爲中州道上的霸主，誰還有那個膽量，敢捋虎鬚。」

雷霆隱沒有理會姚香琳的話，只顧忙着包紮牛奔身上的傷口。

此刻，他只着急牛奔的生死。

驀地，遠處隱隱傳來人聲與急促的脚步聲。

雷霆隱霍然轉頭往那邊張望一眼，立刻扶起牛奔，揹在背上，悄聲對姚香琳道：「姚姑娘，快走。」

姚香琳悄聲道：「雷大俠，你懷疑那些人聲，是搜索牛奔的人？」

雷霆隱點點頭，不再言語，揹着牛奔，往路對面的野地奔去。

姚香琳只好跟着他。

兩人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幾條人影很快便飛奔到來，在那棵樹的附近左張右望，忽然有人用力聳了鼻子，「唏，你們嗅到麼，有血腥味。」

其他幾個人一聽，都走到那個人的身旁，「于三，你嗅到血腥味？」

那個人點點頭，又用力嗅一下，忽然走向那棵樹下。

衆人只好跟着走過去，其中一人打趣地道：「于三的鼻子，比狗鼻還靈啊。」

其他的人哄地一聲，笑起來。

于三並不理會同伴的揶揄，走到樹下，立刻蹲下來，口裏疾聲道：「快看，地上有血漬。」

後面幾個人一聽，一擁上前。

這時，他們都嗅到血腥味。

各人或蹲或俯，都看到地上有點點塊塊的黑色，血腥味更深。

絕無疑問，地上點點塊塊的黑色，就是血漬。

至此，各人都不得不佩服于三鼻子的靈敏。

「牛奔一定在此停留過。」于三道：「所以，這裏才會遺留下血漬。」

「對。」另一個人馬上接口：「他受了那麼重的傷，一定走不遠，咱們快追下去。」

「要是捉到姓牛的，咱們弟兄這一次就發財了。」那漢子滿心歡喜地道。

其他的人一聽，彷彿那筆賞銀就在眼前，立刻追下去。

不用說，那伙人是唐天滿的手下。

原來，唐天滿曾許下諾言，誰要是將牛奔殺死或是捉回去都有一筆賞銀——一千兩銀子，就算知道他的下落，亦可得二百兩賞銀。

* * *

牛奔終於醒過來。

那是雷霆隱耗費了不少內功眞氣，才將他救醒的。

這時候，他們身在田野中的一間破茅屋內。

「牛兄，你醒過來就好了。」雷霆隱舒口氣，抬手抹抹額上的汗水。

姚香琳也放下心，輕舒一口氣。

剛才，她眞擔心救不醒牛奔。

牛奔張開眼，一眼看到雷霆隱，先是怔了一下，繼之詫然道：「雷兄，是你。」

雷霆隱頷首道：「牛兄，你還認得雷某？」

牛奔掙扎着想坐起來，雷霆隱忙伸手按住他。「牛兄，躺着別動，你受了很重的傷啊，小心別牽裂了傷口。」

牛奔感激地看着雷霆隱。「雷兄，救命之恩，牛某沒齒不忘。」

「牛兄，別說這種話。」雷霆隱擺手道：「見面也是朋友，再說，旬日之前，雷某曾到貴堂打鬧，蒙牛兄你不計較，雷某總覺欠了牛兄一份情，今晚，正好還你這個人情。」

姚香琳在旁聽着，心裏暗暗敬佩雷霆隱的爲人。

「牛兄，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雷霆隱生怕牛奔又說出感激的話，忙接着道。

牛奔頓時雙眼圓睜，咬牙切齒。

「是唐天滿那小子所爲！」

「唐天滿？」姚香琳臉色驚變，失

聲道：「怎會是他？不，不會的。」

牛奔猛地坐起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幾下，大概是牽動了身上的傷口，發出劇痛。「妳是誰？怎知道不是那姓唐的小子？」那兇猛的神態，嚇得姚香琳不由退了一步。

雷霆隱忙道：「牛兄，別激動，快躺下再說。」

說着扶牛奔躺回下去。

待牛奔躺下，才說道：「她姓姚，名叫香琳，家住城中，雷某在關山鎮中遇上她正被隆中三狼追逐，出手……對付隆中三狼……爲免她萬一在回城的路上又遇上隆中三狼，雷某只好護送她回城，那麼巧，遇上了牛兄你。」

一頓，扭頭對臉上仍有驚色的姚香琳道：「姚姑娘，妳憑什麼說不是唐天滿？莫非妳認識他？」

姚香琳怯怯地點點頭。「雷大俠，我不但認識……他，還與他……有……婚約……」說到這裏，臉上一紅，羞得低下頭來。「他在半月之前，親口對我說，要到洛陽辦點事，那一日，我還……送他出南門外，看着他策馬馳去，才轉回城中，臨走時，他……答應我，返來後，馬上到我家找我，昨天，我還到他家……看看他是否回來了，唐總管親口對我說，他還未返來，但有信寄回來，最快也要五日後才返回中州，那封信函我曾看過，他怎會在中州城中，就是會飛，也飛不回來。」

「牛兄，雷某雖然與姚姑娘初識，但却聽出她不是個說慌的人，你有沒有認錯人？」雷霆隱看了姚香琳一眼。「又或是你聽錯了。」

牛奔立時又激動起來，若不是雷霆隱伸手按住他，他眞會跳起來。「雷兄，是牛某親眼看到他，面對面瞧得清清楚楚，確是唐天滿那小子，他還親口對牛某說，他確是唐天滿，難道那還有假的麼？」

雷霆隱聽牛奔那麼說，不由轉眼望着姚香琳。「姚姑娘，牛兄……是一條好漢，雷某信得過他，不會胡謅亂說的，說不定……」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是恐怕姚香琳聽了，會生氣了。

姚香琳却猜到他下面咽住的話是什麼意思，委屈地道：「雷大俠，我沒有說謊，他也不會騙我的。」

牛奔憤怒地道：「姓唐的小子不會騙人？那妳就上了他的大當，牛某就是相信他仍在洛陽，才上當受騙，吃了他的大虧。」

雷霆隱已隱隱猜到，發生了什麼事，但仍然問道：「牛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牛奔立時血脈賁張，眼中噴出火來。「姓唐的小子一面騙人說他仍未回來，一面却在暗中招攬人手，聚集力量，就在今晚，出其不意偸襲本堂，結果，本堂全軍覆滅，只逃出牛某一人。」接將唐天滿夜襲金牛堂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

末了，悲痛地道：「姓唐的小子好陰險卑鄙，他親口對牛某說，他一直躲在家中，從未離開過城中一步，一面瞧着本堂與白馬莊、鐵柱莊等幾家火併，一面暗中招攬人手，伺機來個漁人得利，結果，他的目的達到了……本堂全軍覆沒……牛某萬萬料不到，會被他利用，作了他的過河卒……牛某之所以苟活，是想有朝一日，活劈了那小子，替堂中所有的弟兄報仇，出一口氣，要不，牛某死不瞑目。」

雷霆隱聽完牛奔的話後，呆了半晌，好一會，才感慨地道：「江湖詭譎，武林險惡，實在敎人心寒，唐天滿年紀輕輕，却如此陰險奸詐，手段毒辣，眞是意料不到，爲了成爲一方之霸，死了那麼多人，想想，也叫人心驚膽顫。」

姚香琳呆怔怔地咬着嘴唇，臉上露出驚震的神色。

雷霆隱向她瞧一眼，嘆口氣，道：「姚姑娘，妳也聽到牛堂主說的話，妳不會不相信吧？若是不相信，只要回到城中，便知道牛堂主所說的是眞是假！」

姚香琳仍是咬着嘴唇，好一會，才道：「雷大俠，我馬上回城。」

雷霆隱叫道：「姚姑娘，這時候城門已關閉了，急也不在一時，妳還是明天才返回城中吧。」

姚香琳又咬着嘴唇，片刻，才道：「關了城門，我也要回去。」

雷霆隱不由爲難起來——若是送她回城，那豈不要丢下受傷的牛奔？若是不送她回城，又怕她路上遇到意外，這眞敎他難以取捨。

「姚姑娘，雷某很明白妳的心情，妳就是趕回去，見到唐天滿，又會怎樣？」雷霆隱道。

牛奔並沒有因爲姚香琳是唐天滿的未婚妻而仇視她，亦說道：「姚姑娘，牛某並沒有恨妳，俗語有謂，一人作事一人當。我牛某人雖然不是仁人君子，但仍能分辨是非，妳放心留在這裏，免得雷兄爲難。」

最後那句話，表明他已猜到雷霆隱心中的爲難。

姚香琳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焉會看不出雷霆隱的爲難，再聽牛奔那麼說，不好再執拗。「雷大俠，我明天才回城……」

雷霆隱一聽，吐口大氣。「姚姑娘，那太好了。」

姚香琳聽着，心裏大爲感動，對雷霆隱更爲敬重。

雷霆隱關心地瞧了牛奔一眼。「牛兄，要不要弄點東西回來給你吃？」

牛奔搖搖頭。「牛某不餓，謝謝你。」

雷霆隱又道：「那麼，總要喝點水吧。」

牛奔欲言又止。

雷霆隱看在眼內，知道他不好意思要自己出去取水。於是站起身：「姚姑娘，麻煩妳在此看着牛兒，待雷某去取點水來。」

不等姚香琳說話，他已向屋外走去。

走出茅屋外面，在附近觀察了一會，發覺不到甚麼，這才放心地去取水。

兩凶俱亡　江湖寧靜

姚香琳返回城中，馬上便到唐家。

她是唐家的熟客，也不用看門的進去通報，一逕往內走去。

走到前廳，一個下人趨前，攔住她的去路。「姚姑娘，妳……」

姚香琳一手推開那下人。「讓開，你想幹麼？」怒視了那下人一眼，逕直走上前廳。

那個下人眼見她生氣，不敢再加攔阻，眼巴巴地看着姚香琳直入前廳，往裏面走去。

才走入內廳，姚香琳一眼便看到唐天滿正與總管唐戴德，還有幾個不認識的武林人物坐着，似乎在商議甚麼。

唐天滿陡見姚香琳走入來，愕了一下，隨即對唐戴德及幾個武林人仍打了個眼色，才急急站起來，笑說道：「香琳，這麼早便來找我，妳怎知我回來的？」

姚香琳面色不豫的，哼了一聲。「天滿，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唐天滿走前去。「昨天午後回來的，本想去找妳，趕了半日的路，很累，便改變主意，準備今天去看妳，妳卻來了。」說着，便去拉她的手。

姚香琳卻避開去。

唐天滿發覺姚香琳臉色不對，忙陪笑道：「香琳，妳怪我回來後，沒有立刻去看你麼……」

姚香琳道：「昨晚，你帶人去襲擊金牛堂，是不是？」兩眼直直地瞧着唐天滿。

唐天滿怔了一下，眼珠一轉，哈哈笑道：「香琳，妳就爲這惱我麼……」

姚香琳鼓着香腮。「你答我，是不是！」

唐天滿直認不諱：「是！香琳，我是爲了替死去的崔莊主、秦堡主、段莊主等人向金牛堂討還一個公道，替武林除此公害，才不得已去對付金牛堂，妳要諒解我啊！」

「說得倒好聽！」姚香琳親耳聽聞唐天滿承認昨晚確是帶人去攻打金牛堂，証明牛奔沒有說謊，心裏又委屈又生氣。「你昨天午後才趕回來，晚上便去對付金牛堂，這麼快便準備好人手及策劃好一切行動，你騙誰？」

唐天滿又要去拉她，又被她避開去。

這時候，唐戴德亦已示意那幾個武林人物，悄悄地退出廳外。

「香琳，妳這麼說，是甚麼意思？可是不相信我說的話？」唐天滿似乎也有點生氣，收斂起笑容。

「你要我相信你，那你爲何不說實話？」姚香琳想到自己喜愛的人，居然當面對她說謊話，心裏更氣，眼睛也紅起來。

「香琳，妳聽了甚麼人的話？大清早地便來與我使性子生氣？」唐天滿氣急地道：「我甚麼時候騙過妳？」

「你……你根本就沒有去洛陽，一直躲在家中，還說沒有騙我？」姚香琳氣得顫着嘴唇，流下淚來。

唐天滿神色微變，疾聲道：「香琳，妳亂說甚麼？聽誰說的？」

姚香琳雖然生氣，但心思一樣靈活，馬上道：「你怎知道我是聽人說的？」

唐天滿頓時啞口無言，知道自己剛才驚急之下，不加思索，說出那句有漏洞的話來。

「說啊！」姚香琳跺跺脚道。

唐天滿眼珠一轉，苦笑道：「香琳，妳到底是怎麼了？往日，妳不是這樣的啊！」

一頓，又道：「好吧，我對妳實說，我確是沒有到洛陽，一直留在家中……」

「那你爲何騙我說去洛陽？要我送你？」姚香琳氣惱地道。

「聽我說。」唐天滿苦笑道：「我那樣做，是有苦衷的，一是要掩人耳目，二是想避禍，因爲我知道，金牛堂早就視唐家作眼中釘，並想成爲一方之霸，遲早會向道上的白馬莊、鐵柱莊等動手，我爲了保全唐家，不得不躲起來，只要金牛堂與白馬莊等火併時，我不露臉，那便能置身事外，金牛堂便不會對付唐家，妳明白麼？」

「那你爲何又在昨晚對付金牛堂？」姚香琳仍然不大相信唐天滿的話。

唐天滿早已想好了答話，馬上道：「俗語謂，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一心只想保存唐家，不想捲入江湖仇殺，那知道金牛堂卻不肯放過唐家，必欲滅唐家然後甘心，就在七日之前，金牛堂派人送來一信，要唐家歸附他們，不然，便滅掉唐家，我知道那不過是金牛堂欲滅掉唐家的借口，無論我是否答應歸附，唐家一樣會滅亡，我爲了唐家百餘口人丁，爲了唐家歷代祖先創下的基業，只好被逼對付金牛堂，幸得唐家歷代祖先庇佑，總算保存了唐家！」

唐天滿說得有聲有色，就是老江湖，聽了他那一番話，也會被他騙倒，何況是白璧無瑕的姚香琳。

姚香琳果然相信了他的話。「你說的是眞話？」

唐天滿見姚香琳口氣變軟，心中

暗喜，忙發誓。「香琳，我若有半句謊言，教我死無全屍……」

姚香琳完全相信了，忙道：「好了，別再說下去了，我相信你所說的話了。」

「香琳，你不生氣了麼？」唐天滿乘機拉住她的手。

姚香琳這一次並沒有閃避，由他拉着。「我……還生甚麼氣。」

唐天滿一笑，將她拉入懷中。

姚香琳有如小鳥依人，偎在唐天滿的懷中。

唐天滿臉上的笑容更盛。

好一會，唐天滿輕撫着姚香琳的秀髮，低聲問道：「香琳，妳到底聽了誰人話，大清早便來責問我？」

姚香琳口一張，欲說出來，但馬上便咽住，一會，才道：「我是聽聞一個下人說，昨晚金牛堂被唐家毀了，心中懷疑，親到金牛堂附近走一趟，果見金牛堂被燒毀，地上滿是死屍，再聽到站在附近的人所說的話，才來找你問個清楚明白！」

她之所以這樣說，是不想出賣牛奔，她知道，若是說出是牛奔對她說的，唐天滿一定追問牛奔的下落，那時，她不知是說好還是不說，而牛奔是雷霆隱的朋友，雷霆隱對她有救助之恩，這時，雷霆隱正與牛奔在一起，唐天滿若知道牛奔的下落，派人去捉拿他，勢必會對付雷霆隱，她不想恩將仇報，所以，她才隱瞞實情，編了一套話說。

唐天滿卻不大相信。「香琳，妳似乎隱瞞……」

姚香琳假裝生氣，馬上推開他。「你要是不相信，以後別理我！」

唐天滿忙將她拉回懷中。「香琳，別生氣，是我錯！我該死！妳對我那麼好，我不該那樣說的，妳打我吧！」

說着便去拉起姚香琳的手，從自己臉上摑打。

姚香琳怎忍心打他，忙縮回手，嗔道：「別胡鬧，被人看到，多不好……」

唐天滿笑道：「他們早溜出去了……」說着，忽然低頭，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

姚香琳羞得一縮脖子，將臉埋入他懷中。

唐天滿直笑。

＊　＊　＊

雷霆隱與牛奔在一間屋內，正聽着牛奔說話。

他們已經不是在那間破茅屋內，而是在城內北城脚下的一間小屋子內。

那間小屋子很破舊，原是牛奔以前一個弟兄祖上遺下的，後來，那個弟兄在協助他開創金牛堂的時候，不幸戰死，臨死前，將小屋子的鑰匙交給牛奔便咽了氣，之後，每隔一段日子，牛奔便會獨自一人，悄悄地到小屋子坐一會，並動手將灰塵抹去，才又悄悄地離開，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也是雷霆隱提議，躲在城外，反不如躲在城內安全，唐天滿做夢也料不到，他居然躲藏在城中，那自然不會在城內大舉搜索，那豈不是反而安全？

牛奔覺得雷霆隱說得有道理，便答應他。

於是，雷霆隱便背負着牛奔，在天亮前，與姚香琳一起偷偷潛入城中，牛奔想起那間小屋子可供躲藏，於是，三人便摸到那間小屋子內，安頓好牛奔，天已亮了，姚香琳這才告辭，卻沒有返回家中，一逕去找唐天滿。

牛奔的精神好了很多。

他正在告訴雷霆隱一個大秘密。「雷兄，你怎也想不到，牛某之所以要獨霸中州武林道，是被逼的！」

「眞的？」雷霆隱大爲錯愕——這可是他意料不到的。

牛奔認眞地點點頭。

雷霆隱道：「牛兄，不是雷某馬後炮，雷某那次直闖貴堂，第一眼看到你，再聽你說的話，便覺得你不是那種野心勃勃，不講道義的人，雷某一直不大相信，你是爲了獨霸一方，才火併白馬莊、鐵柱莊的！」

「雷兄，難得你如此看起牛某，」牛奔激動地道：「你確是一個值得交作朋友的人，難怪像柳根水那樣的人，也會與你交朋友。」

雷霆隱這時心中充滿了好奇，問道：「牛兄，到底是甚麼人逼你那樣做？能夠逼你做事的人，一定不是尋常人物！」

牛奔點點頭。「那人確不是簡單人物。」

微頓，接着說道：「那人姓厲，大名百齡，外號楊子鱷，雷兄不會沒有聽聞過此人的大名吧？」

雷霆隱聽牛奔說出「厲百齡」三字時，臉色已然微變，待他說完，吸口氣，點頭道：「怎會沒有聽聞過這個煞神的大名，簡直如雷貫耳！」接又道：「牛兄，你怎會與那煞神扯上關係的？」

原來，楊子鱷厲百齡，乃是江湖上有名的兇星煞神，昔年橫行武林，誰也奈何不了他，撞在他手上的，無一倖免，幸得少林一位得道高僧，大發慈悲之心，下山找上他，教訓了他一頓，抱頭鼠竄而去，自此之後，他不敢在江湖上動輒殺人，收斂了很多，說起來，那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牛奔嘆口氣。「都怪牛某急功近利，腦筋糊塗，在創立金牛堂之初，由於人單勢孤，屢遭挫折，有點心灰意冷，那煞神卻忽然找上牛某，說願助牛某一臂之力，資助一筆金錢，條件是，若牛某成功創立金牛堂後，必須替他做一件事，至於是甚麼事，到時

他自會來找牛某告知，牛某當時就像遇溺的人抓到一塊木板那樣，不加思索便答應了他，仗着那筆金錢，招兵買馬，力量壯大，順利地創立了金牛堂……直到半年前，他突然來找牛某，要牛某替他辦一件事，替他鏟除中州道上的所有勢力，令到金牛堂成為一方之霸，並要牛某承認，他是金牛堂的太上堂主，實則，他要牛某將金牛堂拱手送給他……本來，牛某實在捨不得將多年艱苦經營的基業拱手送給別人，但牛某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大丈夫一諾千金，何況，當年若沒有他的資助，根本無能力創立金牛堂，換言之，金牛堂其實是他的，牛某只不過替他經營，交還給他是很應該的，沒奈何，只好都答應他。」

吁口氣，又道：「當年牛某一念之差，沒有問清楚他日後要牛某做甚麼事，以致落了他的圈套，要不，牛某一定不會答應他！」

「原來是這樣的？」雷霆隱吐口氣。「那煞神可能不甘寂寞，所以，借牛兄你之手，在江湖上攪風攪雨！」

接又道：「牛兄，那煞神是設下陷阱，讓你踩下去，無論怎樣，你都會被他套住的。」

牛奔沉痛地道：「牛某最痛心的是，本堂所有的弟兄，為了牛某當年一念之差，如今都枉送了性命，牛某實在對不起他們！」

「牛兄，別責怪自己，要怪，該怪厲百齡那煞神，及野心勃勃的唐天滿，是他們害死貴堂的所有弟兄，還有白馬莊主等人。」雷霆隱這時候很清醒，一滴酒也沒有喝過，見解精明。

「雷兄，實對你說，要不是牛某曾發誓，縱使粉身碎骨，也要替本堂所有死難的弟兄報仇，牛某也不會偷生苟活，早已隨堂中所有弟兄，到地府報到了。」牛奔咬牙切齒的，緊握拳頭。「若不能殺唐天滿、厲百齡，牛某死不瞑目！」

「牛兄，別激動，小心傷口。」雷霆隱忙勸告他。

深吸一口氣，牛奔感激地瞧着雷霆隱。「雷兄，你的恩德，牛某不知何時才能報答。」

雷霆隱忙道：「牛兄，別這樣說，雷某根本就沒有那樣想過，你再這麼說，就是不將雷某當作朋友，雷某馬上走。」

牛奔胸膛起伏，異常激動，倏地伸手緊緊握住雷霆隱的手。「雷兄，能夠交到你這個朋友，牛某沒話說！」

雷霆隱亦頗激動，亦用力握住他的手。

驀地，外面傳來輕靈的腳步聲，雷霆隱馬上察覺，鬆開手，跳起身來，悄聲對牛奔道：「待雷某去瞧瞧，來的可是姚香琳。」跟着躡足竄到門前，從門縫中往外窺視。

門外的來人，果然是姚香琳。

不等姚香琳舉手敲門，雷霆隱已將門打開。「姚姑娘，妳來了。」

姚香琳正自舉起手欲敲門，門却驀然打開來，嚇了她一跳，再看清楚，門內站着的人是雷霆隱，一顆心才定下來。「雷大俠，你嚇了我一跳。」

雷霆隱咧嘴一笑。「姚姑娘，快進來吧，妳帶了甚麼東西來？」兩眼看着姚香琳手上拿着的一個布包。

姚香琳邊走入屋內，邊抬起拿着布包的手。「我從家裏拿了一些金創藥來給牛堂主敷治，還有一些食物……」

「有酒麼？」雷霆隱急急問，咽了口口水。

姚香琳佻皮地一笑。「雷大俠，我忘了……本來，我已拿了兩瓶我爹珍藏了十年有多的女兒紅，那知道……一時心急，忘了拿……」

「唉，姚姑娘，妳忘了拿，便不要說啊，引得我肚裏的酒蟲大動，難受死了。」雷霆隱一臉失望之色，直吞口水。

姚香琳看到他那樣子，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吶，我和你說笑吧了，酒就在裏面。」邊說邊提起那個布包，在雷霆隱面前一揚。

雷霆隱頓時雙眼一亮，一把搶過那個布包，「姚姑娘，妳眞好，謝謝妳。」一邊說一邊將布包放在桌子上，急不及待地打開來。

布包內果然有兩壺酒，一大包食物，還有金創藥。

雷霆隱馬上拿起一瓶酒，拔開瓶塞，拿起瓶子便往口裏倒。

一口氣喝了大半瓶，才將瓶子拿開，咂着嘴巴道：「好酒，果然是好酒！」

姚香琳看到他那樣子，直笑。「雷大俠，別只顧喝酒，先替牛堂主治傷啊。」她提醒他。

雷霆隱聽她那麼說，這才醒起牛奔受傷躺着，忙放下酒瓶，拿起那包金創藥，走到床前。「牛兄，待我替你敷藥。」

牛奔也不客氣。「雷兄，麻煩你了。」

姚香琳轉過身，坐在一張椅子上，免得看着尷尬。

雷霆隱很小心地替牛奔敷上金創藥，包紮好，噓口氣，對姚香琳道：「姚姑娘，謝謝你送這些東西來。」

牛奔也道：「姚姑娘，牛某感激不盡。」

姚香琳聽兩人說話，知道雷霆隱已替牛奔敷紮好傷口，便轉過身來，瞧了兩人一眼。「雷大俠，牛堂主，別說客氣話，這是應該的。」

牛奔讚道：「姚姑娘，妳心腸眞好。可惜……」下面的話，他不敢再說下去。

雷霆隱猜到牛奔那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是甚麼意思，忙岔開道：「牛兄，吃點東西吧，你大概餓了。」說着將那包食物打開來，是一隻燒鷄，一隻鹵鴨，還有七八個饅頭，便撕了一隻鷄

腿，遞給牛奔。

牛奔接過，吃起來。

「姚姑娘，你也吃一點麼？」雷霆隱對姚香琳說。

姚香琳笑着搖頭道：「雷大俠，別客氣，我已吃過了。」

雷霆隱不再客氣，撕下半邊鴨子，大嚼起來。

姚香琳還是第一次瞧到人如此粗豪的吃法，感到很新鮮，直瞧着兩人的吃相。

雷霆隱起先並不發覺，却終於發覺，立時變得侷促起來，吃得沒有剛才那樣粗魯。

姚香琳看到他那尷尬的樣子，笑道：「雷大俠，怎麼不喝酒啊。」

雷霆隱被她一說，馬上拿起酒瓶，往口裏倒，一口氣將剩下的酒喝個精光。

接着，他又拿起第二瓶酒。

——半瓶酒下肚，他的豪情陡生，忘了剛才的尷尬。

拔出瓶塞，才要喝，猛地醒起，牛奔大概也想喝酒，便將酒瓶遞給牛奔。「牛兄，你也喝幾口。」

牛奔猶豫了一下，推却道：「雷兄，你喝吧。」

雷霆隱焉會看不出牛奔的意思，堅持道：「牛兄，你知道我酒癮大，只剩下一瓶酒，所以不好意思喝。雷某雖然酒癮很大，但却不是無自制之力的人，何況，朋友有分金之義，牛兄，你若不喝，我也不再喝！」說完，將那瓶酒放回桌上。

姚香琳聽着，心中大為感動。「牛堂主，你就喝一點吧，要不，雷大俠眞會不喝的。」

牛奔聽她那麼說，才說道：「雷兄，拿酒來，牛某喝兩口。」

雷霆隱喜孜孜地拿起那瓶酒，遞給牛奔。

牛奔接過，喝了一口，便遞還給雷霆隱。

雷霆隱看到牛奔只是虛應故事，不肯接回酒瓶。「牛兄，酒好麼？」

牛奔點頭讚道：「好酒，確是好酒。」

「既然是好酒，怎不多喝幾口？」雷霆隱笑着推回他拿着酒瓶的手。「牛兄，雷某知道，你的酒量很大的啊！」

牛奔聽他那麼說，知道若不多喝兩口，雷霆隱一定不會接回酒瓶，只好又喝了兩口，才將酒瓶遞還給雷霆隱。

雷霆隱不接，牛奔硬塞在他手中，逼他喝，結果，兩人輪着喝，將那瓶酒喝光。

姚香琳看着，對於武林人的豪情高義，又增多一份認識。

待兩人吃喝完畢，她站起來，說道：「雷大俠，牛堂主，我該回去了，今晚，我再拿些食物來。」

雷霆隱忙道：「姚姑娘，還有幾個饅頭，半隻燒鷄，將就點，也可以對付一頓，晚上，妳不用再拿食物來。」

姚香琳知道不可能拗得過雷霆隱，只好說道：「好吧，明天早上，我再來。」

雷霆隱忙送她出門，待她走出門外，才將門關上。

* * *

雷霆隱忽然想起一件事，忘了告訴姚香琳，想追出去告訴她，走到門前，又改變主意，轉身走向床前。

就在他轉身走了兩步的時候，身後的屋門驀地「砰」然一聲大響，被人踢開來！

雷霆隱心頭一震，霍然轉過身。

只見門外站着一伙人，當門而立的，是三個中年漢子，雷霆隱一眼便認出，那三個漢子的來歷。

當中的一個，乃是魔拳蔣捷，左邊的一個，是一聲雷鍾宏，右邊的那一個，乃是餓獅董銳！

這三個人物，雷霆隱與他們都有一面之緣。

三個人都直盯着雷霆隱。

雷霆隱也目光炯炯地盯着三人，雙拳緊握。「三位可是唐天滿的手下。」

當中的魔拳蔣捷冷冷道：「雷霆隱，你甚麼時候當了牛奔的走狗！」

牛奔這時已跳下床，怒聲道：「狗嘴裏長不出象牙，雷兄乃是牛某的恩人、朋友。」

雷霆隱一點也不動氣。「你們怎會找到這裏來的？可是姚姑娘引你們來的。」

他口裏雖然那麼問，心裏却不相信姚香琳出賣他與牛奔。

因為，他看出姚香琳是一個心腸善良的姑娘。

「確是姚姑娘引咱們來的，」蔣捷道：「不過，是咱們偷偷跟着她，她却懵然不知。」

「嗯，雷某也知道，姚姑娘不是那種人！」雷霆隱舒口氣。「你們想怎樣？」

一把憤怒得發抖的聲音忽然響起。「是不是唐天滿叫你們暗中跟着我的。」

衆人一聽，忙扭頭望去，只見一個美麗的少女憤怒得一張臉陣紅陣白，站在屋子前面不到一丈外的一棵樹下，戟指着蔣捷等人。

雷霆隱一眼便認出，那少女是姚香琳。

只不知，姚香琳怎會去而復返。

蔣、鍾、董三人一眼看到說話的人是姚香琳，不由都怔愕住。

三人做夢也料不到，姚香琳會去而復返。

三人已經很小心，等到姚香琳離開小屋子，走出頗遠，才帶領手下，從隱身處閃出來，將小屋子包圍了，然後才將屋門踢開。

「姚姑娘，是妳……」蔣捷急得說話時，舌頭打結。

他雖然是第二次見到姚香琳，但却早已在唐戴德的口中，知道姚香琳是唐天滿的未婚妻，他怎敢發作。

「料不到吧！」姚香琳氣極、亦怒極，因爲，剛才雷霆隱與蔣捷的話，她都聽到了。「快說，是不是唐天滿叫你們暗中跟着我的？」

蔣、鍾、董三人互相覷看了一眼，誰也不敢答話！

「說啊！」姚香琳用力一頓脚。

蔣捷知道不說不行，只好說道：「姚姑娘……並不是少爺的……主意……是咱們自作主張……暗中跟着妳……少爺並不知道……請姚姑娘妳……不要生氣……」

「哼，你騙我！」姚香琳氣呼呼地道：「我並不是三歲小孩子，若沒有唐天滿的命令，你們這羣走狗，膽敢自作主張，暗中跟着我？」

「姚姑娘……蔣兄的確是實話。」鍾宏開口道。

「我暫且不與你們追究這個問題。」姚香琳道：「現在，你們都給我滾。」

蔣、董、鍾三人一聽，互相覷看了一眼，臉上現出爲難之色，董銳道：「姚姑娘，這……咱們恕難從命！」

「你們若不讓，要動手，先殺了我！」姚香琳往前一掠，擋在蔣捷三人面前。

雷霆隱開口道：「姚姑娘，別這樣，雷某與牛兄不會怪妳的，妳快回家去，別理會這件事。」

牛奔早已站在雷霆隱身旁，接口道：「姚姑娘，牛某很感激妳的好意，希望妳不要淌這渾水。」

姚香琳却不理會兩人的勸告，站着不走。

雷、牛兩人急得想去拉她。

蔣捷三人在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後，突然間向姚香琳出手。

雷、牛兩人欲出手阻止，已來不及。

姚香琳做夢也料不到蔣捷三人，膽敢向她出手！

結果，她被蔣捷制住——點了身上四處穴道。

「將她抬到一邊！」蔣捷扭頭對身後的兩個手下說。

兩個手下答應一聲，將姚香琳抬下去了。

姚香琳又怒又驚，因爲憤怒的關係，一張嬌靨變成通紅，却說不出話來了。

原來，蔣捷連她的啞穴也點了。

牛奔是個血性漢子，眼見姚香琳爲了阻止蔣捷等人向自己與雷霆隱動手被制住，頓時血脈賁張，吼叫一聲，有如一頭狂牛，衝出屋外，撲向蔣捷三人。

雷霆隱來不及阻止，急忙跟着衝撲出去。「牛兄，小心啊，待雷某對付他們！」

牛奔却不聽，帶傷與餓獅董銳，交手三招了。

牛奔雖然受了傷，但在急怒之下，已豁了出去，所以並沒有因爲受傷而出手受了影响，三招間，將董銳逼得退了一步！

但却挨了蔣捷一拳。

蔣捷不愧魔拳之稱，拳法變幻莫測，看似擊左，實則攻右，教人無法捉摸，防不勝防。

鍾宏將雷霆隱截住，動起手來，五招不到，他便吃了雷霆隱的虧。

原來，他不知道雷霆隱已練成了金剛罩神功，雙手有如鐵鑄銅造，在第四招的時候，倏然變式，一拳擊向雷霆隱的太陽穴。

那知道雷霆隱不閃不避，反而頭一側，迎上去，他以爲雷霆隱在找死，心裏暗笑一聲，拳上陡然加了二成力道。

那一拳，他自信，就算是一塊岩石，也會被他擊成粉碎！

那知道，一拳擊在雷霆隱的頭側上，右拳有如骨碎肉裂般劇痛，直似廢了一樣，但雷霆隱的腦袋，却完好無損，就連一根髮絲，也沒有被弄斷。

「他的頭莫非是鐵鑄的不成？」正自驚疑不已，臀側却挨了一脚，竟撞向蔣捷身上了。

蔣捷正欲一拳擊向牛奔的背心上，眼角瞥到鍾宏被踢得撞過來，沒奈何，只好急忙撤招斜閃開去，同時間左手疾撩，一把將鍾宏拉住。

但却解了牛奔之厄。

不過，牛奔仍然吃了蔣捷的虧。

他畢竟身受重傷，幾招下來，已牽動了身上的傷口，劇痛難忍，影响了他的身手，一個閃避不及，左背上挨了董銳一掌，斜蹌了兩步，差點跌倒下去了。

雷霆隱大吼一聲，飛撲過去，一拳將乘勢退出的董銳逼退開去！

「牛兄，你怎麼樣？」雷霆隱一把扶住牛奔。

牛奔吐出一口血來，搖搖頭道：「雷兄，沒事，牛某還挺得住。」

一頓，又道：「雷兄，你快走，牛某不想連累你，否則，牛某更不心安！」

雷霆隱却吼道：「牛兄，咱們是不是朋友？」

牛奔用力點了點頭。「雷兄，牛某求求你。」

「既然是朋友，雷某若是撒手便走，還是什麼？狗也不如！」雷霆隱激昂地道：「縱使是粉身碎骨，雷某也不會拋下你，受人唾駡！負上不義之名！」

「雷兄……」牛奔激動得渾身顫抖，這麼大個人，眼中居然淚影閃動，緊緊地握住雷霆隱的一隻手。

雷霆隱宏聲笑道：「牛兄，咱們殺了這三個走狗，再去找姓唐的，好麼？」

「好！」牛奔沉聲應道：「不殺唐天

滿，牛某死不瞑目！」

哈哈哈……鍾宏發出惡毒的笑聲。「雷霆隱，牛奔，別發囈語了，今日，管教你兩個橫屍於此！」

雷霆隱與牛奔怒視着鍾宏、蔣捷、董銳三人，也在這時，他們才發覺到，圍堵着他們的漢子中有一半的手上拿着弩箭準備放射。

這時候想退回屋內，已不可能，兩人心中暗驚。

「牛奔，雷霆隱，只要我一下令，你兩個便會變成刺蝟……」蔣捷得意地道。

「那你爲何還不放箭？」雷霆隱夷然不懼。

「我是看在同是武林同道的份上，賣個人情給你們，只要你們束手受縛，便不會死得那麼慘了，怎麼樣？」

雷霆隱正要說話，牛奔已先開口道：「姓蔣的，只要你答應，讓雷兄離開，牛某願意束手受縛。」

緊接着又道：「雷兄根本不是本堂的人，他不過那麼巧，昨晚救了牛某，他是局外人，根本沒他的事，你們放了他，唐天滿也不會責怪你們，他要的只是我！」

雷霆隱着急地道：「牛兄，雷某縱使千刀萬剮，也不會在這個時候拋下你一走了之，要不，雷某簡直豬狗不如！」

牛奔急切地道：「雷兄，你的高義，牛某永銘於心，你本就與這件事毫無牽涉，牛某怎能拉你下水，那牛某豈不是成了負義負恩之人，雷兄，你也不想牛某負上這個罪名吧？」

雷霆隱一時間無話可說，但很快便說道：「牛兄，那是雷某心甘情願的，不會有人說你的！」

「雷兄，牛某求求你！」牛奔說着，「噗」地跪下去！

雷霆隱吃一驚，手一伸，將他拉住。「牛兄，你這是幹麼？雷某怎受得起！」

「你兩個別做戲了！」董銳厲聲道：「凡是與唐家作對的人，都要死，雷霆隱也不例外！」

「你兩個到底願不願意束手就縛？」蔣捷沉聲問。

「大丈夫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決不作那儒夫之念！」雷霆隱大叫。

牛奔也昂然道：「一刀也是死，千刀萬剮也是死，與其是死，那何不拚個夠本？你簡直是在放屁！」

蔣捷臉色一沉，「哼，那我就給你們嚐一下萬箭穿體而死的滋味！」

接舉起手，疾喝一聲：「放！」

就在他舉起手的刹那，不知從什麼地方，驀地有幾個黑忽忽的物事，飛擲落唐家手下之中，發出「吱吱」的暴响聲，一團團烟霧噴開來，迅即瀰漫成一片，遮沒了那些漢子的目光！

待到蔣捷那一聲「放」字出口，烟霧中，响起的不是扳動機括之聲及颼颼的箭矢射出聲。

原來，那些烟霧含有一種辛辣之氣，只要一吸入，便會嗆咳得眼淚鼻涕直流。

蔣、鍾、黃三人也不例外，亦嗆咳起來，慌忙閉住呼吸。

——他們恐怕那些烟霧有毒！

待到烟霧散去，蔣、黃、鍾三人看到手下那種狼狽的樣子，又好氣又好笑。

而雷霆隱與牛奔，居然不見了，就像幻化成那些烟霧般，隨風逸去。

蔣、黃、鍾三人大爲氣惱，但却無從發作。

更叫三人驚惱的是，連被點了穴道，放在樹下的姚香琳也不見了，看守着她的兩個漢子，都倒在樹下，死了。

煮熟了的鴨子，居然任其「飛」走了，三人一時間面面相覷，不知怎樣向唐天滿交代。

* * *

救走牛、雷、姚三人的是柳恨水。

柳恨水確是神出鬼沒。

「柳兄，雷某又欠你一個人情。」

雷霆隱緊緊地握住柳恨水的手。

柳恨水臉色一冷。「雷兄，你這麼說，可是不將柳某看作朋友？

雷霆隱慌忙道：「柳兄，雷某既與你交了朋友，一生一世也是朋友！」

「那你剛才怎會說那句話？」

雷霆隱愧然道：「柳兄，是雷某失言了！請恕罪！」

柳恨水這才咧咀一笑。

姚香琳一直瞧着柳恨水，心裏有一種怯怯的感覺，只覺得柳恨水有一種肅然之氣，令人不敢接近。

雷霆隱目光一轉，看到姚香琳怯怯地瞧着柳恨水，便笑說道：「姚姑娘，別怕，他的樣子雖然長得又冷又兇，但待朋友却很好。」

「雷大俠……他是誰？」姚香琳怯怯地問。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殺手，抽刀斷水水不流的柳恨水！」雷霆隱道。

姚香琳一聽，臉色驚變。「他就是柳恨水？」驚怕地退縮了半步。

雷霆隱忙道：「姚姑娘，別怕，他雖然是個殺手，却不會亂殺人，更不會殺朋友！」

接着對柳恨水道：「柳兄，這位姑娘芳名香琳，乃是唐天滿的未婚妻子。」

柳恨水朝姚香琳點了頭，「姚姑娘。」

姚香琳却叫起來。「雷大俠，唐天滿再不是我的未婚夫婿！打從我偷聽到蔣捷說的話後，我已決定與他解除婚約，我不能忍受他當面向我說謊，更不會選一個那樣陰險卑鄙的人做我的丈夫！」

「姚姑娘，妳現在相信牛某對妳說的，都是眞話吧？」躺在床上的牛奔忽然開口說道。

姚香琳流着淚，咬着咀唇！「要不

是我折返小屋子，聽到蔣捷的話，我幾乎被他的謊話騙了，以爲牛堂主你說的是謊話！」

「姚姑娘，別傷心，妳既然看清楚了唐天滿是一個怎樣的人，應該高興才是，否則，將來嫁了他，才後悔，那就吃虧了。」雷霆隱開解姚香琳。「再說，世間上，多的是有情有義，眞心實意的好男兒，姚姑娘又那麼美麗，還怕找不到一個如意郎君？」

最後的一句話，說得姚香琳羞赧地垂下頭，帶淚的嬌靨上添上紅暈。

牛奔與柳恨水都展顏笑起來。

雷霆隱看到牛、柳兩人發笑，頓時顯得有點侷促，忙說道：「柳兄，你怎會有那種教人吸一口，便咳得涕淚直流的玩意的？」

柳恨水道：「那叫哭喪彈，是柳某自製的，以備不時之需。」頓一下，解釋道：「有時候……做買賣的時候，遇上打手的貨色，不但殺不了他，還脫身不得，便要用上哭喪彈，以圖脫身，所以，柳某身上總帶着幾個。」

「柳兄，你怎會知道咱們在那小屋子內的！」雷霆隱好奇地問了。

「柳某一直暗中跟着你，沒有露面吧了。」柳恨水道。

雷霆隱大爲感激。「柳兄，原來你一直在暗中保護雷某。」

柳恨水忽然道：「雷兄，你昨天到關山鎮幹麼？」

雷霆隱忽然啊了一聲，一拍後腦，失聲道：「柳兄，你不說，雷某差點忘了，要到關山鎮辦一件急事！」

「雷兄，是什麼事？」牛奔從床上坐起來。「牛某能否幫忙？」

柳恨水也道：「雷兄，別忘了，咱們是朋友！」

雷霆隱看了兩人一眼，猶豫了一下，才道：「柳兄大概已看到，雷某在第一樓從韓復生手上接過一封信的經過吧？」

柳恨水點點頭。

雷霆隱嘆口氣道：「六年之前，雷某曾受一個人救命之恩，雷某不想受恩不報，答允那人，替他做一件事，以報答他的救命之恩，那封信函上，正是那個人要雷某履行當年之承諾，替他去做一件事。」

「雷兄，能夠救你一命的人，一定不是等閑之輩。」柳恨水臉容微動。

雷霆隱點點頭。「那人就是霍天驕！」

柳恨水與牛奔聽了齊皆動容。「一代天驕霍天驕！此人野心勃勃，雷兄，他要你幹的，一定不是什麼好事！」

雷霆隱沉重地點點頭。「他要雷某替他殺一個人！」

「什麼人？」姚香琳忍不住問。

「水柔柔。」

「紅顏禍水水柔柔？」柳恨水與牛奔又失聲齊叫。

雷霆隱點點頭。「水柔柔乃是武林中有名的狐狸精，殺她，也不爲過，不過，雷某却隱隱感到，其中只怕大有文章！」

柳恨水這時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一個身子微微顫動，雙拳緊握，青筋怒突，可以想見，他很激動。

雷霆隱焉會看不出來，詫聲道：「柳兄，你……莫非，認識水柔柔？」

柳恨水咬牙切齒，憤恨地道：「何止認識，這個賤女人，柳某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她！」

「柳……你之所以取名恨水，就是爲了……水柔柔？」姚香琳觀容察色，再想到水柔柔的姓，柳恨水的名，靈機一觸，才會那麼說的。

——對於霍天驕與水柔柔，她可是一無所知。

雷霆隱與牛奔一聽，先是頓了一下，繼之頓有所悟，望向柳恨水。

柳恨水聽了姚香琳的話，顯得更加激動，雷霆隱還是第一次看到他臉上的表情變化如此之大。

柳恨水的雙手掌縫中，忽然有血淌流下來。

原來，他雙手十指指甲，深深地插入掌肉中，却不自知。

「柳兄……」雷霆隱想勸解他。

柳恨水忽然痛苦地道：「柳某取名恨水，確是與那個賤人有關！」

雷、姚、牛三人都沒有吭聲，只是瞧着柳恨水，等他說出因由。

三人從柳恨水那痛苦與激憤的神情，都猜到，他與水柔柔之間，極可能有一段愛恨交纏的往事。

柳恨水忽然長長地吸了口氣，一下子變得冷靜下來。瞧了三人一眼，以極平淡的語氣道：「八年，就是在八年前，柳某認識了那個淫賤的女人，當時柳某剛二十出頭，血氣方剛，乍遇那賤人，驚爲天人，對她着了迷，那賤人有心勾搭柳某，很快，柳某便與她火般熱，形影不離，如痴如醉，就在那個時候，她纏着要柳某傳她兩儀太極功，那是柳某師門秘功，嚴命不得傳與外人……柳某當時已被她迷住，將師門戒令，忘得一乾二淨，悉心傳授了兩儀太極神功之心法口訣給她……那知道，有一天，柳某還記得那一天，她乘柳某睡熟之際，一掌擊在柳某的背心大穴上，然後席捲了柳某所有的錢財，逃之夭夭！」

說到這裏，他又激動得咬牙切齒。「那賤人好狠毒，騙了柳某師門心法，挾走了所有錢財，還要置柳某於死地，幸好柳某師門之兩儀太極神功奇妙無窮，練成之後，體內有一股護體眞氣，護着全身經脈大穴，若遇外力震擊，自生一種反震之力，那賤人以爲我已死了，那知道，柳某只是暈了過去，待柳某甦醒過來，那賤人已逃得不見了影踪……柳某對那賤人切齒痛恨，發誓，無論上天入地，海角天涯，也要找到她，將她碎屍萬段，並追回師門秘功……但尋訪了多年，

却連她的影子也找不到，那賤人彷彿在這個世上消失了一樣，柳某由於對她恨之入骨，於是便改名恨水，好時刻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轍……後來想到，幹殺手的消息特別靈通，加上那時候柳某又身無分文，無以爲生，便把心一橫，幹了殺手這一行，但仍然打聽不到她的消息，有時候不免心灰意冷，但一想到自己的名字，便勾起當年之恨，心中的恨火又燒起來了……」

雷、牛、姚三人聽完柳恨水的敘述，都對柳恨水生出同情之心，對水柔柔的所爲，大爲不齒！

「柳兄，原來當年你與水柔柔有一段如此刻骨銘心的恩怨情仇，這就怪不得了。」雷霆隱感嘆道。

「那個水柔柔，簡直丟盡了咱們女子的臉！」姚香琳不齒地道：「柳兄……這一次，你終於可以找到那個……女人，報仇雪恨！」姚香琳由於想不出，該怎樣稱呼柳恨水才是，又不好意思直呼其名，所以，她總是吞吞吐吐的。

牛奔怒道：「好一個狠心狗肺，下流卑賤的女人，該殺，該下地獄！」

柳恨水忽然望着雷霆隱：「雷兄，請你告訴柳某，那賤人在關山鎮那一處？柳某要手刃那賤人！」

雷霆隱猶豫了一下，才說道：「柳兄，雷某明天帶你去，雷某拚着毀諾食言，也會讓你手刃水柔柔，一雪心中之恨！」

「雷大俠，你不需要毀諾食言，也可以讓柳恨水……殺那……女人雪恨！」姚香琳說道。

雷霆隱立刻瞧着姚香琳。「姚姑娘，你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快說！」

姚香琳道：「明天，你與柳……一起去關山鎮，先由你出面，找出了水柔柔，與她動手，柳……則出奇不意，出手殺死她，那不就是兩全其美，你可以向那人交代，柳……也得雪心頭大恨！」

「姚姑娘這個主意確實不錯！」牛奔第一個叫好。

雷霆隱也覺得，確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對柳恨水道：「柳兄，你的意下如何？」

柳恨水頷首道：「就照姚姑娘所說的去做。」

跟着對姚香琳道：「姚姑娘，妳以後大可以直呼柳某之名，不要客氣！」

姚香琳被柳恨水說破心中之難處，臉上一陣發熱，不好意思地垂下目光。

雷霆隱忽然想起一個問題。「柳兄，水柔柔想必已練成了兩儀太極神功，你有把握殺得了她麼？」

柳恨水滿有把握地道：「雷兄，那賤人雖然練成了兩儀太極神功，至多練到第六層境界，柳某已到第九層，足有能力置她於死地！」

「柳兄，咱們今晚便去關山鎮，好麼？」

「嗯，這樣，可以避開唐家的耳目，就這樣決定。」柳恨水頷首。

「雷大俠，我也要去！」姚香琳道：「我想瞧瞧那個水柔柔，是個怎樣的……女子，能夠迷倒柳……恨水！」

雷霆隱搖手道：「姚姑娘，妳可要回家了，免得妳爹娘掛心……」

「我不回家！」姚香琳道：「我若回家，唐天滿一定會來找我，我不想再見到他，聽他的甜言蜜語，他的所作所爲，令我心寒，我要與他解除婚約！」

雷霆隱聽她那麼說，不好强迫她回家，目光一轉，瞧着柳恨水。

柳恨水明白雷霆隱的意思，開口道：「姚姑娘，柳某與雷兄不是去玩，說不定，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兇險，妳若有什麼……咱們如何向妳爹娘交代？怎對得起妳！這樣吧，妳既不想回家，就留在這裏，看管牛兄，好麼？」

姚香琳還未答話，牛奔已一跳下床。「柳兄，牛某不需人照顧，牛某還要跟你們去，多一個人，多一分照應啊！」

雷霆隱着急地道：「牛兄，你傷得那麼重，別……逞强。」

他本想說「胡鬧」的，覺得語氣太重，馬上改口。

雷霆隱馬上揮臂踢腳。「雷兄，你瞧瞧，自從敷了姚姑娘帶來的金創藥後，不但疼痛立止，氣血也暢旺了，簡直是神丹妙藥！」

「聽我爹說，那種金創藥，是我家歷代相傳下來的，不但止痛止血，還具有生肌活血，强筋壯骨之效。」姚香琳道。

跟着又道：「既然雷堂主也去，我一個人留在這裏幹麼？我要跟着去，正像雷堂主所說，多一個人，多一分照應。」

雷霆隱與柳恨水對望了一眼，知道勸說不了牛、姚兩人，而柳恨水不反對，只好說道：「好吧，咱們一起去，要不，留下你們，我總是有點不放心！」

聽他那麼說，姚香琳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姚姑娘妳一定要聽雷某與柳兄、牛堂主的話！」雷霆隱瞧着姚香琳，一臉認眞。

姚香琳乖乖地道：「我聽你們的話就是。」

柳恨水道：「雷兄，咱商議一下，如何行動。」

——幹殺手的，每一次的行動，皆會在事先周詳計劃一番，以求一擊中的，對於這一次的行動，柳恨水也不例外。

——這就是習慣。

雷霆隱點點頭。

「於是，四個人便在屋子內，商議起來。

* * *

今晚，下弦月像怕羞的少女般，遲遲沒露面。

夜色很黯黑。

這倒有利雷霆隱四人的行動。

不到一個時辰，四人已來到關山鎮。

鎮上黑沉沉，靜悄悄的，要不是偶然响起一兩聲狗吠，打破沉寂，眞會令人以爲這是一片死地！

由於姚香琳比較熟悉鎭上的情形，因此，便由她帶路從鎭內掠去。

來到一家巨宅的門前，姚香琳停下來，扭頭對先後刹住身形的雷、柳、牛三人悄悄聲道：「是不是這一家，雷大俠。」

雷霆隱打量一眼那座巨宅，再瞧瞧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頷首道：「不錯，是這一家！門前的石獅子，一蹲一立，那封信上，是這樣寫的！」

柳恨水沉吟道：「這座巨宅那麼大，要找到水柔柔那賤人，只怕不容易！」

姚香琳極想瞧瞧水柔柔是個怎樣的女子，急道：「她既然在這座宅子內，總會找到她的！」

「咱們潛進去，抓個人問問，就知道了！」牛奔提議。

雷霆隱覺得這也是一個辦法，馬上道：「柳兄，就照牛兄所說的辦法好麼？」

柳恨水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只好同意。「雷兄，咱們仍然依照早已商議好的辦法行事。」

「當然！」雷霆隱轉對牛、姚兩人道：「牛兄、姚姑娘，妳們在暗中接應雷某與柳兄！」

姚香琳想說話，雷霆隱已一搖手。「就這麼決定。」說完，當先從左邊掠去。

柳、牛、姚三人緊跟着他。

* * *

雷霆隱與柳恨水很快便在巨宅內的廚房內，捉到一個在蒸包子的師傅。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

那個師傅乍然被雷、柳兩人制住，嚇得幾乎沒有暈倒，再看清楚雷、柳兩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什麼異物，才定下心來，顫着聲道：「你……們是什麼人？」

雷霆隱捏着他的喉嚨，惡狠狠地道：「你若叫，我便捏斷你的喉嚨！」

「不……不要……」那漢子眼中滿是驚恐之色。「我不……叫，絕不會叫。」

「半夜三更的，你蒸這麼多包子，要來幹麼？」柳恨水兩道目光有如鋒刄般，射着那漢子。

那漢子渾身顫抖一下，急急道：「兩位……大俠，那是用來作明天早點的！我要一直蒸到天亮，才夠那些人吃！」

「宅子內有多少人？」柳恨水沉聲問。

「平時……什麼人也算上，不上二十口……」

「那爲何要蒸這麼多包子！」雷霆隱望一眼放在灶台上堆疊得高高的蒸籠，厲聲問。

「昨天入黑後，突然來了數十個人……所以，便要蒸這麼多包子，害得我沒覺好睡。」那漢子埋怨道。

「那些人都是什麼人？」柳恨水問。

「我從未見過他們。」那漢子道：「不過，那些人都帶着兵器，不似是普通人。」

「經常有這麼多人來的麼？」柳恨水接問。

「以前雖然也有人來，但都不超過十個，這一次最多。」

雷、柳兩人不由互相看了一眼。

兩人都明白對方的意。

——莫非今次的行動走漏了消息，那些人是來對付他們的麼？

「那些人都在那裏？」柳恨水一直逼視着那漢子。

「我不知道。」那漢子道：「我並沒有見到那些人，是聽夫人身邊的丫頭說的。」

「你家夫人姓什麼？」雷霆隱疾聲問。

「聽小蓮說，姓水。」

「什麼名字？」柳恨水目光一凝。

「不……知道。」那漢子被柳恨水的目光盯得心頭生寒，語聲又抖顫起來。「要不是小蓮對我說，我還不知道夫人姓水。」

「既然有個夫人，那一定有個老爺！」柳恨水猜測，那個姓水的夫人，必是水柔柔，想到她棄自己而去後，又投入另一個男人的懷中，他心裏又恨又妒。

「這……小人只聽小蓮說及，確有一個老爺，但却偶爾才來一趟，小人從未見過那個老爺。」

「你家夫人住在那裏？」雷霆隱不想再躭擱時間。

「就住在宅子內最高的那座紅樓內。」那漢子道。

「紅樓附近有巡夜守衛的麼？」柳恨水問。

「我不清楚。」那漢子道：「我只去過紅樓數次，都是在白天，紅樓所在的院子，倒不發覺有人看守……」

柳恨水倏地出手點了那漢子的黑甜穴。

那漢子雙眼一合，軟倒下去。

雷霆隱忙放開捏住那人喉頭的雙手。「柳兄，你覺得怎樣？」

柳恨水沉吟了一會，才道：「柳某認爲，那個姓水的夫人，一定是水柔柔那賤人，無論如何，柳某也要手刄那賤人，以雪當年之恨！」

「柳兄，雷某本來担心昨晚突然來到的那伙人，既然你這麼說，咱們馬上去紅樓！」

「雷兄，柳某想一個人去……」

雷霆隱眼一睜：「柳兄，你以爲雷某是貪生怕死之輩？雷某不過覺得那伙人來得突兀，所以……」

柳恨水忙道：「雷兄，柳某並不是那……意思，柳某不想雷兄爲了我……」

「柳兄，你這麼說，可是不將雷某當作朋友？」

「柳某正是視雷兄你是朋友，才……」

「既然當雷某是朋友，那就別再說，咱們走！」雷霆隱一把拉着柳恨水，往外走去。

* * *

雷、柳兩人很順利地潛到紅樓外面。

紅樓樓高三層，紅牆綠瓦，很精緻。

柳恨水在雷霆隱的耳邊低聲說了句話，雷霆隱點點頭，兩人便先後往樓上掠去。

由於紅樓每一層的外面，皆有樓廊，所以，雷、柳兩人很輕易便掠上第一層，繼續向上掠。

掠上第二層，兩人跟着再掠上第三層。

兩人毫無聲息地潛入樓內。

兩人發現，第三層內，是丫頭的寢息之所，但也擺放了不少貴重物品，並沒有發現他們要找的人！

兩人便從樓梯摸下二樓。

二樓佈置得異常華麗，雖然看不到人，兩人一看便猜到，必是那個姓水的夫人起居之所。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從一個房間躡足走去。

驀地，柳恨水倏地斜縱起來，疾撲向左邊窗邊垂掛着的一幅絨幔！

寒光乍展，裂帛聲中，幔後响起幾聲慘叫，隨着裂墮下來的那幅絨幔，有三個人體跌墮落樓板上，發出「砰」然的震响聲！

雷霆隱乍見柳恨水縱起，已心知有異，眼角瞥到右邊窗房的那幅絨幔驟然波動，立時身形一伏，竄撲過去，朝那幅絨幔疾擊了三拳兩掌！

布幔後即時响起悶哼聲，只聽「裂」地一聲，那幅絨幔被扯裂下來，露出三個抓着絨幔，倒跌下去的黑衣人。

就在兩人同時動手的刹那，那道緊閉的房門陡地碎裂開來，自房內射出一蓬激矢！

那蓬激矢作扇面形射出來，範圍廣及整個樓堂。

雷霆隱耳聽異聲，心中一懍，急忙就勢往下一伏！撲伏在樓板上！

柳恨水身形已自往下墮落，耳聽異聲激响，心中悚然一驚，疾忙身形一旋，刀光如幕，只聽「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射向他的激矢，悉數被他擊落。

那知道箭矢才沒，八九支短矛又從房內擲射出來，柳恨水當時勢道已盡，無法再閃避封擋，百忙間，身子一弓，一根短矛擦着他的右肩頭射過，同時間他手一抄，硬生生抓住一支擲向他腰部的短矛，那知道另一根短矛已閃射向他的腹部！

生死一髮間，他奮力將身子一個偏擰，同時間收腹。

那根短矛「颯」地貼着他的小腹掠射過，將他的外衣射穿一個破洞！

他也感到小腹上一陣炙痛。

他知道，被那根短矛擦傷了小腹上的皮肉。

他出了一身冷汗。

雷霆隱亦幾乎被射來的短矛所傷，那刹那他自地上彈跳起來，料不到有短矛緊接着飛擲過來，急切間，只好以雙手擋格。

幸好他的金鋼功深厚，雙手刀槍不入，射向他的短矛，悉數被他擋格開去。

「好身手，好厲害的金鋼功，好犀利的刀法！」一聲喝采，驀地自房中傳出來。

隨着喝彩聲，從破門洞內，衝出八條漢子，手上執着一式的鬼頭大刀，背上插着三支短矛。

不用說，剛才那一陣飛矛，是他們擲出的！

八個漢子眼神充足，太陽穴鼓起，一看便知道，不是等閒之輩！

八個漢子並沒有向柳、雷兩人攻擊，左右各四，站在房門左右。

兩個人——一男一女，隨着那八個漢子，走出來。

那個男的身形頎長，頷下留着五綹長髯，目光炯炯，自有一股威嚴之勢。

那個女的二十七八年紀，風姿迷人，嬌柔如水，眉眼間散發出一種使男人看了會「怦」然心動的媚惑神韻。

這時候，樓內忽然光亮起來了。

原來，有兩個漢子，從樓下飛掠上來，手上各拿着一個火把，高舉起來。

雷霆隱一眼看到那女子，不由目光一直，一顆心「怦」然直跳，一陣意馬心猿。

他忙吸口氣，壓下心中那股慾念。

這個女子要是水柔柔，那就怪不得柳恨水當年被他迷了。

他往柳恨水那邊望去。

只見柳恨水目光痴痴的，臉上的表情連連變化，看得出，他心裏愛恨交纏。

那個女子一眼看到柳恨水，頓時臉色大變，不由自主微退了一步。

但她很快便鎭定下來，臉上展露出一抹敎人心蕩神馳的媚笑。

——她是看到柳恨水那痴呆的目光，才鎭定下來的！

雷霆隱看到柳恨水那樣子，心中大急，正想喝醒他，柳恨水驀地渾身

一震，目光變得恨怒如火，神色也冷寒得教人看了心中打冷顫，握刀的手青筋怒突！「賤人，柳某終於找到妳！」

那女子驀見柳恨水神色驟變，心頭已然驚跳，再聽柳恨水那麼說，知道柳恨水並沒有被自己的媚惑迷住，頓時嚇得抖顫了一下。

雷霆隱頓時放下心來，從柳恨水那句話，他已知道，那個女子果然是水柔柔。

想到柳恨水差點死在水柔柔的手上，雷霆隱也痛恨她狠毒，不過，他承認，她確是一個教人傾倒的尤物。

「賤人，妳想不到柳某還活着吧?」柳恨水眼中噴火，若是目光也能殺人的話，水柔柔已經死了幾次。

水柔柔瑟縮了一下。「你……浪波……你眞的沒有死?」

原來，柳恨水以前的名字原叫浪波，自險死還生後，由於切齒痛恨水柔柔，才改名恨水。

柳恨水臉上的肌肉搐動了幾下，語冷如冰。「賤人，柳某就是當年的柳浪波，妳想柳某死，柳某偏偏死不了，妳知道麼?柳某當年曾發下毒罵，無論上天入地，下油鍋上刀山，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妳，手刄妳這個狠心狗肺的賤人！」

水柔柔臉色連變，又青又白。「你……怎會死不了的?」

柳恨水嘿嘿一笑。「賤人，柳某當年幸好沒有告訴妳，兩儀太極功練到第七層的時候，全身一百零八個穴道，皆有兩炁相護，若遇重擊，會產生一股反震之力，消去大部份的力道，所以，柳某死不了，只受了很輕的震傷。」

「柔柔，他就是那個當年被妳所迷，輕易便騙了他的師門秘學——兩儀太極功的那個儍小子?」那個相貌威儀的中年人一把將水柔柔摟住，一片輕憐蜜愛，說話却極之刻薄！

水柔柔無限嬌媚地點點頭。「就是他。」

那中年人頓時臉色一沉，直視着柳恨水。「姓柳的，當年你佔了柔柔的便宜，某家已不計較，你却懷恨至今，找上門來，哼哼，今晚，某家要將你碎屍萬段！」

雷霆隱想到那中年人如此恬不知耻，顚倒黑白，心中大爲氣憤，正想說話，柳恨水已先開口。「你是誰?」語氣又冷又淡。

中年人抬手撫撫頷下長髯，傲然道：「厲百齡，此宅之主人！」

雷霆隱與柳恨水一聽，頓時臉色微變。「原來你就是楊子鱷厲百齡！」

中年人微微一笑。「怎麼樣，可是怕了?」

「呸！」柳恨水吐了口口水，不屑地道：「厲百齡，別人怕你，柳某可不怕，柳某今晚就要宰了你這條大鱷！」

雷霆隱也道：「厲百齡，就是你，一直暗中興風作浪，操縱金牛堂，令到中州武林道一片腥風血雨，當年你被少林神僧所敗，還以爲你已得到教訓，想不到，你仍然不思悔改，今晚，雷某要爲武林除去你這個煞神！」

厲百齡陡地仰頭大笑起來，好一會，才道：「簡直不知天高地厚，憑你兩個，殺得了某家?」

一頓，又道：「可是霍天驕那老狐狸，派你們來的?」

雷霆隱與柳恨水互望一眼，倏地飛撲向厲百齡！

厲百齡一聲：「來得好！」身形半轉，已將水柔柔送入房中，接一挫身，雙拳疾擊，硬是封開了雷、柳兩人勢道凌厲的一擊！

只這一招之間，已顯出楊子鱷厲百齡這個煞神身手之厲害！

雷霆隱大吼一聲，雙拳連環擊向「楊子鱷」！

——他是想纏住「楊子鱷」，好讓柳恨水搶入房中，手刄那水柔柔！

「楊子鱷」焉會看不出來，怒哼一聲，只接了雷霆隱三拳，身形斜閃，一脚橫踹，恰好將偏身閃撲入房的柳恨水逼退，令他不得其門而入！

柳恨水發出一聲沉吼，像瘋了一樣，狂攻「楊子鱷」！

雷霆隱也使出渾身解數，與柳恨水聯手猛攻。

「楊子鱷」居然應付得了兩人的猛攻，守在門前，並沒有退讓半步！

守在房門兩旁的八個漢子，居然沒有動手。

原來，「楊子鱷」並沒有向他們發出命令，所以，他們不敢動手。

三人打得異常激烈，以雷霆隱與柳恨水的身手，居然奈何不了他。

「楊子鱷」這個煞神，果然名不虛傳。

陡地，雷霆隱大吼一聲，不顧一切地切擊向「楊子鱷」的脅下！

「楊子鱷」本可以一拳擊爆雷霆隱的頭顱(他不知道，雷霆隱已練成了金鋼罩，腦袋堅硬如鐵)，但他也勢必被雷霆隱雙拳擊在脅下，這種兩敗俱傷的打法，他當然不願意，想閃避，已來不及，無奈之下，他只好以雙拳去封擋。

就在拳掌相擊的剎那，雷霆隱忽然間化拳爲爪，一把攫抓住「楊子鱷」的兩手十指！

「柳兄，快！」雷霆隱疾喝！

柳恨水心頭一熱，不敢猶豫，因爲機會稍縱即逝，若猶豫，那就白費了雷霆隱一番心意，他一偏身一閃，撲入房中！「楊子鱷」一揮不脫，急喝：「截住姓柳的！」

守在門外的八個漢子一聽，急忙閃撲過去，但却慢了一點點，截不住柳恨水。

房內即時響起水柔柔的驚叫聲與柳恨水的怒叱聲。

「楊子鱷」又驚又急，驀地一脚踢

向雷霆隱的小腹！

雷霆隱倒躍起來，雙手仍然死抓住「楊子鱷」的雙手十指！

「楊子鱷」驀地雙手一抖一甩，將人在空中的雷霆隱當兵器般，砸向左邊的牆壁！

雷霆隱仍然不放手！

「砰彭」一聲，雷霆隱砸在樓壁上，居然將樓壁砸穿一個大洞，直飛出去！

原來，雷霆隱在那刹那，已暗運起金鋼功，全身有如鐵石一樣，砸在樓壁時雖然有點震痛，但却毫無損傷！

雷霆隱飛出樓外，雙手仍然死抓住「楊子鱷」的雙手不放，由於「楊子鱷」那一砸之力極大——一心想將雷霆隱砸死，所以，飛出去的勢道亦極猛，居然連「楊子鱷」站不住，往破洞外飛去！

「楊子鱷」想掙脫雷霆隱的雙手，却不能，刹那間，已從破洞飛了出去！

那些漢子看着，大驚失色，不知所措。

就在雷霆隱與「楊子鱷」飛出樓外的時候，房內的水柔柔亦發出一聲慘叫，自樓上窗口飛墜下去。

一條人影亦緊接着飛撲出窗外，向下掠墜。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柳恨水。

* * *

雷霆隱在快將落地的時候，已放開「楊子鱷」。

「楊子鱷」乍然聽到水柔柔的慘叫聲，大驚失色，也恨死了雷霆隱，才落在地上，便有如一頭怒獅般，怒吼一聲，疾撲向雷霆隱。

——他很驚詫，雷霆隱居然沒有被砸死。

雷霆隱亦發出一聲吼叫，撲過去！

兩人都像失去了理性，互相狂攻。

驀地，雷霆隱發出一聲悶吼，身形斜向後飛！

原來，他的左肩頭上中了「楊子鱷」一拳，被擊飛出去！

「楊子鱷」立時飛撲向水柔柔墜地的那邊。

一聲慘叫又响起。

「柔柔！」「楊子鱷」大叫一聲，飛撲的身形更疾！

——他聽出，那聲慘叫，是水柔柔發出的！

當他撲到水柔柔的身邊時，看到水柔柔躺在血泊中，頓時呆住！

柳恨水就站在水柔柔的旁邊，刀上滴着血，仰頭說道：「我終於殺了那賤人，我終於雪了心頭之恨，痛快，好痛快！」狀似痴呆。

「柔柔！」「楊子鱷」倏地嚎叫一聲，聲如餓狼嗥嚎，身形一動，却不是撲落水柔柔的身上，而是撲向柳恨水！

柳恨水恍然不覺。

「柳兄，小心！」雷霆隱一眼瞥到，驚叫一聲。

柳恨水陡地拔起來，手中刀斜斬而下！

「楊子鱷」厲吼一聲：「姓柳的，某家要將你千刀萬剮，寢你的皮、啖你的肉！」身形疾閃，避過柳恨水那一刀，縱掠起來，狂擊柳恨水。

柳恨水左掌急展，迎擊「楊子鱷」那狂風驟雨般的攻擊。

驀地，眼前一花，他的左肋下，挨了「楊子鱷」一掌，悶叫一聲，斜飛出去！

「楊子鱷」眼見水柔柔香消玉殞，已紅了眼，身形一翻，凌空飛撲向柳恨水。

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有如星飛虹射般，飛撲向「楊子鱷」！

「楊子鱷」怒喝一聲：「滾！」陡地往上一拔，一脚踹落那刹那自他脚下掠撲過的人影！

那條人影不及應變，被其踹個正着，悶叫一聲，直向下墜！

「楊子鱷」的身形亦勢道已盡，往下急墜！

被踹墜下去的那條人影不是別人，正是雷霆隱！

他墜跌落地上，正自跳起來，一條人影有如殞星飛墜般，墜撲下來，大驚下，急忙橫滾開去。

急墜的「楊子鱷」身形轉折，追着雷霆隱橫滾的身形，有如兀鷹撲小雞。

雷霆隱陡地身形一窒，雙脚雙手猛地往上踢擊！

「楊子鱷」驀地身形一翻，一脚踢向雷霆隱的腦門！

一道晶光在那霎間，電閃般飛射向「楊子鱷」！

「楊子鱷」怒叫一聲，身形急翻，避過那道晶光！

那道晶光原來是一柄軟刀，是柳恨水全力擲出的！

總算救了雷霆隱一命！

雷霆隱驚出一身冷汗，急忙挺身跳起來。

——他雖然練成了金鋼罩，頭部堅如鐵石，但腦門是最弱的一環，若是被「楊子鱷」那一脚踢中，只怕不死也會重傷！

「楊子鱷」翻落地上，紅着雙眼，狂叫：「某家要殺了你這兩個混蛋！碎屍萬段！」身形疾轉，撲向柳恨水。

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有如天馬行空般，飛掠而至，截住「楊子鱷」！

兩條人影一合，發出一下悶哼聲，各自退了兩步。

原來，兩人互擊了一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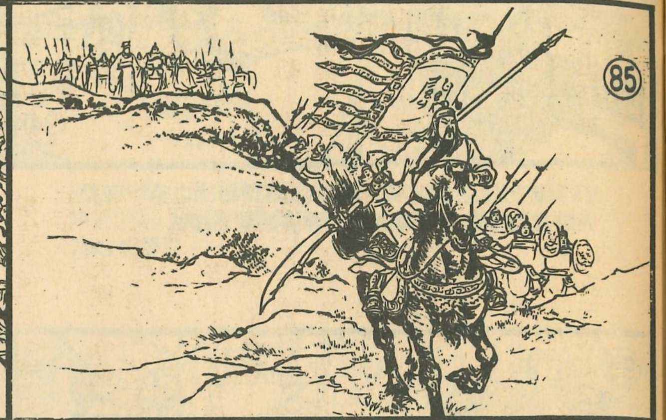
看來，「楊子鱷」與那條人影功力相當！

不過，嚴格來說，凌空掠撲而至的那人，應該稍佔上風。

三國演義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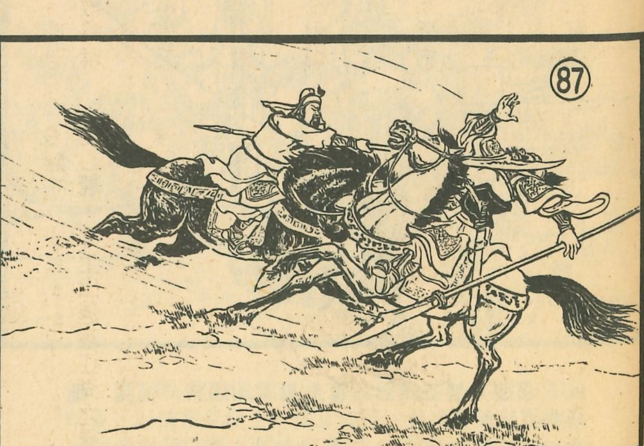
白馬坡（三）

徐正·編繪



85 張遼在旁說：「軍中無戲言，雲長可不能輕忽啊！」關羽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偃月刀，跑下土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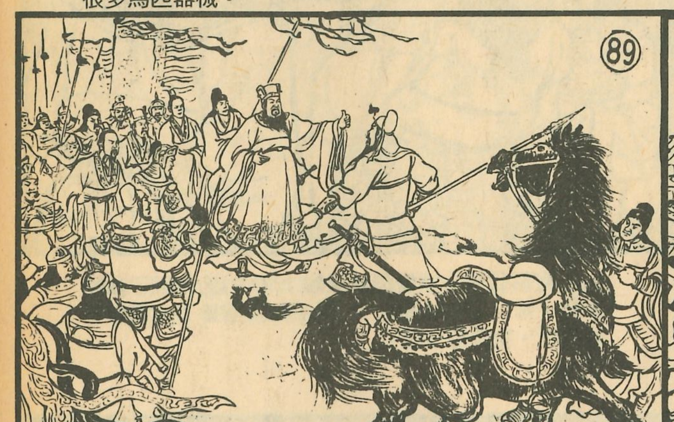
86 關羽催馬殺入袁軍陣中，橫衝直撞，河北軍紛紛退避。



87 顏良見關羽衝來，剛要開口問話，不提防關羽馬快，早已跑到前面。顏良措手不及，被關羽一刀斬於馬下。



88 關羽霍地跳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在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袁軍見主將被殺，不戰自亂。曹軍趁勢攻擊，大獲全勝，擄獲了很多馬匹器械。



89 關羽縱馬上山，把顏良首級獻給曹操。曹操絕口稱讚道：「將軍眞是一位天神！」關羽說：「我有什麼了不起，我弟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猶如探囊取物一般。」

90 曹操大驚，回顧左右道：「今後如果遇着張翼德，可不能輕敵啊！」

因爲，人在空中，不像站在地上的人那樣，易於發勁！

雷、柳兩人乍見一條人影掠撲過來，起初還以爲是負責接應的牛奔，看清楚，原來不是！

只聽「楊子鱷」厲聲道：「霍天驕，是你！」

雷、柳兩人一聽，怔了一下——想不到驀地殺出來的人，竟然是霍天驕！

一代天驕霍天驕！

雷霆隱定睛一看，那人果然是霍天驕！

柳恨水雖然早已聽聞霍天驕的大名，却是今晚才第一次見識到他的眞面目，自不免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霍天驕已年近五十，但身材壯健，容神飛揚，有一種顧盼自大之態，彷佛天下間皆在他掌握中那樣！

「大鱷，想不到吧？」霍天驕哈哈一笑：「你這條大鱷，藏得好深啊，若不是霍某略施小計，你還不會露出水面啊！」

雷霆隱聽在耳中，心頭一動，疾聲道：「霍……閣下，你利用雷某，逼這煞神露面！」

霍天驕又哈哈一笑。「雷霆隱，那個叫你欠霍某一個情，霍某只好利用你作一枚棋子，果然奏效！」

一頓，又道：「雷霆隱，你別生氣，你我已兩不相欠，你可以走了！」

雷霆隱心中怒憤，說不出話來了。

「霍天驕，那個消息，也是你故意放出來的，是麼？」「楊子鱷」怒叫。

霍天驕得意地一點頭：「不錯，有人要殺你的愛姬水柔柔的消息，是霍某放出去的，要不，怎引出你這條大鱷露面！」

「霍天驕！舊恨新仇！某家要與你一併算個清楚！」「楊子鱷」神色猙獰，發出一聲厲嘯！

嘯聲才起，四下裏，有如鬼魅般，閃現出大批人影，將霍天驕、雷、柳三人圍起來。

霍天驕毫不動容，亦發出一聲烈嘯！

四下的牆頭上，人頭紛冒，翻跳落院內地上，將「楊子鱷」的手下包圍起來！

「大鱷，今晚，咱們也該拚個眞章，分個生死，以了昔年之賬！」霍天驕冷冷一笑。

「爹——」一聲嬌喚，驀地响起，一條矯捷的身影，自牆外掠入院中，落在霍天驕的身旁。

雷霆隱與柳恨水定眼一瞧，那人竟然是姚香琳！

兩人詫訝不已！

一個姓霍、一個姓姚，怎會是父女？

霍天驕臉色一變，疾聲道：「琳兒，妳怎會在此？」

聽霍天驕這麼說，姚香琳確是霍天驕的女兒！

那麼，她應該姓霍，不是姓姚！

「爹，你原來不是姓姚，而是姓霍！」姚香琳的神色很痛苦。

「不錯！」霍天驕道：「姚上雄只是爲父的假名，以掩飾爲父的眞正身份！」

「爹，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姚香琳帶哭道。

「因爲，那樣才能不被人發現爲父眞正的身份，方便爲父的行動！」霍天驕直言不諱。「爲父之所以這樣做，最終的目的，是要找出這頭大鱷，算清楚昔年的一筆賬，同時，達到雄霸一方的目的！」

「霍天驕，這麼說，唐天滿只是你手上的一枚棋子！」雷霆隱大聲道。

「不錯！」霍天驕道：「不過，唐天滿是一個人材，要不，我也不會將琳兒許配給他！」

「你不過是利用你女兒來籠絡唐天滿，替你賣命！」柳恨水道。

「爹！你……」霍香琳一張臉雪白！

「琳兒，快回家！」霍天驕不耐煩地揮揮手。

「爹……」

「妳不聽爲父的話麼？」霍天驕怒喝！

霍香琳「哇」地一聲哭出聲來，一擰身，掩着臉奔開去。

雷霆隱忙截住她，霍香琳一頭撲在他身上，痛哭起來。

那霍天驕也不再理會女兒，對「楊子鱷」道：「大鱷，咱們也該算算賬了！」

「楊子鱷」怒哼一聲，發出一聲吼叫：「殺！」

霍天驕亦擧手一揮！

一場慘烈的廝殺，立刻展開！

每一個人都像瘋了一樣，只想殺死對方！

* * *

大火併的結果，兩敗俱傷！

霍天驕與「楊子鱷」同歸於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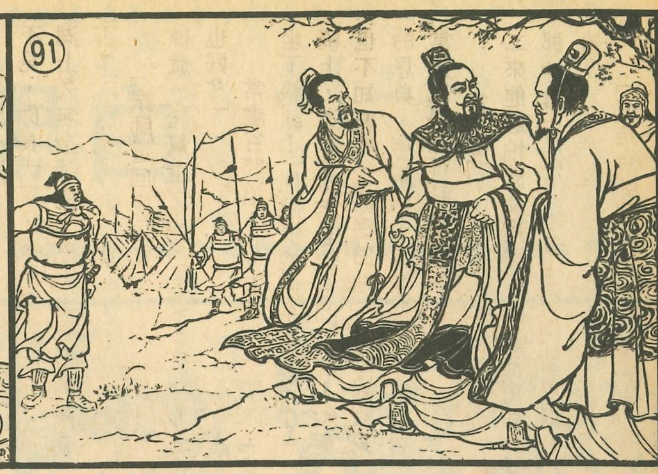
唐天滿也受了重傷，斷了一腿一手！

雙方誰也無法在中州道上稱霸！

雷霆隱與柳恨水、牛奔、霍香琳目睹這一場慘烈的大火併，自不免魄動心驚，都生出退隱江湖之意！

他們總算眞正見識到，江湖太兇險了！

（全文完）



91　再說敗軍回報袁紹，說顏良被曹營一員赤面長鬚的勇將斬了。袁紹驚問這人是誰。謀士沮授說：「論他的武藝與容貌，此人必是劉備之弟關羽。」



92　袁紹回頭向劉備瞪着眼說：「你的兄弟斬了我的愛將，你必是私通敵人。」喝令把劉備斬了。劉備不慌不忙，跟袁紹分辯。



93　袁紹聽了劉備的話，低頭沉思了一會，又覺得有理。就安慰劉備，責怪沮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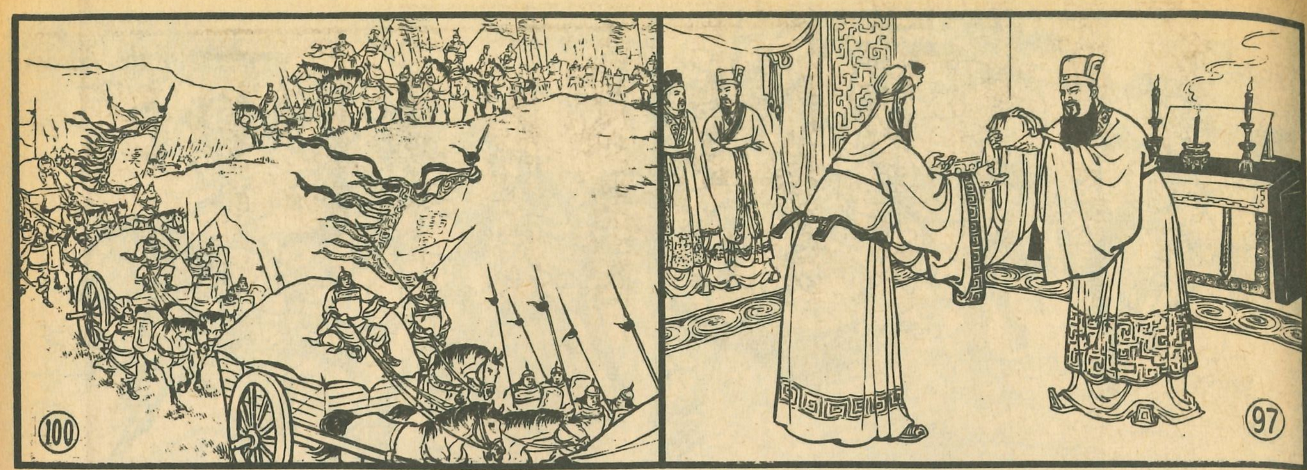
94　袁紹請劉備進帳，商議給顏良報仇之策。忽然大將文醜從帳外嚷着進來，要去替顏良報仇。



95　袁紹大喜，便令文醜領七萬軍先行；劉備領三萬軍爲後部，渡黃河追殺曹軍。沮授急諫道：「未識曹軍虛實，不可輕易渡河。」袁紹不聽，斥退沮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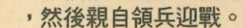


96　沮授見無法諫阻，嘆息着退出帳來。從此，他托病不出。



97　再說，曹操見關羽斬了顏良，倍加欽敬，寫表申奏朝廷，封關羽爲漢壽亭侯。還鑄了一個金印，親自送給關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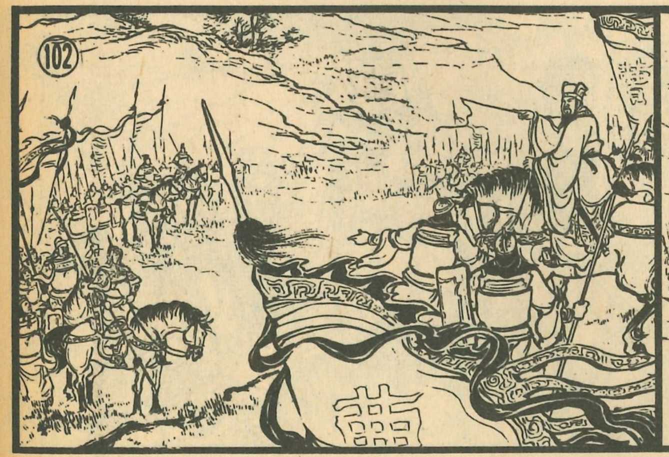
98　這時，哨馬來報，說袁紹又派大將文醜渡黃河，已佔領了延津。曹操先派人叫延津附近的居民搬家，然後親自領兵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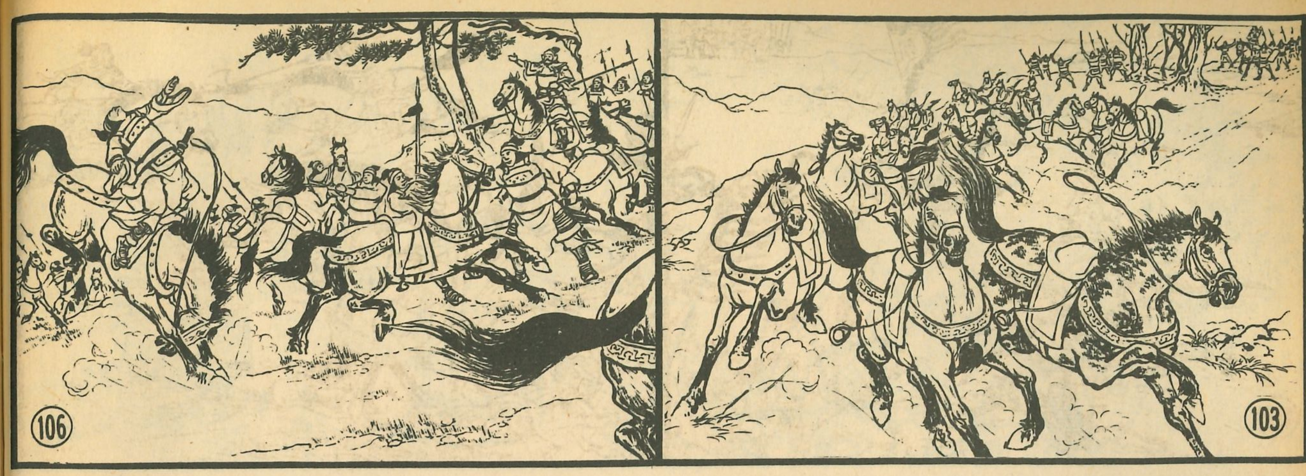
99　曹軍快接近延津時，曹操傳下將令：以後軍爲前軍，以前軍爲後軍，糧草先行，軍馬在後。謀士呂虔問他是何用意？曹操假意說：「糧草在後，常被剽掠，不如放在前面的好。」

100　呂虔又問：「如果碰着敵人前來，那糧草怎麼辦呢？」曹操仍然不說明眞相，假意說：「等敵軍來了再說吧。」命令一下，載運糧草輜重的車輛，都沿着黃河向延津方向前進。

101　這時文醜正領兵南行，迎面遇上曹軍。曹軍棄了糧草輜重，四散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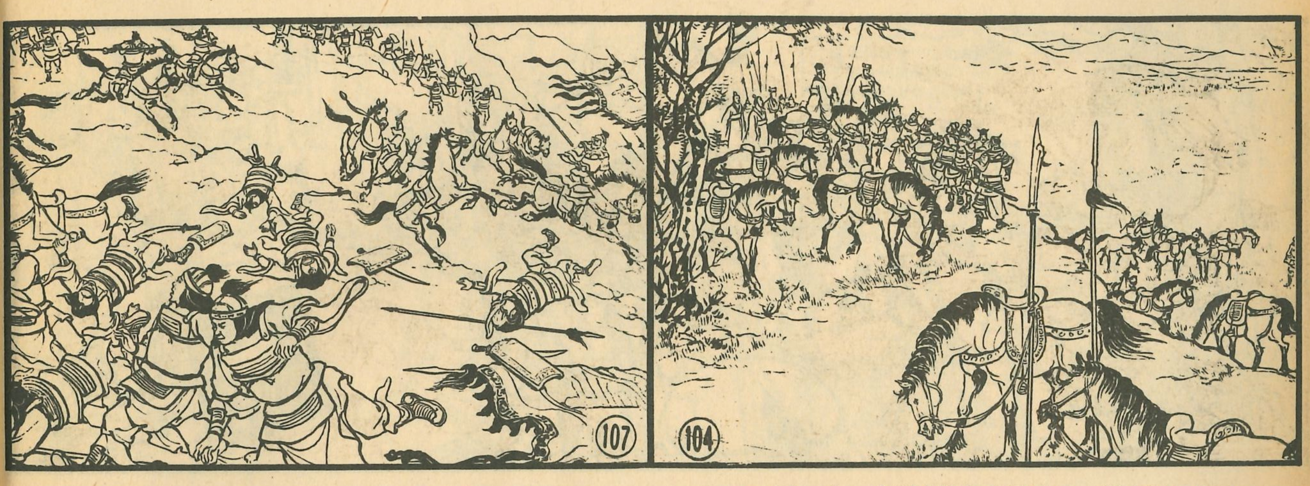


102　軍士們慌忙報告曹操：「文醜大軍已到，我軍皆棄糧奔走，後軍又遠，請丞相快拿主意。」曹操用鞭指着南面一個土坡說：「到那裏去暫避一下吧。」



103　曹軍上了土坡，曹操叫軍士們解衣卸甲，休息一會，把戰馬全都放到北面去吃草。

106　袁軍劫了糧草，又來搶奪馬匹，隊伍立刻混亂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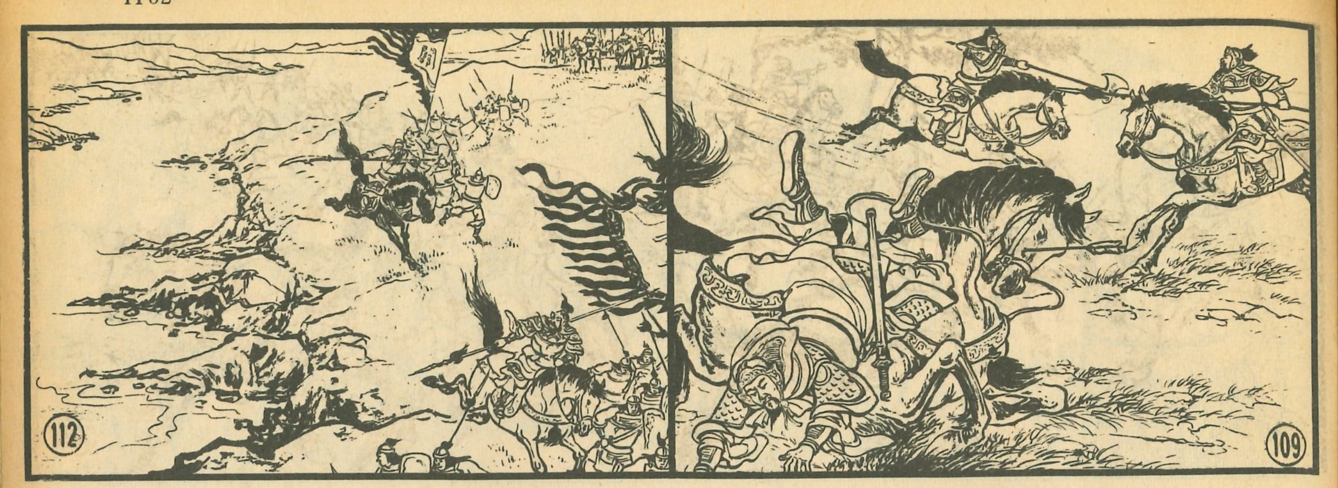
104　不一會，北面大路灰塵滾滾，一股大軍如急風般向着土坡撲來。衆將對曹操說：「賊兵殺來了，快下令把馬匹收回來，且退到白馬再說。」

107　曹操下令，叫衆將士一齊下土坡攻擊。袁軍不戰自潰。文醜喝止不住，只得撥馬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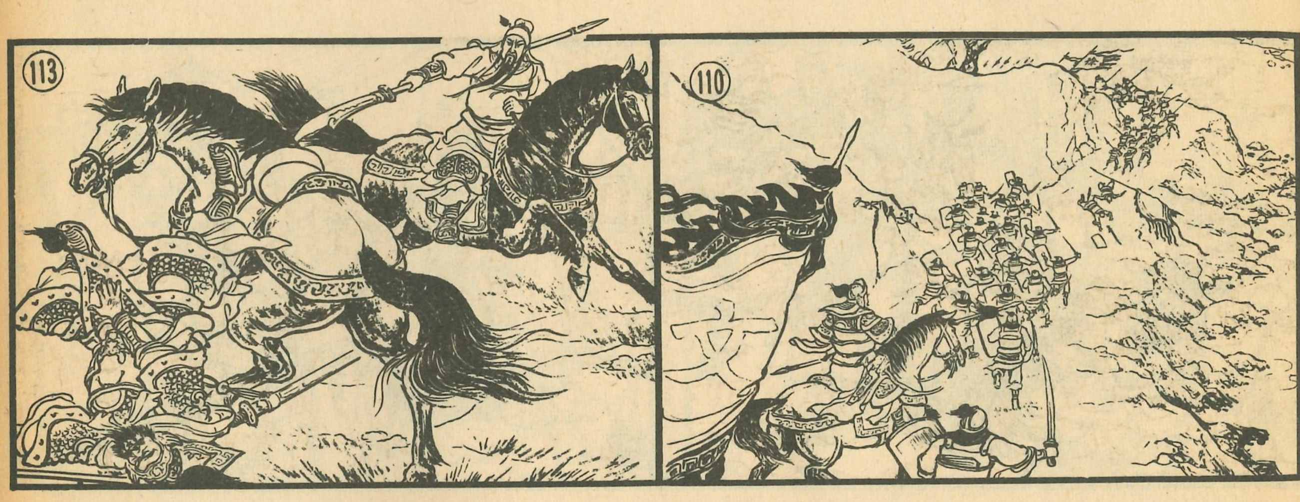
105　荀攸對衆將道：「這正可以誘敵，為什麼要退却呢？」曹操瞟了他一眼，向他露出一絲笑意。荀攸方才領會，不再說下去。

108　曹操即令徐晃、張遼追趕。看看趕上，不提防文醜一箭向張遼臉上射來。虧得徐晃瞧見，高叫一聲；張遼低頭急躲，那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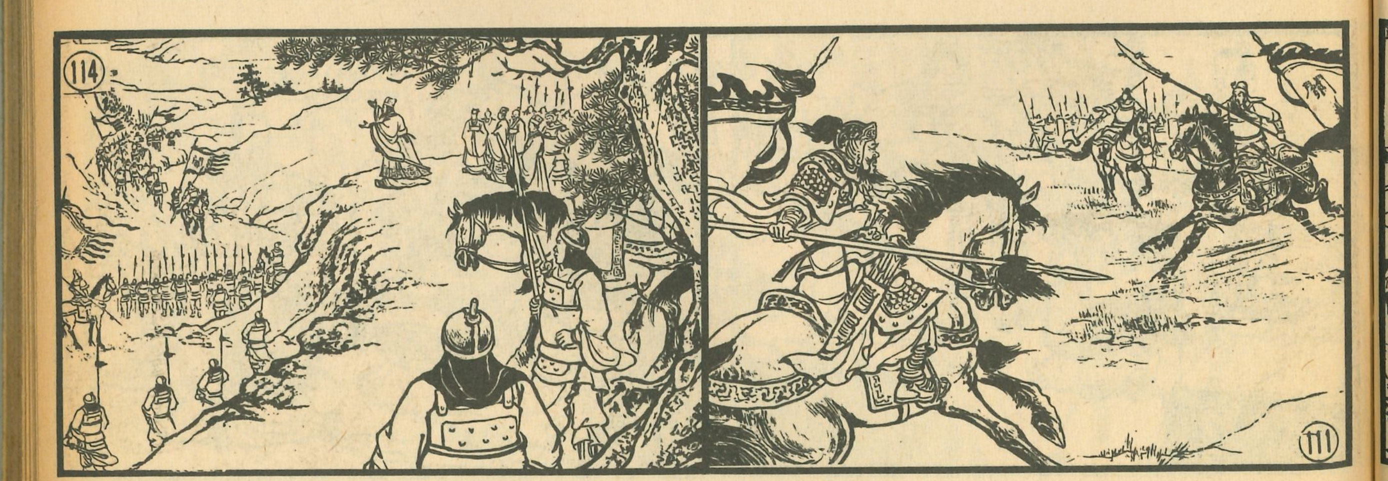
109　張遼奮力再趕，坐馬又被文醜射中面頰，那馬撲地跪倒，將張遼掀落地上。文醜回馬殺來，恰好徐晃趕到，急掄大斧架住，二人厮殺起來。

112　戰不三合，文醜膽怯，撥馬繞河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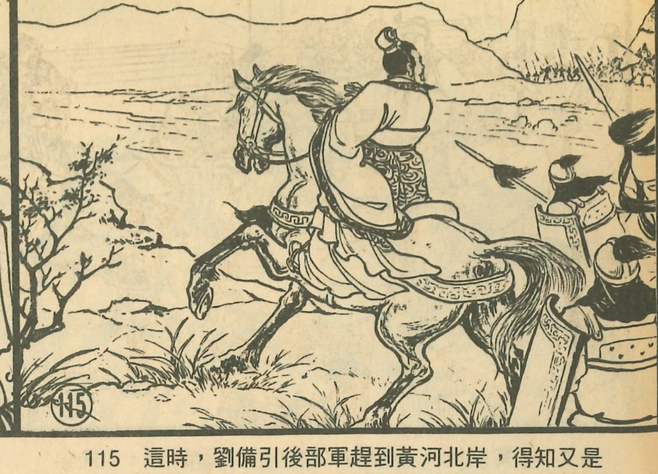
110　正在苦鬥的時候，文醜的後軍大隊趕到，徐晃料敵不過，撥馬敗回。文醜緊緊在後趕來。

113　關羽催動赤兔馬，趕上文醜，腦後一刀，把他斬下馬來。軍士們見主將被殺，都四散逃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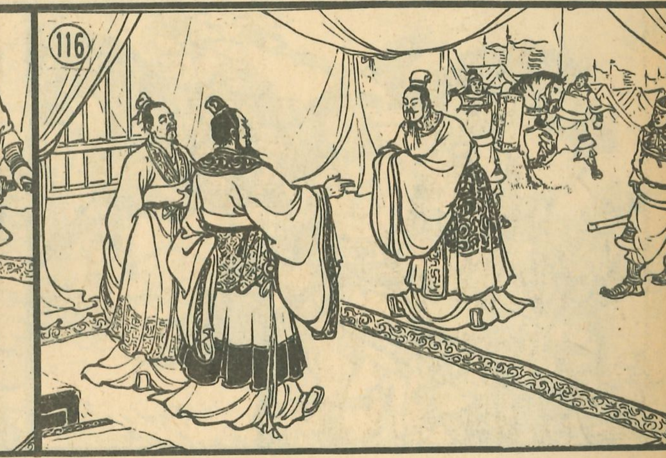


111　忽見關羽一馬當先，後隨十餘騎馬，飛奔而來，大喝道：「賊將休走！」

114　曹操在土阜上望見關羽斬了文醜，立即指揮人馬，一齊隨後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糧草馬匹都被曹軍奪回。



115　這時，劉備引後部軍趕到黃河北岸，得知又是赤面長鬚的人斬了文醜，立即飛馬來到河邊。望見對岸一簇人馬，來往如飛，爲首一將，果是關羽，不由得心中暗喜。



116　劉備本想渡河與關羽相認，卻不料曹兵已經擁到河南，只得收兵退至官渡，回寨去見袁紹。



117　這時，袁紹已得知殺文醜的又是關羽，一見劉備到來，喝令左右把他推出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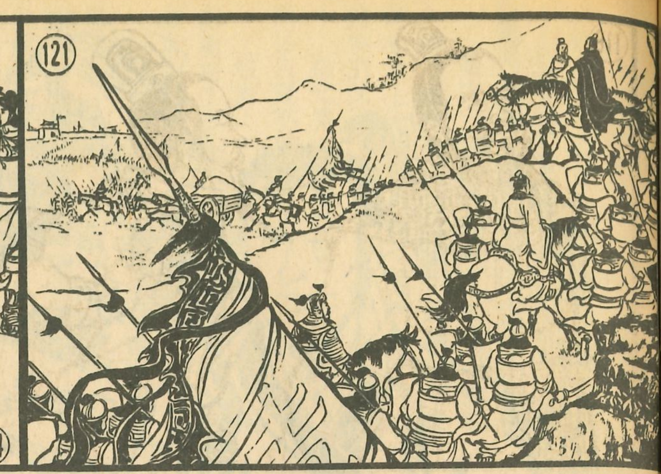
118　劉備滿口叫屈，他說：「曹賊素來忌我，只怕我盡心輔助你，故意使關羽來殺兩將。這明明是存心要激怒你，借你的手來殺我，請仔細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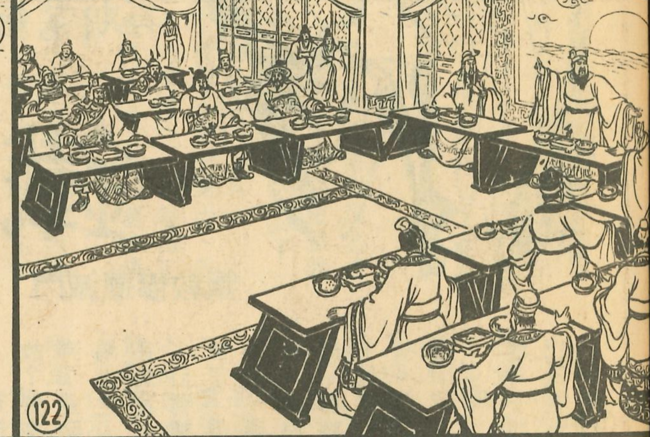
119　袁紹想想劉備的話不錯，況且顏良、文醜已經死了，即使殺了劉備也是徒然。倒不如放了劉備，叫他把關羽召來。於是他又回心轉意，下座撫慰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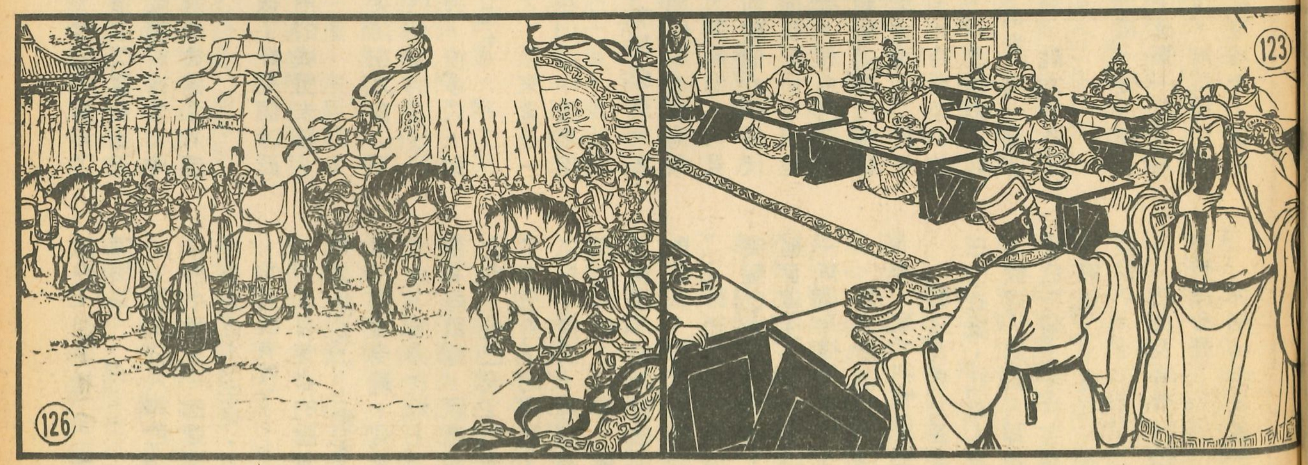
120　袁紹又請劉備進帳。劉備謝過不殺之恩，馬上要寫信給關羽，召他到河北來。袁紹非常高興，催劉備快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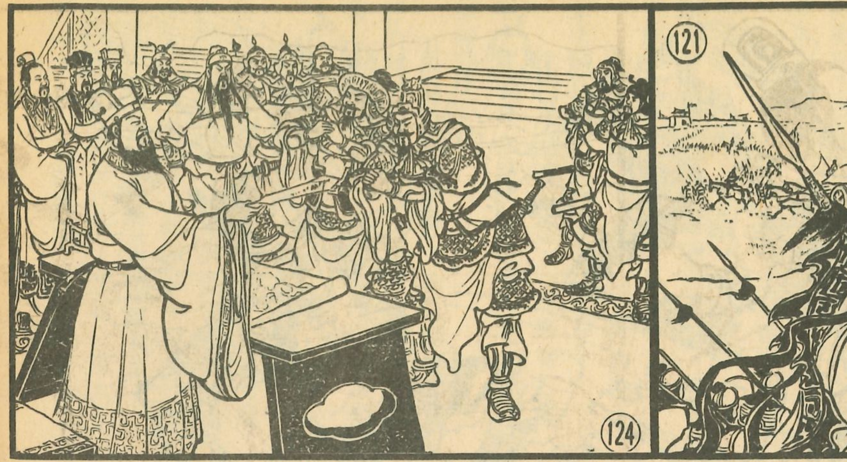
121　寫好信，卻沒有合適的人去送，只好暫時擱下來。袁紹下令退軍，回到陽武，按兵不動。



122　曹操命夏侯惇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都，設宴慰勞將士，慶賀關羽之功。席上，曹操對呂虔說：「此番我以糧草先行，乃是誘敵之計，只有荀公達(荀攸)知道我的用意啊！」衆將無不嘆服。



123　正在歡飲的時候，駐守在汝南的曹洪派人來討救兵，說該地有黃巾劉辟和龔都進犯，打了幾仗，都是失利。關羽聽說，自告奮勇，願去援救曹洪。



124　曹操說：「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酬勞，怎能再勞出征？」關羽道：「我久閑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曹操同意，便點兵五萬，派於禁和樂進爲副將，明日動身。



125　散席以後，荀彧秘密地對曹操說：「雲長常有歸劉備之心，一旦知道消息，必然前去，不能常叫他出征呀！」曹操也覺得不放心，說等他這次立了功，以後絕不再讓他領兵了。

126　第二天，關羽催動人馬起程，曹操親自送行，並祝他早奏凱歌。要知關羽能否勝利，能否和劉備重逢，請看下集　《千里走單騎》。　(本段完)

鐵傘舞天魔

叛教慘遭滅門　血債誓要血償

兩期完短篇故事

楊子江・文　可飛・圖

這是個黃梅季節，天空中鋪滿了黑鉛塊似的烏雲，一道道閃電劃過天際，雷聲挾着撕裂的威勢震撼着大地，俄頃，大雨如注，宛如缺堤江河般自空中倒瀉而下。

這場大雨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時辰，到了傍晚時分，風雨的威勢未減，反而越來越大。

天已黑了下來，突然在九宮山下一條山道上，响起一陣急促的「沙沙」的聲响，聲音由遠而近，沒多久，從山坳那邊出現一團黑影來。

那團黑影越來越大，原來竟是一人一騎冒着大風大雨在山道中放馬疾馳。

奇怪！那人究竟有甚麼重大事故？要在這樣大風大雨的黑夜放馬飛奔？適時一道閃電從天際劃過，只見馬上之人衣衫盡濕，他整個身子俯伏在馬背上，是以身形面貌都看不清楚，他嘴裡不斷的喘着氣，那馬已經夠快了，但他還不時緊勒韁繩催馬疾馳如飛，要知道這樣大風大雨天不比平時，馬兒已盡了全力，此時再經不起他一再鞭策，就在掠下一道斜坡之際，那馬前蹄一滑，「唏聿聿」的一聲悲嘶，疾馳中煞不住去勢，龐大的身子從山坡上翻了下去。

馬上之人大驚，危機一髮，突見他身子拔起，在半空中身腰一挫，人已落在地上，天雨路滑，無法穩住身子，足步一滑，一跤跌在地上，就在這時，他懷裡「哇」的一聲，發出了一陣哭聲。

馬上之人神色一緊，趕緊俯身摟住懷中嬰兒，回頭朝來路望去，滿臉焦急的道：「生兒，忍耐些，逃過這裡，咱們就有救了……」

他自管自的說着，那知懷中的嬰兒年紀太小，根本聽不懂他說些甚麼。剛才受驚，竟然哭了起來。那人大急，奮力從地上站了起來，他的步履有些踉蹌，顯然地，在他策馬飛逃之前，他已受了內傷，但他此刻顧不了自己身上的傷勢，走到那馬跌下之處探手摸去，馬的前蹄已斷，他不禁頹然的嘆了口氣，彎身擋住急風大雨，務使不致淋着懷中嬰兒，片刻也不敢躭擱，抬步向前疾行。

那知道步子剛抬起，一陣桀桀怪笑聲已在耳邊响起，那人心頭一震，極目望去，風雨之中現出三條人影，一齊橫身擋住去路。

那人臉色慘然一變，「蹬」的退了一步，順手把寶劍拔了出來。

那三人身上各自穿着紅、黃、黑三色衣服，紅衣人身材較高大，黃衣人較瘦，黑衣人却是又胖又矮，三人服色不同，身材各異，獨有那張臉孔一般無二，沒有一絲血色，令人望而生畏。

紅衣人冷冷的說道：「白元眞，你還想逃命麼？」

那個叫白元眞的人擦了擦臉上的

水珠，右手緊緊抓着寶劍，悲憤的道：「你們已殺了白某滿門二十四口，難道連白某唯一的骨肉也不放過麼？」

黃衣人陰惻惻的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姓白的，縱使此刻你跪在地上向我們求饒，我們也不會放過你們父子！」

白元眞仰天悲呼道：「斬盡殺絕，只怕人算不如天算！」

紅衣人不屑地道：「既知現在，何必當初？你如不背叛本教，教主又怎會命我們血洗你白家滿門呢？」

白元眞切齒地道：「血魔教以殺戮爲手段，以征服天下武林爲宗旨，白某人實在看不過你等胡作非爲，才決然離開血魔教，你們……」

黃衣人大吼道：「住口，姓白的，想不到你現在竟變得淸高起來了！」

紅衣人譏諷的道：「淸高有甚麼用？那可得拿滿門性命來作交換啊！值得嗎？」

黑衣人桀桀笑道：「兩位却有那麼好的閒情和他瞎扯，教主正在等我們覆命哩！」說着，大踏步向白元眞欺去。

風勁雨急，空中仍是雷雨交加，白元眞握着手中寶劍，懷中嬰兒啼聲使他心痛有如刀割，但是生死大敵當前，他那敢分心去照顧懷中嬰兒，嬰兒被雨水一淋，哭聲益發淒厲起來。

白元眞滿臉悲憤，想起一家大小二十四口，都盡死在「血魔教」教徒刀劍之下，自己受傷之後帶着愛子白雲生逃出，那知對方竟然毫不放鬆的要趕盡殺絕，自己死不足惜，愛子何辜，眼看也將在刀劍之下喪生，一念及此，不禁悲痛欲絕，握劍之手不禁顫抖起來。

黑衣人走到白元眞面前五尺之處站定，「嗆啷」一聲，拔出一柄鬼頭鋼刀，獰聲道：「姓白的，你認命吧！」手臂一抬，當頭一刀劈了下去。

白元眞咬了咬牙，橫劍架出，豈料黑衣人那一刀乃是虛式，乘着白元眞一架之際，刀鋒一偏，忽向懷中嬰兒劈去。

黑衣人行事心狠手辣，他知道白元眞要保護嬰兒，如自己對準嬰兒下手，白元眞必定全力掩護。心神一分，天大的武功也要打個折扣，他算無遺策，自恃在十招之內定可將白元眞劈殺。

白元眞慌忙回劍一擋，黑衣人立即取得先機，大喝一聲，一柄鬼頭刀舞得虎虎生風，風雨之中但見滿天都是刀影，剎時攻了十幾招之多。

白元眞左遮右擋，他雖然受了內傷，可是應付黑衣人的攻勢仍是游刃有餘，紅衣人朝黃衣人望了一眼，陰聲道：「他死到臨頭，還要掙扎，爲了爭取時間，我們只好一起上了。」

黃衣人點點頭道：「說得對。」

於是，他們身影一動，拔出寶劍從偏鋒攻入，紅衣人也不怠慢，五指如鈎，朝白元眞的「天突穴」抓去。

白元眞和黑衣人動手，堪堪只鬥得個平手，紅衣人和黃衣人加入戰圈，他頓時感到壓力大增，剛剛避過黃衣人一劍，紅衣人五指又已然抓到，其快如電，白元眞一咬牙，反手一劍撩出，紅衣人招法忽變，突然十指齊出，左手五指堪抓住白元眞的劍柄，白元眞一驚，被迫退了一步。

紅衣人厲聲道：「那裡走？」

搶步欺身，五指招式不變，竟是不容白元眞有絲毫喘息機會，如影隨形又攻了過去。

白元眞兩眼通紅，一緊寶劍，大吼道：「白某和你們拚了。」

寶劍一起，便向紅衣人五指削去，他存心拚命，招式又狠又疾，紅衣人嘿嘿一笑，身子突然一盤，讓出前面空隙，黑衣人恰好攻上，一刀把白元眞劍式化開。

白元眞早時已受了內傷，剛才又一陣疾馳，後來又和黑衣人鬥了十多招，內傷早已發作，此刻勉力支持，身子大不如前，黃衣人揮劍疾攻，招式如風，白元眞慢了一慢，左肩已中了一劍，「噗」的一聲，連皮帶肉被劃下了一大片來。

要知道眼前那三人乃是「血魔教」中三大使者，紅衣人是追魂使者祁連元，黃衣人是奪命使者成大方，黑衣人是鬼頭使者姜一平，這三人不但在「血魔教」身份甚高，就是在武林中也是人見人怕的大魔頭，平常只要三人中任何一人在武林中走動一次，都足以掀起滔天巨浪，更何況此刻三人聯手，就算是白元眞沒有受傷，恐怕也非三人聯手二十招之敵。

白元眞悶哼一聲，踉蹌退了五六步，肩頭血流如注，一個穩不住身子，一跤摔下地上去。

奪命使者成大方睹狀大喜，趕上前去一劍刺下，白元眞傷勢雖重，但他心中猶念念不忘愛子安危，見成大方一劍對胸掃來，深怕傷了愛子，也不知那裡來的一股氣力，霍然一翻而起，躲開了這致命一擊，他雖然躲開了成大方一劍，可是身子一翻之際，恰巧落在鬼頭使者姜一平身邊不遠，姜一平獰笑一聲，刀出如風，狠狠的劈到。

白元眞拚死抵擋，剛剛擋了姜一平三招，追魂使者祁連元一抓又襲到，危急間抬起左臂擋去，那知左肩剛受傷，行動大欠靈活，手臂只抬起一半，突見姜一平刀鋒一偏，風雨中白元眞只覺眼中一花，「克察」一聲，左臂齊肩而斷，白元眞一聲慘叫，仰天栽倒地上。

姜一平笑了一笑，得意地道：「這終算完了啦！」

走過去將白元眞身體踢了一踢，白元眞寂然不動，成大方道：「不必躭誤時間了，乾脆把小的也宰了吧。」

姜一平點點頭道：「當然！當

然！」

於是鬼頭刀一擧，狠劈而下，說時遲，那時快，突見僵卧中的白元眞疾彈而起，寶劍一揮，式子雖然後發，但這一招乃是一個人臨死之前最後的一擊，劍式之快，力道之猛，突如窮盡一個人全部眞力而發。姜一平萬萬料不到白元眞斷臂之後還能忍痛裝死，鬼頭刀未劈下，白元眞劍招已一閃而至，第二個念頭猶未及閃起，那一劍已穿胸而過，他連叫都沒叫出聲，「噗通」的倒了下去。

白元眞一劍殺死姜一平，他自己也是油盡燈枯，姜一平向後一倒，他也跟着倒在地上，愛子在懷中嚎啕大哭，他再也聽不到了。

變起倉卒，祁連元與成大方都不禁驚呆了，當他倆神智清醒過來走到姜一平身邊，只見姜一平胸口洞穿，劍柄猶在顫動不已，姜一平早已氣斷身亡，祁連元搖搖頭道：「老姜太大意了，若是稍加提防，怎會中他這一劍？」

奪命使者成大方道：「白元眞臨死這一擊，這是誰也想不到的，就是換了你我，相信也未必可以躲得過去了。」

追魂使者祁連元道：「他斷臂未必會死，讓我再去看看。」

成大方喝道：「這次要當心了！」

祁連元一邊走一邊笑道：「如他還沒死，我回去定代他向教主乞求一命就是。」

成大方道：「你是說着玩的，過去順便把那小的解決吧！他媽的，老姜眞死得有點寃枉。」

祁連元走到白元眞身邊，這時風雨已弱，半彎新月正吃力的從雲層中探出頭來，白元眞的面目清晰可辨，只見他兩眼圓睜的怒視蒼穹，嘴巴大大的張開着，祁連元踢了一踢，罵道：「哼哼！你可是死得不服麼？」

目視白元眞胸前，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露了出來，那是孩子的眼睛，看來只有三、四歲，此時似知兇神惡煞降臨，居然停止了哭泣，驚惶的望着祁連元。

祁連元搖搖頭，道：「這小子長得還蠻可愛，只可惜他投錯了胎。」

成大方已納劍歸鞘，聞言說道：「怎辦？老祁你也起了菩薩心腸麼？」

祁連元笑道：「好說！我追魂使者也會心軟的話，天下廟裡的和尚都沒有飯吃啦！」

五指一張，朝準白元眞懷中的嬰孩疾抓而下。

他外號追魂使者，心腸之狠，便是殺一百個一千個無辜嬰孩也不會手軟，五指正對準白元眞懷中嬰孩的面目，這下如被抓着，那嬰孩就算多十條命也沒有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祁連元五指抓近之際，突有一縷勁風挾着破空之聲襲到，祁連元心中一驚，手腕微翻，掌中已多了一物，那物入手沉重，祁連元見微知著，情知暗襲之人絕非庸手，忙向四圍一望，同時大聲喝道：「甚麼人敢施暗襲？」

忽聽一人冷冷的道：「老夫不是在此麼？」

祁連元與成大方聞聲齊望過去，只見五丈之外站着一個青袍老叟，由於在黑夜風雨之中，更因距離太遠，兩人都無法看清那青袍老叟的面貌，祁連元手上仍然握着一物，心裡有數，不由暗暗吸了一口氣，心忖這青袍老叟是誰，半夜三更怎會在此地出現。

成大方一躍上前，冷聲道：「尊駕是誰？爲何來淌這趟渾水？」

青袍老叟道：「老夫是誰？憑你還不配過問！」語帶不屑，根本未把他放在眼下。

成大方冷聲道：「眞的麼？」

他爲人陰險，說這句話時，五指已抓着劍柄，準備乘青袍老叟不備，一擧將白元眞懷中嬰孩殺死。

青袍老叟淡淡的道：「老夫行事素來說一不二，地上死者是誰，老夫且不去管他，只是那嬰孩乃是無辜，你們也不放過，老夫勸你們見好即收，千萬不要做出趕盡殺絕、傷天害理的事！」

成大方嘿嘿冷笑道：「好說！好說！」

他嘴裡說着，其實功力早已貫注右臂，最後一個「說」字出口，長劍卻突然翻起，閃電般朝向嬰孩刺去，這一劍出手之快，實在快得難以形容，加之距離又近，成大方心想你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心忖嬰孩非在他劍下喪生不可，是以臉上充滿獰笑之意。

那知道他劍招甫出，突覺臂彎一痲，劍到中途，竟然刺不下去，他大吃一驚，趕緊向後一退，手腕揮動，竟又絲毫不受影响，不由暗暗稱奇，心想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祁連元道：「怎麼啦？刺得好好的，爲何又半途收手了？」

成大方連聲道：「怪事！怪事！」

他心中兀自不信，一面說一面向前走，走到近處，又是一劍刺下，哼道：「奪命使者劍下如有活口，那是天下一大奇聞也！」

他第二次出劍，力道勁子都比第一次勁疾，嘴裡說着話，暗地却留意，他手臂剛抬，只見青袍老叟袍袖輕拂，說也奇怪，他的手肘又是一痲，劍到中途又是刺不下去，這才爲之大駭，趕緊向後暴退。

這時，祁連元也發覺情況有異，道：「那老頭兒有點古怪，莫非他會邪法麼？」

成大方搖搖頭道：「我們今天碰到對頭了，老祁，你剛才手上接的是甚麼？」

祁連元翻手一看道：「一枚銅錢而

已……」

話甫出口，猛然想起一人，忙翻過銅錢一看，原來他剛才看的是背面，這時看正面，只見上面鑄了「免死」兩字，不由驚呼道：「免死銅錢，他……」成大方也是面色一變，駭然道：「武神！」

利時間，兩人慘淡的面色却變了死灰色，要知道「武神」乃是天下第一奇人，武學之高，相傳已是陸地神仙般人物，就算十惡不赦的人，只要有「免死銅錢」在手，任何人也不敢侵犯，否則，天下各門派必羣起攻之，祁連元今夜衝昏了頭，初接到「免死金錢」在手，只道有人襲來暗器，現在一看，才知道大事不妙，他和成大方你望我，我望你，連氣也不敢透一口。

青袍老叟不屑的道：「還算你等有些見地，只可惜老夫二十年不曾沾過一點血腥，今夜自然應不會爲你等再汚雙手，回去告訴趙公明，就說老夫善言相勸，叫他立即解散『血魔教』，否則，只怕他數十年英名要毁於一旦。」

祁連元與成大方面對着武神，那敢說個「不」字，諾諾連聲稱是不已，武神把手一伸，道：「拿來！」

祁連元急忙把那枚「免死銅錢」雙手送了過去，朝成大方一望，兩人一躬身，雙雙飛奔而去。

武神走到白元眞身邊，解開他懷中嬰孩，那嬰孩似是知道已獲得安全，竟已沉沉睡去，武神望着他那熟睡的神態，再望望慘死在地上的白元眞，不禁仰天嘆了一口氣，喃喃的道：「安息吧，十五年後，老夫會叫你兒子自雲生自行去找趙公明了斷就是。」說完，抱起嬰孩，大步邁向山林，轉眼已踪跡杳然。

風止雨息，月亮已脫出了濃密的雲層高掛天空，那皎潔的月光照射在血漬斑斑的白元眞屍體上，他的眼睛已閤了上去，他眞正的安息了。

＊　＊　＊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過了十五年。

清明時節，天空中飄着毛毛細雨，此刻正是黃昏時分，散佈在幕阜山下的村落已是炊烟四起，耕種的農人都荷鋤而歸了，就在此時，一個穿着樸素，年約二十歲的少年從一條泥濘的山道上轉過來。

那少年五官清秀，手上撑着一把傘，肩上掛着一個包袱，一步一步從山道走出來，望着山下縷縷炊烟，他不禁咽了口口水，敢情他是趕了大半天路，此刻覺得腹中饑餓，想到山下找一戶農家買點東西裹腹，一瞥之間，立刻加快脚步向山下走去。

待他走到山下，天色已黑了下來，他並不認識路徑，只是順着山道而行，走了一會，不遠處現出一間小茅屋，別家烟囱都冒出了炊烟，獨有這家冷清清毫無半點動靜，那少年並沒有注意到這種異象，一直向前走，他的足步聲却驚動了茅屋中兩個人。

這兩個人乃是一對夫婦，年紀都在四十以上，男的手上拿着一把鋤頭，正在一鋤一鋤的在前院挖着土坑，那女的兩眼已盲，却是端坐堂上不動。

那男的已掘了一條土坑，此刻正在挖掘第二條，第二條已挖了一尺多深，他忽然停住不動，目光望向門外，那女的嘆道：「挖吧，八成是他來了，把土坑挖好，然後把棺材抬出來，咱倆要死也死在一起吧！」

那男的指着門外，「啞啞」的叫了兩聲，原來他竟是個啞巴，女的雖然雙目已盲，只是那男的「啞啞」一叫，她宛如親眼目睹一般，搖搖頭道：「大禍降臨，還有甚麼好遲疑的，我去抬棺材了。」

她說完之後，閃身飄向後房，她兩眼雖盲，只是對於這間房屋一墻一瓦却非常清楚，走起路來也不受到阻延，未幾，她雙手已托着一具棺材閃了出來，然後小心的放在地上。

男的嘆了口氣，面上却現出凄苦之情，拿起鋤頭，正待一鋤挖下，那少年已在門口停住脚步，院中兩人，女的兩眼不見，男的嘴不能言，但男的却能看清楚來人的面容，神色立時現出驚奇之色。

女的聽覺靈敏，似已發覺來人並不是想像中的仇家，盲目翻了二翻，靜候反應。

那少年剛踏入院內，忽見眼前現出一大一小兩條土坑，而且在坑邊還放了一具棺材，感到十分意外，欲待把步子退出，可是人已走了進去，他十分尷尬的笑了一笑，拱手說道：「兩位請了。」

那盲婦冷冷的說道：「尊駕有何見教？」

她雖不能視物，不知來者是一個樸實的少年，語氣十分冰冷，男的一雙炯炯的眼睛却瞪視着那少年，伸手往盲婦一拉，那盲婦冷笑道：「我知道啦！雖然不是他本人，說不定是他派來的人也未可知。」

他倆一個雖不能言，一個不能視物，但是兩人配搭起來却與常人無異，那少年皺了皺眉頭，輕聲道：「在下乃是路過行旅，只因腹中飢餓，未知大娘能否行個方便？」

那盲婦神色微動，道：「你眞的是過路行旅麼？」

那少年點點頭道：「大娘見外了，只因在下初次出門，不識路途，假如大娘不方便，在下只好告退了。」

那盲婦聽得那少年言詞誠懇，面容稍霽，說道：「一瓢一飯之飢，行旅是在所難免，只是尊駕來得不是時候，太不湊巧了。」

那少年心忖道：「是啊！看他們拿鋤挖坑，坑邊又放了棺材，八成是家裡有喪事了，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求人

一飯之飢，未免是不知好歹，只是這家人也太奇怪，家裡死了人，爲何不埋到郊外去，反而葬在自己家中。」

他滿腹懷疑，聞得那盲婦之言，不得不回聲應道：「大娘說得是，在下就此告辭了。」

轉身欲行之際，突聞那盲婦叫道：「且慢！」

那少年便停下脚步，道：「大娘有何見教？」

那盲婦嘆道：「老身一朝被蛇咬，聞得有些風吹草動，未免都心驚動魄，聽小哥口氣，想必不是他的同路人！」

她口稱那少年小哥，想必是聽出那少年言語音聲嬌嫩，不是一般老江湖可比，那少年微微一笑道：「在下孤身一人獨行，並無同路之人。」

那盲婦道：「老身一向好客，若不是今夜家裡有事，小哥大可以盤桓一宿，宿既不能，一餐之費，老身尚可接待，只是小哥用罷飯後，必需立即趕路，事先言明，並非老身有意逐客。」

那少年暗暗吸了口氣，心想那盲婦懷疑我有同路人，實則是她家裡死了人，但是奇怪的是，又沒有看見一個人披蔴戴孝，如說家中有「事」，起碼也該有個道士唸經，既要留我，又叫我吃罷之後就立即上路，這是甚麼原故？

他原本沒有留下的打算，但聽得那盲婦這麼一說，一時間引起好奇之心，當下說道：「大娘放心，就是有天大的事，在下吃飽了便走就是。」

他口中是這樣說，但其心中却另有打算。

那盲婦說道：「那麼，小哥有請！」

於是，那盲婦朝那個中年男子作了個手勢，那中年男子「咿啞」叫了一聲，那少年看得明白，那中年男子頗有責怪那盲婦多事之意，這一來，他更存心非留下不可，也不管那中年男子是何心意，躬身一揖跨了進去。

這間茅屋建造得甚爲簡便，除了堂屋之外，便只有兩間卧房，室內陳設也與其他一般農家無異，那少年左思右想，實在是看不出這裡今夜有何重大事故發生。

沒多久，那中年男子把飯菜端了出來，那少年道：「謝謝！」那中年男子宛如未聞，舉步走了出去，少年方待舉箸，那盲婦已飄然而進。

那少年心中微微一動，心道：「原來眼前這個盲婦是會武功，那麼那個中年男子也定非泛泛之輩，盲婦所謂今夜有事之語，想必是有仇家前來尋仇。」

他心裡想着，委實的確飢餓已極，第一口飯已嚥了下去，那盲婦已在屋角一張板櫈上坐下去，問道：「尚未拜問小哥大名，今欲何往？」

那少年停箸道：「在下白雲生，此次遠行，純爲料理私人瑣事！」

那盲婦聽到「白雲生」三字，跟着唸了好幾遍，心想白雲生這個名字江湖上生疏得很，大概是不會那魔頭一夥，當下道：「小哥是做生意的麼？」

她眼不能見，聽白雲生說此行是「料理私人瑣事」，只當他是「生意人」，白雲生也不多作解釋，含糊應道：「不錯，在下正是生意人！」

盲婦「哦」了一聲道：「老身眞是多疑了！」

白雲生默默的吃了幾口飯，朝門外一望，只見風雨越來越大，那中年男子仍在不停的挖掘着土坑，不由的皺了皺眉頭的說道：「大娘，雨大啦，那位大爺還要工作麼？」

那盲婦嘆了一口氣道：「小哥有所不知，我們預知死期將至，所以正在自掘墳墓！」

白雲生奇怪的問道：「兩位不是好端端的麼？大娘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盲婦搖搖頭道：「現在是好端端，轉眼便要命喪黃泉，小哥不知江湖陰險，不說也罷！」

白雲生神色凝重的道：「這樣說來，大娘這裡今夜是有人來尋仇不成？」

盲婦點點頭道：「不錯，小哥乃是無辜之人，所以我才來勸小哥吃罷飯後，立即趕路快走之故也。」

白雲生暗想，眼下這兩人一啞一盲，心地又是十分忠厚，不知何人竟找上他們，我本當不願多管閒事，只是今夜事非尋常，我倒不得不伸手一管了。

他心念一閃，當下說道：「大娘，外面雨下大了，在下只怕走不成啦！」

那盲婦急道：「不走是不成，須知那魔頭生性兇殘，行事不分好歹，便是天公下雨如箭，小哥也得吃飽就走。」

白雲生心忖，咀裏却道：「在下乃過路行旅，怎會無辜被殺，那人眞連在下也不放過？」

那盲婦白眼一翻，道：「你道老身會騙你麼？血魔教陰司秀才羅不全，乃是江湖中有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三歲小兒聞名喪胆，他見你在此，那管你是有辜或無辜之人。」

白雲生心頭一震，道：「血魔教的陰司秀才……」

那盲婦怔道：「怎麼？你也認識他？」

白雲生忙道：「那裡，在下乃是生意人，怎會認識這樣的武林中人物？」

那盲婦長長的吁了口氣，道：「那便甚好，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吃完了麼？」

白雲生又盛了一碗，他這次盛飯是故意把飯碗聲音撞擊很大，那盲婦催促道：「快吃，快吃，塡飽了肚子就立即趕路，不要爲多吃了一口飯，連命都送了，到時老身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老身在九泉之下也難心安！」

白雲生微笑道：「敢問大娘，羅不全在血魔教中所司何職？」

那盲婦一怔道：「你問這個幹嘛？」

白雲生微笑道：「在下一時好奇問問而已！」

那盲婦答道：「他是血魔教刑堂香主，握有生死大權！」

白雲生道：「這樣說來，大娘與血魔教有仇了？」

那盲婦搖搖頭道：「你是生意人，說出來你未必知曉，我與啞子從前亦是『血魔教』一份子，只是不滿彼輩所作所爲，所以悄悄離開了，事隔十年，想不到被他們尋着，三天前教中有人前來，言明今晚羅不全親自前來取我夫婦性命，我們明知不敵，所以預先安排，求他殺死我們之後，將屍體盛載棺材中，以免曝屍荒郊……」她越說越激動，越說聲音越顫抖，好像那陰司秀才就在眼前，死亡恐怖籠罩全身，又是驚駭又是氣憤。

她只顧自己處境，那知在一旁的白雲生早已聽得氣血翻騰，兩眼血紅，十五年了，眼前盲婦的處境，不就是他家歷史重演嗎？他左手握着那雙竹箸，眼中充滿了殺機，情不自禁中，那雙筷子竟然被他揑得粉碎，假如那盲婦這時兩眼能見物的話，如不驚叫出聲才怪。

就在這時，那中年男子已把另一條土坑掘好，他神色黯然的走到後面又抬出另一口棺材來，然後平平放入土坑，盲婦悲聲道：「啞子，都掘好啦，咱們死期也近了。」

白雲生道：「兩位既知大禍將至，爲何不早一步離開？」

盲婦苦笑道：「血魔教勢力遍佈天下，我們就算是逃到海角天涯，也難脫出他們的魔掌！」

白雲生心念道：「她說得不錯，想當年，自己一家慘遭血魔教屠殺，如是能逃的話，爹爹早已逃了，何況那些是十五年前的事，十五年後的今天，血魔教的勢力已不知强過以往多少，這對盲啞夫婦能逃得了麼？」

白雲生嘆口氣道：「說得是，他們勢力太大了。」

盲婦起身催促道：「知道就好，你也該走了，遲則不及矣，話聲甫落，突聞這處响起一聲震人的厲嘯，盲婦臉色慘然一變，喝道：「快走，那惡魔來了！」耳邊响起飯碗疊集之聲，盲婦翻起一雙白眼，驚訝道：「你不快走，還在幹什麼？」

白雲生從容的道：「在下用過大娘的飯菜，理該替大娘收拾碗盤，大娘只顧去迎敵吧，在下收拾好了就走路。」

盲婦怒道：「你不要命麼？」

白雲生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區區一條命！」就在這時，那厲嘯之聲已由遠而近，盲婦跌足嘆道：「又多了一個寃死鬼，老身罪更大矣！」

伸手自牆角抓起一根拐杖，再也不顧白雲生去留，人已飛身而去。

她向中年男子打了個手式，那中年男子似已知强敵已臨，目視外面，一條人影如鬼魅似的閃身而至。

那人年約五旬，身材頎長，兩隻眼睛一大一小，兩鬢已經斑白，偏生又穿了一襲文士衣服，看來是不倫不類，只見他摺扇搖了二搖，陰森森的道：「妙啊，連身後事都料理好嗎？」

那中年男子不能說話，却由盲婦接口道：「我們雖然明知不敵，却也不甘心束手就戮！」

那人道：「然則你倆還想較量是麼？」身影一閃，大步的跨了進來。

盲婦辨風知位，雙手握杖，恨聲道：「那是當然！」

那人不屑的道：「仇九娘，你等叛教，罪大當誅，本座親自前來執刑，你還圖反抗，那是死有餘辜了！」

仇九娘道：「血魔教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夫婦幸早脫離苦海，你們倒行逆施，今後不會有好下場的。」

來人大吼道：「住口，妳敢妄言批評本教的不是！」

仇九娘吭聲道：「老身說了又待怎樣，大不了一死了之就是。」

那人嘿然的冷笑道：「死也要看什麼樣的死法，你們夫婦自掘墳墓，估道死後老夫會將你們盛入棺材內，嘿嘿，你們當我羅某人是什麼人？」

仇九娘顫聲道：「羅不全，老身知道你是有名心狠手辣，不過……」

羅不全突然打斷話頭道：「仇九娘，臨死反抗，罪加一等，老夫殺了你們之後，便將你們撕成碎塊，抛到後山去餵野狼！」

那中年男子察言觀色，似知兩人在說什麼，他低聲一叫，當先在上首佔了一個方位，仇九娘身形一閃，在中年男子左側站定，恨聲道：「一死百了，我們早時猶求一個全屍，今既不能，我們只好放手一搏！」

陰司秀才羅不全嘿嘿的冷笑，道：「你們想得倒很天眞，十五年前，白元眞爲了叛教，滿門被誅，十五年後的今天，你們同樣走上白元眞的道路，還想妄求全屍，豈非白日做夢？」說畢，大踏步搶了過來。

那啞子雙掌一揚，齊胸推了出去。

羅不全冷冷的道：「螢火之光，也敢比當空明月！」手臂一抬，摺扇疾點而下。

中年啞子身手不弱，一撤雙掌，閃向左邊，仇九娘大喝一聲，一杖架了過去。

兩人氣息相通，一進一退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誰知羅不全招式潑辣之極，他一點不中，摺扇跟着圈回，從仇九娘右側攻了過去！

那中年啞子閃向左邊，他却向右邊進攻，仇九娘究竟是吃了眼不能視物之虧，聞風辨位，趕緊撤杖倒掃，

却已落後一着，羅不全摺扇一張一合，殺招連綿而出，那中年啞子在一旁助攻助守，仍難抵擋他凌厲的攻勢，十數招一過，兩人連連遇着險招。

細雨初停，地上仍是泥濘不堪，更加上那中年啞子早時已把院中挖得一高一低，仇九娘眼睛不便，好幾次險些滑倒，那中年啞子一面迎敵，一面又要分心去照顧仇九娘，心神一亂，擊出掌式大打折扣，羅不全看準時機，以一式四兩撥千斤手法，突然一扇點出，只聽「噹」的一聲，摺扇點在仇九娘的拐杖上，仇九娘突覺手上一輕，拐杖脫手飛出，羅不全得理不饒人，摺扇直向仇九娘的華蓋穴點去。

要知道華蓋穴乃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如被點中，那有命在，中年啞子睹狀大驚，奮身前撲，掄起雙掌向羅不全當頭劈去。

陰司秀才羅不全冷然一笑，似早已料到中年啞子有此一着，右手招式不變，左手橫推，以一敵二，硬生生的架了出去。

這一來，仇九娘的危機仍然絲毫未減，眼看即將傷在羅不全的扇招之下，不知何時，一根黑漆漆拐杖已悄沒聲息的驟然伸過來，「叮」的一聲响，羅不全那一招剛好點在那拐杖之上，手臂一震，左手力道驟減，反被中年啞子震退兩步。

羅不全大驚，轉身望去，只見白雲生手裡拿着仇九娘那根拐杖，面容森冷的傲然而立。

仇九娘從九死一生中撿回一條性命，似知情況有異，顫聲道：「那位高人救了老身一命，老身這廂謝過了！」

仇九娘正待以大禮相謝，白雲生接口應道：「一飯之恩，在下猶未相謝，大娘如此多禮，豈非折煞在下了麼？」

仇九娘聞言大驚道：「小哥是你？」

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說過之後，兩隻白眼翻得大大的，滿面都是難信之色，那中年啞子也睜大了雙眼，臉上充滿了感激之容。

白雲生看看天色，道：「風止雨停，在下也該告辭了，這根拐杖，還給大娘代步吧！」

輕輕一拋，拐杖插在仇九娘面前兩步之處，仇九娘激動不已的道：「原來小哥斂藏不露，老身早時看錯了人，且容我夫婦謝過救命之恩！」

一打手式，那中年啞子也會意，兩人雙雙拜了下去，可是兩人一東一西而立，他扶住了仇九娘，那中年男子却硬向他行了大禮。

白雲生惶急道：「大娘，這豈不折煞在下了麼？」

仇九娘悲聲道：「天道循環，冥冥之中似有前定，剛才下雨，此時已雨過天晴，老身敢信我們夫婦已撥開雲霧可見青天了。」

羅不全冷冷的道：「妳高興得太早了！」說到此一頓，復將臉對白雲生喝道：「小子，你可是他倆請來的幫手？」

白雲生淡淡的道：「不，在下乃是過路之人！」

羅不全桀桀的笑道：「血魔教的事你也敢插手過問，想必是嫌命太長了不成！要死極易，只是本香主不殺無名之輩，快把姓名門派報上來，以便本香主超渡於你！」

話雖是這樣說，只是他心裡明白，他早先一招把仇九娘的拐杖震飛出手，那根拐杖如何到了白雲生手中，他竟然絲毫不覺，後來白雲生伸杖救人，身法輕靈，羅不全都一直未曾發覺，他乃是老江湖，見微知著，情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口氣雖大，却是外强中乾，那敢有絲毫托大之心。

白雲生冷聲道：「在下何名何姓，以及是何門派，憑你還不配知道！」口語之大，根本不把羅不全放在眼中。

站在一旁的盲婦仇九娘聽得暗暗心驚，心想這位小哥究竟是何許人物？居然不把血魔教刑堂香主羅不全放在眼中。如他想以大話嚇人，那可是找錯對象了啊！

羅不全臉色變了一變，要知道血魔教勢力遍佈天下，他以一個堂堂刑堂香主的身份，如今被一個不知名的少年視若無物，這口氣如何受得下，於是勃然大怒：「好小子，你敢在本香主面前端架子。」喝叫聲中，手中摺扇挾起凌厲的勁風拍了過去。

他恨極了白雲生，這一招幾乎是運足了十二成功力，扇風所至，發出「嘶嘶」刺耳銳响，端的是一記兇狠無比的絕倫殺着。

那知道他一招施出，眼前忽失了白雲生人影，羅不全心頭大震，突聽白雲生在身後冷冷的道：「就憑你這三下三脚猫功夫，也敢動不動就出手殺人，太過不自量力了！」

羅不全大驚的轉過頭去，只見白雲生好端端的站在後面，臉上現出不屑之色，不禁倒抽一口氣，心想他用的是什麼身法？

那中年啞子聳然動容，「伊啞啞」的對仇九娘叫了幾聲，仇九娘嘆道：「我知道了，我們今夜死裡逃生，全是恩人所賜，普天之下能勝陰司秀才的人並不多，何況他一招施出，連恩人衣角也摸不着一下，據此觀之，陰司秀才可以休矣！」

她聽風辨位，對於眼前之局有如歷歷在目，剛才稱呼白雲生爲小哥，此時改稱「恩人」，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羅不全心中雖驚，可是他天性兇殘，一招擊空，只道自己大意失手，那會心服，聞言嘿嘿的道：「好說，好說，待本香主摸他衣角給妳看看，我就不相信他會使邪法！」說話聲中，身形突然彈起，有如大鵬展翅，在空中飛掠三圈，摺扇連揮，刹那間便攻出三九二十七招！

這一式乃是他「九曲扇法」中最厲害的一記殺着，名喚「俯察河嶽」，他每轉一圈，便連攻九招，三圈共二十七招，一招比一招疾，一招比一招凌厲，但見漫天都是扇影，迎頭下擊，當眞有氣吞河嶽之勢。

那雙啞夫盲婦知他施出最兇殘的殺着，兩人面色立現凝重，暗暗替白雲生担心不已。

白雲生朗聲一笑，只見他閃電般在地上走了一圈，手臂一抬，早時拿來遮雨的那把傘突然劃出一片風輪，力道又勁又疾，「叮叮叮」奇快的响了二十七下，羅不全手上拿着的鋼骨摺扇，白雲生只拿着一把傘，羅不全那二十七招，全數擊在白雲生的鐵傘之上，兩物相觸，其聲悅耳，羅不全只覺胸口一窒，自半空之中跌下，「砰」的一聲响，跌在地上竟然半响也爬不起來。

他試圖運轉眞氣，那知眞氣竟然一時提不起來，這才爲之大駭，正待翻身而起，白雲生已一脚踏在他胸口道：「你惡行昭著，本當賜你一死，但白某上體蒼天有好生之德，也罷！」突然中指點出，羅不全只覺百滙一緊，剎時勁力全失，待白雲生把腿揪回，他使了大半天氣力才從地上爬起，知道白雲生已廢去了他一身功力，頓時臉色大變。

陰司秀才横行一世，至今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禁頹然嘆道：「你爲何不殺了我？」

習武之人，武功驟然之間失去，那眞比死了還難受，這一刻陰司秀才羅不全心裡當眞有如刀割，面色灰暗，但願一死也不願受這種活罪！

白雲生不屑的道：「殺你不過是像踩死隻螞蟻這般容易，白某之所以留你一條命，自然是別有用意！」

羅不全恨聲道：「你還有什麼用意？」

白雲生深深的吸了口氣，道：「白某人所以不殺你，便是要你把今夜之事告訴給趙公明！」

羅不全兩眼一睜，哼道：「難道你與本教有深仇大恨？」

白雲生咬牙切齒的道：「十五年前白元眞一家滅門之仇，難道你忘記了麼？」此話一出，不獨羅不全大驚失色，便是仇九娘聽了，亦爲之心動神搖不已，喃喃的說道：「老身眞是健忘，恩人姓白，想必與白元眞大俠有關的了！」

白雲生肅容答道：「不敢，正是先父！」

仇九娘激動的道：「十五年前，白元眞大俠滿門被戮，武林之士莫不爲之髮指，但又有誰敢挺身打抱不平，如今好了，恩人自己出來了結這段血海深仇，老身焚香以禱，但望恩人來日達成願望。」

羅不全道：「憑他一人之力，那還差得遠！」

白雲生星目一閃，斷然道：「你只替白某人把話傳到，其餘沒有你的事！」

羅不全心想，原來這小子就是白元眞唯一的漏網孤兒，他既要報仇，我也正好假教主之手了却今日之恨，當下道：「你要羅某轉告教主些什麼？」

白雲生兩眼血紅的恨聲道：「回去告訴趙公明那廝，就說白家後人兩月後至血魔教巢穴向他索還十五年前那段滅門之債！」

仇九娘驚道：「恩人一個人去麼？」

白雲生點頭道：「白家之仇不需要假手他人，在下正是一人獨往！」

羅不全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你可得說話算數！」

白雲生冷冷的道：「白某言出必行，你只管回去報信便是。」

羅不全恨恨的望了白雲生一眼，道：「兩月之後，本教上下一定恭候大駕！」哼了一聲，轉身出門而去。

仇九娘無限關心的說道：「恩人，那是太冒險了！」

白雲生拱手道：「多謝大娘關懷，在下自有處置之法，」望了望天色，又道：「雨過天晴，就此告辭。」

仇九娘道：「大恩猶未相報，恩人這便一走，叫我夫婦如何能安心？」說時，人已攔了上來。

白雲生搖搖頭道：「大娘，不必客氣，賢夫婦今日處境，正與寒家十五年前相似，此地既被血魔教偵悉，賢夫婦還是乘早離開爲妙，在下不便打擾了！」說畢，身形一起，人已飛掠而出，仇九娘待要阻攔，那知白雲生身法如風，人已在十丈之外。

仇九娘嘆聲道：「有功不居，謙懷若谷，白元眞大俠有此後人，亦可以瞑目九泉矣！」隨對外高聲叫道：「恩人慢行，恕我夫婦不遠送了。」餘音嫋嫋在山野之中响起，可是白雲生已走的遠了。

*　*　*

這是一個清新的早晨，從子午鎮行向「華景山莊」的官道上，陸陸續續是現了數十名武林人物。這些人行色匆匆，有的面泛怒色，有的却一面愁容，大約是晌午時分，他們一行進入了「華景山莊」的莊門時，每個人都亮出一張深紅色的請柬，負責接待之人才把他們一一帶了進去。當他們都進去之後，接待的莊丁「砰！」的一聲又把莊門關上，好像店子已經打烊了，不再接受顧客的光顧。

偏巧就在這時，有一個形影孤獨的人，在稍後不久來到「華景山莊」高大的牌樓面前，他的年紀不大，穿了一身布衣裳，雖然是大熱天，手裡仍然是拿着一把雨傘，加上肩上那個小包袱，活像是個趕路進城的鄉下少年。

那少年向「華景山莊」高大的牌樓望了一望，心中有點難以掩飾的感動，就在這時，突聽到身後蹄聲得得，兩騎駿馬如飛趕來，那少年回頭一望，只見馬上坐着二個少女，當先那一名少女穿着一襲黃衣裳，漆黑發光的頭髮上結紮了個蝴蝶結，面容嬌美，駿馬飛馳之中，秀髮隨風飄起，馬駿人也俏，那少年一見，不禁暗暗的喝了一聲采，好一個俊俏美嬌娥。

黃衣少女身後隨着一個綠衣女婢，那婢女長相也是不俗，兩人策馬飛馳，有如一陣香風掠過，那少年似是自慚形穢，側身讓過一邊，兩騎馳到莊門口，大門呀然而開，主婢一齊翻身下馬，轉眼便投入莊院之內。

那少年悵然望了一會兒，便又向前走了前去。

來到莊院大門口，那剛才開門的莊丁正要再度把門關上，見那少年走了上來，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見他衣着樸素，一副土裏土氣的樣子，皺皺眉頭道：「你找誰啊？」

那少年拱拱手道：「請問大哥，這裡可是華景山莊嗎？」

那莊丁朝那橫楣上的匾額指了一指，面露不屑之色道：「認識字麼？」

那少年抬頭一望，只見橫楣上一塊匾額上面大書：「華景山莊」四個大字，不禁失笑道：「抱歉，在下倒是多此一問了！」

那莊丁乾笑聲道：「說得是嘛，你究竟找誰？」

那少年道：「史莊主在嗎？」

那莊丁一怔道，心想：你也找咱們莊主，看他樣子，八成又是打秋風來的，於是搖搖頭道：「我們莊主素來仗義疏財，平日各方朋友有所需求，雖千金也不吝嗇，可是今天……」

他還待說下去，少年微微的打斷那莊丁的話頭，道：「大哥誤會了，在下不是來求助的。」

那莊丁訝然的道：「那麼你是來幹什麼的？」

那少年道：「實不相瞞，在下有事要面謁莊主。」

那莊丁朝他打量了一眼，鄙夷的道：「你也有要事找咱們莊主一談，我看算了吧，敝莊主今天正有要事，至於你那事……還是過兩天再說吧！」

那少年再正色道：「不瞞大哥說，在下之事十分緊急，是躭誤不得！」

那莊丁見他說得十分認眞，把手一伸道：「既有要事，請把名帖拿來，待我前去通報！」

那少年尷尬的道：「大哥說笑了，像在下這等無名小卒，那裡來的名片？」

那莊丁把手一攤，冷笑的道：「既無名帖，也該有請帖，那麼請你把請帖拿出來，我也好爲你帶路。」

這並非那莊丁有意找他爲難，實因「華景山莊」今天有事，所以對於所有往來賓客都有限制，那少年遠道而來，不悉內情，此刻被摒擋門外，心裏不禁焦急不止。

那少年暗想，今日之事我怎能放過，只因這裡門規森嚴，我既無名帖又無請帖，如何能夠進得去？腦海中一忖，忽然心生一計，當下道：「既然大哥這麼說，在下只好打道回轉，只是此事日後給史莊主知悉降罪下來，大哥可不要後悔！」

說罷，便往回走，那莊丁見他口氣甚大，一時也失了主意，忙道：「你且說說，究竟有什麼大事要見莊主？」

那少年道：「事關貴莊安危，這事能說不重大嗎？」

那莊丁聽了大驚，要知道今天的事，正是「華景山莊」安危有關，像這等大事他怎敢阻攔，當下忙道：「請稍候，待我前去通報就是！」

那少年搖搖頭道：「不要麻煩大哥了，在下見着史莊主時，自會對他說知便了。」也不管那莊丁態度如何，就舉步跨了進去。

那莊丁呆了一呆，本想追上去，繼之一想，此人年紀輕輕，態度和藹，既說有事，總不會就是來找麻煩的吧，這樣一想，便打消追人的念頭，於是，就順手把大門掩了。

那少年一直前往，循路來到客廳，舉步跨了進去，這時候廳裡已坐了三四十人，他們正在交頭接耳談話，那少年走了進去，誰也沒有注意他，他也懶得理會別人，便在就近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下去。

他側耳細聽，但聽那三四十人談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個個神情激動，大有一拚之心，忽然間他只覺眼前一亮，早時所見的黃衣少女走進大廳來。

她和廳中十數位武林人物都熟識，一面點頭打招呼，一面安排席位，就像穿花蝴蝶般的飛來飛去，每人面前都已走到，就沒到那少年面前一站。

那少年朝自己衣服一望，暗念：像我這副寒酸相，她自然不屑一顧了，那知念頭剛動，黃衣少女有似一陣風的飄到少年面前，那少年頓時感到有種受寵若驚的感受。

那黃衣少女清晰的眸子朝他一掃，淡淡的道：「請問尊駕是那一派的高人？」

那少年吶吶的道：「在下並無派別！」

黃衣少女玉面上立現不屑之色，揮揮手道：「請到那一邊去坐吧，這裡是首席坐位，是接待成名露面的人物。」

那少年俊臉一紅，心想我怎會坐到首席的位子來了。只是黃衣少女最後那句話却使他有被侮辱的感覺，暗哼了一聲，心忖，不是成名露面人物便不能坐此位麼？

他本待向黃衣少女發作幾句，可是當他目光和黃衣少女清澈的目光一觸，那黃衣少女美麗端莊，氣度高雅，他怕自己的話出了口，就會褻瀆了一個女神似的，他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靦覥的道：「對不起，在下坐錯了。」說完，就朝最後一副座頭走去了。

他這一讓不打緊，只聽一人大笑道：「土裏土氣，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那裡也是你坐的麼？」

那少年已在最後頭的座頭坐下，聞言知有人諷刺自己，朝那人一望，只見那人長得又黑又瘦又　，正望着自己冷冷而笑，他不屑與那人計較，把頭側過一邊去。

只聽另一人道：「是啊，像你鐵掌周元也都不配上座，他又是什麼東西？」

這話說得很重，衆人聞後哈哈一陣大笑，那少年性子甚好，忍了一忍，既不反駁，也不解釋，只是孤坐一邊不理不睬。

衆人見那少年不理，便又談論剛才之事，不久便把他忘了，衆人談了一會，忽然有人低聲道：「怎麼？史莊主還沒出來？」

一個蔴臉面的漢子道：「茲事體大，聽說他正和幾位高手在後堂商量，大概還沒有商量好吧！」

一個藍衣漢子叫道：「這還有什麼好商量的，血魔教要咱們兩湖武林聽命，老實說，辦不到！」

此人嗓音奇大，尤其是「辦不到」三個字出口，當眞聲震屋宇，衆人情不自禁大聲附和。

他身旁坐了一位文士打扮的人物，聞言微微笑道：「藍兄高論，兄弟欽服不已，只是藍兄恐怕還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姓藍的漢子正在興頭，聞言哂道：「任大俠，敢問兄弟忽略了一件什麼事？」

那任大俠道：「血魔教氣焰萬丈，連當今八大門派，都把他們莫可奈何，咱們兩湖人物又拿什麼和人家拚？」

那姓藍漢子冷笑道：「八大門派歸八大門派，血魔教還沒有找上他們，如今只對咱們兩湖武林下手，咱們能像他們開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任大俠說道：「是啊！所以史莊主爲了愼重起見才不得不深思熟慮，聽說眼下參與斟酌的，便有少林、武當、蛾嵋三派高手在內。」

那蔴面漢子道：「不錯，少林來的是監院大師了然大師，武當是玄風道長，蛾嵋來的是誰？兄弟就不知道了，不過單憑這兩塊牌子，血魔教的人今日要爲所欲爲，只怕還不容易了。」

那任大俠搖搖頭道：「話雖是這樣說，但是諸位可知血魔教今日來的是誰？」

鐵掌周元大聲道：「總不成今日來的是他們的教主？」

任大俠道：「那倒不是！」

藍姓漢子哼道：「那麼來的是誰？」

那任大俠故意賣弄關子，道：「請問諸位，在血魔教中，誰的兇名最著？」

蔴子漢子駭然道：「難道是奪命使者不成？」

任大俠點頭道：「今日除他之外還有一人！」

藍姓漢子驚道：「總不成還有追魂使者在內！」

任大俠道：「不錯，就是他們兩人！」

衆人聞言，不禁齊都臉色大變，要知道血魔教今天勢力有這麼大，固然是他們教主趙公明領導之功，但趙公明究竟是貴爲一教之主，位高權重，平常之人很難見他一面，血魔教近二十年來兇名大著，全是他座下追魂奪命兩使者所爲，平常辦事，追魂奪命兩人之中只要一人出動便足以應付，綽綽有餘，今日兩人齊出，顯見事非尋常，無怪衆人聽了會聳然色動！

蔴面漢子暗暗吸了口氣，道：「怪不得史莊主這麼愼重其事了。」

那任大俠嘆道：「一個奪命使者足以使人夠難應付，何況再加上一個追魂使者，血魔教此番派出這兩大魔頭，對咱們兩湖武林顯然存了志在必得之心，史莊主身爲兩湖領袖，又焉能不愼重考慮？」

衆人一聽，不禁點點頭，認爲史莊主愼重考慮是應該的，獨有旁坐的那少年咀角泛起冷笑，只可惜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出奇表情。

就在衆人議論紛紛之中，從大廳側走出四五個人來，衆人一見，立即停止議論，紛紛起立以示禮貌，那少年也跟着站了起來，他目光一掃，但見當先一個半百老者，那老者滿面愁容，在他身後跟着一個胖和尚，緊隨着胖和尚之後是兩道一俗，黃衣少女却是隨着他們之後向首席坐位走去。

那少年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認識，不過鄰座有人指指點點，他才知道那半百老叟是史莊主南溪，那胖大和尚是少林了然大師，兩名道士之中一個是武當玄風，一個是蛾嵋太平，那俗裝中年人却是近數年來名震武林的百花劍楊尚君，這些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响噹噹的脚色，可是當他們走進大廳之時，每個人面色都很沉重。

史南溪站在首席主位上坐上打了個揖，沉聲道：「諸位請了！」

羣雄齊聲作答道：「莊主請了！」

史南溪表情嚴肅的道：「今日之會已不待老夫多言，想必諸位也明白事實眞相，事關兩湖武林榮辱存亡，所以老夫特請諸位到來一抒己見，以便老夫作個抉擇。」

史南溪話聲甫落，鐵掌周元大聲接道：「在下主張一戰！」

史南溪道：「周兄可知來的是追魂奪命兩使者麼？」

周元激動的道：「在下早已知道了

，血魔教魚肉武林，無所不用其極，追魂奪命更是心性兇殘，他們今日此來，無非是想征服咱們兩湖武林，咱們如是退讓，他們日後必然變本加厲去欺凌別的門派，咱們兩湖武林素重信義，便是拚了一死，也決不可退讓一步。」他外貌不揚，但說出這番話來，却是字字鏗鏘有聲，頓時贏得滿堂采聲！

那藍姓的漢子接口道：「我藍金堂贊成周兄的高見！」

蔴面漢子也大聲道：「我徐萬由也同意！」

羣雄一聽，紛紛附和，原來尚有少部份想息事寧人之人，自聽得周元一番激昂陳詞之後，個個心情激憤，刹時也改變了主意，亦隨聲附和主張一戰。

史南溪目光一掃，但見羣雄衆多的都贊成一戰，獨有那位任大俠不發一言，當下道：「不知志忠兄有何高見？」

原來任志忠乃是兩湖武林的智多星，爲人極有機謀，雖有這麼多人贊成一戰，史南溪仍希望聽聽他的意見，由此可以知道史莊主對他的器重那麼重要。

任志忠神色凝重的道：「莊主見重，任某實感榮幸不已，只是此事牽涉太大，如在下猜測不錯，血魔教向咱們兩湖武林下手之後，也必然有第二個目標。」

史南溪點點頭道：「不錯，第二個目標正是少林！」

此言一出，羣雄無不聳然動容，心中都想着怪不得少林、武當、峨嵋這次都派人來參加，原來少林就是他們的第二個目標，看來血魔教已成氣候，要一舉併吞武林天下了。

任志忠道：「能否請了然大師一抒高見？」

少林大師了然合十道：「不敢，近十數年來，血魔教發展勢力，其分支各派已遍及天下，早期吾輩總是想彼不犯我，我不犯彼，如今情形不同，彼輩不但向兩湖武林下手，而且同時向本派挑戰，本派當然不能任其囂狂而袖手不理。」話中之意，少林派亦準備一戰。

藍金堂問道：「然則少林派亦不惜準備一戰了！」

了然大師莊重的道：「不錯！」

羣雄一聽，不由歡聲雷動，齊聲道：「既然少林都準備一戰，咱們兩湖武林還有什麼怕的？」

羣情激昂，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動。

任志忠微微一笑道：「衆志所歸，夫復何言，在下自也贊成一戰！」

徐萬由大聲接道：「不知史莊主意下如何？」

史南溪嚴肅的答道：「兩湖朋友素來重信義，今天更是站在天下武林對抗血魔教惡勢力最前端。咱們如退讓，血魔教必定更肆無忌憚向其他派別進迫，到時武林那有安靜之日，老夫自竭力一戰！」

他乃兩湖武林領袖，此話一出，無異是作了決定，羣雄轟然叫好，他身後黃衣少女看見大計已定，揮了揮手，十多名莊丁齊動作，紛紛端上酒菜，那少年敬陪末座，別人拍手，他也跟着拍手，衆人叫好他也跟着叫好，其實在一羣武林高手之中，他的動作就根本微不足道，別人那會注意到他呢？

刹時，酒菜齊備，史南溪執杯在手，起身大聲道：「今日之會，難得諸位衆志成城，老夫感激之餘，特敬各位三杯！」

羣雄轟然道：「那裡，那裡，我們敬莊主，飲！」

史南溪一聲：「多謝！」接連乾了三大杯，羣雄也跟着一一舉杯而盡，大敵當前，他們絲毫不減豪邁之情，那知就在此時，大廳門口有如鬼影似的出現一紅一黃兩個人來，這兩個人來得悄沒聲息，但當羣雄目光一掃之下，無不臉色爲之大變，偌大一座客廳頓時變得鴉雀無聲。

他們雖然都存有一戰之心，但當紅衣人和黃衣人突然出現，各人心裏好像驟然受到一陣重壓，行動滯呆，酒興亦大減，再也無心舉起那酒杯了。

紅衣人朝黃衣人望一眼，陰惻惻的道：「別人都到了，咱們却來遲了一步。」

黃衣人冷冷笑道：「咱們十天之前不是有個信通知主人了麼，言明今天此時準到，主人硬不賣咱們面子，我有什麼辦法？」

紅衣人搖搖頭道：「既然來了，好歹也打擾一頓酒菜，總不能空着肚子餓回去！」

黃衣人道：「當然，當然，要不喝一口湯也可以，你說是麼？」

紅衣人道：「可是主人硬不理睬我們，你看怎樣呢？」

黃衣人跨上一步，道：「這邊不是有座位嗎？咱們兩人就做個不速之客吧！」

他走去的方向，正對着首席座位，就在兩人一唱一和之際，史南溪霍然而起，見黃衣人走來，冷冷說道：「嘉賓遠來，請恕史某失迎之罪。」

黃衣人冷冷的道：「好說，咱們的信想必閣下已經過目了？」

史南溪點點頭道：「老夫已看得一清二楚！」

黃衣人陰森的目光向廳中羣雄掃了一眼，道：「閣下意下如何？」

史南溪義正嚴詞的道：「兩湖武林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之想！」

黃衣人一聽，慘淡的面容突然掠過一道殺機，怪聲笑道：「好志氣，好胆量，本使者今日看到第一個敢抗命的人，不過話又說回來，閣下如果反

抗，可曾想到後果？」

史南溪斷言道：「老夫深思熟慮已久，既經決定，義無反顧！」

字字鏗鏘，落地有聲，周元高聲響應，道：「不錯，兩湖武林絕不向血魔教低頭！」

黃衣人朝他望了一眼，不屑的道：「請恕本使者眼拙，大駕怎樣稱呼？」

周元哼聲答道：「在下周元便是也。」

黃衣人鄙屑的道：「本使者行道江湖以來，還沒有聽過尊駕的名頭，不過尊駕既然敢當着人慷慨陳詞，本使者記下你就是了！」

藍金堂高聲道：「我等與周元意見相同，你要找就找咱們大家！」

黃衣人目光一掃，道：「眞的麼？」

羣雄齊聲答道：「當然是眞的！」

衆人齊聲附和，威勢頓時一壯，但是黃衣人與紅衣人絲毫未把廳中羣雄放在眼中，哂然一笑，兩人先後走到首席坐下，不待主人招呼，大刺刺的朝空位坐下去。

黃衣少女看不過兩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大怒道：「祁連元，成大方，說吧，你倆究竟打算怎麼樣？」

追魂使者祁連元臉色變了一變，陰冷的道：「女娃兒，老夫的姓名也是妳叫的麼？」

黃衣少女哼聲道：「叫了又怎麼樣？」

史南溪不願愛女惹事，忙叱道：「惠芳，這裡的事不用妳來多咀！」

史惠芳高聲道：「什麼多咀不多咀，不答應他們就是不答應。」

祁連元哼道：「女娃兒，妳知道不答應的後果是什麼？」

史惠芳憤然說道：「你們妄想血洗本莊，哼，咱們拚了一死也要和你們週旋到底。」

祁連元陰陰的目光從少林武當峨嵋和楊尚君等人身上掃過，不屑的道：「別以爲請了幾位帮手便可以太平無事，須知他們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了然大師接口道：「祁施主好說了。」

祁連元接道：「你可是不相信麼？」

了然大師道：「追魂使者名震武林，老僧怎敢不信。」

祁連元點點頭道：「既然信了，那就不用呆在這裡替別人作後台，還是趕快回少林去自個兒料理一下後事要緊！」

了然大師忍了一忍，從桌上斟了一杯酒，他執杯在手，對祁連元諷刺之言假裝未聞，含笑答道：「多謝祁施主關照之言，老僧無以爲敬，權代主人敬你一杯如何？」

（未完・一）

法輪九轉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投桃報李　盼能解怨

上文提要：花無情中了奇毒，只有盤龍石府和獨脚鬼仙可以醫治，有地址的只有獨脚鬼仙的太白山，決先按址去找，半路上公孫瑤仙在客棧被人用迷香擄走，花無情只好一人趕路，叫心祺二婢回紫竹府向師父報知，自己在路上明查暗訪……公孫瑤仙原來被雲台堡的令狐飛蟬擄走，她哥哥是雲台堡堡主令狐飛龍，見哥哥愛慕公孫瑤仙，便將她擄回堡內……



老道長道：「怎麼個錯法？說明白一點。」

令狐飛龍只得將前因後果作了一番扼要的陳述，老道長怒哼一聲道：「雲台堡名滿江湖，也算是一個名門正派，如此下流之事，你們居然也作得出來！」

令狐飛龍道：「徒兒知道錯了，願意給這位姑娘適當的補償，只是飛蟬已形如白痴，尚請恩師予以救治。」

老道長沒有理會他這位高足，身形一轉，向公孫瑤仙稽首一禮道：「劣徒不明事理，率性而為，貧道當予以重懲，好在施主並沒有甚麼損失，冤家宜解不宜結，希望施主寬大為懷，放過劣徒，貧道將感激不盡。」

公孫瑤仙冷冷道：「道長是世外高人，晚輩理應尊敬，只是道長適才之言，晚輩却不能苟同。」

老道長道：「施主是說……」

公孫瑤仙道：「請問道長，一個女孩子除了生命外，還有甚麼更為重要的？」

老道長呆了一呆，回頭喝問令狐飛龍道：「你究竟作了些甚麼？說！」

令狐飛龍面色一整道：「飛蟬以迷烟及軟筋丹將公孫姑娘擄來，弟子早已心存內疚，怎敢再有越禮的行為，請恩師明鑒。」

老道長道：「聽到了麼？施主。」

公孫瑤仙怒叱一聲道：「令狐兄妹千里迢迢將我擄來雲台堡，憑他這幾句話就能洗刷我的清白？何況跟我同行的師兄，也是我的未婚夫，他會如何想法？」

令狐飛龍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姑娘如此冰雪聰明，令師兄必然也是一個通情達理之人，只要姑娘據實相告，我想令師兄不會追究的。」

公孫瑤仙道：「就算他不追究，本姑娘也放你不過，今天如不踏平雲台堡，有何面目見我師兄，不必浪費唇舌了，請。」

公孫瑤仙一再相逼，也惹起了令狐飛龍的怒火，雲台堡名震江湖，受這種窩囊氣還是第一遭，雖然他知道這位姑娘不好惹，好在師父業已前來，他的膽氣也為之一壯。

令狐飛龍身形一晃，正要揮刀進擊，老道長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令狐飛龍應聲躍退五尺，雙手一垂道：「恩師……」

老道長向他擺擺手，再回顧公孫瑤仙道：「施主可是來自紫竹仙府？」

公孫瑤仙一怔道：「本府弟子從不踏入江湖，道長是如何知道的？」

老道長哈哈一笑道：「紫竹仙府與盤龍石府，同為當代武林武功高深莫測的神秘門派，不過後者曾於二十年前行道江湖，蝶飛羅蘭的事蹟，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紫竹仙府不入江湖，故鮮為人知罷了。」

語音一頓，接道：「仙府弟子不入

江湖，可是公孫傲施主却有時在江湖上驚鴻一現，貧道機緣巧合，有幸得遇公孫施主，承他不棄，許貧道為方外之交，施主既姓公孫，莫非與公孫傲施主有淵源？」

公孫瑤仙想不到這位鶴髮童顏的老道長，與父親竟是方外之交，那麼雲台堡堡主兄妹既是他的弟子，這段過節她就不好再堅持下去了。

於是她散去功力，抱拳一禮道：「公孫傲就是家父，適才失禮之處，尚請見宥。」

老道長道：「賢侄女這麼說就見外了，道士伯伯是雲台山玉皇觀的住持，法號拾穗，請賢侄女看在道士伯伯這張老臉，就放過劣徒兄妹吧。」

公孫瑤仙道：「道士伯伯言重了，侄女要去尋找師兄，就此告辭。」

令狐飛龍道：「公孫姑娘，請暫留芳駕。」

公孫瑤仙道：「堡主還有甚麼指教？」

令狐飛龍道：「指教不敢當，只是有點事想請姑娘俯允。」

公孫瑤仙道：「堡主勿須客套，有話請說。」

令狐飛龍十分誠懇的道：「敝兄妹無知，不該以不正當的手段將姑娘請來雲台堡，在下對此愚蠢的行為，感到萬分不安……」

公孫瑤仙道：「事已過去，堡主就不必提了，還有甚麼事麼？」

令狐飛龍道：「姑娘要去找令師兄，我想他必然也在尋找姑娘，但江湖如此之大，應該如何找法？何況姑娘是初闖江湖，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更可能身無錢財，那就寸步難行了。當然，姑娘這一切困境都是愚兄妹所造成的，承姑娘寬大為懷，不予追究，在下却不能不負起為姑娘解決困境的責任。因此在下想屈留芳駕在敝堡稍作盤桓，在下也好替姑娘作一點效勞的準備。」

令狐飛龍說得不錯，她不僅身無分文，而且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對主人的挽留，她怎能不予接受？

於是她隨着令狐堡堡主師徒，從新回到堡內，一桌豐盛的酒菜，立即擺了上來。

飯後，令狐飛龍請師父為飛蟬治療，拾穗道長雖是功力通玄，却無法治好飛蟬的痴呆。

正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令狐師徒就不得不懇求這位紫竹仙府的傳人了。

此時天色剛起二鼓，公孫瑤仙運了一會功正準備就寢，一陣敲門之聲忽然傳了進來，道：「公孫姑娘睡了麼？我是白雀。」

白雀是雲台堡堡主派來侍候公孫瑤仙的丫頭，她當即回答道：「我還沒有睡，有事嗎？」

白雀道：「咱們堡主有事求見。」

公孫瑤仙打開房門，外面站的原來是堡主與他的師父。

拾穗道長道：「深夜打擾，實屬不該，但以情非得已，還望賢侄女原諒。」

公孫瑤仙道：「道士伯伯不必客氣，有話請進來說。」

拾穗師徒進入房中，落座後白雀立即獻上香茗，公孫瑤仙道：「究竟有甚麼事，道士伯伯請說。」

拾穗道長道：「道士伯伯無能，解不開飛蟬的穴道，而且她的經脈在逐漸僵化，如果等到明早，只怕就回天乏術了，所以道士伯伯特來求妳。」

公孫瑤仙道：「這是侄女的錯，當時不該在氣憤之下，使用了斷脈凝血指，不過伯伯放心，侄女保証可以治好令狐姑娘。」

令狐飛龍道：「公孫姑娘是第一次使用此一指力？」

公孫瑤仙哼了一聲道：「你認為我是故作不知斷脈凝血指的威力，而見死不救？」

拾穗道長道：「飛龍，你誤會公孫侄女了，她長年居住仙府，從未涉足江湖，雖是習得絕代武功，却沒有施展的機會，道士伯伯相信賢侄女是第一次使用此一獨門指力，更不知道它威力的大小，是嗎？賢侄女。」

公孫瑤仙冷冷道：「就算我知道，這也是她咎由自取，對不起，道士伯伯，趁夜色還未太深，我還要趕一點路，你們請吧。」

她說話之際，業已運起紫竹神功，但見週身紫氣環繞，湧起一股駭人的旋流，連拾穗道士都存身不住，被迫得與令狐飛龍及白雀退出房外。

這當眞是禍從口出，令狐堡主一言之失，幾乎弄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拾穗道長不肯離去，因為公孫瑤仙如是氣憤一走，不僅令狐飛蟬生命難保，他日瑤仙姑娘的師兄找來，雲台堡只怕就會遭到滅門之禍了。

因而他在門外稽首一禮道：「劣徒無知，道士伯伯當予以重重的懲罰，希望賢侄女不看僧面看佛面，道士伯伯將感激不盡。」

公孫瑤仙嘆了一口氣道：「道士伯伯，你要知道侄女也是受害者，令徒不為他人着想，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看在道士伯伯的面子，我去救令狐飛蟬，不過他日我師兄要跟令徒算這筆賬，那就怪不得咱們了。」

令狐飛龍長長一揖道：「在下語出無心，絕無懷疑姑娘之意，賢兄妹如欲施以懲罰，雲台堡當任憑處置。」

公孫瑤仙對令狐飛龍未加理睬，逕自來到令狐飛蟬臥病的房前，她推開房門，令房中侍候的丫環全部退出，然後由懷中取出八隻紫色小旗，伸手向房中一洒，原本銀燭高燒，視綫清晰的房間，立即雲環霧繞，變作一片混沌世界了。

令狐飛龍駭然道：「公孫姑娘，妳這是……」

公孫瑤仙道：「這是自保，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在我替令妹療傷之際，絕對不能受人干擾，這只是防患於未然，堡主勿須多慮。」

當她跨進房門之時，又回頭對令狐飛龍道：「不管我在房中待多少時間，任何人都不得踏入房門一步，否則入房之人必然難逃活命，請堡主轉告貴屬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亡。」

令狐飛龍連聲應是，只見紫影一閃，公孫瑤仙已失去蹤跡。他呆了一陣才回過神來，當即吩咐白雀通知應總管，立派八名堡丁輪番前來守護，任何人都不得踏入房門半步。

待守護之人到達，令狐飛龍即請拾穗道長到書房歇息，他們沉默良久，令狐飛龍忽然長嘆一聲道：「今日如非恩師及時趕到，後果只怕不堪設想了。」

拾穗道長面色一沉道：「下毒擄人，形同盜匪，雲台堡縱然落得烟飛火滅，也是咎由自取，爲師雖是救了你們，心中却有點後悔。」

令狐飛龍雙膝一屈道：「弟子行爲魯莽，實在有辱師門，請師父按門規處置，弟子決無怨言。」

拾穗道長吁了一聲道：「雲台堡以正義馳名於江湖，爲師不忍以一次過錯而相責，今後你們兄妹要好自爲之，你起來吧。」

令狐飛龍叩謝師父不罪之恩，立起身來，拾穗道長眉鋒一皺道：「雖然公孫姑娘勉強答允救治飛蟬，但此事還不能就此算完，今後如何，就要看你們的造化了。」

令狐飛龍道：「弟子愚昧，請恩師明示。」

拾穗道長道：「公孫姑娘的師兄是她的未婚夫婿，未婚妻子被人所擄，他豈能不予追究，如若他們師兄妹聯手問罪，雲台堡就危若纍卵了。」

令狐飛龍心頭一懍道：「設若當眞如此，尚祈恩師救援。」

拾穗道長嘆息一聲道：「放眼天下，能夠與紫竹神功一較高下的，除了盤龍石府無人能敵，何況先天奇門陣法，更有鬼神不測之機，縱使盤龍石府，也未必能夠破解，爲師雖然想救你們，只怕也無能爲力。」

令狐飛龍豪氣干雲，憑掌中一柄七尺長刀，縱橫江湖近十年，未曾遇到過敵手，此時竟然神色沮喪，冷汗直流，一臉悔恨之色。

他並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人，只是雲台堡數十口生命，以及他們兄妹幾經艱辛所建立的一點聲譽，都將爲他們的魯莽行爲而毀滅，這是他深深悔恨而心有不甘的。

拾穗道長明白他的心意，却無奈的一嘆道：「不可力敵，只有智取，我想此事並不一定絕望。」

令狐飛龍道：「弟子心神已亂，請恩師指示。」

拾穗道長道：「公孫姑娘心地純良，若非如此，她怎肯救治飛蟬？」

令狐飛龍道：「恩師之意是……」

拾穗道長道：「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國家興亡，江湖動亂，均難逃此一範疇，公孫姑娘還在雲台堡，如果運用得當，還有化敵爲友的可能，爲師言盡於此，你們兄妹好自爲之吧。」

令狐飛龍道：「敬謝恩師指示，莫非恩師要回轉玉皇觀？」

拾穗道長道：「待飛蟬傷癒之後，爲師想到江湖上走走。」

令狐飛龍道：「恩師是否知道紫竹仙府的所在？」

拾穗道長道：「百餘年前，江湖上對紫竹仙府就有傳說，它與盤龍石府並駕齊驅，是兩個令人敬畏而又神秘莫測的門派，爲師雖是機緣湊巧，得以結識仙府的主人，但它位於何處，爲師仍然毫無所知。」

他們雖在交談，目光仍不時瞧向門外，總算沒有讓他們失望，令狐飛蟬帶着小瑛出來。

令狐飛龍迎上去道：「妹妹，妳沒事吧？公孫姑娘呢？」

令狐飛蟬道：「我沒事，公孫姑娘還在調息，我叫白雀在門外等她。」

進入書房，她瞧到了拾穗道長，立即躬身一禮道：「弟子參見恩師。」

拾穗道長道：「公孫姑娘還在調息？那是妳沒有給她解葯了？」

令狐飛蟬愕然道：「弟子以爲恩師給了她解葯，否則她怎能替弟子解開穴道？」

拾穗道長面色一沉道：「魔由心生，孽由自作，飛龍暗戀有主名花已是不該，妳竟敢以卑鄙的手段，暗中施毒，將公孫姑娘擄來，此等下流的行爲，不僅犯了江湖大忌，也爲師門所不許，從現在開始，妳不必再叫我師父了。」

令狐飛蟬面色一慘，立即跪倒拾穗道長身前道：「弟子因爲不忍心看着大哥相思之苦，一時糊塗，才出此下策，請恩師饒恕弟子的無知，今後再也不敢了。」

這雙兄妹生性鯁介，算得是性情中人，只因武功獲得玉皇觀觀主的眞傳，在江湖上闖出一點名頭，加上財力雄厚，難免少年氣盛，有些率性而爲，想不到這次竟然闖下大禍。

令狐飛龍也跪於拾穗道長身前，替乃妹求情，並願領受懲罰。

拾穗道長嘆口氣道：「起來吧，姑念初犯，爲師饒過你們一次，但如何安撫公孫姑娘，免招滅門之禍，就要看你們兄妹的了。」

令狐飛蟬愕然道：「師父，有這麼嚴重？」

拾穗道長哼了一聲道：「如果公孫姑娘的師兄認爲未婚妻被擄是奇耻大辱，雲台堡就有被毀滅的可能。」

令狐飛蟬道：「弟子承認公孫姑娘

是有點邪門，但咱們雲台堡也不是好欺負的。」

拾穗道長微現怒意道：「紫竹仙府的先天奇門陣法，窮天地之奧秘，藏鬼神莫測之玄機，妳竟敢說她有點邪門，實在狂妄無知至極，我眞後悔爲甚麼會收妳這樣一個弟子。」

令狐飛龍道：「紫竹仙府雖是不亞於盤龍石府，但仙府門下，從不涉足江湖，縱使是老一輩的高人，知道紫竹仙府的必然不多，以弟子兄妹淺薄的閱歷，自難知道武林之中，還有如此一個門派，所以……」

拾穗道長道：「所以爲師的不該責怪你們？哼！以迷香毒葯擄人，也是俠義道所應爲的？」

令狐兄妹齊聲道：「弟子知道錯了，敬請恩師原宥。」

拾穗道長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你們兄妹好自爲之，爲師要走了。」

令狐兄妹知道無法挽留，只得恭送師父出堡，然後回到書房，兄妹二人愁顏相對。

良久，令狐飛蟬道：「大哥，紫竹仙府當眞那麼厲害？」

令狐飛龍道：「妳爲甚麼到現在還不明白？公孫姑娘的先天奇門陣法妳領教過了，不要說咱們雲台堡，縱然是千軍萬馬，只怕也難逃紫竹旗的劫數，再說當代武林吧，就算是一流高手，吃了師門的軟筋丹，也要任憑咱們的擺佈，她沒有解葯，妳又能將她怎樣？」

他語音甫落，白雀忽然慌慌張張的衝進來道：「稟堡主、小姐，公孫姑娘走了。」

令狐飛蟬一驚道：「走了？妳爲甚麼不留住她？」

白雀道：「小婢不知道她何時走的，因爲見她調息過久，才由門隙向裡面一瞧，只見奇陣已收，她却不見踪影，小婢推門進去查看，只見後窗已開，所以才來稟報。」

令狐飛蟬道：「怎麼辦？大哥。」

令狐飛龍道：「公孫姑娘雖是身負絕世神功，但她初入江湖，任甚麼都不懂，在波譎雲詭的江湖之中，很容易受人暗算，如果她身無分文，更是寸步難行了。」

令狐飛蟬道：「她徒步行走，此去必然不會太遠，咱們騎馬去追，或許可以追上。」

令狐飛龍道：「也只好如此了，小瑛，去叫應總管及四位教頭立刻前來書房。」

小瑛應聲奔去，片刻之後，應總管及四大教頭來到書房，他們雙拳一抱道：「見過堡主，小姐。」

令狐飛龍道：「不必多禮，你們都見過公孫姑娘吧？」

應總管等齊聲道：「見過。」

令狐飛龍道：「公孫姑娘不辭而別，我十分替她擔心，四大教頭立即到賬房各領一萬兩銀票，各率十名武士，分途追趕公孫姑娘，你們帶着信鴿，以便與應總管聯絡。」

四大教頭幾乎同時眉頭一皺，其中一名叫鄢大海，是這四人中功力最高的一個，他咳了一聲道：「堡主，但公孫姑娘武功太高，咱們就算追到了也無可奈何。」

令狐飛龍道：「瞧你們這副窩囊相，我又不是叫你們去跟她鬥！」

鄢大海道：「那……堡主之意是……」

令狐飛龍道：「我是要你們暗中保護她，直到她找到她的師兄或紫竹仙府之人爲止。」

這是保護公孫瑤仙的原則，至於如何實施，他再面授機宜，然後命令四隊人馬即刻出發。

待四大教頭退出之後，令狐飛蟬道：「大哥，你是不是也想去追？」

令狐飛龍道：「是的。」

令狐飛蟬道：「這不太好，如是遇到公孫姑娘的師兄，只怕有些不便。」

令狐飛龍沒有說甚麼，神情上却現出一片沮喪之色。

令狐飛蟬道：「大哥你是胸襟開朗之人，何必自尋煩惱！人家既是名花有主，她的心中就不可能容納另一個男人，你們已經相見過了，她可曾對你有半分好感？再說，天涯何處無芳草，以大哥的條件，要找到一個意中人並非難事，想開點吧，大哥，你出去走走可以，但不要再招惹這件事了。」

令狐飛龍長嘆一聲道：「妳不必擔心，這些我都明白。」

令狐飛蟬道：「你明白就好了，但我要去追她，因爲她所遭遇到的困擾，都是我造成的，對公孫姑娘，我有一份歉疚與責任，對她的安全，我不能不管。」

於是她退出書房，帶着小瑛、白雀，向東海縣城追去。

雲台山東臨黃海，只有向西走才是官道，但到達東海縣城之後，就可以北上山東，西通河南，南下江浙，西南至安徽，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點，此時天色向晚，按說無論公孫瑤仙的脚程如何快法，最多也只能趕到東海縣城。

令狐飛蟬主婢三人控騎急馳，沿途不敢作半點耽擱，總算在城門關閉之前趕到了東海。

雲台客棧是雲台堡的產業，掌櫃薛球是雲台堡的屬下，令狐飛蟬主婢自然直奔這家客棧。

薛球瞧到她們主婢，馬上躬身一禮道：「小姐這般時辰趕來城裡，莫非有甚麼緊要之事？」

令狐飛蟬道：「我只是找一個人，你們有沒有瞧到一位身着紫衣、年約十七八歲的姑娘？」

薛球道：「沒有，一個時辰之前，四大教頭也曾來問過，他們找遍全城

的客棧，也沒有找到那位姑娘。」

令狐飛蟬道：「四大教頭呢？他們也歇在城裡？」

薛球道：「不，他們分作四路連夜追趕去了，小姐，這位姑娘莫非開罪了本堡？」

令狐飛蟬道：「這事你就不必管了，以後如果見到這位姑娘，立即以信鴿向堡裡報告。」

薛球道：「是，小姐只怕餓了，咱們已經準備了宵夜，小姐請。」

她們在縣城宿了一晚，翌晨天剛破曉，便聯袂馳馬西行，一直追過徐州，公孫瑤仙的行踪，仍然杳如黃鶴。

小瑛道：「小姐，咱們沿途打探，都沒有人見到公孫姑娘，只怕她走的不是這條道路。」

令狐飛蟬道：「河山萬里，找人自是不易，好在還有另外四路人馬，總有一路會找着的。」

小瑛道：「咱們還是繼續走下去？」

令狐飛蟬道：「不錯，我想到關洛之間碰碰運氣。」

這天她們到達河南境內的朱集，才只晌午時分，她們在此地打過尖，原想趕到商邱投宿的。

但出鎮不足十里，道旁一片樹林之後，忽然傳來一陣喊殺之聲，這自然是江湖道上的人物，在此地了斷過節了。

令狐飛蟬勒住韁繩道：「小瑛、白雀，咱們過去瞧瞧。」

她們將馬匹拴在樹林之中，然後穿林而過，林後是一塊草坪，正有五名黑衣人圍着一名青衫少年在作捨死忘生的拚鬥，草坪上還躺着二十餘名黑衣人的屍體，慘烈之狀，令人不忍卒覩。

當然，那些死者必然是青衫少年的傑作了，但見他紫光繞體，威猛如神，只是圍攻他的五名黑衣人，均有一身超凡的武功，而且攻守之間配合得絲絲入扣，他能殺掉二十餘名敵人，却無法脫出這五人的攻勢，時間一久，他可能難逃毒手。

令狐飛蟬瞧了一眼道：「是他……」

小瑛道：「不錯，是公孫姑娘的師兄，咱們在大明湖見過的。」

令狐飛蟬道：「咱們上，記着，這些人功力極高，妳們只能採取遊鬥，待我解決對手，再來幫助妳們。」

她向二婢交代之後，立即一聲嬌叱，身形以天馬行空之勢，向五名黑衣人撲去。

這些黑衣人是存心要將花無情擱在此地，下毒是他們幹的，僱用黑衣堂的殺手也是他們，雖然這兩招的效果不大，但至少花無情中了毒，功力必然大打折扣。

最使他們高興的是半路裡殺出一個程咬金，把公孫瑤仙擄走，心怡姐妹去搬救兵，只剩下花無情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於是他們召集人手，以近三十名匪徒，向花無情作輪番攻擊，死了二十多人他們都不在乎，因為眞正高手就是剩下的五人。

犧牲二十餘人打的是消耗戰，他們以生命來換取花無情的功力和體力。

這是一項殘酷的交換，但要毀滅像花無情這等高手，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們的計劃頗為成功，原本只能提到六成功力的花無情，在力搏二十餘名高手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功力大不如前了，此時在五名一級高手圍攻之下，當得是危如纍卵。

誰知就在這緊要的時刻，又殺出幾個程咬金來了，只是這些程咬金不是來幫他們的，一上來就接過三名黑衣人鬥了起來。

攔住令狐飛蟬的是一名使用護手鈎的老者，此人目光銳利，神態沉穩，一身功力必然不凡。

他攔住令狐飛蟬道：「姑娘，咱們是在了斷私人過節，姑娘是局外人，希望妳們不要淌這趟渾水。」

令狐飛蟬冷哼一聲道：「本姑娘最看不慣的就是無恥之人，你們了斷私人過節我可以不管，但你們以五搏一，倚多為勝，本姑娘就不能不管了。」

使護手鈎的老者道：「妳要找死，老夫就成全妳吧，接招！」

此人一身功力極為不凡，出手一招風雷俱動，護手鈎帶着一溜寒芒，奔向令狐飛蟬的左肩。

令狐飛蟬使用的是一尺二寸的一對短刀，與三尺餘長的護手鈎相比，自然有些吃虧，但她身法輕靈，換位快捷，使護手鈎的老者連攻十餘招，全是白費氣力。

以令狐飛蟬的功力，百招之內，必然可以將對手擺平，打來輕鬆，她就可以分神瞧看另兩處的搏殺。

花無情適才以一敵五，處境的確十分不利，現在五去其三，壓力大為減少，雖然這剩下的兩名黑衣人是武功最高的兩個，他已能有攻有守，縱使不能勝過他們，至少一時半刻不會落敗。

再看小瑛、白雀，令狐飛蟬不由心頭一懍，這兩名丫頭是她親手調教的，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力，可是她們却守多攻少，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她如果不及時馳援，這兩名丫頭只怕支撐不到五十招，便會傷在黑衣人手裡。

她心中一急，就不再閃避，左手短刀一碰黑衣老者的護手鈎，在一陣金鐵交鳴之中，她已身如閃電，撲到黑衣老者的身前，右手往前一送，短刀以無可比擬的速度，插進對手的胸膛，在一聲慘嚎之中，她已拔刀飄身，撲向另兩名黑衣人去了。

她的動作快如閃電，一身武功也極為出色，勿怪雲台堡能在江湖之中佔有一席之地了。

攻擊小瑛的黑衣人被她接下，小瑛立即幫助白雀。她們不僅轉危為安，而且以二敵一，不到十招便已取得主動，在她們一陣兇猛的夾攻之下，這名黑衣人終於倒了下去。

此時令狐飛蟬也已勝利在握，短刀以雪花亂舞之勢，迫得黑衣人手忙脚亂，她再一個急旋，左手短刀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劃過黑衣人的喉頭，在鮮血激射之中，她已帶着兩個丫頭，奔向花無情搏殺之處了。

適才與花無情拚鬥的兩名黑衣人，現在只剩下一個使鑌鐵杵的，此人招沉力猛，攻勢凌厲，花無情眞力耗損太多，自然不敢硬接。

紫竹仙府的門下都習過一種奇絕天下的奇門步法，只可惜花無情業已筋疲力盡，雖然不想硬接黑衣人的兵刃，但已力不從心。

令狐飛蟬瞧出花無情的危機，口中一聲嬌叱，右臂急揮，一溜寒光便已電射而出。

只是她這全力一擊，還是遲了一點，噹的一聲脆响，花無情的長劍被鑌鐵杵磕飛，他也被震得仆倒地上，發出一聲悶哼。

黑衣人笑了，他們犧牲了數十名高手，終於獲得了報酬，花無情是他們不惜代價、必欲除去之人，現在他辦到了，雖是犧牲慘重，現在只要他的鑌鐵杵再往下一戳，這筆血債就算索回來了。

但，他的鑌鐵杵竟然戳不下去，因為他的胸膛正插着一柄短刀，刀身穿心而過，尾端還在不停的顫抖，他丟掉鑌鐵杵，擰轉身形，睜着死魚般的眼珠瞪着令狐飛蟬，他似乎想說甚麼，但一個字都沒有說出，噗的一聲，便已經倒下去了。

令狐飛蟬由黑衣人的胸前拔出短刀，再回頭瞧看花無情，這一眼瞧去，她不禁大吃一驚，敢情這位紫竹仙府的門下不只是氣若遊絲，受到極為嚴重的內傷，而且滿臉黑氣，看來是中了劇毒。

令狐飛蟬隨拾穗道長習得一身武功，也習得醫術及使毒之能，花無情經她一番診斷，確定他是中了金蠍粉之毒，如是換了常人，早該毒發身亡了，他必然是以强大的內力，將劇毒拘束在某一穴道附近，只是如此一來，功力必定大為減弱。

如今黑衣人以近三十名高手向他圍攻，他雖是殲盡了强敵，可是體內的劇毒已被震散，最後迎擊鑌鐵杵，又受了極重的內傷，這一下可難倒令狐姑娘了。

白雀道：「小姐，這位少俠中了毒，況且內傷頗重，妳再不救他，恐怕就來不及了。」

令狐飛蟬道：「他中的是金蠍粉，我沒有解除此種劇毒的能力，只有穩住他的傷勢再想辦法。」

於是她取出三粒解毒丹丸，餵入花無情的口中，然後扶住他盤膝坐好，再以內力為他療傷。

經過一個多時辰，花無情臉上的黑氣已退，人也清醒過來，只是身體感到十分虛弱，一身超凡拔俗的功力，半點也使不出來，他已經變為一個弱不禁風的病夫了。

他立起身來，向令狐主婢雙拳一抱道：「在下花無情，承蒙各位相救，在下感激不盡，能否賜告名號，花某若能不死，他日必踵府拜候。」

令狐飛蟬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算不了甚麼，花公子不必放在心上，家兄令狐飛龍，是雲台堡的堡主，小妹名叫飛蟬，他日歡迎公子來敝堡一遊。」

花無情道：「原來姑娘是雲台堡堡主的妹妹，當眞是幸會得很。」

令狐飛蟬嘆口氣道：「公子所中之毒名為金蠍粉，是各種奇毒中最强烈的一種，小妹只能使毒傷不再惡化，却沒有解除的能力。」

花無情道：「生死有命，姑娘不必替在下擔心，就此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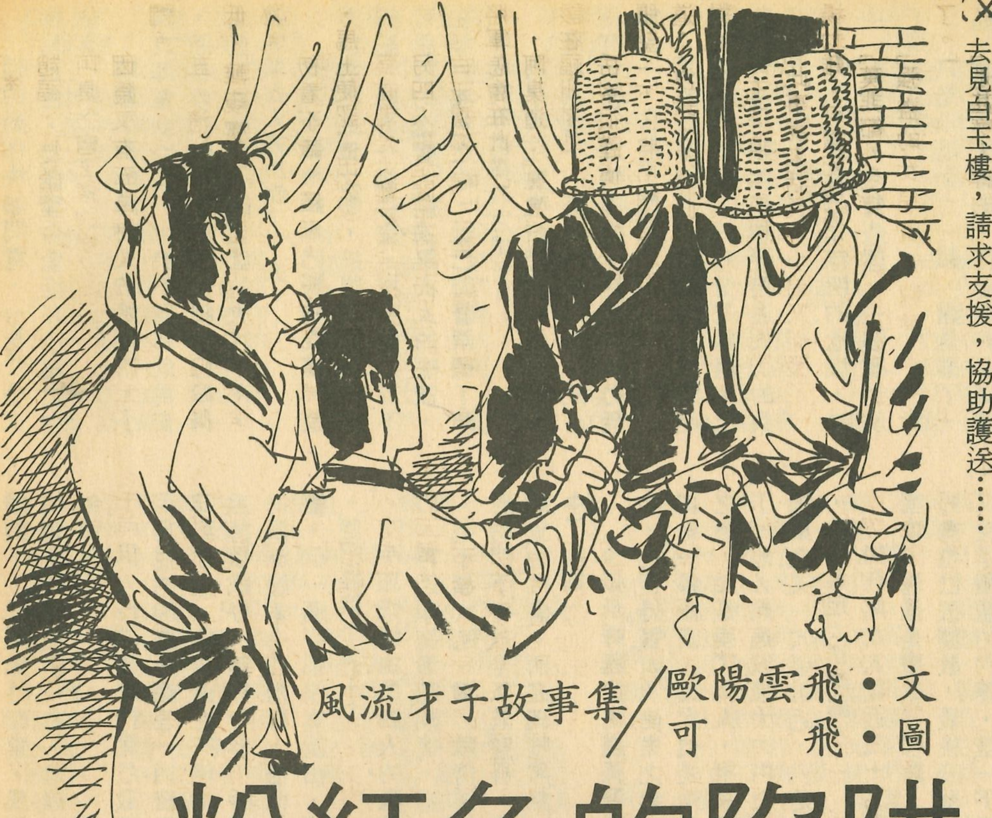
語音一落，便跟蹌着向樹林走去。

令狐飛蟬道：「慢點，公子。」

花無情停下脚步道：「姑娘有甚麼指教？」

（未完・五）

上文提要：白玉樓、阿臭師徒接見情報販子包玉郎，得知一大批財寶正由北方運來漳州，由喜門鐵娘子護送，財寶已來到白玉樓居住的地方，跟着又來了總瓢把子馬嘯天，是來劫鏢的，雙方激戰，財寶大部份被劫走，突來一青衣老者協助將財寶全部取回來，喜門護送的財寶，失而復得，鐵娘子不敢大意，和青衣老者去見白玉樓，請求支援，協助護送……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風流才子故事集

粉紅色的陷阱

紅玫瑰建議合作　白玉樓提出條件

「眞的！」趙福道。

阿臭不以爲然：「笑話，不知道黃茉莉、白牡丹，金佛、玉像怎會與她二人鑄造得一般無二？」

紅玫瑰亦道：「這一點本門主亦有此同感，金佛、玉像的造形的確與黃茉莉、白牡丹十分相似，唯妙唯肖，栩栩如生。」

趙總管聽在耳中，一臉茫然的道：「許是純出巧合，許是鑄造者熟識她二人，刻意模仿，事實究竟如何，老夫就不得而知了。」

紅玫瑰道：「此事無關緊要，且別去管它，快說喪門是否願與喜門合保這一趟鏢？」

白玉樓不假思索的道：「本門主早已說過，喪門只做殺人的買賣，不想開鏢局。」

總管趙福道：「白大俠殺一個人只有白銀一千兩，保這一趟鏢却是黃金千兩，相去甚遠，白門主何樂而不爲？」

「這是原則問題。」

「原則可以改變。」

「而且殺手與保鏢的情形完全不同。」

「有何不同？」

「殺手事情單純，目標顯明，保鏢則必須面對一大羣不可知的兇神惡煞，敵暗我明，險惡萬分，等於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阿臭補充道：「再說，喪門可是窮光蛋，一旦失鏢可賠不起。」

趙福沉吟一下，道：「老主人曾有言，只要各位盡力而爲，萬一失鏢，決定不予追究。」

白玉樓愕然道：「這條件的確出乎意料之外的優厚，眞想不透以前的那一家鏢局爲何會半途而廢？」

「簡而言之是怕死。」

「難道喜門的人就不怕死？」

紅玫瑰一揚柳眉兒，很自負的說：「本門主就不信有誰能殺得了我紅玫瑰。」

白玉樓冷然一哂，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白某可不敢說這種大話，就拿馬嘯天來講吧，本門主就不敢說一定能夠勝得了他。」

阿臭的話更難聽，故意嘔她：「小心牛皮吹破了，死後做鬼閻王爺再罪加一等。」

鐵娘子聞言大爲不快，反唇相譏道：「說了半天，喪門師徒原來是兩個怕死鬼。」

白玉樓從容不迫的道：「就算是吧，本門主寧願做個快樂的殺手，也不想爲了貪財踏上不歸路。」

趙總管依舊不死心，仍圖作最後的努力：「希望白大俠能再三思。」

阿臭打了一個呵欠道：「五思也一樣，兩位請吧，我們師徒要睡覺啦。」

話已說絕，又下了逐客令，二人互望一眼，只好告辭而出。

* * *

趙福、紅玫瑰走了。

阿臭、白玉樓的覺却沒睡成。

因爲又有五位神秘的客人找上了門。

五人清一色皆戴着斗笠，帽沿很低，難窺廬山眞面目，顯得甚是神秘。

初看不識，經來人將斗笠拿掉後，馬上便認了出來。

爲首者是大難不死的將軍岳峯。

另四人則是閻王府的四名兵士。

白玉樓驚「咦」一聲，道：「咦，岳將軍怎會在此？」

阿臭道：「算算行程，將軍此刻應該在福州才是。」

岳峯很謹愼，小心翼翼的朝門外張望一下，將房門關起後方始正容說道：「沒錯，末將此刻是應該在福州才對。」

白玉樓道：「爲何來到了漳州？」

「此事說來話長，小弟又經歷了一場劫難，可謂死裡逃生。」

「莫非節外生枝，又發生變故？」

「强盜的女兒黃茉莉被人劫走了。」

「是甚麼人幹的？」

「她老子黃瓜。」

「骷髏會的會長黃東洋？」

「正是此人，以及他手下的數十名高手。」

阿臭神情惶急的喳呼道：「糟啦，

糟啦，她這一逃等於是縱虎歸山，又增加了海盜的氣焰，早知如此，當初給她一刀就好了，喪門也可以多賺一千兩銀子。」

白玉樓追根究底道：「出事的地點在那裡？」

岳峯道：「就在泉州附近。」

「將軍手下的兵士甚多，應可一戰。」

「倭寇的人數更多，又是突施奇襲，交手不久便傷亡殆盡，僅僅剩下我們五個人。」

「黃東洋的武功怎樣？」

「技深若海，高不可測。」

「得手之後，逃往何處？」

「往海邊逸去。」

「將軍可曾將此事報告閻王？」

「到目前爲止，尚未上覆老王爺，因爲雖然丟了主犯元兇，還有從犯可捉，於是直奔莆田縣，打算去捉縣令王德元，與捕頭吳勇，以便閻王依法究辦。」

阿臭道：「對，王德元、曹進德這幾個傢伙都是貪官汚吏，又私通海盜，禍國殃民，早就該砍頭了，但不知可曾抓到王縣令？」

岳峯垂頭喪氣的道：「別提了，末將到時王德元已棄職潛逃。」

「姓王的幹嘛要逃？」

「想必是黃瓜已將事機敗露的消息通知他。」

「這個老混蛋又怎知他女兒的西洋鏡已經拆穿？」

「海盜的耳目衆多，咱們的一舉一動可能皆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風流才子白玉樓道：「可以再去抓泉州知府曹進德。」

「小弟去了，然而却撲了空。」

「噢，曹進德也畏罪潛逃？」

「是的。」

「總捕頭石崑崙呢？」

「同樣逃之夭夭。」

「還有南安縣令閻子俊？」

「也不知去向。」

阿臭氣忿忿的道：「這一羣貪贓枉法的混帳都跑到那裡去了？」

岳峯打開窗子，再度向外面觀察一下，確定無人偷聽後才鄭重其事的說：「末將得到消息，王德元、曹進德、閻子俊等人沆瀣一氣，結伴而逃，還携帶有大批金銀財寶，故而咬着他們的尾巴追下來。」

白玉樓聞言精神一振，道：「岳兄的意思是，懷疑紅玫瑰所保的這一趟鏢，歸曹知府他們所有？」

「小弟正是這樣想。」

「可是財寶的主人姓趙呀。」

「也許姓趙的只是一個代理人。」

「亦未見曹、王等人的一影半蹤？」

「爲了掩人耳目，可能另走別的路。」

阿臭道：「如此說來，這一批金銀財寶都是民脂民膏？」

岳峯頷首道：「小俠所言甚是，假使確爲這羣狗官所有，無疑是爾等搜刮來的民脂民膏。」

「可惜岳將軍一步來遲，早點來就好啦。」

「小友此話何意？」

「早來我們師徒就答應紅玫瑰的要求了。」

「喜門要求甚麼？」

「要求喪門共同保這一趟鏢。」

岳將軍神色一緊，道：「現在答應還來得及。」

白玉樓楞了一下，道：「岳兄是否想以保鏢爲名，劫走這些財寶？」

「本來就是不義之財，劫走後可以歸還良民百姓。」

「話是不錯，奈何喪門素以殺人爲業，沒有幹這種事的記錄，天下英雄會說白某撈過了界。」

「白兄說那裡話來，大丈夫行事理當通權達變，不拘小節，何況是爲了廣大的良民百姓，盼勿固執己見，望能改變初衷。」

「答應紅玫瑰的要求？」

「這樣最好。」

「本門主可以考慮。」

阿臭是個急性子的人，道：「不必考慮了，也不必跟鐵娘子合作，乾脆合咱們數人之力，今夜就動手，將鏢劫走算了。」

岳峯却不同意：「此非其時。」

「將軍怎又唱起反調來了？」

「不是唱反調，而是放長線釣大魚。」

「那裡還有大魚？」

「曹進德他們未結伴同行，一定另有原因。」

「原因何在？」

「可能另有更多的財寶，在別的路線運送。」

白玉樓尋思有頃，一字一句的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而且事先已經約好了會合的時間、地點。」

岳峯振振有詞的道：「白門主之言極是，末將完全同意，小弟的想法是待他們會合之後，再來個人贓俱獲，如能將黃茉莉父女也一併逮住，解交老王爺，就不虛此行了。」

阿臭道：「談了這麼久，岳將軍漏了一個人吧？」

「漏了誰？」

「俺師父的心上人。」

「白大俠乃風流人物，多得是紅粉知已，心上人是那一位？」

「阿香藍水仙。」

「哦，是她。」

「阿香現在何處？」

「我們早在南安縣驛館時便已分手。」

「她有沒有說要到那兒去？」

岳峯想了想，道：「說要去找你們。」

憑心而論，白玉樓對她情有獨鍾，也十分懷念，聞言急聲追問道：「奇怪，已經半個多月了，怎麼始終未見阿香的芳踪？」

阿臭眉尖一挑，憂心忡忡的道：「該不會是移情別戀，又愛上了別的男人吧？」

餘音未落，門外有人接口道：「呸呸呸！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海可枯，石可爛，即使公鷄生蛋，日從西出，我阿香依然此情不變，此心不二。」

話說一半時，香風一掠，人已跨步而入。

果然是阿香藍水仙。

人比花兒嬌。

貌比月兒妍。

就俏生生的立在白玉樓的面前，面如桃花，柔情似水，一雙大而圓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盯着她的意中人。

白玉樓不由的一陣悸動，緊緊的抓住了藍水仙的柔荑小手，以充滿感情的話語道：「阿香，我好想妳啊。」

阿香報以深情的一瞥，嬌滴滴的道：「我也是。」

夠了，就這麼兩句話就足夠了，男有情，女有意，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許久，許久之後，白玉樓才又開口說道：「阿香，妳怎麼到現在才來？」

藍水仙輕聲細語的道：「奴家有事。」

「甚麼事？」

「追查這一批寶物的來龍去脈。」

「可有端倪？」

「差不多業已查清楚了。」

「是誰的？」

「江湖上盛傳，是曹進德、閻子俊、王德元、石崑崙等人所共有。」

阿臭道：「眞的是他們的就好辦，咱們不要白不要，大可以名正言順的來幹，可知這幾個禍國殃民的傢伙的行止去向？」

「據說也是朝這邊來的。」

「是否帶有財寶金銀？」

「有。」

「多不多？」

「可能比這一批還要多。」

「他們意欲何往？」

「十之八九是想運到海邊，逃到東瀛扶桑去。」

白玉樓道：「阿香，依妳看，喪門要不要管這檔子事？」

藍水仙思索了一會兒，字斟句酌的道：「站在私人的立場上，小妹反對，免得玉哥哥惹禍上身，但在公的立場而言，則當挺身而出，以防善艮百姓的無數財物流落到別國去。」

岳峯聞言正中下懷，馬上隨聲附和道：「藍姑娘的話對極了，大丈夫當急公好義，公而忘私，海盜爲禍甚烈，是眞英雄便當挺身而出，共赴此難。」

言來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白玉樓不禁爲之動容不已，道：「原則上本門主不反對，却不便直接了當的接受紅玫瑰與趙老頭的要求，在技巧與時機上必須另行斟酌。」

「這是爲何？」

「自然是有原因的。」

「乞道其詳。」

「主要是與喜門之間有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白某不願意輕而易舉的就讓紅玫瑰稱心如意。」

「還有別的理由嗎？」

「多做觀察，希望能對整個事情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岳峯聞言甚感欣慰，堆下來一臉的笑容，朗聲道：「有這幾句話就夠了，末將等人願隨時在白大俠左右，聽候差遣，請就此辭，咱們前途再見。」

「請。」

「告辭。」

「不送！」

岳峯等人走了，夜色已深，白玉樓有女爲伴，迫不及待的擁着藍水仙回房睡覺去了。

阿臭一向很知趣，伸伸舌頭，聳聳肩膀，獨自一人回到他自己的房裡去。

* * *

一夜無話，第二天一早車隊便準備停當，整裝待發。

趙大少爺似乎當眞是個害羞的娃兒，老早便鑽進車轎去，不曾公開露面，顯得甚是神秘。

紅玫瑰却沒有忘記白玉樓，臨行之前還特地跑到窗外去，篤！篤！篤

的叩窗三聲，道：「白門主，該起床了吧，一夜好睡，對趙總管的提議是否已考慮清楚？」

房內寂然，無人應聲答話。

連叫三次，依然無人回應。

紅玫瑰甚覺納罕，推門進去一看，這才發現早已人去屋空。

出來再行檢視查問，喪門車也不見了，早在天亮之前便已駛離十里香。

是的，喪門車離開了，阿香、阿臭、白玉樓天不亮便結伴而去，此刻正在漳州往漳浦縣的一條鄉村小路上緩緩而行。

阿臭顯然還沒有睡足，不停的打呵欠，道：「師父，我眞不明白，幹嘛起這麼早，多睡一會兒該有多好，你們也可以多溫存一下。」

白玉樓望着高高升起的旭日，道：「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爲師的是想實地瞭解一下此處的山形地勢，看他們究竟欲往何處去？」

阿臭一臉迷惘的道：「師父怎知車隊一定會到這邊來？」

白玉樓頭頭是道的說：「他們由北而南，無疑是要到漳浦縣去的，前面的這一條官道乃是必經之地，漳浦一過，距離海邊就不遠了，爲師的懷疑，曹進德他們那一撥人隨時都有可能前來會合，這正是咱們起個大早來此的主要目的。」

阿臭忽然從喪門車上站起來，展目四顧，猛地驚叫一聲，大聲嚷嚷道：「來了，來了，奶奶的，眞的有人來了。」

是有人來了，在另一邊，一條羊腸小徑上。

人數還不少，浩浩蕩蕩的約有三十餘人。

很快便弄清楚了他們的身份來歷。

不是骷髏會的海盜。

不是曹進德那一夥人。

亦非馬嘯天、八闔雙煞。

而是新上任不久的伏虎莊主徐小龍與追風劍葛青雲，以及該莊的一批頂尖高手。

兩條路合而爲一，兩撥子人馬也隨即會合，阿臭一照面便口沒遮攔的胡言亂語道：「眞是怨家路窄，咱們又碰頭了。」

葛青雲、徐小龍一齊拱手同聲道：「幸會，幸會。」

白玉樓道：「兩位來此何事？想必還是爲了尋寶吧？」

徐小龍道：「白大俠所言不差，敝莊的人一直在爲此奔波。」

「還沒有找到？」

「找到就不會到處亂撞了。」

「總該有些頭緒吧？」

「知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許多地方皆與圖上所示極爲相似，結果却落得一場空。」

阿臭道：「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地方，怎會這樣難找？」

葛青雲道：「兩位可要看一下藏寶圖？」

「謝謝，藏寶圖揹着好幾條人命，乃不祥之物，不看爲妙，說出來聽聽就可以了。」

「有一座山，山前有一個洞穴，直通山後，山後也有很多山洞，乃藏寶之處，遠處都是水。」

「是河水還是海水？」

「海水的成分居多。」

「所以你們就在沿海一帶到處亂找？」

「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阿香靈機一動，忽然插言道：「兩位想不想發財？」

徐小龍怔愕一下，道：「藍姑娘這話就見外了，除非是白痴，大家都想發財，不然伏虎莊的人何必這樣辛苦奔走。」

「發財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非要尋寶不可。」

「難不成姑娘另有錦囊妙計？」

「妙計沒有，倒有一個現成的機會。」

「請明示。」

「在前面的那條官道上，可能很快就會有一批財寶經過。」

追風劍葛青雲疑雲滿面的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白兄可否說的更清楚一些？」

白玉樓將事情的原委始末細說一遍，直聽得徐小龍、葛青雲精神振奮，目瞪口呆。

徐小龍舉目向前面的大馬路上望了一眼，道：「喪門有意爲艮民百姓盡一分心力？」

白玉樓點頭道：「白某確有此意。」

藍水仙嬌笑道：「歡迎伏虎莊也來共襄盛舉。」

阿臭的話更清楚：「喪門做內應，伏虎莊做外援，咱們裡應外合，保証可以把那一朵帶刺的玫瑰擺平放倒。」

葛青雲皺着眉頭道：「紅玫瑰不難對付，憑白大俠一人之力便可穩操勝算，可慮的是總管趙福，尤其是那個神秘人物趙大少爺。」

阿臭道：「沒有關係，咱們還另有奧援。」

「誰呀？」

「將軍岳峯。」

「哦，岳將軍也來了。」

「來的人可多着呢，馬嘯天、風飛揚，陰九娘等人大家都想發一筆橫財。」

徐小龍的臉色微微一變，道：「白兄已經跟這些人接過頭？」

白玉樓道：「頭是碰過，合作則免談。」

藍水仙道：「跟這些人打交道無異與虎謀皮，不談爲妙。」

阿臭道：「這羣綠林人物，滿腦子的發財夢，純粹是想打劫行搶，沒有

合作的餘地。」

葛青雲道：「白門主可有周全的計劃？」

白玉樓想了想，道：「本門主的想法是，待時機一旦成熟，便答應喜門的要求，與紅玫瑰携手合作，等到曹知府那一夥人會齊後，再行舉事，一併將人、寶全部劫走，交給老王爺去處理。」

藍水仙道：「閻王英明睿智，不會讓諸位白幹的，多多少少會給一些獎勵。」

阿臭神氣活現的道：「最低限度也會頒發一張獎狀甚麼的，可以提高咱們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好好的抖一抖。」

* * *

大夥兒一邊說，一邊走，這時已至與官道交會的岔路口。

忽見塵土飛揚，載運寶物的車隊也正好疾駛而來。

白玉樓隨即將喪門車停下，禮讓車隊先行。

紅玫瑰的眼睛好尖，動作也夠快，緊走幾步，已至白玉樓丈許之外，笑盈盈的道：「早啊，白門主，累各位久候。」

阿臭馬上給她澆了一盆冷水：「別表錯了情，只是巧合而已。」

紅玫瑰聽得一呆，道：「喪門不是來與喜門會合？」

白玉樓不徐不疾的道：「白某絕無此意。」

「白門主亦未改變主意，欲與小妹携手合作？」

「眼前還沒有這個打算。」

「將來呢？」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

「既無合作之意，喪門來此作甚？」

「做生意。」

「做甚麼生意？」

「自然是殺人的買賣。」

「這裏並無僱主。」

「這兒有金銀財寶。」

阿臭進一步解釋道：「有金銀財寶，就有是是非非。」

藍水仙幫腔道：「有是是非非，就會發生鬥毆。」

「刀劍無眼，免不了會鬧出人命來。」

「一旦出了人命，自會有人設法報仇。」

「生意順理成章的，就會自動找上門。」

「一條命一千兩，比當保鏢要乾淨俐落得多。」

七嘴八舌，胡言亂語，激得紅玫瑰火冒三丈，惡狠狠的道：「保一趟鏢勝過殺十個人，你們這一羣笨鳥有沒有算過帳？」

白玉樓朗聲道：「保鏢不比殺人，責任重大，還是划不來。」

鐵娘子黛眉雙挑，語冷如冰的道：「要怎樣白大俠才認為划得來？」

白玉樓故意擺出了高姿態，道：「一半。」

「多少的一半？」

「全部金銀財寶的一半。」

「你這不是跟馬嘯天的要求一樣嘛。」

「不一樣。」

「有何不同？」

「馬嘯天是搶劫，本門主只是談條件。」

話至此處，趙大少爺所坐的車子正好從一旁經過，總管趙福探出來半個腦袋，沉聲說道：「白門主的要求也等於是搶劫，我家大少爺說歉難接受。」

藍水仙報以一聲冷哼，道：「不接受就請吧，別再浪費唇舌。」

阿臭的話更絕：「祝你們前途多災多難，多禍多殃！」

* * *

歪打正着。

阿臭的胡言亂語，在此時居然應驗了。

前行不遠，進入一個小鎮，正當日正當中，在一家餐館打尖吃飯時便出了狀況。

餐館原有的人手早已被人制住，全部換成另外一批人，事先且曾經過一番周密的部署，車隊一到，肚皮尚未塞飽，埋伏在四週的人馬便一齊擁上來，將紅玫瑰等人與馬車全部團團圍住。

為首之人紅玫瑰並不陌生，在泉州海邊曾有一面之緣，正是骷髏會的第二支會長聽風劍客矢野幸助。

左右兩旁各站着一位兇神惡煞般的粗獷壯漢。

伏虎莊的人已分道而去，喪門車則如影隨形的也駛進這一家餐館，阿臭睹狀臉色驟變，嚷嚷道：「錯，大錯特錯，我們的消息都弄錯了。」

這話沒頭沒腦，弄得阿香滿頭霧水，道：「那個消息弄錯了？」

阿臭道：「這些東西不是曹知府他們的。」

「何以見得？」

「笨啊！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弄不懂。」

「你聽明就說明白一點。」

「我問妳，姓曹的他們為甚麼要逃？」

「畏罪潛逃。」

「犯了何罪？」

「貪贓枉法，私通海盜。」

「既是私通海盜，跟骷髏會穿一條褲子，這一羣王八兔崽子就不會前來打劫。」

「嗯！有道理，這一來事情就更麻煩了，物主究竟是何人？」

白玉樓道：「事情的確透着邪門，只有趙家主僕心裏有數，但不論如何，總覺得這些財物來路不正，有繼續追查下去的必要。」

同一時間，紅玫瑰也跟聽風劍客矢野幸助搭上了腔，嬌冷的聲音道：「朋友久違了。」

矢野幸助皮笑肉不笑的道：「好說，能再相見就是有緣。」

「可否替本門主引見一下閣下身旁的這兩位貴客？」

「左邊的這一位是本會的第三支會長犬養八郎。」

「原來是個狗養的王八。」

「芳駕說話最好客氣點，當心禍從口出。」

「右邊的這一位又是何方神聖？」

「本會的第四支會長松本武夫。」

「另外的這一大羣人是……」

「都是本會精挑細選出來的頂尖高手。」

紅玫瑰眞不愧是一個威震八方的人物，大敵當前，依舊面不改色，眸光四射，橫掃一下四週黑壓壓的人潮，銀鈴也似的聲音道：「難得骷髏會這樣看得起我紅玫瑰，幾乎是傾巢而出。」

阿臭插嘴道：「別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事實恐怕未必。」

鐵娘子眼睛一瞪，冷聲道：「臭小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阿臭冷嘲熱諷道：「事情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少一條香脆可口的小黃瓜。」

一語提醒夢中人，鐵娘子追問道：「是呀！你們的强盜頭子黃東洋怎麼沒有來？」

阿臭道：「還有那一朵挺着大肚皮硬是要栽贓給小王爺，想混進王府做媳婦的茉莉花也不見芳蹤。」

矢野幸助嘿嘿冷笑一聲，道：「殺雞焉用牛刀，對付喪門和喜門還不需要會長父女親自出馬。」

白玉樓一怔，道：「你說喪門和喜門？」

犬養八郎乾咳一聲，道：「對呀，喪門與喜門，同穿一條褲，同坐一條船，都不務正業，改行開起了鏢局。」

藍水仙一本正經的道：「不對，喪門是喪門，喜門是喜門，彼此各行其是，涇渭分明，並不是一條線上的人，請勿混為一談。」

松本武夫道：「恐怕未必，既然結伴而行，必定關係密切。」

阿臭坦然的道：「實不相瞞，喪門是為看熱鬧而來，同行純屬巧合。」

矢野幸助半信半疑的道：「好巧啊！」

白玉樓愛理不理的道：「信不信由你。」

阿香早已以喪門的一員自居，道：「如果有殺人的買賣，喪門也不會拒絕。」

犬養八郎陰森森的道：「本會多得是殺人的好手，用不到別人來操刀！」

趙大少爺眞怪，一直在低頭疾食，彷彿眼前的事與他無關，擺出一副沒事人兒的樣子，始終未置一詞。

總管趙福則未置身事外，趨前道：「骷髏會想幹甚麼？」

松本武夫從容不迫的道：「來搬東西。」

鐵娘子紅玫瑰道：「搬甚麼東西？」

矢野幸助指着面前的馬車道：「就是搬這六輛馬車。」

趙總管寒臉道：「尊駕可知箱中何物？」

「價值連城的珠寶。」

「是你的？」

「以前不是，現在是。」

「朋友好大的口氣。」

犬養八郎接口道：「不是口氣大，而是胳膊粗。」

紅玫瑰嗤之以鼻：「胳膊粗又怎樣？」

松本武夫傲然道：「凡是本會看中的東西，就要據為己有，絕對跑不了。」

趙福怒沖沖的道：「你們這羣東洋鬼子簡直是目中無人，不可理喻。」

矢野幸助哈哈大笑道：「笑話，沒聽說天下有講理的强盜。」

紅玫瑰聞言勃然大怒道：「不講理也奈何不了喜臨門。」

「喜門算是甚麼東西，勢孤力弱，不堪一擊。」

「職責所在，紅玫瑰絕不坐視。」

「妳最好滾到一邊涼快去，逞强等於自取滅亡！」

犬養八郎進一步威脅道：「擺在你們面前的實際上只有兩條路。」

趙總管冷然一哂，道：「那兩條路？」

松本武夫道：「一條是活路，一條是死路。」

「活路如何？」

「破財消災，只要肯將這六輛馬車乖乖的拱手送給骷髏會，保證不會傷諸位的一根毛。」

「死路又怎樣？」

「假如不聽忠告，事情就嚴重了。」

紅玫瑰怒不可當的道：「有屁快放。」

矢野幸助道：「先殺一個雞犬不留，然後再將馬車趕走。」

「矢野幸助，你好像很有自信。」

「本會在此候駕已久，準備周全。」

「別太高估了自己，喜門可不是省油的燈。」

「不省油就連燈盞一起砸，接招。」

「看掌！」

「殺！」

矢野幸助沒有說大話，當眞是準備周全，一出手就是一輪快攻，而且是大家一起來，犬養八郎、松本武夫等人羣起而攻，一動手便將趙福與喜門的人全部圍住困死。

雙管齊下，另一撥子人也沒閒着

，牽馬的牽馬，套車的套車，何消片刻工夫，六輛馬車俱已齊備。

矢野幸助吆喝道：「弟兄們，上路啦。」

犬養八郎道：「一切照預定計劃行事。」

松本武夫道：「快馬加鞭，火速離開！」

＊　＊　＊

並未離去。

因爲去路被人擋住了。

不是人，是一棵樹，一棵大樹。

是被人從路邊硬生生的扳倒下來的。

赫然正是神秘兮兮的趙大少爺。

沒有人知道他是何時離開餐桌，何時竄到樹上，以及如何扳倒這一棵樹，只見大樹轟然而倒，趙大少爺從樹上跳下來，立在路中。

豈止是骷髏會的三名支會長大吃一驚，就連阿香、阿臭、白玉樓同樣看得目瞪口呆，認爲趙大少爺的確有一套。

惡鬥立告停止，矢野幸助、犬養八郎、松本武夫猛一個急轉身，身形三起三落，已搶在馬車的前面。

矢野幸助喝問道：「少俠何人？」

趙大少爺的答覆好妙：「大少爺！」

「尊姓大名？」

「趙德柱！」

這是一場精采好戲，喪門的人當然不會放過，早已越衆而至，阿臭聞言一楞，道：「罩得住？」

阿香也學會了奚落人，冷言冷語的道：「但願人如其名，眞的能夠罩得住。」

不知他是否眞能罩得住，長得倒是一表人才，如臨風玉樹，眉宇之間籠着一股懾人的傲氣。

不曾答話，只是回瞪了二人一眼，以示不悅。

犬養八郎一面蓄勢待發，一面詢長問短：「大少爺是何身份？」

趙德柱卓立路中，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架勢，昂首挺胸的道：「這些財寶的少主人。」

「老主人是誰？」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你能做得了主嗎？」

「可以。」

「骷髏會決定要這些東西。」

「本少爺不答應。」

「不答應就連你也一起宰。」

「只怕你不敢。」

「天下沒有本會不敢的事。」

「你不妨試試看。」

「試就試，老子就你能罩得住！」

住字出口，人已縱出，亮出一把鬼頭刀來，「開天闢地」、「橫掃千軍」、「直搗黃龍」，一口氣連攻三招，分取趙大少爺的上中下三盤要害。

他這兒一發動，矢野幸助、松本武夫也如影隨形般地分左右閃電似的撲出去，形成一個鐵三角，欲以雷霆萬鈞之勢將趙德柱制服。

三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聯成一氣，其勢如濤，其快如電，大家都爲趙大少爺捏了一把汗，認爲必然凶多吉少，會粉身碎骨，死於非命。

事實却大謬不然，結果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滾！」

「滾！」

「滾！」

吼聲中，屈指輕輕一彈，彈出了三粒花生大的鋼珠。

千萬別小覷了這三粒鋼珠，威力大得驚人，而且奇準無比，不偏不倚的打中了三人的兵刃。

噹！噹！噹！三聲暴響，震得三人虎口發麻，刀劍差點落地。

禍不單行，趙大少爺又連攻數掌，發出一股剛猛無倫的暗力，硬生生的逼得三人蹬！蹬！蹬！的倒退回去。

直退至原來立身之處，方始力盡而止。

胸中血氣翻騰。

臉色蒼白如紙。

三個人出師不利，都吃了癟！

阿臭情不自禁的豎起了大拇指，讚道：「大少爺果然罩得住！」

白玉樓皺着眉頭道：「看趙朋友的身手膽色俱屬一流，武林中却從未聞有大少爺的字號，敢問出身何門何派？」

趙德柱輕描淡寫的道：「本公子無門無派。」

阿臭怪人怪語的道：「小貓都有爹，小狗也有娘，大少爺的武功不會是與生俱來的吧？」

「自然有人傳授。」

「那一位？」

「家師。」

「令師何人？」

「一位隱世高人。」

「姓甚名誰？」

「隱居之人，不便公開。」

白玉樓久走江湖，武林中事皆瞭如指掌，道：「據本門主所知，歸隱林泉的前輩高人爲數不多，想不出有誰能夠調教出像大少爺這麼高明的徒弟來，趙朋友能否示知，一向在何處活動！」

趙德柱遲疑一下，道：「本公子家居時居多。」

「不曾在江湖上走動？」

「少之又少。」

「與那些武林人物曾有交往？」

「幾乎沒有。」

阿臭最喜歡說風涼話，嘻皮笑臉的道：「哦！原來是個孤僻的人，難怪總是將自己獨自關起來。」

「哼！」

說他孤僻還眞孤僻，報以一聲冷哼，乾脆閉口不言。

總管趙福跨步而上，眸光如電，

橫掃全場一眼，威風凜凜的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諸位如果識貨，最好趁早自己滾蛋，免得血流五步，命喪當場！」

鐵娘子紅玫瑰也神采飛揚的道：「眞人不露相，趙大少爺只是牛刀小試，一旦大發雷霆，就會血流遍地，想再滾蛋就來不及了。」

矢野幸助大言不慚的道：「哼，老子就不信邪，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能有多大的能耐，剛才之失純因猝不及防，大意輕敵使然。」

紅玫瑰冷冰冰的道：「你好像有些不服氣？」

「是心有不甘。」

「可以再試試。」

「正有此意。」

「上啊！」

人沒有上，上來一頭牛。

這一頭大公牛也不曉得犬養八郎是從那裏弄來的，居然將田單的火牛陣搬來此地，公牛角上綁着兩把明晃晃的刀，尾部撥了油，點着火，在一羣倭寇海盜的驅使下，風馳電掣的衝向趙德柱。

火牛開道，羣盜緊隨在後，波瀾壯闊，聲勢浩大，看得人驚心動魄，駭異不已。

阿臭道：「好毒辣的海盜，這下趙大少爺恐怕罩不住了。」

藍水仙亦道：「準會死在火牛的鐵蹄之下，踩成肉泥血漿！」

不僅阿香、阿臭這樣想，白玉樓、紅玫瑰同樣爲趙大少爺的安危擔憂。

事實却正好相反，趙德柱毫髮未損。

「回去！」

暴喝聲中，火牛未至，便連發數掌，招式詭異絕倫，用力奇巧無匹，猛可間火牛來了一個急轉彎，回頭往後撲去。

這一來，緊隨在後的倭寇可慘了，哀鳴四起，鬼哭神嚎。

有人命喪蹄下。

有人被刀挑飛。

有人抱頭鼠竄。

有人落荒而逃。

噗！噗！噗！趙大少爺並不以此爲足，小鋼珠接二連三的彈射而出，比流星還要快，比雨點子還要密。

登時，場中秩序大亂，雞飛狗跳，骷髏會的陣勢被徹底瓦解。

趙福、紅玫瑰、喜門的殺手也沒閒着，追兵四出，殺聲四起，乘機猛打落水狗，猛殺倭寇海盜。

「衝啊！殺啊！」

「殺掉一個少一個！」

「宰掉一對少一雙！」

眼見大勢已去，心知事不可爲，矢野幸助只好下達撤退令，率衆退走。

紅玫瑰的運氣不錯，托趙大少爺的福，總算履險如夷，又度過一次厄難。

不過，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門下殺手傷痕纍纍，馬車亦被衝散衝亂，車上的木箱被打開了，損失了不少金銀財寶。

阿臭師徒就近在眼前，對那金佛像看得更清楚。

一點不差，金佛正是黃茉莉的化身。

玉菩薩跟名妓白牡丹一般無二。

假如不是白玉樓暗中以石相擊，發出了金鐵交鳴之聲，一定會誤以爲是眞人。

問題是，財寶的主人與黃茉莉、白牡丹似是風馬牛不相及，怎會以她二人的形貌爲藍本鑄金雕玉？

是無心？

是有意？

還是……

師徒倆百思不得其解，馬車則已整理妥當，駛上官道，朝漳浦方向行去。

趙大少爺也早已鑽進車轎去，避不露面，當眞像是一個害羞的孩子，孤僻的傢伙。

白玉樓高坐在喪門車上，對紅玫瑰道：「紅門主的運氣不錯。」

阿臭道：「只怕好運不會接二連三的來。」

藍水仙道：「倘若黃瓜父女親自領軍，或者與馬嘯天連成一氣，狠狽爲奸，喜門就不可能再輕鬆過關，八成會吃大虧。」

紅玫瑰心裏有數，深知這話絕非危言聳聽，正色道：「三位何出此言，可是有意與喜門携手合作？」

白玉樓胸有成竹的道：「只要條件適合，未嘗不可。」

「甚麼條件？」

「還是那句老話，分一半。」

「這是搶劫，趙大少爺不會同意的。」

「不同意就拉倒。」

皮鞭一揮，跟在車隊的後面駛去。

紅玫瑰生性好强，坐進喜門轎，命人緊走幾步，故意趕到喪門車前面去。

＊　＊　＊

傍晚時分，車隊到達漳浦縣。

趙大少爺財大氣粗，揮金如土，包下了一家大客棧。

喪門只好退而求其次，住進隔壁的一家小店。

雖是小店，規矩還是不可免，阿臭循例在店家的招牌上方，插上一面奪命旗。

也就是表示，喪門門主白玉樓在此坐鎮，隨時可以接受殺人的買賣。

一個在附近玩耍的小男孩看見了，大人大樣的道：「你這面旗子太小，不夠看。」

阿臭聞言發楞，笑道：「怎樣的旗子才夠看？」

（未完．二）

刀光千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藝成下山赴約　番女糾纏不休

大宋大觀元年(公元一一零七年)。這幾年江湖上表面十分平靜，反而朝廷方面，革新派及保守派鬥得天翻地覆。蔡京初以革新派面目出現，但當他的勢力鞏固之後，便露出了眞面目，大批革新派官員不是被抄斬，便是被貶，能夠辭官歸故里，頤養天年的，已是萬幸。

百姓們當然關心朝廷之變化，因爲與自己之生活息息相關，但一般武林人士，却不大關心，他們只關心自己在江湖上之地位，以及武功之進展。

余顧南經歷一番波折，終於得償所願，能夠跟隨乃師隱居在江南，專心學武，齊雲高仔細敎，余顧南專心學，朝廷風雲及江湖風波對他倆來說，毫無影响。

余顧南本來打算專心學三年便下山，但一個人武功越高，越覺得自己所學不足以應用，三年彈指即過，他派人送信到湖海釣叟那裡，將與方菱約會之期押後一年。

日月如梭，一年光陰眨眼即逝，又是夏去秋來時節，余顧南終於收拾行裝，離開師門，準備到江湖上闖盪一番。

齊雲高亦靜極思動，與愛徒一齊離開，不過一個南下、一個西行，分道揚鑣，依約余顧南須至西湖與方菱見面。如今他已是二十歲，長大成人，與以前大不一樣，可是一見西湖綺麗之風光，仍如小孩子般高興。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這是蘇軾在知杭州時，遊湖所寫之詩句。蘇東坡第二次知杭州時，西湖已被葑草湮沒，他發動了數萬民工，除葑田、疏西湖，積儲湖水灌溉農田，並用湖泥堆積了一條長堤。杭人爲了紀念他，乃將此堤稱作蘇堤，與白堤相輝映。

今年秋天來得早，金風送爽之中，余顧南腰懸寶刀，在蘇堤上漫步。但見長堤兩側，一株桃樹一株柳，桃花未見，但綠柳成蔭，半數彎曲垂於湖面，形成絕妙佳景，敎這青年目不暇給。

一陣金風吹過，柳樹婆娑，人如在神仙境界中，余顧南嘆息道：「人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果然名不虛傳，幸好今日來過，否則眞是有枉此生了。」他抬頭望一望天色，日頭已逐漸向中移，遂加快脚步，過長堤上湖畔。

蘇堤盡處不遠便有一座木樓，取名望湖居，酒醇菜香，遠近馳名，余顧南進了店，先在樓下看了幾眼，然後拾級而登。

樓上的食客較多，不用說，外來的遊客都喜居高臨下，一覽西湖秋色。

店小二上前問道：「客官一個人？」

余顧南邊轉頭四顧，邊道：「兩

個。」忽見靠窗處坐了一位壯年漢子，相貌堂堂，只是衣服雖然乾淨，却有許多補丁，余顧南雙眼放光，連忙走過去，行禮道：「常幫主，別來無恙？」

那漢子轉頭看了他幾眼，長身回禮道：「請恕常某眼拙，未知閣下是何方高人雅士？」

余顧南失驚道：「常幫主記不起小弟啦？我是余顧南呀，當年貴幫在六安城開南北聯合大會，在下曾經與幫主相處過幾天，還蒙幫主關照！」

原來這漢子是丐幫幫主常虛谷。常虛谷臉色變了一變，才恍然道：「常某記起了，你是齊雲高的高足，幾年不見，你長大了，眞的認不出來，江湖上久無令師徒消息，未知令師無恙否？」

「家師這回絕足江湖，只督促小弟練武，託幫主之福，一切平安，幫主也好？」

常虛谷問道：「你有朋友？吺，且坐下談談！」他熱情地將余顧南按坐在椅上，道：「當年若非令師之助，敝幫也不知要弄成甚麼田地，令師對敝幫的恩典，丐幫弟子沒齒難忘，有機會常某也得去拜訪他。」

「幫主客氣，家師一則萍踪不定，二來他最怕繁文褥禮，而且他可能將那件事忘記了，幫主又何須耿耿於懷？」

「這是令師仁義可風，但常某却不能不謝他。」常虛谷問道：「你來此等齊大俠？」

余顧南見他提起此事，忽然心神有點慌亂，口吃似的道：「啊……不是……是另有朋友，幫主也在此等朋友？」

常虛谷道：「敝幫的杭州分舵三個月前被人挑了，常某來此調查眞相，約了歐陽凱來此見面！啊，你還記得他麼？如今他已接任快馬堂堂主之缺。」

余顧南興奮地道：「歐陽凱大哥可好？我當然記得他！來，幫主，小弟借花敬佛，用你的酒敬你一杯。」常虛谷微微一笑，仰頭將杯中酒喝乾。

余顧南醒起一事，問道：「幫主最近可曾見過山樵子？」

常虛谷微微一怔，道：「聽說他投到契丹去了，他既是叛徒又是漢奸，豈敢再來！若敢回來，常某頭一個不放過他，咦，少俠因何問此？」

「因爲在下曾被他抓去契丹。」

常虛谷吃了一驚，急道：「此事經過如何，請少俠告知一二。」

余顧南正要將經過扼要地告訴常虛谷，誰知樓下忽傳來一陣喧嘩和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聲，有人道：「這兩個妞兒都好狠。」

常虛谷和余顧南探頭望出窗外，料打鬥的人不在此面，故此看不到。常虛谷淡淡地道：「爭强好勝乃武人之本性，因此此種事在武林中無日無之。」

余顧南覺得他比以前成熟了，心頭一動又問道：「幫主，你們南北分幫之事解決了沒有？」

常虛谷笑道：「常某問你的話你未答，反來問我。」話雖如此，他還是答道：「最近已經全部解決了，以後再無南丐幫北丐幫之分，不過丐幫人太多，難免良莠不齊，小問題小麻煩多如恒沙，幸好有諸長老和堂主協助，否則有十個常某也控制不了。」

余顧南道：「貴幫分裂已久，能由幫主一手聯合，功勞直可寫入史册。幫主年紀輕輕便有此成就，眞令人羨慕。」

常虛谷露齒一笑：「此絕非常某一人之功，主要是順應潮流，雖然北丐幫的幾位長老從中作梗，但下面的弟兄都希望聯合，解決了上面那幾個人，自然水到渠成，若兩邊的人都不想聯合，常某本事再高，亦沒法完成，至於說到年紀，你比常某年輕得多，將來之成就，應更在常某之上。」

此刻樓下叮叮噹噹之聲急如炒豆，余顧南心頭一跳，忖道：「不會是方菱遇到强敵吧？」當下道：「幫主，咱們下去瞧瞧。」

常虛谷本對此不感興趣，但不想拒絕余顧南，便含笑長身隨他下樓，原來打鬥發生在酒樓之左首，難怪余顧南在樓上看不到。

余顧南由窗子望出去，只見兩個女子都是使刀，殺得難分難解，而且招數十分狠辣，只可惜動作太快，看不清面龐。看了幾眼，覺得這兩位姑娘之刀法及身影都有點熟悉，一時却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那兩位姑娘均英氣勃勃，一位穿鵝黃色衣褲，一個穿草綠色的。鵝黃衣姑娘刀法更見凶悍，而且嫻熟，綠衣姑娘逐漸不敵。恰在此時，綠色姑娘爲了閃避黃衣姑娘的刀，偏頭望過來，與余顧南打了個照面，余顧南「啊」了一聲，喝道：「停手！」雙脚一頓，穿窗而出。

常虛谷微微一怔，他自揣身份，就由大門出去，但見那兩位姑娘已經停手，余顧南站在她倆中間，問道：「你們怎會來此？」原來那兩位姑娘正是雅可和耶律玉。

耶律玉剛才臉上的煞氣已不見，和顏悅色地道：「當然是來找你啦，不料碰到這小賤人！」她伸手向雅可一指，問道：「是你約這賤人來此幽會的？」

番女說話無忌，余顧南却十分尷尬，斥道：「甚麼幽會，簡直……胡鬧！」

耶律玉道：「總之你私自約她，便是不對。」

「我無約任何人，你倆怎知道我會在此？」

雅可道：「我記得你以前老是說江南如何如何美，所以來到江南到處找

你，想不到眞的找到……小余，我已找了你四五個月啦！」

「四五個月算得了甚麼？姑奶奶已到中土半年多了。」耶律玉潑辣不減當年，道：「小余，你說到底要她陪，還是要我陪？」

余顧南心中自然希望她們立即離開，但又說不出口，沉吟半晌才道：「兩位姐姐遠來是客，待小弟作個小東，先到酒樓喝兩杯再談如何？若有人不想去的，便兩個都不要去。」他轉身向酒樓走去，猛見常虛谷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雙頰發熱，訕訕地一笑：「幫主也上樓吧，小弟請客。」

耶律玉與雅可互瞪了對方一眼，同時輕哼一聲，跟着余顧南上樓。一入酒樓，所有食客都望着余顧南，余顧南窘甚，恨不得找個洞鑽下去。

此時正是吃飯時刻，樓上高朋滿座，沒奈何只好都坐到常虛谷席上，余顧南替他們介紹了一番，憑常虛谷在中土武林的地位，聞者無不肅然起敬，但那兩個番女根本對中土武林一竅不通，又見他衣衫補丁，都不理不睬。

常虛谷不以爲忤，問道：「少俠，這兩位女俠似是外族，是你的朋友？」

耶律玉馬上快口搶答：「何止是朋友，簡直是知己，咱們曾共患難。」

余顧南只好把實情簡要地告訴常虛谷。常虛谷點點頭，道：「難怪刀法與中土的全不一樣。」

余顧南道：「兩位都是千金之體，千里迢迢，不怕有危險？有其他男人同行麼？」

耶律玉道：「哼，姑奶奶喜歡到甚麼地方，抄起傢伙便走，要甚麼人同行！除非是你。」

余顧南雙頰泛紅，雅可低聲罵道：「不要臉。」

耶律玉霍地站了起來，道：「小賤人，你罵誰不要臉？」

雅可側着頭道：「誰答話，誰便不要臉，哼，中土的男子豈會看上一個當衆示愛的女子。」

耶律玉乜了余顧南一眼，見他臉上果然有不豫之色，一時無話可答，便道：「小賤人，有種的便隨姑奶奶下樓，再決一高下。」

雅可輕哼一聲：「難道我會怕你不成，契丹人個個都讓你，我可不讓。」

余顧南忍無可忍，道：「你們兩個再吵，便都給我滾！小二，送幾個菜來，幫主喜歡吃甚麼東西，請隨便點。」那兩個番女各坐一端，互不理睬。

常虛谷心中十分奇怪，余顧南小小年紀，怎會有此艷遇，卻不知余顧南比他想像中更加煩惱：「等下若果方菱來了，又不知會演變成甚麼局面。」

半晌，還是耶律玉忍不住先開腔問道：「小余，你如今住在何處？」

余顧南道：「行走江湖，四海爲家，嗯，你們這次是來江南玩的？打算遊多久？」

雅可幽幽地一嘆：「剛見面便問何時回去，人家說宋國男人沒有良心，一點也不錯。」

余顧南又氣又惱，奈何在大庭廣衆又不便多說，只好道：「你們是偷偷跑出來的，家裡的人一定十分念掛，早日回家方是正理。」他又壓低聲音對耶律玉道：「宋人對契丹侵佔國土一事耿耿於懷，對契丹人絕無好感，你在此處最好不要暴露身份，否則想回去就難比登天。」

耶律玉臉色登時一變，問道：「若有人欺侮我，你幫不幫我？」

余顧南故意長嘆一聲：「這事教我好生爲難，不幫你有失友情，幫你又成漢奸走狗，你教我怎辦？」

雅可接口道：「所以她最好能早日回家，免生危險。」

耶律玉道：「我若回家，豈非由你獨佔余郎？休想！」

余顧南啼笑皆非，所幸小二送上酒菜來，他借故招呼吃飯，誰知只吃了幾箸歐陽凱便上樓來了。常虛谷指指余顧南，道：「歐陽堂主，你看他是誰？」

歐陽凱看了許久，覺得面善，猶不能肯定地道：「不知是否余顧南？」

余顧南喜道：「歐陽大哥，你還沒忘記小弟！」

歐陽凱一把將他拉過去，道：「眞是你啊？幾年不見，想不到你如今長得這般高了，哈哈，這幾年你到那裡去了？幾年前，我在淮南遇到令師，他還向我打聽你的下落哩！你們師徒相會了沒有？」

他說話又快又多，人又熱情，余顧南甚是感動，雙眼濕濡地道：「小弟找到家師了，半個月前剛滿師，想出來闖盪一番，日後還得請大哥多多指點。」

「哈，想不到你這小鬼，如今說話老氣橫秋，」歐陽凱看了兩個番女一眼，問道：「這兩位女俠是誰？」

耶律玉道：「小妹耶律玉，是小余的好朋友。」

歐陽凱臉色一變，寒聲道：「耶律玉，你是契丹人？」他目注余顧南，頗有責問之意，余顧南甚窘。

常虛谷忙打圓場：「契丹人也不全都是壞的，小余是名師高足，他交的朋友，咱們信得過。」

耶律玉道：「契丹人絕大多數是好的，還是你這要飯的明道理。」

常虛谷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恢復常態，可是歐陽凱那張臉卻十分難看了，不過沖着余顧南的臉，不便發作。

可是旁邊座頭卻有兩個漢子走了過來，暴喝一聲：「臭丫頭，你是契丹人？你們契丹人殺了咱們多少個宋人？還說是好人？咱們父叔都是死在你們契丹人手中，你居然敢來到江南

，總算皇天有眼，讓咱兄弟洩一口氣！」邊說邊準備動手。

余顧南忙道：「兩位大哥，有話慢說。」

另一個大漢將余顧南一推，道：「小子沒你的事，最好少管，除非你是契丹走狗！」余顧南十分爲難，唯有用眼色向常虛谷求救。

誰知耶律玉不知天高地厚，長身道：「不錯，咱們契丹人殺了不少宋人，但你們漢人又殺了多少個契丹人？這筆賬又該如何算？」

左首那名大漢道：「你們契丹人到咱們宋境殺人，侵佔咱們的土地，咱們漢人自然要反抗，豈可混爲一談！」

耶律玉道：「以前咱們契丹未曾強大，你們漢人不也是欺侮咱們麼？你們漢人不是有句老話，叫做弱肉強食麼？正如你們武林也是如此。」

右首那位罵道：「小妖女說得好，既然不講道理，咱們今日便要弱肉強食了。」

常虛谷恐怕他們動起手來，便不能收拾，是以忙道：「兩位且聽在下說一句，這位姑娘雖是契丹人，但她年紀小，又是女子，料未曾殺過漢人。」

左首那位問道：「你是誰？」

歐陽凱道：「丐幫幫主常虛谷你不認識，也該聽過名頭吧？」

右首那位目注常虛谷，問道：「你眞的是常幫主？」

常虛谷道：「在下正是常虛谷，未曾請教兩位壯士大名。」

左首那位道：「咱們只是無名之輩，不敢亮號，今日瞧在幫主臉上，不與這丫頭計較，但他日她若還敢這麼囂張，就算咱兄弟不動手，也自有人收拾她！」言畢悻悻然回座。

余顧南瞪了耶律玉一眼，低聲道：「你以爲自己是郡主，便可橫行天下麼？我剛才的話，你都記住沒有？」

耶律玉皺皺鼻子，道：「想不到你是個膽小鬼！哼，你以前的膽量去了那裡？」

常虛谷道：「姑娘，適才那兩位漢子的話甚有道理，今後必須小心言行，最好莫說出自己的姓氏來，否則中土雖大，却無你容身之所！」

耶律玉這才不作聲，雅可低聲道：「幸好我既不是契丹人，而且來中土是父兄同意的！」耶律玉怒瞪了她一眼。

歐陽凱低聲對常虛谷道：「幫主，屬下已探到了一點消息，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說話去吧！」當下常虛谷和歐陽凱匆匆與余顧南道別，便下樓去了。

耶律玉道：「這兩個要飯的去了，姑奶奶渾身舒服！」

余顧南忙道：「丐幫是中土最大的幫會，絕不可出言不遜……哎呀，你出言無忌，遲早我會被你累死！」

耶律玉訝然道：「余郎，爲何你一回宋國，便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余顧南嘆息道：「你對中土的人與事，根本毫不了解，教我怎樣向你解釋？」

雅可道：「余郎，我這次來中土，是乘舟而來的，大哥他們有話交代，還要我向你問好。」

「不知是甚麼事？」

雅可長身走開幾步，道：「你過來，我只說與你聽！」

余顧南沒奈何只得走過去，雅可在他耳邊呵氣如蘭地道：「二哥叫你替他搜集幾部兵書和整軍治國的書，最好找些上好的五谷種子給我帶回去！」

樓上食客全都望着他倆，蓋宋朝禮教最嚴，余顧南連忙道：「這是小事，慢慢再說，快回去吃飯！」

當下返回座位，耶律玉道：「你們說悄悄話了吧？該輪到我了！」

余顧南沉着臉道：「由現在起到吃飽飯之前，你倆誰再開口，我便立即拂袖而去，以後再也不見你倆！」心中暗嘆倒霉：「想不到這兩個番女却會替我帶來這許多麻煩！老天爺，你救救我吧！唔！須得想個辦法，早日送她們回去方是上策！」

二人默默吃飽飯，耶律玉已鱉得很辛苦，立即道：「如今可以說話了吧？余郎，你帶咱們去那裡遊玩？」

余顧南問道：「你們遊過西湖沒有？先在此玩一玩吧，我自己也還未好好遊覽過！」他恐兩個番女不知好歹，又鬧出笑話來，連忙喚小二會帳，匆匆下樓而去。

雅可一望蘇堤景色，忍不住讚道：「好美，難怪你以前常說杭州是人間天堂！」

余顧南歙然道：「其實我也是今天才剛來！」他吸了一口氣，道：「咱們找艘小舟到湖心遊玩去吧！」兩姝自然忙不迭讚好。

三人賃了一葉小舟，由余顧南操槳，向湖心盪去，那兩個番女都不善水性，見到淡淡的湖水，又驚又喜，但覺數月來的焦慮緊張，在這一刻都被湖水滌盪乾淨。

余顧南實際上對操舟亦不十分內行，但湖中小舟容易操作，稍作試驗，知其性能即能控制，小舟很快便到達湖中小洲，名稱三潭印月，然後棄舟上岸。他表面上與雅可和耶律玉一樣，對美景表現出驚嘆，但心內始終難以釋懷，一則掛念方菱，二則恐這兩番女會替他惹來麻煩，而且還不知要陪她們多久！

三人在西湖玩了半天，天色向晚，雖遊興未盡，但也只好回到望湖居吃晚飯，經過半日的相處，雅可和耶律玉的關係已無上午之僵，但始終有芥蒂，余顧南則但求能早日拋掉這兩個包袱。

晚飯時，望湖居的食客較疏，遠望西湖，一片黧黑，似一口無底深潭，夜風吹過，楊柳搖擺，發出沙沙之聲，不知爲何竟令人心生畏懼，與日

間之感受截然不同。余顧南點了棻便長身下樓，耶律玉急問道：「余郎你去何處？」

「去茅厠。」余顧南頭也不回地下樓，樓下食客更少，不見方菱之芳踪，余顧南忍不住向掌櫃打聽，掌櫃道：「下午至今，不見有這等年紀的姑娘來小店，更無人留言給客官。」

余顧南眉頭深鎖，喃喃地道：「奇怪，是她忘記了，還是路上有阻？」

掌櫃道：「今日是七夕，城內熱鬧得很，客官要找的人，也許在城內賞燈也未定！」

余顧南心中忖道：「不管如何，好歹也得去瞧瞧！」當下到茅厠解了手，便上樓去了，對雙姝道：「掌櫃說今夜城內有燈會，熱鬧得很，咱們吃飽飯去逛逛，不過你倆說話得小心，萬不能暴露……」

耶律玉截口道：「暴露身份嘛！哼，你囉囉嚇嚇，老是叨念着這句話，越來越不像男人，總之若有事，姑奶奶用不着你護駕就是，如此你放心了吧！」

余顧南冷哼一聲：「說得倒簡單，一百個余顧南也未必護得了你，發誓要殺你們契丹人的漢人，也不知有多少個，誰也護不了！」

雅可淡淡地道：「原來契丹人也不是最威風的！」

耶律玉怒道：「難道女眞蠻人便威風了？」

「咱們到宋國，用不着擔心被人識破身份！唔，小郡主暫時不如冒認是女眞人吧，如此會比較安全！」

耶律玉粉臉變色，幸好余顧南已先道：「雅可這個提議倒是個辦法，你若不想死在中土的，便委屈一下吧，若你不在乎者，余某亦絕不會勉强，少說廢話，快吃飯！」雙姝都覺得余顧南態度冷淡，又是失望又是氣苦。

三人匆匆吃了飯，信步進城。路上余顧南忽問：「小郡主成親了沒有？」

耶律玉急道：「當然沒有，若嫁了人，還來找你作甚！」她瓢了雅可一眼，續道：「今冬蕭家便要來娶親啦，這次再也推不了，喂，你到底還記不記得以前咱們……」

她話還未說畢，雅可已罵道：「不要臉，硬要男人要你！」耶律玉退了一步，揮拳擊向雅可的後背。

余顧南伸手格開，沉聲道：「你倆別給我惹麻煩！」

雅可雙眼微濕，幽幽地道：「我從不惹你煩惱，你怎老是把賬記在我頭上！」

余顧南見四周無人，便索性厚着臉皮道：「咱們可以做朋友，要想有其他的，絕無可能，何況我年紀還小，正想到處闖盪，幹一番事業，無暇顧及兒女私情，就算我將來要娶妻，也只能娶漢人！」他怕雙姝忍受不了，忙又道：「這是先母之遺命，余某不能不遵從！」

雙姝神色黯淡，良久都不作話，余顧南有點過意不去，找話題問道：「小郡主可會再見到許老師？」

耶律玉「啊」了一聲，反問：「你是說那次跟你一齊逃離王府的那位信水君？他不是與你在一起麼？」

「他家在南海，離此不下千里，咱們進國境不久便分手了，未知他近來如何。」

耶律玉撇撇小嘴道：「連你都不知道，何況是我！他這人雖失過一次信，亦不如家父，但總算有始有終，你若有他一半便好了！」

「胡說，彼此情況不同，豈可相題並論！那時我年紀小，根本不懂男女之情！」

耶律玉低聲道：「如今你情竇已開，咱們可以重新再來！」余顧南又好氣又好笑，不想多言，只是搖頭。耶律玉又道：「你一定是看上雅可！」雅可立即緊張地轉頭望去。

余顧南連忙搖頭，道：「我說過，我不會娶異族女子。」

耶律玉再問：「你看不起異族，還是因爲咱們不好？」

「理由我已申明，不想多說。」

耶律玉眼珠子一轉，忽然向雅可招招手，道：「雅可，我有事與你商量，你過來一下，此事對你有益無害！」雅可看了余顧南一眼，遲疑地上前。耶律玉在她耳畔說了許多話，半晌才聽雅可道：「我……我不反對，不過由你對他說去。」余顧南不知她倆商量甚麼，心中甚是詫異。

耶律玉冷哼一聲：「假正經，我去說也行，便由我做大的！」她見雅可不反對，便走了過去。

余顧南問道：「你們到底商量甚麼事？」

「余郎……你們男人的心事，姑奶奶清楚得很，男人都希望能夠三妻四妾，而且你可能是難以抉擇，所以咱們決定一齊嫁給你，還准你以後再娶一個漢家女爲妻妾，其他的事一切好商量，嫁給你之後，咱們便留在中土陪你一生一世。」

余顧南驚愕之餘，忽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雅可喜道：「余郎你答應了？哼，原來你跟其他男人一樣！」

余顧南正色道：「不是，你們都想錯了，總之，如果大家繼續發展友情，尚可做朋友，若有其他目的，不如趁早分手！男女間的感情，絕不能勉强！」

耶律玉臉色慘白，半晌方道：「余郎，你好狠心，你娶你的漢家妻子，我自己送給你做小星，你還不肯答應！」

「信水君爲令堂犧牲不可謂不少，但令堂是否肯跟他私奔？」

「這根本是兩回事，你說的！」

「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感情絕不能勉強！」余顧南道：「已至城門口，

兩位決定了沒有？」

雅可幽幽一嘆，道：「我這次來宋國，抱的希望並不大，只求能見到你而已，只要你肯讓我多陪你一兩個月，今生已無憾！」她外表和性情與耶律玉截然不同，但悽楚深情，却更能打動人心，余顧南又憐又怕，恨不得跳進西湖，洗淨煩惱。

耶律玉道：「余郎，你肯陪她，難道不許我跟着？」

余顧南道：「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只能陪你們一個月，咱們以一個月爲限，過此期限，你們便回國，而我也須去辦事，若再糾纏的……」他本想說從此一刀兩斷，却怕語氣太重，話至嘴邊又嚥了下去，揮手道：「進城吧！」

那兩番姝雖然失望，但塞外之士，天性樂觀，想起還有一個月相聚，精神振奮，高高興興挽着余顧南的手要進城。余顧南道：「此處是中土，男女授受不親，兩位最好入鄉隨俗，檢點一下，還有，不許開口余郎，閉口余郎的，人家會以爲你們不是正經的女人！」

雅可訝然問道：「這是甚麼意思？女人有甚麼正經與不正經之分？」

耶律玉笑道：「原來你比我更『番』，不正經的女人叫妓女，是陪男人睡覺要收錢的！」雅可一臉惘然，女眞族尚落後，根本無妓女，難怪她不知道。耶律玉格格笑道：「總之妓女不是好東西，宋國眞煩，這又不行，那又不行，還是咱們契丹好！」

余顧南道：「你記得我曾教你謹愼微言麼？」耶律玉登時閉嘴，乖乖跟在余顧南後面進城。三人在街上走了一陣，但見路旁有許多人在燒香對天膜拜，雙姝十分奇怪，不斷問東問西，這些問題，余顧南倒是樂意解答。

如此行行停停，指指點點，氣氛轉好，余顧南見街邊有個小童，便拉住他問道：「小朋友，請問燈市在何處？」

那小童向左邊的一條小巷一指，道：「你由此路過去，再轉左便見到了！」

小童邊說邊望着雅可和耶律玉，對那兩個姑娘跟一個男人這般親熱，十分奇怪。

余顧南不管那許多，謝了一聲，便帶雙姝穿巷而去，轉左走了一會兒，果然見到一塊空地圍滿了人，燈火燦爛，光如白晝。

三人快步走過去，但見人山人海，陽多陰少。這已是例外，若是平日，女人三步不出閨門，更難得一見。

三人走進燈市，裡面擺滿了賣玩具、土產，燈飾、胭脂女紅等小攤檔，但最熱鬧的却是擂台那方。

耶律玉喜道：「嘖，也許有人比武招親，咱們過去瞧瞧熱鬧！」雅可對比武招親一事，更是聞所未聞，所以興緻勃勃，余顧南只好帶她倆擠進去。

那些看熱鬧的人，見那兩個番女旁若無人，都嘖嘖稱奇，到得台前，方知是杭州富商聯合在此舉辦射文虎擂台，台上坐了許多「飽學之士」出謎語，台下若有人猜着，則可獲采。

此時大概台上已出了謎語，台下的人尚未有人猜中，那些瞧熱鬧的酸丁，或搔首皺眉，或低頭苦思，不一而足。雅可低聲問道：「余……少俠，他們在幹甚麼？」她記起常虛谷稱余顧南爲少俠，忙借來一用。

話音剛落，台上鑼聲一响，接着有人長身道：「剛才我一謎諸位尚可再慢慢猜，如今輪到邱夫子出謎！」

但見正中一位長髯飄飄的枯瘦老者，晃晃盪盪地站起來，搖頭晃腦地道：「適才羅兄和朱兄所出之謎，太過生澀艱深，累得張大爺們捐出來之采物，尚一件未曾送出，老朽爲了提高諸子之興，就出條較顯淺的吧！你們聽着。」他清一清喉嚨，乾咳一聲方提高音調道：「謎面是半部春秋，打一個字！」

台下即有人答道：「這個字是秦字！」

邱夫子呵呵笑道：「猜着了，上台領采吧。」

台下有人呼道：「請邱夫子破例多出一條！」

邱夫人偷偷望了其他主持人一眼，道：「老朽就破例一次，謎面是二人，捲簾格，打一句成語！」

這次久久未有人射，邱夫人呵呵一笑，重新坐下，耶律玉推一推余顧南的手臂，道：「喂，你怎不猜猜！」

余顧南苦笑道：「你以爲這很容易麼？我沒這個學問！」台下開始有人射了，但見邱夫子不斷搖頭。

忽見一個粗魯的大漢擠到台前，聲如洪鐘地問道：「俺來猜，這二人貼合之作天，捲簾格則是天作之合！」此言一出，衆皆讚嘆。

邱夫子臉露詫異之色，長身道：「猜着了，但老朽可否問你一句話，這可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那漢子睜大眼睛道：「剛才又沒有這個規定，你問這許多作甚？」

邱夫子嘆了一口氣：「閣下眞是秀氣內蘊，失敬失敬，快呈上采物！」一個童子抓起一包東西，向大漢丟去。

耶律玉低聲道：「余少俠，這猜謎是不是很難？我也不相信這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邱夫子被人射中謎，心頭似不大痛快，道：「壯士，老朽再出一條謎與你猜，你猜不猜？」

那漢子微微一怔，站住了脚，道：「你且說來聽聽！」

邱夫子道：「大江東去，打一個字，請其他高明的別作聲！」這謎十分顯淺，連余顧南都猜到那是一個工字，但那漢子却張大嘴巴答不出來。

邱夫子呵呵笑道：「原來剛才不是閣下自己猜的，可否請那位捉刀人出

來一見？老朽對他好生佩服！」

那漢子漲紅了臉，道：「有捉刀人又如何？剛才又沒規定不許請捉刀人！」

「壯士誤會了，老朽只是想認識高人而已！」

那漢子轉頭大聲叫道：「義妹，你還不出來？」人羣隨他的目光望過去，只見一位英俊少年，生得唇紅齒白，正排衆走前。

邱夫子聽大漢喚義妹，誰知却走出一位青年來，甚是詫異，那少年英俠抱拳道：「不知夫子有何賜教？」她聲音嬌嫩，衆人這才知道她是女扮男裝。

忽然余顧南失聲喚道：「方菱！」

那女扮男裝的少年英俠，正是方菱所扮，聞聲轉頭向余顧南投過一瞥幽怨的目光，耶律玉急問：「余郎，這女子是誰？你與她是甚麼關係？」

余顧南根本聽不到她在說甚麼，心中暗道：「只道她路上有意外，原來她早已來了……唔，她幾時有位義兄？莫非……莫非她忘記了四年前訂下之約會？」

他渾渾噩噩，魂不守舍，根本不知道方菱跟台上之邱夫子說些甚麼，只見方菱拱拱手，轉身便走，那大漢緊跟其後。余顧南失魂落魄地呼道：「等等我！」他忘記了身邊的耶律玉和雅可，急追上去。

雅可喚道：「余……少俠，等等咱們！」她與耶律玉亦緊追上去。余顧南雖有一身輕功，但在人叢中無所施其技，始終與方菱保持一定之距離。幸好不久，彼此都走出燈市，余顧南施展上乘輕功急追。

忽然那大漢轉身喝道：「好小子，你敢情是討打，竟敢追上來？」

余顧南忙道：「兄台息怒，在下與方姑娘是朋友！」他雙脚一錯，自大漢身邊竄過，幾個起落，攔在方菱身前，道：「方姑娘，你因何爽約？」

方菱輕哼一聲：「你已另外約了佳人，我又怎敢去打擾你。」

「原來你早已到了，爲何我不知道？」

方菱冷笑道：「有兩位佳人相陪，你還有甚麼事會知道的？余少俠，姑娘如今走得了吧？」

余顧南乾咳一聲：「方姑娘，咱們之間有點誤會……我是在望湖居那裡碰到她倆的，在下到那裡，就是在等你的呀！」

「是麼？爲何我站在那裡很久，你都未能發現？」

「姑娘女扮男裝，在下……咳咳，不如咱們明天再去望湖居吧。」

「原來你不但喜歡兩美相陪，更喜三美相伴，可惜姑娘不願當花瓶！」

耶律玉趕到高聲道：「小丫頭，你有甚麼了不起的！敢情是看不起咱倆！余郎，這女子十分小器，她既然不理睬你，你又何必低聲下氣？我看漢家姑娘許多都比她貌美，不要娶她！」余顧南見她强出頭，又好氣又好笑，萬料不到一離開師門，便遇到這等頭痛的事！

那大漢怒道：「你這臭番婆娘，竟敢出口傷人，看我打不打你！」

雅可冷笑一聲：「你們漢家男人只會打女人！」

大漢跳脚道：「你放……胡說，俺男人打，女人也打！」他本想罵放屁，但大庭廣衆之中，終覺不雅，臨時改口，雅可格格嬌笑。大漢有點忸怩地道：「你笑甚麼？」

余顧南忙抱拳道：「對面有家酒家，不如由小弟作個小東陪罪，請方姑娘和這位大哥賞個臉如何？」

那大漢喜道：「好啊，俺已好幾天沒喝過酒了！方妹，咱們答應他吧！」

余顧南忽然恍然問道：「原來兄台是方姑娘的義兄，失敬失敬，未知令師是湖海釣叟還是浮雲樵夫？」

方菱代答道：「高師兄是釣叟師父的義子。」

大漢道：「在下高立，你大概就是余顧南吧？方師妹時在我面前提起你！」

方菱聞言粉臉一紅，忙岔開話題：「師父要小妹看住你，不許你喝酒，今晚開禁，但必須有節制，否則小妹回去告訴師父！」言下之意，已答應余顧南之邀請。

高立涎着臉道：「只喝三壺行不行？」雅可和耶律玉見他這般饞，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

方菱道：「不可，只限一壺！」

耶律玉道：「男人大丈夫那有不喝酒的？是海量的方是英雄！我陪你喝！」

高立訝然問道：「你能喝？喝幾斤？」

「三五斤無問題。」

高立喜道：「這還差不多！我師妹可就差啦，一杯下肚，臉便紅了！」

耶律玉道：「姑奶奶早說過，漢家女子不如咱們！」

余顧南怕方菱生氣，忙道：「喝多喝少屆時再商量，先進店去吧！」當下衆人走到對面那片小酒家裡。這酒家雖小，但收拾得十分乾淨，食客亦頗多，只剩下幾個空位。

小二見有客上門，一邊招呼，一邊請食客讓出一張桌子來，哈腰問道：「諸位客官吃些甚麼？」

高立道：「吃的慢慢再點，先來一罎子酒，要上好的。」

余顧南急道：「有好吃的小菜，盡管拿上來！」

方菱挨着高立坐下，對余顧南仍是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態，耶律玉性格倔强，亦施以顏色。「哼，小余不要你，居然生人家的氣，也不害羞！」

方菱怒道：「番婦妳說甚麼？不害羞的是誰？難道小余會看上你？他若肯要你的，便不會回中原！」

耶律玉反唇相稽：「他回中土也不是爲了你。」

「姑娘何須他爲我？他是甚麼大人物？萍水相逢的朋友罷了。」

雅可天眞地問道：「你不是喜歡小余？那咱們可就錯怪你啦！」一句話把余顧南和方菱的臉全染紅了。

高立道：「你倆不知道，我這師妹眼角生在頭頂，尋常人物她根本不看在眼內！」

雅可道：「你生得這麼高，她一定看得見你！」

高立紅着臉道：「你胡說甚麼？俺那裡配得上她！酒來啦，小二哥，拿個大碗來。」

耶律玉道：「多拿一個。」

雅可道：「拿三個。」拿眼斜乜着方菱。

方菱道：「你們都醉死好了，可不要替我惹痲煩！」

余顧南幾時遇過這種場合？不知如何處理，結結巴巴地道：「各人隨意，不要勉强。」

方菱瞪了他一眼，道：「你可知道，高師兄隨意可喝多少酒？師父要我看着他，還是要你看？」

余顧南忖道：「你無故向我發甚麼臭脾氣？」當下忍不住道：「高兄年紀已不少，他當知節制，何須旁人擔心？再說今晚在下作東，豈有主人不讓客人盡興之理？」

方菱道：「請人喝酒便了不起麼？姑娘也可以請你！」

雅可道：「喂，你怎地老是跟小余過不去？」

余顧南頭痛欲裂，暗道：「難怪師父不成親！女人當眞痲煩！」他忍不住皺眉道：「你們可否靜一靜？」

高立道：「你們繼續吧，俺已喝了兩碗！」

耶律玉斟了滿滿的一碗，舉碗道：「來，姑奶奶敬大個子一碗。」言畢低頭，一口氣將酒喝乾，高立喊了聲痛快，也把碗中酒乾了。

小二把送酒菜端上來，余顧南道：「請大家不要客氣！」他舉杯道：「方姑娘，咱們四年前訂下的約會，想不到一見面便吵嘴，一切都因在下不當而引起的，在下以酒賠禮，先飮爲敬！」方菱猶豫了一下，終於亦把酒喝了。

高立拍手道：「好啦，方師妹不怪你了。」

余顧南問道：「高兄，令師和浮雲樵夫近況可好？」

「義父和焦叔叔終日喝茶弈棋，遊山玩水，快活逍遙，好得很！」高立舉碗道：「余兄弟，俺也敬你！」他一說畢，便低頭一陣牛飮。

余顧南忙道：「高兄先吃點東西吧！」

高立道：「不忙不忙，先止了酒癮再吃未遲！」衆人忍不住一陣大笑，眨眼間，一罎子酒已喝光了，高立扯着嗓門喚道：「小二，再來一罎！」

店小二跑過來道：「對不起，客官，小店的酒已賣光啦，客官如果還未盡興的，明早請早點來。」

高立大眼睛一睜，似銅鈴一般，大喝一聲：「你說甚麼鳥話？今日未能盡興，明天還會來？快去買！」

店小二苦着臉道：「客官，這時候酒莊早已關門了，那裡還有酒賣，就是小店也快關店了！」

「甚麼？咱們還未喝夠，你便要關店，這不是明與俺作對麼？罷了罷了，沒有好酒，劣一點的也拿來湊合湊合，今晚非喝個痛快不可。」

忽然旁邊有人道：「大個子，你輕聲一點行不行？」

高立一轉頭，見靠窗一張座頭坐着四五個漢子，其中一名青面無鬚的中年漢正怒視着自己，便推席而起。

方菱一把將他拉住，道：「高師兄，你每次喝酒都跟人家鬧事，再如此，今後連一滴酒也不讓你沾。」

高立悻悻然坐下，道：「今日瞧在俺師妹份上，不與你計較，小二，快想辦法再去弄一罎來，否則敲斷你的一雙狗腿！」

那中年漢冷笑一聲：「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你與某計較又如何？包保要你以後有酒都不敢喝！」

高立「嘩啦」一聲，將桌子掀了，道：「有種的便過來。」他把酒菜撒了一地，菜汁酒水都潑在余顧南、耶律玉和雅可身上，余顧南不便發作，耶律玉最喜歡鬧事，有好戲看，不將此事放在心上，雅可却老大不高興，一張小嘴噘得半天高。

方菱又惱又氣，道：「高師兄，你今日若再惹事，以後別來求我，咱們各走各的。」

中年漢那席，有個較年輕的藍衣漢笑道：「小姑娘，你跟他是甚麼關係？爲何像老娘教兒子般？」

方菱怒道：「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藍衣漢笑嘻嘻地道：「是呀，咱們的事也用不着你管！姑娘還是管自己的事吧，年紀不小啦，該找個婆家！」

「狗嘴長不出象牙！」方菱回頭瞪着余顧南。「這事全是因你惹來的，還不快會賬！」高立到底只有幾分醉意，未完全糊塗，只拿眼望着地上的酒漬，不敢再說一聲。

藍衣漢霍地長身喝道：「臭丫頭，你駡誰？」方菱不望他，余顧南拋下一錠銀子，便欲離開，誰知藍衣漢首先躍出，攔在門口，接着中年漢也走了過來。

余顧南暗中戒備，抱拳道：「兩位請讓一讓。」

藍衣漢道：「小子，沒你的事，你最好站在一邊，賈爺要那丫頭向我賠禮！嘻嘻，不賠禮也行，把紮起的頭髮放下來，再敬林爺一杯酒，這樑子便輕輕揭過！」

（未完・一）

XXXXXXXX

上文提要：高峯誤中使毒高手包才紳的奸計而中毒，包才紳以爲高峯已死，遂率領四人到高峯的小船搜索，因無所獲，怒把其小船燒毀，繼續搜索至一茅屋，只找到一對年老夫婦，唯有離開，却原來這對夫婦是段玉與司徒德所扮，段玉隨後離開，半路却遇上早已埋伏的包才紳等人，以一敵五，情況危急，唯司徒德率屠山等人趕至，於是段玉與司徒德先行，留下屠山等人應付對方……

XXXXXXXX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堤岸倩影重現　歡聚又再分離

路通 痛得冒冷汗。

但他根本不哼，他好像常遇上這種事情。

段大姐手下的殺手只有一個念頭、那便是出刀之後就玩命，不是敵死，就是我亡。

只不過段大姐手下的殺手都高明，他們也更會挨刀。

會挨刀的殺手就不會死得早，會挨刀的殺手只有令敵人早死！這就是眞正殺手可怕之處。

* * *

包才紳的六支毒鏢已打出一半，只可惜他一鏢也未打中苗太平，包才紳有些緊張了。

他雖然緊張，却也腦筋動得快。

他騰躍，往山坡下面躍着，當苗太平追得切近，他忽然回頭大叫，「看鏢。」

只要他叫及揚手，苗太平就會遲疑，便也給包才紳再跑的機會。

苗太平只是冷笑，他等着敵人打出手中毒鏢，只要敵人沒有一支在手，他就會不要命的衝上去出刀。

然而包才紳不給他這種機會，包才紳的毒鏢並不出手，他跑得更加快捷。

包才紳奔向山坡前面的岸邊，他好像心中坦然多了。

他回身吃吃笑着，右手的毒鏢揚起，道：「小子，包大爺在這兒送你上路。」

苗太平根本不回答，他的雙刃尖刀擋在面前，却又一步步的往包才紳逼去。

包才紳嘿嘿冷笑，忽然往苗太平奔去。

他的動作太出人意外了，只因爲他一直在逃避着，却在此時突然往敵人撞去。

苗太平捲起一道極光流星也似的往敵人殺去，這兩個人就在半空中相遇了。

幾乎在雙方的距離縮短到三五尺遠，包才紳的三把毒鏢品字形的罩上敵人，鏢出手，但他的雙掌却不閒，已舞起兩團掌影拍過去。

「叮叮」！

好清脆的兩聲傳來，只見兩點寒星左右彈落地上，另一支毒鏢却「噗」的一聲打中苗太平的右肩窩。

眞凶狠，苗太平右手雙刃尖刀立刻交在左手中，抖起一片冷焰狂切十九刀，殺得包才紳往後三個空心觔斗。

他的雙袖已破，甚至胸衣也裂開了，只不過他反應快，疾忙往岸邊閃退。

苗太平仍然不出聲，他甚至也不去拔下右肩窩的毒鏢，當包才紳呵呵一聲笑落入江中的時候，苗太平根本不爲所動。

苗太平幾乎與包才紳一齊落入水中的。

當包才紳笑聲未畢，他發覺敵人竟然會不要命的追殺到水中的時候，他不笑了。

「噗通」之聲，水花四濺，水面上只不過起了個漩渦，便甚麼也看不見了。

不，因爲當水面剛恢復平靜，從江水中忽然冒出一溜鮮血，殷紅的鮮血如一條紅帶子。

於是，有一具屍體冒出來了。

那是包才紳的屍體。

就在包才紳的屍體旁邊，苗太平已痛苦的抓住包才紳屍體，他把包才紳的屍體當漂具，無力的往岸邊移動着，直到一片黃泥岸，苗太平才將包才紳的屍體鬆了手。

苗太平跌坐在岸邊喘大氣，一條右臂已抬不起來了。

他有着焦躁與痛苦的感受，右肩窩上的毒鏢已被他拔在手中。

他心中明白，他如果想活命，就必須快些走。

苗太平走得很痛苦，但却十分快，剎時間便消失在山林之中。

* * *

搏殺得最慘烈的，莫過於屠山與勾上天、勞三太與白可染四人了。

四個人本來分兩批對殺對砍，但這四人搏殺的距離均在五丈以內，也許四個殺紅了眼似的，彼此竟然糊裡糊塗的換了兩次對手。

這四個人搏鬥的地方也特別，附近是一個低窪矮林地段，地上石塊高低不平。

屠山本來與勾上天對搏，但在雙刃尖刀與短劍交替砍刺下，勾上天的頭巾早已不見，他好像頭皮在冒血，一條條垂下來的紅色鮮血垂掛在他的面頰上，除了頭皮被削了一刀之外，勾上天的胸前連着衣衫也破了半尺長，只不過勾上天並不稍停，他殺得更凶殘。

屠山也覺得姓勾的是個難纏人物。

他也並未佔到多大便宜，他那胯上一刀，幾乎被勾上天的短劍削去四兩肉。

兩個人閃躍中突然撞過來一個人，這人正是白可染。

白可染帶着紅嘟嘟的血面，好像厲鬼般對準勾上天就刺殺上去。

白可染殺紅了眼。

勾上天還以爲白可染已將勞三太殺死，轉來幫屠山的，不料屠山却已經與啣尾殺過來的勞三太狠幹上了。

然而，不旋踵間，屠山被勞三太奮起一腳踢得往坡下滾去，却正逢勾上天被一塊大石絆倒，急切間，他順勢往山坡下滑着，五丈外，屠山與勾上天二人又在坡下對上了，而且在鮮血標濺中，兩個人幾乎像發瘋一樣交叉相撲。

現在，勞三太與白可染在坡上幹，坡下三丈處，勾上天與屠山二人殺得慘烈。

又是一陣狂刺中，忽聽得坡上面發出喲的一聲輕响，只見又是一片血雨洒下來，却那麼巧合的洒落在屠山與勾上天二人的頭上。

那情形好像下雨。

天空當然不會落雨，天空中正出着大太陽，

天空中落的是鮮血，只不過鮮血並不令人吃驚，尤其是在下面拚命的二人，因爲下面二人早已是血染全身了。

* * *

坡上面的鮮血剛濺下來，忽聞得好長的一聲狂叫如寒山野狼，只見勞三太抖着一縷鮮血騰身而起，沒命的往江邊方向狂奔而去。

勞三太還沒有忘記方向，他奔走如飛，顯然被慘烈的搏鬥嚇破了膽。

他本來是狂烈的，他出刀總是會要人命的，但當他發覺有個比他更狠的人的時候，他膽怯了。

江湖上有許多這種人物，當他們發覺敵人出刀威，挨刀連眉頭也不皺一下，他們就會退縮了。

段大姐的殺手們都是不怕死的。

殺手的日子，就是刀口舐血的日子，不就是玩命嘛！

* * *

勞三太邊跑邊尖聲叫：「四當家，快走，他奶奶的，咱們回去重整旗鼓。」

這聲音越聽越遠，勞三太跑得可眞快。

勾上天當然聽見了。

勾上天狠揮七刀逼退屠山，便也回身往江邊跑。

勾上天的身上帶血，他還眞傷得不輕，只不過他却搞不清楚，因爲窮追勞三太的白可染，當勞三太躍入江中以後，白可染並未追入江中，因爲他並不吃虧，但當他發覺勾上天的時候，却並未出刀，他看着姓勾的也投入江中，而隨之跟上來的屠山，也並未瞞怨白可染甚麼。

屠山不但未曾埋怨白可染，他甚至還對白可染點點頭，露出一個無可奈何的微笑，便回身往山後走去。

白可染也走了，他身上雖然流了不少血，但他仍然可以拚命。

如果勞三太仍在陸地上逃，白可染絕對不會罷手……

勞三太是三船幫的人，三船幫的人生活在江面上，白可染如果入水去殺人，他沒有把握。

屠山也一樣，所以他苦笑着走了。

只有苗太平入水去刺殺包才紳，那是因爲苗太平中了毒鏢，而敵人的手中已沒有兵刃，他當然不會任敵人逃走，就算包才紳尚有兵刃在握，苗太平還是會投水追殺，因爲如果他活不成，他便非找一個墊背不可，那個墊背的人便是包才紳，所以包才紳便

死定了……

＊　＊　＊

這是一場遭遇戰，雙方的人都掛了彩、流了血，只不過三船幫死了三個，逃走了兩個。

現在……

有一輛大車馳向江陵，大車停在「龍記棧房」的大門口，大車上的老頭兒下了車，托起一個大蔴袋往客棧中走進去。

「龍記棧房」不只是住客人，也住有騾馬大車，而老者托着大蔴袋，並未引起別人注意。

老者直把大蔴袋托入龍記棧房後院，進入一間大廂房裡面……

朱掌櫃跟着進來了。

老者把蔴袋小心的放在床上，他喘了一口氣，道：「快把劉胖子找來。」

朱掌櫃道：「誰？」他指着蔴袋。

老者先是看看外面，這才低聲道：「苗太平，這一次他不太平，有罪受了。」

朱掌櫃回身就走，卻被老者一把揪住他，急又問道：「那小子呢？我是說高峯！」

朱掌櫃道：「他睡了，已經五個多時辰了！」

朱掌櫃走了，他也走得很快！

那老者的動作更快，他打開蔴袋，把藏在袋子裡的人拖到大床上，老者看得直搖頭。

因爲蔴袋中的苗太平半張面已變了紫色，右肩頭腫脹得如石塊，而且還冒黑血。

苗太平的身上已濕透，他打着冷顫在哆嗦，模樣兒眞凄慘，他的罪受大了。

＊　＊　＊

劉胖子是大夫，當他奔入廂房的時候，已經是滿頭大汗直喘氣。

他走近床前，只看了一眼，便直搖頭的道：「中毒了，他還流着血。」

朱掌櫃道：「你盡力！」

那老者道：「劉胖子，他是段大姐的人，你就看着辦吧，好歹我把他活着的交在你手中了！」

劉胖子楞了一下，道：「是，是，我全力施爲！」

那老人回身便又出了「龍記棧房」，老者很神秘，誰也不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　＊　＊

劉大夫乃江陵名醫，他不但治病，也醫毒！

段大姐能找上的人都不簡單，劉大夫就不簡單！

他只看了苗太平一眼，便立刻取出懷中的兩個黃花小瓷瓶，瓶裡裝的藥奇臭無比，就好像屍臭味道，令人聞之掩鼻！

他在兩個瓷瓶中各傾出三粒，塞入苗太平的嘴巴裡，一口涼水灌下去，苗太平便沉沉睡着了。

苗太平睡得很沉，劉大夫就是要他睡覺，因爲劉大夫取出一把半尺長小刀，咬牙但不皺眉，下手十分俐落的在苗太平的右肩窩處挑割不已！

苗太平一點反應也沒有，只是打着鼾，好像還有點發燒似的口乾舌燥！

劉大夫至少在苗太平的肩頭上挖了半斤黑肉，直到黑血流盡，劉大夫才大大喘了一口氣。

＊　＊　＊

就在劉大夫剛剛爲苗太平包紮好的時候，那老者又匆匆的走回來！

他一把拉住劉大夫，道：「快走！」

劉大夫道：「去那裡？」

老者道：「去救人吶！」

劉大夫聞得老者的話，提着藥箱便往外走！

那老者也不言語，急步往城東方向走，劉大夫緊緊的跟在老者身後，也不哼一聲。

他們都是一個組合的人，該誰辦甚麼事是一定的！

老者找劉大夫，當然是去爲人治病。

段大姐的安排是周全的，她的目的是甚麼，連她的手下也很少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錯不了的，那就是段大姐一心要三船幫水龍的命。

這幾年，她就是爲了殺水龍而做了許多安排。

＊　＊　＊

老者把劉大夫領到東城墻外，那兒有個菜園，菜園西邊有間茅屋，茅屋門前有口水井，此刻……

此刻正有個老者在井邊打水澆菜，那搖轆的聲音發出吱呀吱呀响，老者的屁股一翹一翹的，把滿滿一桶一桶的井水倒向一道水溝裡。

那打水老者看了劉大夫一眼，他只對二人點點頭。

領着劉大夫的老者卻對劉大夫道：「人在裡面，你多費心了！」他轉身就走，走得很快。

劉大夫還是那句老話：「是，我全力施爲！」

他匆匆的推開茅屋的門，隨手又把門關上！

茅屋內，從兩扇大窗透進來的光綫，只見一張竹床上躺着一個人！

這人身上盡是血，却是雙目烱烱如豹，他斜斜的向右躺着，但左臂好像還在流血。

「兄弟，你一共傷了幾處？」

「左上臂，你費心了。」

劉大夫撕開那人的左袖，不由得緊皺眉，道：「誰下的毒手？好像要一刀取你命！」

「我沒死，那個傢伙却死了！」

劉大夫看看那人的面，取藥、敷藥、包紮，然後看看外面，他本來不想多說甚麼的。

爲段大姐做事就夠了，何必多

問？

江湖上的事，知道得越多越煩惱，但劉大夫看看外面打井水的老者，不在意的道：「外面打水的老人家，與你的長相很相似嘛！」

「是我爹！」

劉大夫怔了一下，他奇怪這人既是段大姐的殺手，他爹還幹粗活？這是說不過去的。

他又隨口問道：「是你爹？我該怎麼稱呼你爹一聲？」

「我們姓師！」

劉大夫道：「那麼我就稱一聲師大叔吧！」

他提着藥箱往外走。

他果然對打水老者招招手，道：「師大叔！」

打井水的老者鈎住大木桶，匆匆的走近劉大夫，他的心中也非常焦急，面上肌肉抽搐，道：「你是大夫？」

「江陵城都知道我劉胖子。」

師大叔點點頭，道：「我兒懷玉傷的要緊嗎？」

劉大夫道：「並未傷及要害，只不過流了些血，很快會好的！」

師大叔吁了一口氣，道：「那就好，那就好！」

原來茅屋中受傷的人，竟是段大姐的大殺手師懷玉！

師懷玉在山坡上與三船幫的丁化蛟對殺，他誘丁化蛟上當，也殺了丁化蛟。

他雖然只傷在左上臂，卻也流了許多血。

＊　＊　＊

劉大夫不能再多問，他已問了不該問的話。

他匆匆的提着藥箱往城內走，只不過他只走了不遠，忽又見那老者迎面匆匆的奔來。

劉大夫楞了一下，道：「又有人受傷了？」

「快跟我走。」

他帶着劉大夫，又往「龍記棧房」走去！

＊　＊　＊

「龍記棧房」的左面廂房，住着趕大車的漢子，其中有個漢子住在靠後面的一間小房子裡！

一路通就住在這間小房子裡。

如今路通的頭上，斗大的汗珠子正順着面頰往下流，他的那隻左掌，就好像要碎了似的穿了個透空大洞，他的左脅，好像也受了傷！

劉大夫仔細查看着路通的左掌，他自己也吸大氣，因爲那是很痛苦的傷，雙手連心，也難怪這人痛得直流汗，換了是他，怕早就喊叫了。

路通的職業是趕大車的，但却又是段大姐的殺手之一，誰會看出他的眞實身份？

路通聞得劉大夫吸大氣，他反而笑了。

「你還笑得出來呀！」

「我不笑仍然痛，我不會哭！」

劉大夫道：「老實說，你的左手，我實在不敢保証不會廢掉！」

路通仍然在笑，道：「我有賺不賠，因爲殺我的人再也站不起來了！」

劉大夫不開口了，他不必問那死的人身份來歷，因爲他是段大姐的特約大夫，段大姐不許他多問，只要他爲傷者治傷。

他現在就爲路通仔細的敷藥，就在這時候，朱掌櫃走過來了！

他很急躁的問劉大夫，道：「好了沒有？」

劉大夫吃驚的道：「怎麼，還有受傷的呀？」

朱掌櫃道：「西山道觀等你快去！」

劉大夫道：「西山道觀？」

朱掌櫃道：「去了就知道！」

＊　＊　＊

劉胖子眞的忙壞了！

他吃得白白胖胖的，中等身材，提着一隻小牛皮製的藥箱子，從東城外跑回客棧，現在……

現在又要匆匆忙忙的往西山道觀奔去！

劉大夫必須快跑，段大姐的事情是不能躭誤的，他可以延誤醫治別的病人，段大姐的病人，他不敢稍慢，只因爲段大姐的人均是厲害人物。

爲段大姐辦事的人，均要各盡其責，任誰也不能馬虎，只有人死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　＊　＊

別以爲跟段大姐辦事的人均受到禮遇，其實段大姐的殺手潛伏在各行業中，他們只等候段大姐的傳信，便會奉命行事。

劉大夫一直走到六里外的西山道觀，只見有個十三、四歲的道童，正站在青石台階上張望。

這道童一見劉大夫，立刻迎上前去，他伸手替劉大夫提着藥箱了，一句話也不說，便往道觀內走去。

劉大夫不用問，他只跟着進去，爲受傷的人治傷。

道觀正面殿堂上，供奉的是呂祖神像，那張泛黑的四方供桌上，擺滿了供品之類的東西。

供桌前面的地上的錦墩却很乾淨，泛黃色！

劉大夫跟着道童繞到殿後面，那兒有兩間偏房，一邊却又是院墻。

劉大夫走進偏房，只見一個道不道、俗不俗的大漢，斜倚在一張涼蓆大床上！

劉大夫走進去，那道童已把藥箱放在一張桌子上。

床上的大漢已對道童吩咐，道：「到觀外守着，有人前來，立刻回報！」

這口氣眞不像是出家人的口吻，其實他根本就不是出家人。

他是個殺手，段大姐的殺手。

白可染就是此老兄。

道童不敢多留，他拔腿就往道觀外面奔去。

他仍然坐在台階上。

劉大夫先查看白可染身上的傷，他「嘖嘖」不絕的道：「老兄，你挨了不少刀呀，肉也捲起來了！」

「我一共挨了十七刀，也被鈎了二下，你看看我的腰眼上，也少了巴掌那麼大的一片皮！」

他的話好像在介紹着甚麼，而不是談他受了傷！

白可染一點痛苦的表情也沒有。

他談笑不生風。

劉大夫在取藥，他咬着牙，道：「你老兄失了血，却也看得出你很會挨刀子！」

白可染一笑，道：「我練刀，我也練挨刀，大夫，你知道，挨刀比練習殺人更不容易！」

劉大夫道：「你老兄大概不會守着呂祖唸經文吧！」

白可染道：「我只等着殺人！」

劉大夫道：「我們爲段大姐辦事，都是毫無怨言，就像你老兄挨了這麼多刀還會笑一樣，我與你老兄一比，就輕鬆多了！」

白可染道：「段大姐一心要取水龍項上人頭，她已經辛苦有年了，然而……」

劉大夫道：「三船幫的人太多了，三船幫的高手也多，水龍受到嚴密保護，殺他談何容易！」

白可染不說了，他皺起眉頭，看上去，就好像心中打着個死結似的！

他是感到困惑，而且已經積壓了多年。

白可染不爲身上多處傷痛而皺眉頭，他却是想着另外一件事，那便是段大姐爲甚麼一心要殺水龍！

只不過他並未說出來，因爲他不知道的事情，劉大夫也一定不知道！

段大姐的事情只有盡心盡力去辦，而不能多問！

劉大夫爲白可染細心的治療傷口，而且還留下幾包粉藥，要白可染每天兩次換藥！

白可染不言謝，當然他更不會付藥錢。

臨行，劉大夫問白可染，道：「累死我了，你們不會再有人受傷吧？」

白可染道：「我不知道！」

劉大夫道：「你們一起在拚命，有幾個人受傷，你會不知道？」

白可染道：「我們各有對象，各找目標，殺了對方就走，所以別人的情況，我不知道。」

劉大夫道：「各幹各的呀？不好，不好！」

白可染道：「怎麼不好，我們都好得很。」

劉大夫道：「你們差一點就沒命，還好？」

白可染道：「我們絕對服從段大姐的吩咐，她分派我們甚麼任務，我們就是甚麼任務！」

他的話不錯，當時段大姐與司徒德臨去，段大姐就吩咐過：「你們每人一個，殺！」

劉大夫當然不知道這些，他提着藥箱子走了！

只不過當他剛踏出房門，只見院子裡站着那個老者。

劉大夫幾乎昏過去了。

他大叫：「雲老頭，你饒了我吧！」

老頭兒叫雲飛，如果有人知道當年江湖上名偷「草上飛」，那個人就是他！

人老了，當年的雄心便也隨之消失了，草上飛當年曾被官家通緝數十次，一次也未曾捉到他！

如果常被官家捉住，這個人就不配被稱爲「神偷」了！

有人曾見「草上飛」被亂箭追射過，却是箭雨均落在他的後面地上——箭也追射不到，這人的輕功就別提有多麼高了！

有人看見的事，應不是吹牛吧！

至少「草上飛」在這大把年紀裡，輕功還是一流的！

雲飛也是段大姐的人，他爲段大姐跑跑路，送個信甚麼的，還是一把好手！

他就是爲送信，方才又來到「西山道觀」。

* * *

雲飛上前拉住劉大夫，道：「最後一個，這是最後一個了，老實說，我的腿還帶風濕，幾趟路跑下來，早就不聽使喚了！」

劉大夫嘆口氣道：「命苦呀！」

雲飛道：「爲段大姐辦事不能叫苦，快走吧！」

兩個人併肩往外走，劉大夫問：「雲老頭，又是那一個受了傷？」

雲飛道：「城北那個殺豬的，你不是替他治過嗎？」

劉大夫一楞，道：「怎麼又是他？上一回差一點沒把頭弄掉，我都嚇壞了！」

一笑，雲飛道：「挨刀的人不怕，你怕甚麼？」

劉大夫道：「上一回我替他治傷，發覺他脖子最脆弱的地方被切開了，那個出刀的人留了情，不想要他的命，否則……哈……」

雲飛道：「快點走吧，他如今傷得眞不輕！」

* * *

屠山，不錯，劉大夫說的就是屠山！

屠山上一回奉段大姐之命，要留下高峯，他老兄天快黑的時候把高峯堵在十字坡，然後冒充三船幫的人，只不過他殺不過高峯，相反幾乎被高峯把人頭切下！

屠山奔回家，他的傷是被劉大夫治好的！

現在，他又受傷躺在家裡！

屠山幹殺豬，他只在江陵殺豬！

屠山只爲別人殺豬，他不賣豬肉，只不過如今屠山的那間小瓦屋門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的字是朱紅色：「出門了，不在家！」

如果有人找他殺豬，只一看門上掛的牌子，便知道殺豬頭兒屠山不在家！

如今那塊木牌又掛在門上了！

只不過雲飛知道屠山在家，雲飛也知道段大姐每一個殺手在甚麼地方。

他現在帶着劉大夫，匆匆的走來了！

屠山那間小瓦屋裡設備簡單，一床被子一張床，一張桌子兩張櫈，鍋碗筷子帶木桶，墻上順序插着七把大小寬厚薄刃刀——都是用來殺豬用的！除了刀，還有一支吹氣筒，那是將豬殺死以後，從豬後腿插入吹氣筒，將死豬吹脹，這樣容易刮豬毛！

但眞正屠山用的刀，那是他藏在身上的雙刃尖刀！

因爲那把刀不殺豬，那把刀殺人！

* * *

小瓦屋外面有個大鐵鍋，鍋邊是一張大案板，當然是殺豬用的！

雲飛帶着劉大夫繞過那張大案板，他拍門、推門，與劉大夫走進去，然後指指床上的瘦大漢，道：「劉大夫，辛苦你了！」

劉大夫道：「你快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雲飛吃吃一笑，他又匆匆的走了！

他走的時候，還看看木門上面掛的那塊牌子，上面的字很好看——歪七扭八的湊合着，叫人看得懂這人並不在家！

* * *

屠山翻轉身，他睜開眼睛，當他發覺劉大夫的時候，便咧開大嘴巴笑了！

「你還笑得出來！」

「刀子沒有砍在脖子上，我當然高興！」

劉大夫不開口，他匆匆的爲屠山洗擦着傷口，很細心的數着屠山身上的傷，一、二、三……二十一呀！」

劉大夫大大吃一驚，道：「刀口子縱橫交錯，好像蜘蛛網一樣，你有挨刀癮呀！」

「王八蛋才喜歡挨刀子，我沒發瘋！」

劉大夫道：「爲何挨了這麼多刀，你還不快逃？」

「逃？哈……」

屠山笑得緊皺眉頭，因爲他笑痛了身上的傷口，撕裂得他齜牙咧嘴，又道：「此生殺人只有一次逃，那就是……就是……」

劉大夫道：「就是上一回殺你頭的那個人！」

「不錯，那小王八蛋的刀法怪，出手就切腦袋，比老子殺豬還狠十分！」

眞的，高峯出刀只會往人的脖子上砍，而且十分瀟洒又輕鬆自然，只因爲他爹是高殺頭，他又在大山中學了虎狠步！

劉大夫笑笑，道：「下次遇上那小子，你快逃！」

屠山聞言大笑。

他忍不住的笑，又牽扯得身上傷口不好受！

劉大夫爲屠山匆匆的治傷，與白可染一樣，他也留下了許多傷藥。

劉大夫小心的走出門，他四下裡看了一下，便急匆匆的往城中走去！

屠山當然沒給劉大夫銀子，他甚至也不言謝。

他現在舒服多了，他伸手取過床頭上的酒罈子，凑上口，就是十幾口的灌下肚！

他喝酒就好像喝水，然後閉上眼睛睡大覺！

* * *

小船被大火燒了！

楊柳岸邊的小船已毀，三船幫的人再也不來了！

三船幫又死了兩員大將——「雙篙攔江」丁化蛟與方成仁死了，便那善用毒的包才紳也死在江中。

三船幫幫主水龍決定先籌謀計策，沒有把握，決不再盲目動手！

三江地方，好像一時間平靜不少。

江面上帆影點點，看上去是那麼寧靜，兩岸人潮不斷，看不到有幾個橫眉豎眼的！

如果要找個橫眉豎眼的人，那個人就是高峯！

高峯手上的毒傷好了！

他接住包才紳的金元寶，還不知道自己上當了，直到包才紳走了，他才覺得手掌在變顏色。

此刻，高峯站在楊柳岸邊直跺脚，他恨透了三船幫的那批人。

星兒已死，而且還帶着高峯的骨肉而死，如今便是與星兒住在一起的小船也被燒掉，連前來憑弔一下也沒有可以追憶美好的過去，高峯當然火大了。

他不能跳上船，因爲燒了的小船已裝滿了水，那小船中，似乎又傳來了歡笑聲。

是的，還眞有笑聲傳過來，高峯聽得猛搖頭，以爲自己在夢中。

大白天他當然不是在做夢，附近堤岸外，轉出一艘小船來了。

那條小船，高峯只一看便認得，與他住過的小船，竟然是一般無二的。

高峯急步迎上去，更加吃驚，因爲那個站在船尾搖船的姑娘，長的模樣……

「星兒！」

小船上那姑娘吃吃笑起來。她很小心的把小船靠上岸，放下櫓。

高峯在岸邊楞住了。

那姑娘的一顰一笑，是那麼的酷似星兒……不，應該說她就是星兒。

「上來呀。」

高峯回頭看看附近，岸上只有他一人。

「看甚麼，叫你上來呀。」

高峯仍然不動。

他太吃驚了。

他怕……鬼……

像他這種年紀的人，天不怕地不怕，說是鬼來了，他就會叫媽呀。

高峯就以爲鬼來了，所以他想逃，可是又捨不得，因爲他正是懷念星兒才來的。

如今星兒又出現了，他怎會輕易逃走？

那姑娘站在船邊上，笑瞇瞇的對高峯道：「高公子，我知道你在想我姐姐，你多情，是個大好人，所以我便也趕來了。」

高峯驚訝的道：「妳……妳是星兒的妹子？」

那姑娘道：「我叫月兒，星兒與我是孿生姐妹。」

高峯立刻跳上船，道：「月兒。」

月兒伸出嫩葱也似的玉手，那麼嫵媚的扶住高峯，她笑呵呵的露出一排貝齒，還巧妙的把一對酒渦顯現出來。

女人就是這樣，遮醜露美，天性也。

高峯已驚道：「眞像，妳根本就是星兒。」

「你若喜歡，你就叫我星兒吧。」

「月兒，我知道星兒死了，我很難過。」

「我們都難過，段大姐更難過。」

「星兒還有身孕，那是我的骨肉。」

「眞不幸，所以當我被段大姐叫去以後，我立刻答應來了。」

「妳答應段大姐甚麼？」

「替星兒侍候你呀！」

高峯吃驚的道：「妳也聽段大姐的話？」

「我們都聽她的。」

「星兒死了，妳也不恨她？」

「一點也不恨段大姐，星兒是死在三船幫手上。」

「可是，段大姐不派星兒去，星兒是不會死的。」

「你想錯了，派別人也是死，誰也免不了一死，只有三船幫那批惡棍死光死絕，我們大家才有出頭之日。」

她提到三船幫，面上立刻一片冷傲。

高峯楞然道：「段大姐有甚麼深仇大恨，一定要毀了三船幫？」

月兒道：「不知道，我們只聽段大姐的命行事。」

「所以妳也像星兒一樣，爲段大姐赴湯蹈火了？」

月兒一笑，道：「與你一起，也算赴湯蹈火？」

高峯笑了。

他知道自己那勉强一笑，十分的不自然，但月兒却小鳥依人似的，偎着他進入小艙中。

高峯更爲吃驚，因爲小艙中的一切擺設，與他過去所見完全相同，不但充滿了溫馨，而且也更浪漫，更舒坦逸人。

美酒一杯送上手，月兒爲高峯寬衣，換上寬鬆舒適的睡衣，籠中糕點小菜是現成的，想吃甚麼只張口，就由月兒一點點的送入嘴巴裡。

高峯彷彿又回到了從前。

從前沒幾天，但幾天的變化實在大，星兒換了月兒來，想着段大姐爲取悅高峯，便也煞費苦心了！

只不過如今，高峯又與月兒住在小船上，他的情緒便也穩下來了。

* * *

時光匆匆，段大姐很久未在楊柳岸邊出現了。

高峯過的日子很順心，他幾乎忘了星兒，因爲他已視月兒爲星兒。

月兒侍候着高峯，就好像星兒侍候的一模一樣。

小船上充滿了春光，有時候月兒還會赤身爬在高峯的肚皮上睡去，有時候她主動，當黑夜來臨的時候，兩個人的面上就充滿了青春昂揚的火力，等着那溫暖柔情的熱血奔放，如今高峯又是只羨鴛鴦不羨仙了。

日子過得美極了。

日子也過得太快了，只因爲在個烏雲密佈的大清早，段大姐突然又來了。

* * *

憑良心說，高峯實在不想看到段大姐。

他甚至怕看到段大姐。

一個生活在快樂日子裡的人，很想永遠這樣的活下去，人嘛，有如意的生活，誰還會想別的？

高峯就不想別的，他太快樂了。

然而，段大姐就站在小船上，她很會體諒船中睡在一起的高峯與月兒。

她以手示意，道：「別動，睡着別起來，外面要下大雨了，那會着涼的。」

高峯與月兒沒起來，但兩個人併肩坐着。

兩個人不開口，直不楞的看着艙外的段大姐。

段大姐沒事不登三寶殿，但她的話却很中聽。

「這一個多月，過的日子還好吧？」

月兒在點頭。

高峯只低聲一個字「好。」

一笑，段大姐道：「沒有缺甚麼、少甚麼吧？」

高峯道：「大姐給的銀子，我們花不完。」

段大姐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道：「你們應該花完的，我還覺得應該多花些，怎好虧待自己？盡量的花用，多少大姐不計較，知道嗎？」

高峯木然的點點頭，道：「是。」

段大姐又笑了。

她點點頭，道：「對，這才是大姐的好弟弟。」

高峯沒開口，他心中在思忖着甚麼。

段大姐不會爲了這幾句話而來的吧。

她一定有甚麼任務要交代了。

* * *

段大姐伸手對月兒道：「肚子裡有沒有高小弟的骨血呀？嗯？」

月兒頭半垂，羞人答答的道：「還沒有。」

高峯也臉紅，但不開口，在他的內心深處，却好像被人戳了一刀似的痛。

星兒就是帶着他的骨肉死掉的。

段大姐點點頭，道：「這我就放心了。」

月兒的雙目一亮，那種亮是帶着澀味的。

高峯當然也吃一驚，看樣子，段大姐果然又有任務了。

* * *

先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段大姐好像十分痛苦的樣子，看看高峯，又看看月兒，她緩緩的坐在小艙門口……

月兒要起來爲她送茶水，又被段大姐攔住了。

段大姐很無奈的道：「我已經考慮三天三夜，我考慮得好痛苦。」

月兒道：「大姐，月兒願爲大姐分憂。」

段大姐笑笑，道：「妳同星兒自小在我身邊，我心中最疼愛妳們姐妹。」

高峯不開口，他聽得很仔細。

段大姐道：「是一件任務，我想了很久很久，這個任務只有妳才可以……」

月兒道：「大姐吩咐。」

段大姐道：「阮啓川來了。」

月兒道：「三船幫二當家？」

「是的，就是他，他今夜的大船靠在江對岸，月兒，阮啓川有個老毛病，就是每到一個地方，總離不開女人，江對岸的姑娘不怎麼樣，所以我安排妳去一趟。」

月兒輕聲道：「是。」

高峯突然厲聲道：「不可以。」

月兒吃一驚，她抬頭看高峯。

段大姐緊抿嘴巴，她的雙目，流露出另一種莫測高深的光芒。

她也不開口，直視着高峯。

高峯又道：「大姐，如果去對付三船幫的人，我高峯去好了，何必要一個姑娘前去冒險？」

段大姐笑笑，道：「上陣打仗易，運籌惟幄難，小弟呀，對付三船幫的人，大姐已經和他們鬥爭有年了，應該怎麼辦，我比你清楚多了。」

高峯道：「我只是不想叫月兒去冒險。」

段大姐道：「我們就是生存在冒險裡，小弟，你不會知道，大姐活得有多苦。」

高峯道：「爲甚麼不叫我去？」

段大姐道：「你是我的王牌呀，小弟，當我派你出刀的時候，我是等着去摘取勝利果實的，我怎能輕易讓我的王牌去露面？」

高峯不開口了。

他也更明白，段大姐如此命星兒、月兒前來侍候自己，無非希望自己爲她去殺人。

段大姐當然不會因爲自己曾救過她一命，而安排自己在此享樂的。

段大姐是見了自己的刀法，才千方百計的把我高峯留下來的。

想通了，事情便也豁達了。

高峯咬咬牙，一手摟緊了身邊的月兒。

他沒嘆氣，但他却對月兒道：「月兒，我無法保護妳了。」

月兒深情的在高峯面頰上吻了一下。

段大姐對於月兒的這一吻，感到滿意極了。

她笑笑，道：「你們的日子過得眞甜，眞羨煞人了。」

月兒道：「是大姐賜我們的。」

高峯道：「大姐，我可以陪月兒一齊去嗎？」

「你就在小船上等吧。」

高峯道：「誰去保護月兒？」

「月兒不用人去保護，月兒與星兒一樣，她們也會武功，平常的人，休想動得了她。」

高峯當然知道月兒也會武功。

段大姐的人都有用，無用之人，段大姐是不會用的。

高峯不開口了。

他怔怔的看着月兒收拾着，一切穿戴整齊之後，便對段大姐道：「大姐，我幾時過江？」

段大姐再問：「月兒，妳眞的沒有懷孕？如果你懷有小弟的骨肉，大姐寧願放姓阮的一馬。」

月兒搖搖頭，道：「沒有，大姐，眞的沒有。」

高峯心中在氣，月兒爲甚麼不說謊，如果月兒說她懷孕，段大姐不是放過她了嗎？

高峯當然不知道，月兒的心中，又何曾不想永遠在此住下來？

與星兒一樣，月兒很想永遠陪着高峯。

但月兒心中，早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她被段大姐派來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她現在就得走了。

段大姐起身，她輕盈的下了小船，月兒也下了小船，她回頭看看小艙。

她從艙門口看到高峯一副失魂似的可憐樣子。

是的，高峯好像失掉甚麼似的，立刻感到一片空虛。

他想到在舅舅家放牛羊，有一回他發覺有一頭羊不見了，他便立刻在大山裡找，他發現那頭失去的山羊，正孤伶伶的站在一道懸崖上面，懸崖附近有三頭大野狼。

當然，野狼想吃羊，狼吃羊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平常事，但那頭羊很會躲，牠躲在尖禿的崖上不下來。

羊可以上尖崖，野狼怕摔死，但狼有耐性，於是等。

高峯發覺以後，連忙揮動手中長鞭用力抽，大山裡傳來「吧吧」迴音，似打雷。

狼最怕那種聲音，這就叫做「狗怕摸狼怕吼。」

如果有惡犬，你就彎腰往地上摸，因狗怕石頭。

如果有野狼，你叫的聲音越大，狼越怕。

高峯救回了那頭羊，以後那頭羊就守在高峯身邊，再也不敢亂跑了。

高峯也把月兒當成他的羊了，他很想跟去保護月兒，但段大姐連叫他起來也不答應。

段大姐把月兒帶走了。

段大姐把月兒送來，她又把月兒帶走，高峯心中當然不痛快。

他看着兩人下了船，又走向遠方，便不由得起身抓起一罈酒，瘋狂的喝着。

高峯第一次覺得他活得窩囊——爲甚麼連個女人也無法屬於自己的。

他甚至覺得，自己也不屬於自己了。

是的，他已經陷得很深了。

高峯知道無力自拔，便也有些恨段大姐了。

他雖然恨段大姐，却也無可奈何。

一個人活在無可奈何的日子裡，這個人當然會覺得自己窩囊。

一個覺得自己窩囊的人，這個人一定很痛苦。

高峯現在就痛苦，所以他狂飲。

他在離開大山的時候，就已經痛苦了。

＊　＊　＊

江陵城東後街很靜，據言東後街有一口大水井，這個井很奇特，井水與江水相連接，只不過誰也不敢說這話騙人的，因爲這是風水先生說的話。

倒是有件事情叫人弄不懂，因爲有時候，這口水井會打出小魚來，如果不與江水互通，這井裡的小魚是從那裡冒出來的？

就在這口大井的背面，有一大片葡萄架，順着這片葡萄架看向城墻邊，那兒靜靜的有一座四合院。

紅墻綠瓦高門檻，風鈴兒發出叮噹聲，那正面的堂屋還是兩層的。

大門外有個小廣場，一邊是個拴馬棚，馬棚內沒有馬，空蕩蕩的只有一堆紮好的草料。

馬出差了。

馬套着大車到北關的「老鳳酒家」接姑娘去了。

如果要知道這地方是那個有錢人家的大巨宅子，它就是三船幫二當家阮啓川的小公館。

＊　＊　＊

阮啓川在三江地界內有許多小公館，只不過他這個人好漁色，又兼愛新鮮，所以他只有兩三處養着小妾，其餘的大多都是臨時找個漂亮的。

阮啓川找新鮮的姑娘總是自己親自去找，只要他的大船來到江陵總舵，他都是先到北關的老鳳酒家包個嫩粉頭回到後街的四合院。

此刻，他把雙轡大車停在「老鳳酒家」的大門外，他命趕車的再把大車清理乾淨，自己當先往酒家走。

只不過他剛剛走進門，迎面有個老太婆帶着個美姑娘往門外走。

那個姑娘不開口，只聽老太太一人在嘮叨。

「叫你笑你不笑，叫妳扭腰妳歪肩膀，偏偏把嘴巴翹得高，人家肯在妳身上花銀子？沒福氣！」

那姑娘面無表情的道：「我不要當酒家女，我要回家去！娘呀，日子苦點沒關係呀。」

「苦，苦，我的希望靠妳了。」

她拉着姑娘往外走，偏偏那姑娘對着剛進來的阮啓川露齒苦笑。

這一笑，還眞令阮啓川一哆嗦。

他想着，這個姑娘長得眞棒，就像仙女模樣。

就在母女二人剛往台階下面走，老阮開口一聲喊，道：「喂，等一等。」

母女二人聽見裝做沒聽見，一個勁的往外走，便在這時候，從裡面走出來個中年漢子，那模樣只一看，就知道他是扯皮條的人。

這中年人認識阮啓川，立刻哈哈笑着迎上前，道：「啊哈，甚麼風兒把阮二當家吹來了，快請裡面坐。」

阮啓川不高興，他不但不快樂，也有些討厭。

他指指走出門的母女二人，道：「那是誰？」

中年漢子一笑，道：「唉，她們呀？姑娘長得可以，只不過是個土包子，阮二當家同那種沒見過世面的木頭人上床，多乏味呀。」

他指指裡面，又道：「春風秋月在裡面，她們早在盼你老來快樂了。」

阮啓川道：「你怎知那姑娘是土包子？我看她像天仙，你快去把她們找回來！」

中年漢子苦笑，道：「阮爺，她們來路不明呀，還是你老前去叫住她們，只要出這個數，就足夠了。」

他擺了個手勢。

「那是多少？二十兩銀子？」

阮啓川哈哈一聲笑，大步走出「老鳳酒家」外。

他的動作快，幾步就追上那母女二人。

「老太太，你等一等。」

老太太上下看了阮啓川一眼，道：「你是他們酒家的人？」

阮啓川道：「老太太，他們不識貨，更何況妳也不該把妳女兒送到這兒來。」

老太太道：「家中缺銀子呀。」

阮啓川眞大方，伸手就是一錠銀元寶，塞在老太太的手中，笑道：「收下吧。」

老太太道：「我無以爲報呀。」

阮啓川道：「妳們跟我走，上車吧。」

老太太喜孜孜的道：「還有大車坐呀？」

阮啓川道：「我有座宅子在後街，只要妳們喜歡，妳們就住在我那裡。」

老太太吃驚道：「你爲甚麼對我母女這麼好？」

阮啓川道：「我不否認，我看上妳的女兒了。」

老太太指着阮啓川，對姑娘道：「要不要？妳若不喜歡，我們就不去。」

那姑娘的美眸會說話，她的俏嘴一翹，看得阮啓川一哆嗦，立刻想動手了。

姑娘低聲道：「到他家不太好，他有老婆怎得了，我不會打架呀。」

這意思，她是看中阮啓川了，只擔心阮啓川的老婆會找她痲煩。

阮啓川哈哈笑了。

他大方的拍拍那姑娘的手，笑道：「放心吧，姑娘呀，四合院一共只有三個老下人，我的房產有許多，從襄樊到武漢，從漢江到這江陵，算一算有個七八處之多，只有此地我沒老婆，妳母女若是不嫌棄，以後就住在我那裡。」

他此言一出，不得了，老太太當先拍手叫。

姑娘羞得低下了頭。

天爺！阮啓川的雙目見紅光，如果就地有張床，姓阮的準是條餓狼。

＊　＊　＊

趕大車的忙走上前，他取了張小木櫈放在車一邊，還伸手去扶姑娘，却被阮啓川怒目瞪了一眼。

阮啓川伸手去扶姑娘的臂，他笑呵呵的道：「姑娘多小心，上車吧。」

阮啓川只陪姑娘上大車，老太太就由趕大車的扶，他把老太太也送入大車內。

「得」，大車馳走了。

大車當然是往後街馳去的。

三船的勢力大，三船幫二當家阮爺，是不屑於在酒家中住的，他把姑娘帶進他的小公館。

現在，他就把母女二人帶進那座四合院裡來了。

＊　＊　＊

不錯，四合院一共九間房，却只有三個大男人侍候着。

阮啓川領着那母女二人直走進正屋裡，有個矮漢已跟了進來。

矮漢先是看看那母女二人，便恭敬的對阮啓川道：「二爺，酒席已備好了。」

阮啓川道：「擺上來吧，我也餓了。」

他招呼母女二人坐在一邊，自己却走進一間暗室裡。

那母女二人木然的坐在一起，彼此不說一句話。

有個年輕人匆忙的走進門來，整理着桌面，擺設得一應齊全，於是剛才那矮漢與另一漢子，分別端着各樣酒菜上了桌，有個綠色酒罈打開來，滿室立刻一片香醇——好酒。

不旋踵間，阮啓川從暗室哈哈笑着走出來，他的手掌上，托着一枚金光閃閃的金元寶。

母女二人看得好像眼也花了，阮啓川却將金元寶塞在老太太的手上。

他用手托起老太太的手，重重的放入老太太的手掌中。

他的目光中透着一股神秘色彩，嘴角的笑意甚是得意。

但如果眞正去體會他的笑，才會察覺那是冷笑。

老太太以爲阮啓川很得意，她也不客氣的收下，笑呵呵的道：「我的女兒會爲我這老太太謝謝你的。」

「謝甚麼，以後都是一家人了。」

老太太對女兒道：「月兒呀！妳聽見沒有，咱們以後就住在這裡了，妳要好好的侍候阮大爺呀！」

月兒只把雙目向下垂，羞怯的點了一下頭，道：「是，娘。」

阮啓川好高興，立刻又握住月兒的手，他感到好像握着一個軟棉球似的，笑道：「來來來，我們吃酒。」

一邊侍候的矮漢，立刻把酒斟好，退守一邊。

這頓酒飯，吃了半個多時辰才吃完。

阮啓川吩咐放洗澡水，先要姑娘在房中洗，他老兄陪着老太太在另一間閒話家常。

他也吩咐矮漢，道：「弄一間乾淨房，讓老太太住下。」

那矮漢已笑道：「右邊廂房早就好了。」

眞週到，別小看四合院三個粗漢子，侍候人還眞的有一套。

（未完・五）

上文提要：朱烈去報訊，琴格格趕去和王妃聯手，只剩下小屈被八友圍捕，得斷臂怪客救走。小屈又遇上小朱，因去找王妃和琴格格，在洛陽跟踪鐵博古和史進，來到富人閔振東的府上，再跟踪他們到浴室洗澡，盜取了蜡丸，懷疑他們是清廷及南明內奸的橋樑，交換秘密訊息，兩小的行動，卻被閔振東發現，而兩小反冒充是南、北雙方派來的人查訪他們……

刀神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誤中歹毒桃花瘴　慾火煎熬險命喪

鐵博古道：「閔爺放心！鐵某也擔一份。他們如此蠻幹，乾脆就叫他們抱著香爐打噴嚏——一臉灰。」

朱烈還是不打招呼，撲上又是那一招半。

可是鐵博古和閔妻不同。

這傢伙眼明手快，雖然也有點措手不及的樣子，立刻就能穩住。

一招半用完了，來了新學的招術，由於朱烈不肯下苦功，有點稀鬆，要不是「還童叟」的武學，那就更有限了。

可是一派宗師的技藝畢竟不凡，鐵博古邊打邊心驚，萬沒想到這點年紀居然有此身手。

小屈道：「朱烈，妳到底能不能把他摺倒？」

朱烈道：「我一向是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下手。就憑這塊料，你估計他能接下我三十招？」

鐵博古此刻無暇去生氣，而是認眞的迎敵，他在那邊身份不低，如果栽在這年輕人手中，那多窩囊？

閔振東在一邊觀戰，越看越心驚。雖然這年輕女娃未必能在三十招內摺倒鐵博古，估計鐵博古取勝的希望不大。

閔振東以爲，這兩個年輕人也可能是自己人，只是連繫不夠而已。要是自己人發生誤會而兩敗俱傷，他的功勞被抵銷，恐怕還要受處分呢。他揚手道：「兩位請住手。」

鐵博古正好趁機退了三步。他還以爲閔振東要插手呢？閔振東道：「講恕閔某馬虎，敢問兩位小友高姓大名？」

小屈道：「他……」

朱烈道：「在下的名字沒有綽號響亮，你聽著：七步追魂、八步趕蟬、上天入地、翻江倒海、插翅哪吒，燈下無影賽蛟龍，現世活報應。怎麼樣，聽說過吧！」

閔振東道：「小友開玩笑了！」

朱烈道：「反正百家姓中一定有我們的姓，老閔，你是正主兒，咱們再試試看。」又撲向閔振東。

閔振東一點也不敢輕敵，他看出，要不是小朱內力頗差，鐵博古眞要在三十招內吃癟呢，所以出手十分認眞。

但小朱誠心想試試叔叔剛教的這三招，馬上施出了第一招。閔振東的身手和「八友」中人不相伯仲，不由暗驚，只感覺掌影如山，閃過一掌又一掌，掌掌不離要害，甚至於他會感覺一掌能同時取兩三個穴道。

這當然不可能，只是招式的奇詭，加上速度就造成了重疊而不分先後的感覺。一邊的鐵博古不由暗暗點頭，這一招他沒有把握接下來。

小屈道：「小朱，妳估計幾招能摺倒姓閔的？」

小朱道：「三招！」

閔振東並未氣短，卻暗暗驚心，

這第一招全力應付，勉強在閃退兩步之下接了下來，要是一招比一招厲害，還眞可能栽了。

第二招接下來，閔振東被砸了一掌。

當然，這第三招要是出手，必然風雲變色，就在這時鐵博古撲了過來。小屈要出手已遲了一步，兩人合接這一招，仍被砸退三四步。

閔、鐵二人駭然互視，當今絕頂高手也不過如此，其實朱烈的三絕招還未練熟，不論是內力或技巧都不夠，已是如此，「還童叟」親自施出，可想而知。

朱烈道：「鐵博古如不出手，我能不能三招摺倒你？」

閔振東的臉一陣紅一陣白，這時小屈道：「我說『現世活報應』大俠，殺雞焉用牛刀，拿下這兩個跳樑小丑，有我代勞就成了！妳看如何？」

朱烈道：「咱們初來中原，爲的是揚名立萬，剛才我三招內把他擊退，你如想露兩手，也得三招退敵，六招拿人才行。」

小屈道：「『翻江倒海』大俠，我不能和妳比，要拿活人，總要在十招以上吧？」

「好吧！可別弱了咱們的名頭。」朱烈道：「初到中原，已折服過七大高手，都沒超過十二招，咱們可不能越混越回去了吧！」

小屈道：「這個妳放心！我估量了一下，就算加上女的，以一對三，大約有十五招也湊合了！妳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燈下無影賽蛟龍』一樣，硬要三招退敵啊！」

小屈上前三步道：「三位聽清了沒有？」

閔振東道：「二位不是中原人？」

小朱道：「人是中原人錯不了，玩藝兒卻是來自星宿海的。」

「莫非二位是星宿海『陸地神仙』李柏舟大俠的門下？」

朱烈道：「總算被你們猜對了！」

閔振東道：「既然如此，雙方沒有甚麼利害衝突，不必抓破了臉，以後也好說話，李老前輩數年前在熱河受過睿忠親王多爾袞的接待，兩位可能知道這件事。」

他們當然不知道。朱烈道：「就算眞有這件事又如何？除非你能把蠟丸交出來，讓我們看看。」

閔振東道：「小友這就是强人所難了，蠟丸既屬機密，經手者有責，況且蠟丸已經送走了。」

朱烈道：「你們知道內容，說出來聽聽也行，我倆純屬好奇，但目的不達絕不罷休！怎麼樣？你們酌量一下。」

閔振東還眞不願招惹星宿海老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望著鐵博古，鐵博古道：「閔爺，兩位小友既不是專爲此事而來，說了也無妨吧？反正他們是不會洩密的。」

閔振東道：「好吧！此事非同小可，兩位小友請發誓不會洩密，閔某才能說出來。」

小屈道：「不必發誓，我們說了算數就是了。」

閔振東低聲道：「那蠟丸內紙條上寫的是有關慈烺太子的事，慈烺南歸，一切均符合北邊的構想。」

兩小一想，閔振東說的八成可靠，也只有慈烺太子這種機密大事才會用蠟丸遞送。朱烈道：「記住！若是胡扯，我們還會回來找你，鐵博古！」

「小俠有何見教？」

「你在擺渡上爲史進一拆字，說他必死於十八日卯時，是胡扯抑是有所根據。」

鐵博古道：「鐵博古擅長測字學不假，至於這次靈不靈，卻要事實證明，不便事先多說。」

朱烈道：「閔振東，咱們後會有期。」說完兩小抱抱拳揚長而去。

此刻晨曦初露，有的店家已拉開了門板。

兩小走出城外奔向渡頭以北的官道。朱烈道：「小屈，你以爲閔振東眞被咱們唬住了？」

小屈道：「閔振東能被雙方公認，具有承轉雙方消息的機智和身手，非一般武林人物可比，朱烈，我以爲此人不會如此顢頇無能。」

朱烈道：「小屈，三年來你成熟多了！尤其你的見識廣博，連『房中術』都知道。」

「朱烈，這『房中術』乃御女術，又稱『御婦人術』，也就是男女交合達到養身之目的。此術在西漢末年頗爲盛行，『漢書藝文志』在『方技略』項下載有房中八家的書目，共一百六十卷，『藝文志』說：房中者，性情之極，要道之際，是以先王制外藥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可是『房中術』不是以淫樂爲目的，乃是利用陽陰調合而行烝，但傳至今日，『房中術』如何修爲，卻是道教之秘，必須師承口授，不見於文字。」

朱烈瞇著眼道：「說是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得道飛昇，你信嗎？」

「我當然不信，這是後人借黃帝之名爲道教『房中術』吹噓，後人視黃帝及老子爲道家鼻祖，又稱『黃老』之學，其原因在此。」

「小屈，我眞小覷你了！」

「不敢，不敢！」小屈道：「在北京近郊一住三年，高前輩給我看了很多書，包括佛、道、釋三家之典籍，他說爲人處世，甚麼書都要看，看了就一定有用。」

「這麼說，你看了道書，對『房中術』也有心得囉？」

「不，不，這只是有關道教之興革發展及派別的一些常識，三年的時間沒有工夫去研究這些。」

「小屈，你曾御過女人嗎？」

「沒有。」

「以你對道家『房中術』術的涉獵，給你一個女人，你能採陰補陽，『回精補腦』嗎？」

小屈道：「妳說不懂『房中術』，却知『回精補腦』之說，是怎麼回事？」

「是偶爾聽到叔叔和其他高手談及的。道書到底有多少種？」

「應該分爲二十五類：老子、莊子、諸子、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目錄、傳、記、論、書、經、科儀、符籙、吐納、胎息、內視、導引、辟穀、內丹、外丹、金石藥、服餌、房中、修養等，共一千三百三十三部，三千七百零六卷。有時道敎也抄襲佛敎，佛敎也有因襲道敎經典的。由於全眞派丘長春受元世祖成吉思汗的敬信，因而道敎會專橫跋扈，元帝下令道敎管理「天下所有出家人」，和尚要拜道士，又毀夫子廟、佛像，佔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但到了憲宗時，丘長春死了，僧道屢辯於帝前，道士往往理屈，才有祁眞人心誠，李眞人德和，及杜眞人福春等照實自供：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爲後人揑造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燬了。」

「小屈……你有沒有感覺頭暈……」

小屈搖搖頭，拍拍腦袋，道：「噫！好像有一點。」

朱烈道：「小屈，你我都沒有在閔宅吃喝任何食物對不？」

「是啊！」

「爲甚麼會有這種現象，會不會是一夜未眠……」

小屈道：「不，我就是連續三天三夜未眠也不會如此的，眞有點邪門。」

朱烈道：「小屈，不行……我感覺得更厲害了，我們找個無人到的地方行功導引自療一下試試看。」

四下打量，約兩箭之地山坡上有一片樹林，朱烈一指，兩人奔向樹林，到了林中，朱烈已支持不住坐倚在大樹幹上。

小屈也差不多，蹲在她的身邊道：「朱烈，好些沒有？」

「沒有，而且是每下愈況……」

「我來爲妳行功運氣舒解一番如何？」

「不必了！我們各自行功……只是沒有護法的人……」

兩小才坐好，稍一提氣不由同時大驚。朱烈道：「小屈，我的氣散而不凝，你呢？」

「差不多，朱烈，這可能是中毒現象……」

「小崽子，你猜對了，尚幸閔某沒有小看你們，由這件事，閔某又得到一次經驗，哈……」以閔振東爲首，其次是閔妻，後面跟了兩個人，一是鐵博古，一是乾癟、奇瘦，生了一雙鼠目的老人。

兩小不由暗叫「完了」，看來自詡聰明的人，其聰明畢竟有限，薑是老的辣，不露聲色，手到擒來。

小屈道：「你們可是下了毒？」

閔振東得意地道：「小崽子，你們如果知道閔某身邊有個甚麼人物，可能就不會那麼咋唬了。」

朱烈道：「莫非那個瘦皮猴善使毒？」

閔振東冷笑道：「這位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百毒居士』聽說過吧！」

朱烈道：「江漁？」

「小崽子，這次你們該認了！你們也不想想，閔某當此重任，身邊豈無能人異士……」

小屈道：「你們是如何下毒的？是甚麼毒？」

江漁道：「這是一種『桃花瘴』，是一種先甜後苦的毒粉，當你們在張氏祠堂中得意洋洋，揚長走出時，本居士即在上風頭施放了『桃花瘴』。」

朱烈大聲道：「甚麼『桃花瘴』？」

閔妻陰笑道：「丫頭，這答案妳不久就可以自行回答了。」

小屈雖不知「桃花瘴」到底如何厲害？却聽高煒提過，是一種利用人性的慾念使中毒者受慾火烤燎的奇刑。除非絕世高手可以自療，任何人在沒有解藥之下，都是慾念泛濫，醜態百出，最後脫陽「跑馬」而亡。

這工夫兩小已感通體燥熱，尤其在任脈上面的中極穴處一股異流向上衝擊不已，小屈對這方面的見聞皆來自高煒，不由驚駭萬分道：「你們可知道她是甚麼人？」

閔妻道：「又來了！這一套不靈哩！」

小屈道：「我是不得不說，本來這是不可以說的。她就是『八友』之首，原屬『漢留』中堅的『還童叟』朱紹基的親姪女。」

閔振東等人不由一怔。

有一點他們非信不可，除了朱紹基的姪女，這點年紀不可能有此身手。而「八友」之首，身份超然，像閔振東這角色，本來也很了得，怎奈「八友」經常能見到多爾袞親王，（事實上多爾袞等於太上皇）就憑這一點，他不敢得罪。

鐵博古道：「可是你們不久前又說是星宿海陸地神仙的門人。」

朱烈反應極快，絕不能洩露小屈的身份道：「他是，我不是。」

閔振東看看小屈道：「小友貴姓？」

朱烈搶着道：「他姓曲，顧曲周郎的『曲』，叫曲中直。」

這話要是問朱烈，她是無法回答的，但高煒對小屈說過當今武林中的人物及技藝名稱，和它的持長及霸道之處。

朱烈望着小屈，十分焦急，但却不露聲色，小屈道：「家師的『大輪迴』這還用我說嗎？我反問各位，家師新研成的『太陽罡』，各位可聽說過？」

後面的是他胡扯的。根本沒有所謂「太陽罡」。

百毒居士道：「小友果然是李老前輩的門下，閔兄您看……」

閔振東看看鐵博古，原來這些人當中，以鐵博古的心眼最多，這一連串的安排都是他出的主意，鐵博古道：「閔爺，依我看，朱姑娘的身份不成問題，這姓曲的還要再設法印証才好。」

閔振東道：「鐵先生何以見得朱姑娘正是朱前輩的姪女？」

鐵博古道：「第一，在下見過朱前輩一次，印象深刻，儘管朱前輩的臉稍長些，在朱姑娘臉上却隱隱可看出某些相似之處。其次，除了朱前輩的姪女，當今武林中如此年輕的少女高手可以說絕無僅有。」

閔振東道：「鐵先生的看法應該可信，這姓曲的……」

鐵博古道：「風聞朱姑娘愛着男裝，且經常和『八友』中叛徒屈一塵之子在一起鬼混，屈曲同音，可不要被他們打了馬虎眼！」

江漁笑道：「鐵兄高見，令人佩服，風聞近來出現兩個年輕人，身手不俗，就連『八友』中人也奈何不了他們，其中之一，即『斷腸劍』屈一塵的獨子……」

閔妻這次可抓到了理由，只要能逮住一個出口氣，也好報那一掌倒地，半天爬不起來之仇，道：「江大哥所言甚是，要是被這兩個年輕人蒙了！那可是武林一大笑話，現在還是先把他們弄回去吧！」

當下朱烈被鐵博古扛起，小屈由江漁挾着回到閔家大宅，已經近午了。朱烈在被幽禁下服了解藥，但小屈却未得到解藥。

閔氏夫婦要他嚐嚐慾火焚身的滋味。

閔妻馬春杏既爲媚術行家，自然知道如何使一個情竇初開的小男生發動春情，而推動「桃花瘴」之毒力。

她有一間小屋，佈置特殊，有點像古代一位荒唐的皇帝設置的豹房。

這兒有安樂椅、逍遙榻、鴛鴦池，牆上、天花板上到處都是春宮圖。更絕的是，在屋中還可以隱隱聽到交媾之聲。

除非身歷其境之人有目而不能視，有耳而不能聽，甚至有鼻而不知味。滿屋異香，也經研究有催情作用。

媚術並非「房中術」，但「房中術」却包括了媚術。

小屈體內藥力發作，外加視、聽、嗅覺之亢奮，他已體會到「桃花瘴」的厲害，它不似人之飢渴，因爲飢渴也可以忍耐。

他面紅氣促，雙目充血，青筋在太陽穴上突起。

此刻，閔振東正在陪鐵、江二人飲酒。鐵博古道：「不知小屈現在如何？」

江漁道：「定力好的，尚可支持，定力不强的已經像個野獸哩！」

閔振東道：「關於朱姑娘這件事，咱們如果要放，就必須快放，但要放的十分技巧，朱紹基非泛泛之輩可比。」

江漁道：「閔兄不必過份在乎這種大牌，他的晚輩外出胡來，他也有不敎之過。尤其閔兄身負重責，爲免奸細踩盤，必然的防範也是不能免的。」

鐵博古道：「江大俠說的有理，就是王爺的晚輩在外行爲不檢，只要下面據實呈報，照樣受到申斥，像鐵貝子不久前被俘之事即爲一例。」

閔振東道：「二位的意思，也正是在下所打算過的，要放她何不現在就放？」

江漁道：「閔兄，由我來放吧，也好順便把責任攬到小弟頭上來，也順便告訴她事非得已，全是爲了公事。」

閔振東道：「偏勞江兄了。最好把她押過江去放掉。」

江漁道：「我會派人押到江南去的……」

江漁來到押朱姑娘的小屋外，在鐵柵欄外道：「朱姑娘，妳的身份既已弄清，閔爺也不便久留，這雖是誤會，朱姑娘自己也要負點責任，如妳早說出身份，也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了……」說着已開了柵門上的巨鎖。

江漁進入，本想爲朱烈打開銬子，一條人影疾撲進來，自背後攻上，動作快，又是施襲，江漁知道無論如何也躲不過這一擊。

問題是能不能閃過要害，以肉厚之處挨一下。

因爲江漁常常以這方式反敗爲勝。江漁擅長用毒，大凡有此專長的人，身手都不可能出奇的高，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要專精於使毒，其它方面就無暇深入涉獵了。

江漁一閃一滾，「蓬」地一聲，腰臀間被砸個正着，出乎意料的，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重，身子一滾，已到了上風頭。

使毒的人對風向十分敏感，而且隨時注意。

他的中指一彈，不見粉霧，也不聞異味，施襲者一拳中的正要再跟上補一腳，但竄上二步，剛抬起脚，身子一搖，眼前金星迸射，飛舞不已。

來人是琴格格。

她是奉王妃之命找小屈的，不意在過江的擺渡口處發現了他們，不便乘那大舢舨，另僱了一艘較小的船過了江。

女人心眼多，當然妬忌心也重，見小屈又和小朱在一起，內心不免有疙瘩，還以他們是約好的故意瞞着她們母女呢，就跟了去。

可惜在閔宅中有一度她未找到他們，那是因爲閔家也有戒備，因而琴格格未看到他們在浴室內那一幕。

後來跟到林中，估計實力，琴格格沒有把握，就決定返回閔宅再動

手。

琴格格也是見聞頗廣的人，知道由於自己的不小心，非但救不了兩小，自己也陷進來了。搖搖晃晃地退到牆邊而滑倒。

「嘿……」江漁陰笑着，不理琴格格，却對朱烈道：「朱姑娘，由於我們已知妳是朱紹基前輩的親人，姑念妳年輕無知，決定放了妳，但爲免麻煩，我們要送妳過江。」

朱烈本想問問如何處置琴格格，一想到此行構想又告破滅，反怪琴格格多事。她以爲琴格格主要是來救小屈的。

朱烈道：「屈能伸的父親如何？目前尚不能蓋棺論定，但他的兒子是無辜的，江漁，我警告你，要放就一起放，要不，你可要酌量點。」

江漁也不和她爭執，點了她的穴道，交部下弄出閔府，到渡頭去了。但江漁却不問琴格格的來歷，竟把她放在小屈一起。

琴格格所中的毒不是「桃花瘴」，因爲她的偷襲來勢迅疾，必須馬上產生藥效，所以彈出的是速效毒瘴。

江漁恨琴格格那一擊，差點使他無法向閔振東交代。

所以他根本不問來歷，而且如果此少年(格格也是男裝)是朱紹基的親人，朱烈一定會說。既然未談也未爲他說情，江漁根本不予考慮。

現在，江漁已喝酒去了。

這小小的媚術實驗小齋中，其中春色無邊。

小屈的耐力已到了極限，剛才他只是看到一些春宮圖，儘管畫得維妙維肖，畢竟與活色生香的眞人有別。

琴格格人本就美，而小屈又與她有過肌膚上的觸碰，在這慾火烈焰之下如何來撲滅它？

琴格格如今已倒卧在他的床上，在「桃花瘴」的藥力下，視覺亢奮而誇大，琴格格就像近在他的懷抱之中。

他曾想過，這是恩人之女。

他更想過他是正人君子，也是正人君子之子，他必須忍人之所不能忍，渡過這一劫難。

但是，這「桃花瘴」是至毒至邪的亢性藥物，它能使人在本能衝動之下，神智不清，自己不能作自己的主人了。

他的手顫抖着伸出，放在琴格格的臉上。

然後，順臉而下，手與胴體的觸碰產生了比藥效更猛烈的吸引力。一種最原始的需求無法遏止，他的手抓住了她的衣服正要撕裂。

就是在這一刹，良知仍然並未完全泯滅，還在作最後的企示和說服。

但也就在此刻，背後忽然傳來女聲道：「你是人還是野獸？你想作人還是想作禽獸？」

這話不啻暮鼓晨鐘，小屈回頭望來，竟是錢如水。可是他現在仍是慾火高漲，而錢如水也是女人，只是他的意識中知道她三十多，等於長他一輩，道：「妳……妳要幹甚麼？」

「我想救你，而不是爲了救琴格格。」

「妳……妳要救我就快點……不救就……就快走……」

他的意思是他已在慾火煎熬之下，女性避之爲妙。

「我當然要救你，可是你要忍盞茶工夫，我去要解藥，而且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我……我快不行了……妳有甚麼條件就快說吧！」

「叫我一聲『娘』我保証能救你。」

小屈怒道：「娘豈可隨便亂叫？妳……妳快請吧……我要是侵犯了琴格格，大不了我……我娶了她……可是一旦叫了妳……這是畢生的奇恥大辱……」

「甚麼？叫我一聲『娘』就是奇恥大辱？」

「不錯。妳……妳走吧……妳既想以長輩自居，要救人又何必先提出條件？」

錢如水道：「好吧！爲了我，也爲了你的理由，我無代價救你一次……」說畢出齋而去。

小屈咬牙强忍，琴格格却正好於此刻醒來。

這是因爲吸入的毒粉少，內功較爲深厚之故，此毒藥具速效，但無長效。琴格格睜眼一看，小屈滿頭大汗，面紅耳赤，目光似在她的下半身，擎着手在天人交戰。

琴格格大吃一驚，她不知道昏迷後的事，却猜到江漁的用心了，小屈此刻正在伏魔，難爲他有此毅力。

其實毅力是一回事，人格才是他能熬到此刻的主因。

琴格格居然沒有出聲。

她有一種連自己都不敢想像的微妙意念，那就是此刻如被侵犯，即爲自己一直所企求的事的終生保障。

因爲小屈是個肯負責的人。

此刻錢如水在偏院書院中一坐，叫來了一個丫頭，道：「妳去把江漁請來，就說他的姑媽找他。」

這丫頭從未見過錢如水，但見錢如水人長得雍容高雅，氣度不凡，比女主人還有大家風範。她道：「這位姑娘，誰叫江漁？」

「就是正在和你家男主人在一起飲酒的瘦皮猴。」

「姑娘不過二十多歲，會是他的姑媽？」

「錯不了的，不過妳要叫他到門外偷偷告訴他，懂了嗎？」

「懂……懂了……」其實她並未懂，當錢如水把五兩銀子塞在她的手中時，她似乎懂了。

江漁見一個小丫頭在門外向他招手，不由心中直樂，他們到閔家來，非但有吃有喝，在女色方面也供應不缺，此刻見到這小丫頭主動找他，笑嘻嘻地離座來到門外。

鐵博古笑笑道：「江兄走上桃花運哩！」

閔振東道：「也許是向他討『房中寶』之類的媚藥吧？」

江漁來到門外，色迷迷地道：「丫頭，甚麼事呀？」

小丫頭道：「江大爺，你有一位姑媽？」

「姑媽？」

「是啊！二十幾歲，活脫脫的大家閨秀，她在西跨院的書房中等你。」

江漁想了一下，明知有人佔他的便宜，他都五旬了，老姑媽早就入了土，骨頭都可以當鼓槌打鼓啦。

但在一個「寡人有疾」的人來說，聽說二十幾歲，有大家閨秀風範，那有不動心之理。也不問此人來得是否邪門，立刻去了西偏院。

在書房門外一站，錢如水迎門坐着，眞有點姑媽見外甥的架勢，道：「是漁兒嗎？」

「請問姑娘是……」

「漁兒，進來呀！」

江漁不便示弱，現在他已體會到，不是甚麼桃花運了，可惜他沒見過錢如水，要不，只要一看她手中這把大湘竹摺扇，也就知道這位姑媽的來歷了。

他進入書房中。

「坐呀！漁兒。」

「我是甚麼年紀，妳是甚麼歲數？這麼稱呼妥當嗎？恕江某眼拙，不知姑娘……」

「江漁，把『桃花瘴』的解藥拿來。」

「這……」他終於稍稍摸清了對方的來意，道：「姑娘要討解藥，不該先報個字號讓在下斟酌一下嗎？」

「你既稱眼拙，看來也不假，要不，見了本姑娘這把摺扇之後，居然還不知我的來歷，你可眞是白混哩！」

江漁哂然道：「武林中高人輩出，江某還不耐一一去記他們的名字及特徵，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是『還童叟』及『醉菩薩』之類絕世高人則又當別論……」

錢如水忽然連人帶椅都彈了起來，椅前人後，砸向江漁，這一手很絕，未見她用手，屁股下的椅子能襲人，江漁識貨，立刻彈出毒瘴。

可是這次遇上了行家。

錢如水來此是先看風向，她背窗而坐，東風自後窗吹來，她佔了上風頭。

這還在其次，人騰起椅子先砸出，左掌再吐出一股陰柔的罡氣，把江漁的毒瘴全部震回。

所以江漁才彈出人也竄出書房門外，却打了個踉蹌，他知道難逃公道，也頗識趣道：「姑娘，我……我給解藥就是了……就是我身上那個牛角小瓶，大約一指甲之量……和水吞服即可……」說畢人也倒下了，這眞是作法自斃。

錢如水找到了解藥，爲了安全，她以獨特手法點了江漁的三大穴道，把他藏在花叢之中立刻去救小屈。

儘管小屈以無比的耐力一直忍到錢如水弄來解藥之時，那藥勁太猛太歹毒，自不免有些愛撫的動作。

只可惜人在劇毒的控制之下，精神不能集中，已醒的琴格格渾身微顫他却不能察覺。

她所喜歡的男人在中毒而無法控制之下作某種愛撫，她不以爲是下流，也不以爲是侮辱，甚至於在緊張之下，還以爲是一種官能上的慰藉。

此刻她的毒已快完全解除，却像酒醉似的，隱隱希望他的行動升高，憧憬着更銷魂的野性行爲。

錢如水砸了小屈一個耳光，道：「你老子要是和你一樣……」下面似乎要說：「那一段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來！把這解藥服下去。」

小屈不大信任她，要想拒絕，却是渾身無力，錢如水不費勁地爲他服下了解藥，然後在琴格格的屁股上砸了一掌道：「丫頭，妳在裝甚麼死人？妳這一套鬼劃符，當年……」是說：當年我早就用過多少次了，妳還是後生末學哩！

琴格格不能再裝，立刻坐起來道：「謝謝前輩救命之恩。」

錢如水恨透了王妃，自然也恨王妃的女兒，而琴格格喜歡小屈，小屈又是屈一塵的影子，自然不是滋味，所以不吭一聲。

錢如水是過來人，把他們帶到閔宅之外，道：「小子，如果我來遲一步，你可眞要終生遺憾了！」

小屈道：「多謝前輩臨危援手，晚輩眞的沒有……」

錢如水道：「在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來說，中了『桃花瘴』而能忍住最後一關，未做出憾事，定力已經很不錯了！至於小節，在這個情況下可以不拘。」

她說這話自有她的深意。

錢如水發現琴格格已醒却仍佯作未醒，豈不知她的心態和動機，她要不說明，可能她走之後琴格格會說她已被他佔有了。

琴格格暗叫一聲：「好個老狐狸！」

錢如水走後，小屈道：「阿琴，恕我中毒後無狀，好在沒有發生那事……」

琴格格道：「雖然沒有發生那件事，你却摸遍了我的全身，包括任何部位，能伸，你說我今生還能嫁給別人嗎？」

小屈道：「其實錢如水說得不錯，爲人處世，應該是小節不拘，大節不虧。如果斤斤計較，那可就寸步難行了。」

琴格格道：「中了『桃花瘴』是甚麼

感受？」

小屈道：「阿琴，別提了！那不是人受的滋味。」

「如果錢如水不來，你有沒有把握？」

「沒有，除非那時候藥力開始消退。」

「能伸，你會想到成家了嗎？」

小屈現在完全好了，看看琴格格，長得明艷可人，實在無一處不好，可是他不能不想到朱烈，他以爲自己眞不是個東西，爲甚麼就不能痛下決心呢？

朱烈的行爲比起琴格格也有所不及，再說迭次和她有肌膚接觸，雖然滿不在乎甚麼「授手不親」，在他良心上也感到不安。他道：「阿琴，還早。」

「都十八啦！」

「二十不算晚吧？」

琴格格暗暗地吁了口氣。

她說不出內心的失望。

* * *

一路往北，這日來到德平縣。這已經接近直隸了。

找個北關外的小客棧住下，王妃馬上就到了。

王妃是一副文士打扮，爲了怕被人識破，還在左下顎處粘了一撮毛，要不是王妃先打招呼，兩小絕對認不出來。

兩小見過禮，王妃道：「武林中奇人異士多如牛毛，你們所見到的不過是泛泛之輩，卻差點賠上兩條命，今後不可不愼。」

兩小不由心頭怦然，由此看來，在閔家的事，王妃八成都在暗中看到了。可是到了那種地步她爲何不出手殺人？

琴格格低着頭道：「娘看到我們在閔宅中的一切了？」

「大致看到了，由於錢如水也去了，我不願意和她照面，就由她援手好了，看來她這些年來誤會已經減輕許多了。」

小屈道：「前輩是否見過『鐵口直斷』鐵博古？」

王妃道：「我也在那擺渡上過江的，還記得一個揹着搭褳的鄉下人嗎？」

兩小一想，果然有個鄉下小生意人略有不同。

王妃道：「你們在艙篷右舷上偷聽，我在左舷上。」

「前輩一定也聽到他們交談測字的事了？」

王妃道：「當然。」

「前輩信不信鐵博古的測字？」

王妃道：「本來不信，現在却不能不信了。」

琴格格道：「不對吧！娘，鐵博古說他必死於十八日卯時，這一點就不靈了吧？」

王妃正色道：「琴兒，史進一已經死了。」

兩小不由一怔道：「是娘殺的？」

王妃搖搖頭道：「不是，我看見他的屍體時，估計他才死了不超過半個時辰。」

「誰殺的？」

「娘只看到了一個背影，是個幪面人，輕功奇高，近似凌空虛渡。」

小屈道：「那不就是曾救過晚輩的幪面人嗎？」

王妃搖搖頭道：「不是。此人身材較矮，未穿斗篷也未缺左臂，而且未帶任何兵刃。」

琴格格道：「怎麼這麼多的幪面人？」

小屈道：「這麼說來，史進一肚中的蠟丸一定也不在囉？」

「是的，我曾運功數次，他的胃中所有的東西都逼出來了，只是不見蠟丸，可見那幪面人已得手取去。」

小屈道：「閔振東說，蠟丸上寫的是『慈烺太子被放，南明已發生了內鬨』的事。晚輩以爲絕非如此。」

王妃道：「當然不是，這已是公開秘密了，但這秘密却無法猜測。」

琴格格道：「娘，史進一死於甚麼時辰？娘一定還記得吧！」

王妃想了一會，肅然道：「卯時。」

兩小同時一震，當然，王妃不會說謊，而殺史進一的幪面人也不會是專爲配合這測字而來殺死史進一的。

小屈道：「鐵博古眞能鐵口直斷人生死嗎？」

王妃道：「星相易卜，皆有所本，不可不信，吾人之所以不信，是由於一些一知半解之人濫竽充數，信口胡說。」

小屈道：「既然鐵博古如此精於易卜，爲何史進一竟不相信？」

王妃道：「由此可見，鐵博古這人深藏不露了。」

琴格格道：「『燕京八友』幾乎全南下濟南，依琴兒看，所謂『八友』也沒有甚麼。」

王妃道：「『八友』近年來確已式微，那是因爲有些新加入的不過是湊數而已，但如『還童叟』、高燁、齊劍宏和阮哲等人，還是十分了得的。」

琴格格道：「不知『八友』之上，是否還有更高的人物？」

王妃道：「還有三個，都是『乾清門行走』的大內供奉，其輩份及技藝之高，可想而知。我只知道兩個人的名字，一是『屠龍剪』艾松，另一個是終南山的『十五指』萬杰。此人雙手多出五指，右手多出三指，左手多兩指，伸出雙手，眞正大如蒲扇，根據這種畸型的雙手，竟練成了奇絕的掌法。」

* * *

夜深露重。

小客棧幾乎燈火全無，全進入了夢鄉。

這時，王妃和兩小不睡在同一房內，王妃和琴格格同一屋，琴格格早

已夢見周公，而王妃還沒有睡熟。

突然，輕微的異聲使她警覺。那是衣角在屋瓦上觸掃的聲音。

王妃故作不知，却在黑暗中嚴密監視着，武林中黑道人物不全是下三濫，但不能不防，尤其是使用薰香盒子的下五門。

「篤篤篤！」有人在外面窗櫺上敲了三下，低聲道：「在下是窮家幫長老李大度，奉屈一塵屈爺之命前來送信，請王妃到城外西北的鄭家墓園中一會……」

聲音極小，但字字入耳，知道這是極高的「蟻語蜨音」比「傳音入密」還要高明些。

窮家幫的高手良莠不齊，有的站在「漢留」這邊出生入死，爲風雨飄搖的過氣王朝賣命，全憑那點愚忠，有些看穿，毫不猶豫地轉了向。

窮家幫長老身份極高，都有自成一家的武功。

至於李大度是不是窮家幫長老，王妃沒聽說過。

可是這「屈一塵」三字太迷人了。王妃守的是甚麼？儘管就算奇蹟出現，屈一塵未死，她也不會嫁給他，但他們的情感，已超越了這種世俗的作法。

眞正作到了「兩情相悅，又豈在朝朝暮暮」的境界？

「甚麼人？」待王妃反問，來人已經走了。

王妃出屋上房找了一遍，已無踪影。

這有兩個可能，一是此人眞是爲屈一塵送信來的，另一可能是誘她到鄭氏墓園去使她中伏。

而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但這誘惑太大了，王妃幾乎明知凶多吉少也要去一趟。

她沒有叫醒兩小就去了。

這墓園很好找，因爲它很大，白色大麻石砌了一道五六尺高的圍牆，即使在深夜，在數里外也能看到。

墓院本有門，已因年久失修而不見了，由門外望進去墳塋不多，不過十來堆，石人石馬却不少。在淡淡的上弦月下，那石翁仲巍然聳立，頗有陰森之氣。

王妃眼觀四路，耳聞八方，緩緩進入墓園中，道：「李長老……李長老在嗎？」

墓地佔地不下三畝，樹影幢幢，却無人回應。

本來嘛，在有心人來說，明知以屈一塵爲幌子一定能把她引來，不足爲怪，而是引來之後會有些什麼人物現身。

「沙……沙……沙……」終於有動靜了。

聲音來自王妃身後，墓園門外走進五人。

「沙沙沙……」王妃再轉身，自墓園中央的石翁後，石馬及大石碑之後走出五六個，爲首二人很特別，葛衣、蔴履、草繩束腰，頭戴高大孝帽，手執哭喪棒。

由於一個奇高，一個奇低，像是爺爺領着孫子，只要稍有見聞就知道這是「怒山吊客」常宗文和常宗武兩兄弟。

這一對兄弟也許是爲了保持他們的陰森勁兒，一切活動都在夜間，「陰風透骨爪」和一百零八式淬毒鈎釘棒，連一些知名高手也不願招惹他們。

這兩人後面是宇文超和姜化文。

門外五人是「八大錘」中之五，其中除了已出現的孫郁、趙平及童振之外，另外兩人是莫大德和蕭起。

這九人當中，「怒山吊客」和姜化文及宇文超相約，由於他們弟兄初投清廷，自然對他們較尊重些。

九人把王妃包圍起來，宇文超道：「王妃，吾等奉命而來，已有兩三次被妳脫逃，今夜除非吾等九人濺血當場，往事將不會重演。」

王妃道：「這是什麼人想出的點子？」

姜化文笑道：「如果說出這人來，妳會大吃一驚，還是不要讓妳太吃驚爲妙。」

宇文超道：「王妃，說正格的，人所共知屈一塵已不在人世，爲什麼一句謠言妳就會來此？」

王妃道：「我一直留有餘地，今夜，我將一改過去作風，大開殺戒！」

九個人有七個都笑了，只有「怒山吊客」常氏兄弟不笑。

「八大錘」中人物蕭起道：「時候不早，咱們收網如何？這次是奉命合擊，她如果撒了栅子，有人會摘咱們的瓢兒。」

連姜化文和宇文超都不反對，可是「怒山吊客」開了腔，奇高的老大發出破鑼似的嗓音，道：「羣毆的等一等，我們兄弟不着與這一套。」

孫郁道：「常大俠，這是上面的命令！」

奇矮的常宗武吼着道：「操你娘的！上面要你來指揮嗎？看你這個鳥架子，派你來的人八成眼睛沒開光！」

非但孫郁勃然作色，「八大錘」其他的人也光火了。但姜化文在常氏兄弟身後作了個手勢，然後抱抱拳，「八大錘」終於哼了一聲忍下了。

姜化文的意思是：「下雨先爛出頭椽。他們要出風頭，就讓他們打頭陣消耗對方點體力也不錯呀！」

常氏兄弟上前三四步，揚起了哭喪棒，嘰哩咕嚕說了一陣，他們自信在場中無人懂得他們的方言。

原來他們說的是客家話。

說完後，兩根哭喪棒帶着「啾啾」聲砸了過來。

絕的是他們與人動手，也許是爲了造成一種可怖的氣氛，干擾對方的精神，邊打邊哭嗥，眞是如喪考妣，聲淚俱下。

（未完・十）

上文提要：王小石提筆寫信，向蘇夢枕遞辭呈，脫離了金風細雨樓，以便向諸葛先生行刺，對金風細雨樓的作風，也不大恭維，不贊同蘇夢枕暗裡支持在朝廷的諸葛先生，明裡又附和蔡京的主意，眞是一個僞君子，何不做個眞小人呢？信寫罷，去大理寺監獄探張炭，冷血慕他的名要求較技，才肯釋放張炭，王小石獻技後，即帶張炭出獄，到瓦子巷的娛樂場所……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無情暗器　防不勝防

發生衝突的原故：朱小腰看中了帽販的一頂鴛鴦花釵冠，嵌飾華美，冠首中央一隻雲裏翔鳳，口銜珠串，冠後左右各垂飾點翠扇翅葉。

她想買下來，可是那一團和氣的胖商人卻臉有難色，不願賣。

朱小腰以爲他看自己出不起價錢，便說：「價錢你開好了。」

那胖老闆苦着臉道：「客官請恕罪，這帽兒我不能賣給您。」

朱小腰覺得甚奇：「爲什麼我不能買，是有人下了訂嗎？」

老闆搖頭。

朱小腰可不悅了起來：「既然沒人先下文定，貨又擺在這兒，爲何不許人買？」

「因爲這頂帽子是敝行最精緻好看的一頂帽子，姑娘實在太有眼光了，」老闆愁眉苦臉的道：「所以我們更不能出售。」

「這倒稀奇了，」唐寶牛挺身出來爲朱小腰力爭，「有眼光的反不能買，要沒眼光的才能買麼？」

「請原諒，因爲凡是這兒店子裏最好的一件貨品，咱們都得留給一個人。」

「這個人把這兒每一家店裏最好的一件東西都買下來不成？」朱小腰好奇了起來。

「不是，而是我們送給他。」

「你們心甘情願這麼做？」

「沒有所謂甘不甘願的，」老闆沒精打采的說：「難道我們還有別的選擇不成？」

現在朱小腰只問一個問題：「他是誰？」

「他是當今大名鼎鼎的……」話未說完，只見四個英悍敏捷的少年，抬着一頂轎子，凡過處人羣爲之讓路散開，那老闆誠惶誠恐地道：「快放下冠帽，他……大爺可來了。」

朱小腰道：「他就是？」

老闆匆匆地點頭。

唐寶牛一把按住老闆的肩頭，厲聲問：「他是？」

老闆擺脫不了，只好答：「成大爺啊。」

朱小腰和唐寶牛對視了一眼，不約而同的脫口道：

「無情？」

*　*　*

唐寶牛的牛脾氣又發作了：「四大名捕又怎樣？連市井小販的民脂民膏也要搜刮，強盜不如！」他和方恨少、沈虎禪、狗狗、「幸不辱命」、陳老闆等被人稱爲「六大寇」，而無情鐵手追命冷血則爲「四大名捕」，他早就不怎麼服氣，先前追命和鐵手把張炭抓了去，他強忍怒氣，而今又見四大名捕如此橫行霸道，強索民物，一時火氣上昇，在朱小腰面前，更想表現自己的氣概，便毫無憚忌的便破口大罵起來。

唐寶牛這一嚷嚷，轎子驟然停了下來。

轎裏的人似說了幾句話。

其中一名抬轎少年也上前去隔着轎帘說了幾句話。

逛市集的人都靜了下來，心裏都爲唐寶牛捏一把汗。

朱小腰暗地裏扯了扯唐寶牛的衣袂，示意他不要生事。

她不扯還好，這一扯，可把唐寶牛的「英雄氣」也扯了出來，也把他自覺自己這干「寇」不如這四名「捕」的委屈全扯了出來，大聲道：「這算什麼四大名捕！作威作福，一時僥倖做了高官，漫無法紀，算得了什麼！」

其中一名抬轎僮子一把抓住唐寶牛的肩膊，叱道：「你胡說什麼？」唐寶牛一反手，已甩開了他的擒拿，把他推跌了出去，喝道：「別碰我！抬你的轎去！」

只聽遠處有一個聲音附和道：「好哇，咱們可是強盜跟官差論法理了，這倒好，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咱們這得替天行道。」

說話的人是方恨少。

這時人羣已圍得密密麻麻的，正在看熱鬧，他一時擠不過來，念着要聲援唐寶牛，便先在遠處發了話。

這一番話一說，衆人嚇得慌忙讓出一條路來，視綫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一時間，市肆都靜了下來，只有燭火的燃燒聲響。

半晌，只聽轎裏的人緩緩的道：「是那來的漢子，在這兒瘋言狂語？」

唐寶牛雷鳴似的道：「你家大爺就是天下無敵第一寂寞高手前輩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公寶牛巨俠是也！」

轎中人淡淡地道：「是你？你和沈虎禪、狗狗、方恨少、『幸不辱命』、陳老闆這干人，都早該逮起來了。」

方恨少道：「我是方恨少，你逮吧。」

唐寶牛道：「反正我們的張兄弟也給你們扣起來了，也不在乎多收押我們兩個，怕只怕……」

轎中人道：「你怕？」

唐寶牛用鼻子哼着道：「只怕你扣不住我們，反而給我們揪出這烏龜洞來！」

這句話一出，可謂極盡侮辱之能事，這在衆目睽睽之下相罵，竟說出這等尖酸的話，令對方無法下台，只怕事情決難善了。衆皆大驚。

轎中人不怒不慍地說：「我不出轎，一樣可以擒得住你兩個。」

方恨少馬上反言相譏：「你行走不便，出不出來都一樣不成。」

他這句話一說，自己也覺得頗爲過份了一點，轎裏的人靜了下來。

殺氣陡然大盛。

恰在這時候，王小石和溫柔已趕了過來。溫柔挺了挺胸，像一頭傲慢的小鳳凰：「你要拿人，別忘了還有本姑娘。」

轎中人道：「說話的是什麼人？」

溫柔更加驕傲的說：「金風細雨樓，女中豪傑巾幗英雄溫柔女俠是也。」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和唐寶牛相處久了，潛移默化、耳濡目染，連說話也像了幾分唐寶牛。

朱小腰暗裏輕輕地向着溫柔道：「時局多變，不宜扯上金風細雨樓。」

溫柔即自作聰明的附加一句：「我跟金風細雨樓已脫離關係，毫無瓜葛。」

轎裏人輕笑道：「那你現在跟什麼人有關係？」

這句話大有輕薄之意，可是溫柔偏偏沒聽出來：「家師正是小寒山紅袖神尼，你要是膽戰心寒，趁早夾尾巴逃之夭夭，本姑娘且饒你一命。」

圍觀的人見這姑娘如此氣戇，都不禁竊笑起來，但又爲她躭心。

溫柔自己卻不擔心。

她一生人很少爲什麼躭過心，總是人家爲她操心的多。

——爲了白愁飛，她算是已費盡了心、受盡了委屈了。

轎中人只說：「冲着令師份上，這事與你無關。」

「爲什麼與我無關？他們的事就是本姑娘的事！」溫柔頓生豪情，又挺了挺嬌小的胸膛，「喂，你是無情？」

轎中人笑道：「有時我對人也很有點情。」

「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溫柔驕傲得像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豪情地道：「怎麼成天像個小姑娘出嫁般躲在轎子裏。」

這句話連王小石也阻攔不及。

在大庭廣衆說這種話，身爲四大名捕之首的無情，肯定會感覺到羞辱。

果爾，無情隔着轎簾道：「你有一個習慣不大好。」

溫柔一怔，奇道：「什麼？我的習慣你怎麼知道？」

「你不要再挺胸了，」無情道：「你的胸太小，再挺也挺不出個奇峯突出來。」

衆皆嘩然。

溫柔脹紅了臉，一時說不出話來反駁。

方恨少也叫道：「哎！有失斯文！有失斯文！」

這下連王小石也爲之變色。

——有這樣的徒弟，難怪會有那樣的師父！

「太過份了！」王小石道：「四大名捕，名震天下，今得一見，不過爾爾。」

無情的語音沒有絲毫變化：「你又是誰？」

王小石道：「王小石。」

無情靜了半晌，才道：「你得要爲你說的話付出代價。」

王小石道：「隨便你。你說得出那

種話，我便說得出這種話。」

無情沉聲道：「像你們這些武夫悍卒，嗜殺爲雄，若讓你們再在汴梁城裏胡作非爲，目無法紀，我們這些刑捕班房的也算是枉修這點道行了。」

王小石坦然道：「反正你要拿人，總有理由，可我沒犯案子，你要治罪，得要有贓証才行。」

無情道：「很好，這事兒總會辦出個起落來的，閣下警省點吧。」

王小石道：「有勞提點。」

那四名青衣少年又起了轎，越巷而去，衆人見沒什麼熱鬧可看，便自散去。那個帽販指着另一頂以絨背的榮緞、絨紗編織而成的繡領花冠，其間並飾着翠花縷鳳，說：「這位姑娘，這頂手藝也不壞呢，還是玉淸詔應宮的師父們的巧藝呢。」

那時候，歷朝皇帝雖也有下旨修建市廟，但庵中女尼道姑已不是全依靠香火施捨爲生，有時候還須自食其力，其中文繡織錦，多是出自女尼道姑之手，手工巧麗，頗爲聞名。

王小石對那頂花冠很感興趣，俯身細看，又問帽販：「這閃閃的金光，可眞的是金粉貼飾上去的麼？」

帽販笑道：「那是自一種叫做金蟲的殼翼所提煉的，一般婦人的釵朶金飾，都是用這寶貝兒塗亮的呢！」

王小石笑道：「這倒可以省些錢。」回首見朱小腰雲髻峨峨，高髻險、裝，很有一種迷曼的美態，便道：「你戴上去，一定很好看的。」

朱小腰慵懶地一笑：「我要的東西，都要最好的，現在沒有最好的，拿這金龜子的研粉當作黃金珠玉，我可不想要，但你說了，我就買下吧。」

溫柔聽着，不甘心地扯扯王小石的衣袖，悄聲道：「我要。」

王小石很有些爲難。

唐寶牛這時正忙着掏錢，向朱小腰道：「我送給你。」

朱小腰瞟了唐寶牛一眼，輕輕的按住他的手，道：「你爲什麼要送？」

唐寶牛一時爲之語塞，忽嗤拉的一笑，「你戴起來，美啦！」

朱小腰柔聲但自有一種柔順的堅持：「我不要你送。」她自行掏了銀子付賬。

溫柔見王小石沒什麼舉措，撇着嘴兒，提高了語音：「我要嘛。」

王小石無奈，勸道：「你就要別一頂好嗎？那一頂玉屏冠也蠻好看……」

溫柔很不高興的道：「我就要這一頂。」

王小石只好說：「朱姑娘已經買下來了，不如選那一頂玉蘭幞冠……」

溫柔一跺脚，很不高興。

朱小腰卻把繡領花冠，遞了給溫柔，溫和地道：「送你。」

溫柔登時笑樂了，嘴巴幾乎都合不攏，酒渦深深的，像一場動人的醉酒，手裏接過花冠，口裏卻說：「怎麼送我？不好意思。」

「你戴着好看。」朱小腰美目裏流露着憐惜之意，「你要了吧。」

溫柔芳心可可，眉花眼笑的，王小石瞧在眼裏，也覺好笑。

那商販卻似欲言又止。

王小石一眼就看出來了，「這位老闆，請了。」

那胖小販忙答禮道：「我那是什麼老闆，這一點小生意，實在不足以餬口。」

王小石道：「剛才那位便是名捕無情？」

胖商販道：「是呀，一旬半月的，他總要來那麼三幾次。」

王小石故作訝然道：「他頂着的是御賜神捕的名位，來這兒作什麼？」

「便是他頂的是刑房的名義，所以才來繳納月椿錢，爲的是籌解靖安的費用，」胖商賈愁眉苦臉的低聲道：「你知道的，他們要收錢，總有法兒過門。」

王小石點點頭，這時朱小腰已與溫柔，歡天喜地的行了開去，眼看雪意又濃了，夜已深了。

胖商販仰首望天，喃喃地道：「怕又要下雪了。」

王小石附和地道：「是呀。」正要行開去，那胖子又吞吞吐吐的道：「我倒有一事，不知……該不該說。」

王小石道：「老闆儘說無妨。」

「我這叫惹禍上身，但不得不提醒小老哥一句。」胖老闆鼓起勇氣說：「那位無情大爺可不是鬧着玩的，路上……你們總得要小心一點。」

王小石哦了一聲：「你的意思是說……」

小販彷佛自己的話說多了，匆匆收拾冠帽，問非所答的道：「快下雪了，要下雪了。」便逕自推着木車行去了。

王小石怔了一會，若有所思地，然後才跟着朱小腰、溫柔、方恨少、唐寶牛等行去。

溫柔和朱小腰兩人走在前面，吱咯吱咯的談笑不休。

一頂冠帽，就使溫柔把朱小腰視爲莫逆。

方恨少和唐寶牛走在後頭。

方恨少正在嘲笑唐寶牛剛才的舉措，「人家可不領情。」

唐寶牛可覺「臉上沒光」，對方恨少更沒好氣，借題發揮地大罵四大名捕，尤其是針對無情。

王小石走在後頭，尋思之色愈深。

然而，雪眞的下了。

雪飛飄。

雪漫天。

雪降。

＊　＊　＊

由於雪寒，汴河的船舶已十分稀少，二三船家穿着臃腫的簑衣，擺船靠岸。

河岸邊的棧店茶館，酒旗凋，燈

籠黯，除了江湖載酒而行的浪客，誰會在這夜深冬寒之際流連忘返。

岸畔的樹木，有的巨枝盤屈交纏，粗壯肥大，但開的花葉十分稀疏，並不茂盛，有的則枯瘦細弱，垂枝如虬髯飄忽，不知何處送來撲鼻的梅香。

拱橋上，行人稀少，都是二三撐着傘、趕着回家的夜行客。

一行人正往金風細雨樓的路上，王小石見此殘景，忽然想到：汴梁城裏，冠蓋往來，士商雲集，繁盛壯麗，城樓雄偉，可謂一時之盛，可是，假如有一天，這繁華之地，忽然變作殘垣敗瓦、凋景蕭條呢？

……猶是這一勾殘月。

……仍是這般冷寂的雪。

——那是一種怎樣的荒涼！

然而這又是極可能發生的事情，昔日不是有很多雄都大國，今都成了荒城廢墟嗎？只要敵國入侵、外族肆虐，命運操於人手，就算是華都盛京，也一樣會毀之一旦：縱是雄華磅礴的阿房宮，也經不起一場火啊。王小石這樣地忖思着。

倏然，枯樹上急掠起幾隻驚鳥，在凉寒空氣中劃過短促的急嘯，一陣撲翅的風聲，迅即化成小點而沒入夜穹。

溫柔和朱小腰猶在前面行，笑語晏晏。

唐寶牛和方恨少行在中間，他們似乎正在爭吵。

王小石就行在最後面。

——就在這時，他感覺到殺氣。

一種比這氣候還冷還寒還不由人的殺氣！

就在這刹間，他就看見了它！

一頂轎子！

＊　＊　＊

無情的轎子。

轎子裏有沒有無情？

＊　＊　＊

在寒冬的深夜裏，這頂轎子像一方神龕，在黯處等了他們很久，已等候了很久很久。

王小石長吸一口氣，搓動着手指。

——天氣實在太冷了。

他正想說話，但遽然發現已不必說話。

他不能說話。

因爲……

＊　＊　＊

無情已動手。

三道暗器，飛襲王小石。

王小石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暗器。

暗器不多，只有三枚。

王小石不知道那是甚麼「暗器」。

一枚先側射入河裏，再自河水裏分波逐浪，颯的射上了岸，疾取王小石。

另一枚則先射入了地底，在地裏直劃了一道泥土，再破土而出，直取王小石的咽喉。

另外一道自空中飛打而至。

從轎子到王小石身前這段距離裏，這道「暗器」一沉一浮、一浮一沉的，像波浪一般曲折着，沒有人知道它會打向自己的甚麼部位。

連王小石也看不清楚，那是枚甚麼暗器？

——還是根本不是暗器？

這種暗器，王小石不但連聽都沒有聽過，甚至這輩子連想都沒有想過。

這些一輩子連想都想不到的暗器，他自然也沒有想過如何去應付。

＊　＊　＊

朱小腰「哎」了一聲。

溫柔斜着頭，問：「嗯？」

唐寶牛警省地東張西望：「甚麼事？」

方恨少只來得及大叫一聲：「小心！」

暗器是攻向王小石的。

——要是射向他們，他們早已連甚麼表情甚麼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　＊　＊

王小石想避。

他發現不能避。

這些暗器分三個方位襲至，後左右均受制，要閃躱，唯有向前。

絕不能向前。

——這三道暗器雖然奪命，但前面那頂轎子才是致命的。

王小石卻做了一件事。

三枚小石頭，就自他手裏神奇地激射了出來。

三枚石子，分頭在水陸空截擊了那三件暗器！

寒夜裏，只聽三聲輕微的悶响。

三聲細响都不同。

「通！」

「波！」

「啪！」

一粒石子打入水中，把水裏的暗器擊沉。

一顆石子射進土裏，把土中的暗器打入更深的泥層裏。

一枚石子迎空截住那件暗器，頓時兩樣暗器一齊粉碎，碎成雨粉片片，洒落河上。

轎子裏發出的三道暗器，已被王小石的三顆石子所瓦解。

可是王小石的戰志也幾被瓦解。

因爲他襟裏已沒有石子。

他一直以爲：在汴京城裏，大概還不會遇上使他在一招間便動用了三粒石頭的敵手。

現在他遇上了。

他只放三顆石子在襟裏，用了一顆，便補一顆，當然，誰都不會無緣無故的在襟裏揣上一大把石頭。

地上固然有的是石頭，但強敵當

前，不見得有機會去拾取。

——眼前這敵手，一出手就逼他三石盡出。

不過，他依然佔了一個心理上的優勢：

那就是敵人還不知道他襟裏還有沒有石頭。

而且他手上有刀，腰畔有劍。

他還要去殺諸葛先生。

——如要殺諸葛先生，又怎能敗在無情手裏？

——如果敗在無情手裏，又怎能殺得了他的師父諸葛先生？

王小石決定面對這個敵手。

可是他的「敵手」是一頂轎子。

轎子無聲，如同一座神龕。

沒有香火，只有雪降。

星星的雪。

雪星星下，就像蒼穹裏寂寞的星子，紛紛失足落在凡間的一片白茫茫裏。

* * *

不多時，轎頂已鋪了一層雪。

皎潔的雪，柔靜的雪。

轎子裏仍毫無動靜，沒有聲息。

天氣冷得連鼻子也快掉下來了，眼睛也像要結成冰。

——怎麼會冷得那麼快，風刮來，儘是一陣又一陣的冰刀子，像要把人活活雕成雪人。

王小石卻在流汗。

汗流浹背。

——不知轎裏的無情又是怎樣的感覺？

* * *

王小石能忍，可是有人不能忍。

唐寶牛不能忍。

他可是忍受在刀山火海裏作生死存亡的衝殺，可以忍受在嚴寒酷熱裏作捨死忘生的拚鬥，但他不可以忍受這種「靜默」。

完全靜止的格鬥，寂然的百年，甚至一朵雪花，落在簷上，再化成了水，慢慢的滴落下來，落到雪地上，又漸漸結成了冰，這種過程，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他受不了。

但是他不敢動。

因爲王小石的眼色。

王小石從來沒那末嚴厲的眼神。

不知怎的，一向認爲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唐寶牛，對王小石卻有一種親而敬，在王小石溫而厲的相處裏，既和熙如冬日裏的陽光，但時又如怒照的中天厲日。

唐寶牛不敢輕犯。

他發現王小石的眼色，是不讓他妄動。

他只好不動。

——雖然他很想動。

他不動，方恨少只好不動。

他也看得懂王小石的眼色，不過，他跟王小石還不算太熟，他不動是算平素最沉不住氣的唐寶牛必會出手，唐寶牛一出手，他就立刻出手，多年來，他們合作慣了，對彼此的性情也瞭解透了。

可是唐寶牛這回卻不出手。

方恨少反而一時無法適應。

——自己要不要出手？

——出手好還是不出手好？

——應不應該出手？

如此一番思慮，反而感覺到壓力。

——一股來自風雪、來自天地間無形的煞氣，形成了極大的壓力，而，壓力最終來自轎子裏。

(那是頂甚麼鬼轎！)

(轎子裏是人還是鬼？)

當方恨少感覺到可怖的壓力與可怕的殺氣時，他的脚彷彿已凍得痲木，連他最擅長的「白駒過隙」身法，也一時施展不出來了。

——此刻問題反而不在於能不能出手，而是萬一對方向他下毒手，他還有沒有能力閃躲。

(早知如此，不如先行出手，就別等唐寶牛了！)

當方恨少心裏有悔的時候，他已失去「主動出手」的能力。

朱小腰沒有「主不主動」的問題。

她發現轎子的時候，暗器已自轎裏射出。

暗器是射向王小石的。

她一看暗器的速度與手法，就知道除非王小石能救他自己，否則，誰都救不了他。

王小石果然救了他自己。

而她也看得出來，王小石以暗器對暗器之際，本來有機會逃開的。

但他沒有逃。

因爲就算他逃得了，他也放不下其他「逃不開」的人。

——這些人當然包括她自己、溫柔、唐寶牛、方恨少。

朱小腰頓時明白王小石不逃的用心。

——他要面對。

面對强敵，豈不就是大丈夫所爲、英雄本色？

朱小腰知道自己出手也沒有用。

今晚的局面，只有王小石能料理。

所以她把心思放在溫柔身上。

她不想溫柔分了王小石的心。

溫柔正冷得打抖。

從牙關到膝蓋，一直在抖索着。

她正想開聲，朱小腰已向她搖搖頭。

(可是太冷了呀！)

她又想移動，朱小腰已牽住了她的手。

(可還是冷死人了！)

她想問朱小腰，怎麼這些人全似被點了穴道都不動了的時候，她忽然瞥見有人動了。

雪地上，有人動了。

* * *

動的人不是唐寶牛、方恨少，也不是朱小腰、溫柔，甚至也不是王小石、無情。

而是轎子後面，有兩個人，悄悄貼近，靜而無聲。

本來雪地一如厚毡，來人輕功又相當不錯，比落雪還不帶聲息。

王小石瞧得仔細。

正悄無聲息地往轎子後左右包抄過去的人，正是顏鶴髮與張炭！

* * *

顏鶴髮和張炭的用意，無疑是要摸近去，把轎子裏的人揪出來。

王小石正在這一剎間，在腦海裏星馳電掣般閃過了幾件事，顏鶴髮和張炭太冒險了。剛才跟轎中人對了一手暗器，敵手暗器手法之高乃平生僅見。他們萬一給無情發現，無疑等於送死。可是怎樣制止他倆？無論如何，不能聲張，喊破反而誤事。

王小石跟顏鶴髮、張炭兩人，隔了一座轎子。

隔了這座轎子，比隔了一座刀山火海還可怕。

王小石要使無情不察覺張炭和顏鶴髮的逼近，以保他倆的安全，只有一個法子。

讓無情分心。

所以王小石做了一件事：

他動了。

他大喝一聲，全身掠起，似要全力出手。

他在最不適合的時候動手。

理由只有一個：

爲了朋友。

——只要有這個理由，一切都充份了。

朋友。

* * *

王小石身形甫動，轎內就嗤地發出了暗器！

王小石的身子陡然一沉。

暗器擊落。

(暗器是白色的。)

(那是一枚棋子。)

王小石本是往上竄的身子已疾伏了下來，伸手一抄，已抓了三片雪花在手，但就在這時，轎中人又發射出兩顆黑子。

這兩枚黑子，不是射向王小石。

而是射向顏鶴髮和張炭！

(王小石手上已有雪片。)

(雪就是他的暗器。)

(有了暗器，他就可以不怕距離的防礙與無情對抗。)

(可是對方也覷準了他的罩門出手！)

(王小石此刻的「罩門」就是他的朋友！)

* * *

有時候過份去愛一個人就是害了這個人，有時候過份維護一個人，等於就是寵壞了他。王小石在不該出手的時候搶攻，反而致令轎中人察覺到他似另有掩飾，因此發現了顏鶴髮與張炭的逼近。這在世間常常發生的事，可惜有些人窮盡一生都不能明白這個道理。

* * *

兩枚棋子，疾射向顏鶴髮和張炭。

以顏鶴髮和張炭的身手，雖然猝然受襲，但還不致避不了。

可是無情發出暗器攻勢的主力，根本不在取他們二人性命。

而是用來對付溫柔和唐寶牛。

兩枚雕着「炮」字的棋子，倏地飛射，分襲唐寶牛和溫柔。

兩人完全意料之外。

誰都來不及應變。

不但他們躲不及，連在他們身邊的朱小腰和方恨少也措手不及。

王小石在這千鈞一髮間，五指一彈，兩枚雪花已電掣間疾射而出。

雪花是柔軟的，但在王小石振腕間，快得自長空掠出銳風、劃出急嘯！

可是再怎麼快，也得要遲一步。

「棋子」已快命中。

唐寶牛的右目。

溫柔的印堂。

(無情的出手果然十分無情。)

(——難道就爲了語言上的幾句衝突，他就非把唐寶牛一目打瞎，置溫柔這小女孩於死地不可？)

(——不然卻是爲了甚麼？)

* * *

太快了。

王小石發出的雪片速度之快，使之在空氣裏磨擦出熱力，雪片迅速消融。

雖然只剩下一小點的雪，但仍有穿石之力。

可惜仍是慢了那末一點點。

棋子還是射中溫柔和唐寶牛。

王小石眼都紅了。

他發出那兩片雪花後，心便沉到了底。

他連眼都紅了。

他已準備與無情拚命。

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在橋脚那邊，隱隱有一個漢子的背影。

那背影一直佝僂着，像一個在寒夜裏傷心醉酒的漢子，誰都沒有去注意他。

可是他在這時忽然回頭。

誰都沒看見他的臉。

他用左手的一條絲絹遮着，但右手一揚。

兩枚針，越空飛射。

針是輕而細的。

這句話是假的。

因爲輕而細的事物絕對發不了這麼厲烈的聲響。

針是尖而銳的。

這句話是眞的。

（未完・七）

上文提要： 駱長春和蕭湘雲到蛇谷找不到蛇姑婆，將她的徒兒擄走，作爲交換人質之用，還救了藍飛天，回去找尋狄明揚……蛇姑婆用靈蛇散將狄明揚等迷失了神智，交給總護法公孫襄，一行人來到雷公店打尖，公孫襄接到一字條，誤以爲是明月宮宮主召喚，叫拜月台去，被一藍衫少年用高招想將他困在石屋內，公孫襄奮起反抗，似處在下風……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聲討武當山　冒充總護法

扇風把藍衫少年逼退了兩步。

公孫襄精神大振，口中大喝一聲，右手同時呼呼劈出，又把藍衫少年逼退了一步。

心裏忖道：「我以爲你有多大能耐，原來也不過如此！」

摺扇開合，開時如開山巨斧，直劈橫掃，合時如點穴之鐝，敲打穴道，瞬息變化，不可捉摸，左手配合扇勢，一記記劈擊，掌風席捲，盈耳如濤，一輪攻勢，當眞猛惡絕倫，武林中不可多見。

藍衫少年先前只是游走閃避，但連退了三步之後，心頭已感不耐，突然一聲清叱，身形從重重扇影中搶入，雙掌流轉，展開搶攻，兩條人影，進退起落，各不相讓，片刻工夫，已打了二三十招。

藍衫少年掌法精妙，公孫襄扇勢却已由盛而衰，有漸趨下風之勢。

這種此消彼長之勢，公孫襄自然早已察覺，正好藍衫少年閃在他左側，一時機不可失，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左手凝聚八成力道，奔雷般一掌，朝他右肩劈出。

藍衫少年倏地轉過身來，左手一指，正好指中他的掌心。

公孫襄但覺掌心如中尖錐，右臂驟然一痲，右手摺扇趕緊朝前劃出。

藍衫少年又是一縷指風已先他半步，襲上了右肩的穴道，公孫襄執扇右手，立即垂了下去。

公孫襄雙肩穴道受制，心知要糟，陡地飛躍而起，身子凌空，雙腳連環飛踢，一口氣踢出了七腿。

他修爲功深，只要把藍衫少年逼退兩步，乘這一瞬間的工夫，迸發全身眞氣，等他雙足落地，這兩處受制穴道，即可一衝而開了。

藍衫少年一身武學比公孫襄只高不低，豈會讓他喘過氣來？清叱聲中，雙手疾發，一連彈出三縷指風，公孫襄躍起的人，口中忽然悶哼一聲，一個身子砰然墜地。

藍衫少年朝他笑了笑道：「公孫先生身手果然高明，想不到還費了我一番手腳。」

公孫襄身上五處穴道受制，跌坐地上，雙目望着藍衫少年幾乎要噴出火來，厲聲道：「小丫頭，妳究竟是何人？」

藍衫少年被他這聲「小丫頭」叫得臉上不禁一紅，抬手一指，點了他的啞穴，冷冷的道：「我已經告訴過你，要你留在石屋中住上三年，那時江湖武林已經平靜無事，去留就可以悉聽尊便了。」

說完，一手提起公孫襄，朝山坳石室飛奔而去。

*　*　*

過了約莫半個時辰，那山坳間的小石屋板門啓處，走出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中年文士，此人看去約莫四十來歲，生得貌相斯文，長眉朗目，白面無鬚，手中拿着一把烏骨摺扇，舉止蕭灑，只是走得極爲匆匆，一路往山下行去。

此人非他，正是明月宮的總護法公孫襄。他自然是趕去雷公店的了。

*　*　*

晚飯之後，公孫襄朝狄明揚道：「狄老弟，你隨我來。」

狄明揚跟他走出農舍，沿着一條黃泥小徑，走到小山麓下一棵大樹底下。

公孫襄在樹下一顆大石上坐下，一面用手拍拍身邊的大石，說道：「狄老弟，你也坐下來。」

狄明揚依言在他身邊坐下，他似乎變成了木頭人，你叫他走，他就走，你叫他坐，他就坐，沉默得連一句話都不說。

公孫襄看了他一眼，問道：「狄老弟，你對咱們這次武當之行，有甚麼意見？」

狄明揚茫然道：「沒有。」

公孫襄又道：「你怎麼也會趕來參加的呢？」

狄明揚道：「不知道。」

公孫襄又道：「你不是和老壽星、蛇姑婆一起來的麼？」

狄明揚道：「是的。」

公孫襄含笑道：「你不知道，我倒知道，你是被蛇姑婆用蛇藥迷失了神智。」

狄明揚道：「不知道。」

公孫襄點點頭，從懷中掏出一個青瓷小瓶，打開瓶塞，傾出一粒白色的藥丸，隨手遞了過去，說道：「你把這藥丸吞下去，就會知道。」

狄明揚不加思索，接過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公孫襄道：「現在不用說話，就在這裏調息一會兒吧。」

狄明揚被蛇姑婆迷失了神智，你不和他說話，他不會和你多說。

這樣過了一盞茶的時光，狄明揚忽然雙目一睜，望望公孫襄，口中發出一聲輕「咦！」

公孫襄回過臉去，朝他笑了笑道：「狄老弟，你現在感到如何了？」

狄明揚道：「公孫老哥，小弟……」

公孫襄含笑道：「老弟現在清爽了？」

狄明揚道：「小弟方才神智迷迷糊糊的，是公孫老哥給小弟服了甚麼藥才清爽的？」

公孫襄壓低聲音道：「老弟現在是不是都記起來了？」

狄明揚道：「小弟只記得和東海釣鰲客到東海去的，後來……」

他搖搖頭道：「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小弟記不得了。」

公孫襄道：「不錯，你和葛老哥師徒、耿姑娘四人都着了蛇姑婆的道兒，把你們送到這裏來的。」

狄明揚憤然道：「這老妖婆……」

公孫襄搖手道：「這不是她的主意，她也是奉命行事。」

「奉命？」狄明揚道：「那是康宮主的意思？」

「不是。」公孫襄壓低聲音道：「是康宮主的師父下的命令，這也不是針對老弟的。」

「康宮主的師父？」狄明揚低哦一聲，他想起老壽星和逢若仙曾經要東海釣鰲客到北海去釣鰲，說這是老神仙的意思，莫非康宮主的師父會是北海老神仙？就問道：「是北海老神仙？」

公孫襄點點頭，說道：「狄老弟你暫時還得繼續裝作神智被迷，不可露出破綻來。」

狄明揚道：「這爲甚麼？」

公孫襄道：「你聽老哥的，就不會錯，此次武當之行，關係武林大局，絲毫疏忽不得。」

他又傾出三顆藥丸，交到狄明揚手中，鄭重的道：「你回去之後，把這三顆藥丸分給葛老哥和耿姑娘服下，但兩人必須分開時間，最好先給葛老哥服，等過了約莫一盞茶的時光，你看他睜開眼來，不能讓他開口，以防隔牆有耳，你要以傳音入密告訴他經過，要他暫時忍耐，不可露了行迹。等葛老哥清醒之後，再給耿姑娘服，這樣你才有時間和他們述說經過。」

狄明揚接過藥丸，點頭道：「小弟省得。」

公孫襄道：「等到了武當山，該當如何行動，老哥哥自會告訴你。」

狄明揚望着公孫襄，驚異的道：「公孫老哥，這樣做……」

公孫襄含笑道：「你不用多問，到時自知。」

狄明揚道：「小弟自會聽公孫老哥安排，只是釣鰲客前輩……」

公孫襄含笑道：「所以我要你先給葛老哥服藥，他清醒之後，看了這顆藥丸，就不會多問。」

說到這裏，站起身，含笑道：「好了，只要你記住老哥說的就好，我們走吧！」

兩人回到農舍。他們這次一行人數衆多，跟當地幾家農家商借，才騰出房舍來住宿，狄明揚、東海釣鰲客師徒、耿小雲四人分別到了一間房。

狄明揚跨入房中，東海釣鰲客已經盤膝坐在地上養神。三人都被迷失了神智，但耿小雲對狄明揚從心裏有着一份關切，就是神智被迷，她還是有一種感覺狄明揚是她世上最親的人，因此狄明揚跨進房中，她一雙眼睛望着他還是流露出關切之色。

狄明揚朝他含笑道：「小雲，妳還沒睡麼？」

耿小雲道：「我睡不着。」

狄明揚柔聲道：「妳現在可以睡了。」

耿小雲點着頭，問道：「你呢？還不睡麼？」

狄明揚道：「我和釣鰲客前輩一樣，坐息一回就好，你去床上睡吧！」

耿小雲依然走到床上，和衣躺下。

狄明揚掩上了門，走近東海釣鰲客身邊，釣鰲客雙目睜了開來。

狄明揚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前輩，總護法交代，這顆藥丸你快吞下，不用說話。」

一面把藥丸遞了過去。

一行人都由總護法公孫襄指揮，東海釣鰲客聽是總護法交代的，果然不再說話，問也沒問，接過藥丸一口就吞下。

狄明揚也沒有和他多說，就在他身旁席地坐下，等了約莫一盞熱茶工夫，東海釣鰲客果然倏地睜開眼來，雙目精光閃動，似要開口。

狄明揚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前輩不可開口，聽晚輩說完了，我們再以傳音入密交談。」

東海釣鰲客目光一注，立即以「傳音入密」問道：「怎麼？事情很嚴重嗎？」

「是的。」狄明揚也以傳音入密把剛才公孫先生說的話，說了一遍，一面把另外兩顆藥丸遞了過去。

東海釣鰲客聽得大奇，接着藥丸，湊過鼻子聞聞，忽然面有喜色，望着狄明揚以傳音入密說道：「公孫襄，他會是……哦，他還和你說了些甚麼？」

狄明揚道：「他說的話，晚輩都告訴你了。」

東海釣鰲客似已聞出這顆藥丸的來歷，他只是點着頭道：「你快把藥丸給耿姑娘服了。」

狄明揚心中暗暗奇怪，東海釣鰲客一向瞧不起公孫先生，這回怎麼會說出聽公孫先生的安排的話來？但這話他沒有問，拿着藥丸站起身來，走進床前，輕輕在耿小雲肩頭拍了兩下。

耿小雲驚啊一聲，翻身坐起。

狄明揚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小雲，莫要出聲。」

耿小雲粉臉驟然一紅，望望坐在地上閉目垂簾的東海釣鰲客，低聲問道：「你要做甚麼？」

狄明揚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快把這顆藥丸吞下了。」

耿小雲要待開口，狄明揚道：「這是總護法交代我的，妳快服了。」

耿小雲接過藥丸，吞了下去。

狄明揚坐在床沿上，等了一盞茶工夫，看她睜開眼睛朝自己望來，就以傳音入密把剛才公孫先生說的話，重複說了一遍。

耿小雲不會傳音入密，睜大雙目，眨眨眼睛，就附在他耳朵悄聲說道：「狄大哥，總護法是康宮主的心腹，這次行動既是明月宮的陰謀，他說的話可靠麼？」

狄明揚以傳音入密說道：「我也是這麼想，但給我們解去受迷的神智，總是不假了。」

耿小雲輕輕搖着頭，又悄聲道：「這人心機極深，也許是要利用我們也說不定，我們不可不防。」

她雖然附着狄明揚耳朵，聲音說得極輕，但東海釣鰲客內功何等精純，自然全聽到了，這就傳音入密說道：「耿姑娘不用躭心，咱們聽他的沒錯。」

耿小雲悄聲道：「釣鰲客前輩，公孫先生怎麼……」

東海釣鰲客仍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們不用多問。」

* * *

武當山迎恩宮門前，今天來了一輛華麗的馬車。

坐在車前的車把式，是一個濃眉黑眼、短髭于思的老頭，他停下車，就跳下來打開了車簾，伺候着車上的主人下車。

從車上下來的是一對少年男女，男的身穿天青綢衫，丰神秀朗，女的身穿淺紫衣裙，面垂紫紗，但從她窈窕身材看去，準是一位美人兒。

車把式等兩人下了車後，立即駕着車，停到大門左側去了。

這對少年男女衣著華麗，舉止斯文，一看就知是富貴人家出來的。

兩人剛跨進大門，就有一個灰衣道人迎了上來，稽首道：「公子二位可是進香來的？」

青衫少年含笑道：「小生兄妹，奉家母之命，到貴宮還願來，先想見見貴宮宮主。」

灰衣道人一聽是還願來的，要見宮主，這自然是大大的貴客了，慌忙稽首道：「公子、小姐請到客堂奉茶，小道立即去稟報宮主，請，請！」

他領着兩人穿過大天井中折入左首一道門戶，那是三間清雅的客堂，一面說道：「二位請坐，小道失陪。」

青衫少年忙道：「道長請便。」

過了一會，那灰衣道人匆匆走入，稽首道：「宮主有請二位到裏面奉茶，小道給公子、小姐帶路。」

青衫少年和紫衣少女就站起身跟着他往後進行去。

一直來到第三進，左首一座自成院落的精舍前面，灰衣道人才腳下一停，躬着身道：「啓稟宮主，二位貴客來了。」

他話聲甫落，只見從裏面走出一個身穿藍袍，頭椎玉簪的中年人，急忙迎了出來，稽首道：「貴客遠臨，貧道有失迎迓，二位請裏面坐。」

灰衣道人退後一步，說道：「出來的就是敝宮宮主了。」

青衫少年拱拱手道：「宮主好說，小生兄妹是奉家母之命，到貴宮還願來的，有擾宮主清修，心實不安。」

藍袍道人連說「不敢」，一面抬手肅客，口中連連說着「請」字。

青衫少年和紫衣少女由藍袍道人

陪同，跨入宮主接待賓客的客廳落座。

青衫少年不待藍袍道人開口，就拱拱手道：「宮主就是玉清道長了？」

藍袍道人道：「不敢，貧道就是玉清。」

青衫少年忽然壓低聲音道：「道長，小生兄妹，並非還願而來的，實有重大機密之事奉告。」

玉清道人聽得微微一怔，望着青衫少年問道：「少施主有甚麼事，但請見告。」

青衫少年道：「在下雲南藍飛天。」

他指指紫衣少女又道：「她是七姐妹們的蕭湘雲姑娘，還有那位改扮成車把式的老者則是駱長青駱前輩。」

玉清道人對藍飛天、蕭湘雲，沒有聽人說過，但旋風劍駱長青成名多年，名滿大江南北，他自然知道，連忙稽首道：「原來是藍公子、蕭姑娘、駱大俠改裝而來，貧道失迎之至，快去請他進來。」

「道長不忙。」藍飛天擺擺手道：「駱前輩因車中押着三個重要的人，不能輕易離開，且等在下把整個事情奉告道長之後，再請他進來不遲。」

玉清道人道：「藍公子那就請說。」

藍飛天就把明月宮在幕後策劃，舉行必姆山大會陰謀決定三個步驟，第一個爲狄明揚的父母報仇爲名，向黃山萬家尋仇，藉機橫掃江南五個門派（黃山萬家並不是一個門派，但江湖上人都把它看作一個門派。）此事目前總算幸免於難了……

玉清道人問道：「狄明揚是誰？」

藍飛天道：「狄兄就是狄元和狄大俠的令郎。」

玉清道人吃驚道：「狄大俠遇難，和黃山有關麼？」

蕭湘雲道：「狄大俠夫婦現在東海，當時就是萬耀堂設計陷害的。」

玉清道人一呆道：「會有這等事？」

藍飛天道：「明月宮第二個陰謀，是以淮陽鷹爪門賀笑天之子賀繼武爲苦主，由必姆山大會推派代表，向貴派評理……」

玉清道人攢攢眉道：「此事……」

藍飛天道：「道長且聽在下把話說完了。他們第三個陰謀，是先取武當，再轉往少林，如把武當、少林都擊潰了，武林霸業也已成功了十之八九，其餘門派就不足道了。」

玉清道人道：「這麼說，他們要來對付敝派了？」

藍飛天道：「他們已經來了，目下正在途中。」

玉清道人倏然站起，說道：「這消息敝派還一無所知，貧道應該立刻稟報掌門人才行……」

藍飛天道：「道長且慢，在下話還沒有說完，當時在必姆山大會上，原說推派幾個代表陪同賀繼武前來，但他們此行，却由明月宮總護法公孫襄爲首，參與必姆山大會的人全數參加，另外還有諸廣山老壽星段老彭、蛇嶺蛇姑婆、天台山逢若仙三人，奉北海老神仙之命，在半途劫持了東海釣鰲客和狄明揚，由蛇姑婆用迷失神智的藥物把東海釣鰲客、狄明揚迷失了神智。」

玉清道人吃驚道：「葛老施主被他們迷失了神智？」

東海釣鰲客是東海老神仙的記名弟子，在武林中可算得首屈一指的人物，無怪玉清道人要大吃一驚了。

藍飛天道：「他們迷失東海釣鰲客神智，目的自然是爲了對付貴派了。」

玉清道人聽到這裏，已經有坐立不安之感，問道：「只不知駱大俠車中押來的三人，又是甚麼人？」

藍飛天就把駱長青和蕭湘雲暗中尾隨東海釣鰲客之後，如何在昌化客店發現東海釣鰲客四人失蹤，一路找上蛇谷，擒住蛇姑婆三個弟子，救出自己，大概說了一遍。

玉清道人道：「如此說來，明月宮和北海有着密切關連了，此事體大，貧道立時陪同駱大俠去晋見家師才是。」

駱長青要藍飛天和蕭湘雲扮作兄妹，上武當山來，目的就是要晋見武當派掌門紫陽道長。當下就由玉清道人吩咐門人要駱長青把馬車馳入大殿東的偏殿天井之中，並派了三十六名弟子輪流守護，不准任何人進入。

駱長青一躍下車，朝玉清道人拱拱手道：「道兄久違了。」

玉清道人看到駱長青，不由得一怔，旋風劍駱長青昔年是個風度翩翩的俠士，如今竟然會是滿臉于思，彎腰跛足的老者！

但他只是略一怔神，就打着稽首道：「貧道如是記憶不錯的話，和駱大俠暌違大約有十八年之久了。」

十八年，時間不算很短，但也並不太長，一個人容貌縱有改變，也不致於差距有如此之大，見面就會認不得了。

駱長青久走江湖，玉清道人的話怎會聽不出來？笑道：「道兄可是覺得在下改變得太多了麼？」

玉清道人點點頭笑道：「貧道若非事先知道是駱大俠，幾乎認不出來了。」

蕭湘雲道：「駱大俠，我們已經和玉清道長說了，道長希望駱大叔一同去晋見紫陽老道長呢！」

玉清道人因駱長青面貌有異，怕是明月宮派來的奸細，沉吟道：「駱大俠請聽上奉茶。」

駱長青自然看得出來，這牛鼻子道人認不得自己，起了疑心，不覺呵呵一笑道：「事情緊急，這茶不用喝了。」

他一手摘下寬邊涼帽，左手在臉

上摸了一把，于思滿面的鬍子應手而落，右手從懷中取出一小塊又髒又黑的白布，在臉上一陣拭抹，笑道：「道兄現在是否認得出在下來了？」

隨着話聲，腰骨一挺，身子也忽然增高了近尺之多。

玉清道人、藍飛天、蕭湘雲定睛看去，這不過轉眼工夫，駱長青已由一個彎腰、跛足、滿臉于思的糟老頭，變成一個身材頎長，白面無鬚，修眉朗目的中年人，看去最多不過四十五、六，五十未到，面含微笑望着三人。

玉清道人自然一下認出來了，不覺含笑稽首道：「駱大俠易容之術，神乎其技，貧道不勝欽佩之至。」

蕭湘雲、藍飛天自認識駱長青以來，從未見過他眞面目，也大感驚異，同聲道：「我們今天才看到駱大俠的眞面目呢！」

玉清道人至此已無疑慮，打着稽首說道：「駱大俠，咱們這就走吧！」

在紫陽道長靜室之中，駱長青從萬耀堂覬覦狄元和八卦金錢說起，如何夜襲狄家莊，自己因得訊較早，預先把狄明揚送上委羽山，一直說到蛇姑婆以迷藥劫持東海釣鰲客、狄明揚、耿小雲等四人，如今由明月宮總護法率領江南全體黑道羣雄和被迷失了神智東海釣鰲客等四人，以淮陽鷹爪門賀笑天被武當門人羅曉天「兩儀掌」所殺作爲藉口，向武當興問罪之師，詳細說了一遍。

紫陽道長年已七十有九，聽得連連歎息道：「江湖上，永遠就像長江大湖，有不得十年、二十年平靜，就會掀起滔天波浪，自從貧道進入武當派，這七十年來，這次已經是第三次遇上大風浪了，但願師祖在天之靈，庇佑我武當派渡過這場劫難……」

話聲未落，忽然目注窗外，緩緩說道：「何方高人，既然光降敝觀，怎不請進來喝盅水茶？」

玉清道人聽得一驚，一手按劍，正待趨出。紫陽道長搖手制止。

只聽窗外響起一聲朗朗長笑，說道：「紫陽道長練成上清玄門道法，在下自以爲很小心了，還是被道長一語道破，好生令人欽佩！」

隨着話聲，從門外走進一個身穿青紗長衫，手搖摺扇的中年文士來。

玉清道人一手按着劍柄，叱道：「施主何人，夜闖玉虛宮……」

紫陽道長一擺手道：「玉清，不得對來賓無禮。」

青衫文士摺扇一收，朝紫陽道長拱拱手道：「老道長請了，在下公孫襄，來得冒昧，還請道長多多恕罪。」

原來他正是明月宮總護法公孫襄。

紫陽道長稽首道：「公孫先生賁夜光降，必有見教，貧道洗耳恭聆。」

「不敢。」公孫襄含笑道：「在下夜訪道長，確有要事想和老道長一談，只是沒想到道長靜室之中，還有客人。」

這話是說他和紫陽道長商談之事，不能有第三者在場。

紫陽道長含笑道：「無妨，公孫先生如有要事，那就請到隔壁房中奉茶。」

說着，站起身，朝玉清道人吩咐道：「玉清，你陪駱施主三位坐坐，爲師陪公孫先生到隔壁房中去一談。」

一面又朝駱長青稽首道：「駱施主請稍坐，貧道暫且失陪。」

駱長青忙道：「道長只管請便。」

紫陽道長引着公孫襄退出靜室，往隔壁一間靜室走去。

玉清道人道：「駱大俠，他就是明月宮護法公孫襄麼，年紀似乎不大。」

駱長青道：「就是他，據江湖傳說，此人已是六十開外了，望去却似四十許人。」

蕭湘雲道：「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法。」

駱長青道：「由此看來，明月宮的人大概已經到了山下，他來見老道長自是先禮後兵，還可能……」

忽然覺得不妥，底下的話，就沒再說出口來。

玉清道人道：「駱大俠言有未盡，咱們同舟共濟，但說無妨。」

駱長青笑了笑道：「在下也只是猜測之詞，他賁夜來見老道長，很可能是想招降貴派了。」

玉清子神色微變，說道：「明月宮崛起江湖，也不過是近年之事，他們有多大能耐招降敝派？」

駱長青心中暗暗覺得好笑：「這位迎恩宮宮主，生長在武當山，在紫陽道長的卵翼之下，缺乏江湖經驗，也不知天高地厚，你以爲明月宮好對付的嗎？」

過了約莫一頓飯的時光，只聽紫陽道長在門外說道：「公孫施主好走，恕貧道不送了。」

接着紫陽道長回了進來，稽首道：「駱施主久候了。」

駱長青道：「不知公孫襄和道長談了些什麼？」

紫陽道長微微一笑道：「明月宮聲勢果然不小，他兵臨城下，自然是要脅之言了。」

要脅之言，豈非就是招降來了？

玉清道人憤然道：「明月宮邪魔外道，他居然敢對本派要脅麼？」

紫陽道長道：「玉清，你一向都心浮氣躁，如今年紀也不少了，還是如此目空一切，總有一天會吃了大虧，對付明月宮，自有爲師統籌全局，武當派存亡絕續，悉在於此，你不准妄加批評。」

玉清道人已是一宮之主了，平日師尊從不疾言厲色！今晚這幾句話，說得很重，玉清道人不禁肅然躬身應「是」。

紫陽道長道：「時間不早，你陪駱

施主三位且去賓舍休息，回頭速召你大師兄等人到爲師靜室裡來，聽候吩咐。」

玉清道人又應了聲「是」。

駱長青自然聽得出來，明月宮的人果然已經兵臨城下，紫陽道長召集門下弟子，自然是商討應付强敵之事，自己三人當然不便在場，這就起身辭出，由玉清道人陪同三人前往賓舍休息。

過了不到半個更次，武當八宮之主，一齊來至掌門人靜室。

這武當八宮宮主，乃是玉虛宮玉虛道人、太和宮玉眞道人、紫霄宮玉玄道人、迎恩宮玉清道人、遇眞宮玉衡道人、淨樂宮玉竹道人、南岩宮玉篆道人、五虎宮玉音道人。

紫陽道長端坐在一張紫檀靠椅之上，門下武當八子一齊參見師尊，分兩旁站立。

紫陽道長目光慈祥，緩緩看了門下八人一眼，才道：「你們可知爲師深夜召你們前來，是爲什麼嗎？」

大弟子玉虛道人躬身道：「聽說明月宮糾集黑道羣雄前來武當尋釁，師尊召見弟子，自然是指示應敵機宜了。」

「明月宮的人確實已到了山下。」紫陽道人徐徐說道：「但爲師召見你們前來，却有兩件大事要當衆宣佈，第一件，爲師決定從此刻起，把武當派掌門人傳給你們大師兄玉虛……」

玉虛道人慌忙跪下，說道：「師尊，弟子……」

紫陽道人不待他說下去，就道：「你毋須多說，爲師作此決定，就是爲了挽救武當派的一場浩劫。」

站起身，雙手捧着玉牒，說道：「玉虛，你接過玉牒，就是本派的掌門人了。」

玉虛道人跪在地上，雙手接過。

「好。」紫陽道長道：「你現在可以站起來了。」

玉虛道人依言起立。

紫陽道長又道：「第二件，爲師宣佈俗家弟子羅曉天從現在起，逐出武當門牆……」

話聲未落，八個門人都跪了下來，由玉虛道人道：「啓稟師尊，羅師弟和鷹爪門賀笑天一場過節，當時曾趕來武當，向恩師稟報經過，錯不在羅師弟，當時曾蒙恩師曉諭，不予追究……」

紫陽道長道：「你們不用說了，爲師這樣決定，自有道理，你們起來。」

八人只得依言站起。

紫陽道長忽然臉色肅穆，鄭重的道：「玉眞、玉玄、玉清、玉衡、玉竹、玉篆、玉音，你們七人聽着，從此刻起，你們大師兄即是武當派的掌門人，他說的每一句話，決定的每一件事，都代表着武當派，不論對與不對，爲師只准你們奉命行事，不准違拗，更不准從嘴裡說出一句反對的話來，你們都要牢牢的記住了。」

玉眞等人暗暗覺得奇怪，師尊怎麼會說出不論對與不對，都要奉命行事，不准說出一句反對的話？師尊這是什麼意思呢？但大家想歸想，還是恭敬的應了聲「是」。

紫陽道長又道：「如若有人出言反對你們大師兄決定之事，立即逐出武當派，決不寬貸，你們給爲師記住了。」

這話是加重前面說過的話，而且含有加重警告之意。

玉眞道人等七人躬身道：「弟子遵命。」

「好！」紫陽道長道：「你們七個可以各自回去了，玉虛，你留下來，爲師另有機宜要和你說。」

於是玉眞道人等七人向師尊及掌門人行了一禮，便自退出，玉虛道人獨自留了下來。

紫陽道長面授玉虛道人什麼機宜呢？因爲這是機宜，玉虛道人自會遵照師尊的指示，去執行任務，暫且不提。

武當山有一座解劍坡，武林人物到了這裡，必須解下兵刃，始能上山。

這規距最初的時候，可能是江湖各大門派對武當祖師張三丰的崇敬之意，好像孔廟前面立着的石碑：「文官下轎，武官下馬」一樣，對孔老夫子的崇敬。

因爲要解劍上山，武當派怕來客把兵刃留在解劍坡遺失了，不得不派一二個門下，守在那裡，代客看管兵刃，這也原是一番好意。

怎知年代久了，人事變遷，漸漸，這解劍上山變成了武當派的規矩，你要上山，就得解劍。代客看守兵刃的門人弟子，也變成了監視哨，你不解劍，就不准上山。

自從有了解劍坡，江湖上人和武當派不知鬧過多少次不愉快，但解劍坡還是要解劍上山，這條規矩始終不變。

奇怪的是數百年來不會改變的解劍坡，今天忽然取消了。

因爲平日守在解劍坡的幾名武當道士，今天一早忽然沒了影子，解劍坡左側三間存放來客兵刃的房舍，也空空如也。

武當派不會搬家，那麼解劍坡的人呢？自然回到山上去了，明月宮統率高手來犯，門人弟子留在解劍坡，徒增傷亡，於事無補，自然撤回去的好。

當紅日高掛到三丈高的時候，解劍坡前，就來了明月宮的先頭部隊，那是蜘蛛島主黑蜘蛛朱化龍和他手下十六名黑衣胸綉白色蛛網，手持鋼叉的漢子。

朱化龍走在前面，就像一個黑色大肉團，邁着八字脚，走近解劍坡，目光一抬望着坡側三間瓦房，一呶嘴

道：「你們上去幾個，把解劍坡的小道士給我揪出來，咱們先發個利市。」

他聲音尖細，說來毫不威武，但他手下都聽慣了，早有四個黑衣慓悍漢子，身手矯捷，一下掠到坡上，閃入屋去，却又很快退了出來，其中一人把身子挺得筆直，洪聲道：「報告島主，屋裡沒人。」

「狗娘養的，」朱化龍瞪着眼道：「小道士呢？」

那漢子站着沒動，續道：「報告島主，屋裡是空的，什麼也沒有。」

「哈哈！」朱化龍大聲尖笑，抬手作勢，說道：「原來這些狗娘養的小道士聽說老子要來，都躲到山上去了，好，咱們是逢山開路，逢水搭橋的先鋒，你們把屋子給我拆了！」

這一聲令下，十六名蜘蛛島的健兒立即一擁而上，拆屋還不簡單？何況只是三間平房，他們掄起手中鋼叉，拆門的拆門，毀窗的毀窗，何消片刻，就把三間瓦屋，拆成一攤瓦礫。

黑蜘蛛朱化龍看得得意的大笑道：「武當派有什麼了不起？我老子就拆了他的大門，也挫挫他們平日不可一世的氣燄。」

說到這裡，又抬抬手道：「咱們上去。」

洒開八字步，手中拖着一柄鋼叉當先就走。十六個灰頭土臉的健兒也跟着他像一陣風般朝山道上奔去。

正行之間，只聽後面有人叫道：「朱島主，慢點走。」

朱化龍回頭看去，只看矮純陽茅若清飛一般趕了上來，脚下一停，問道：「道兄趕了上來，不知有什麼事？」

茅若清含笑道：「朱島主這先鋒，當眞行軍神速，貧道若是不叫停，只怕連趕都趕不上呢！」

他口中雖說趕不上，其實他一路行來，山道雖陡，他連氣也沒喘一口。

朱化龍聽得心裡大爲得意，咧嘴一笑道：「道兄誇獎。」

茅若清道：「貧道是奉總護法令諭，前來轉告朱島主的，咱們是和他們評理來的，應該先禮後兵，不可貽人口實，給武當派笑咱們小氣。」

朱化龍道：「總護法已經到了解劍坡嗎？」

只有到了解劍坡，才會看到房子被拆，才會要茅若清趕來傳話。

茅若清點點頭，低聲道：「朱島主拆了解劍坡的房子？」

朱化龍道：「這不過是挫挫武當派的銳氣而已，怎麼？總護法認爲不該拆嗎？」

茅若清笑道：「總護法沒說不該拆，他只是要貧道告訴朱島主——」

他忽然壓低聲音說道：「等武當派不賣咱們的帳，連紫霄宮都可以拆，但目前不宜動他們一草一木……」

朱化龍道：「先禮後兵？」

「一點沒錯。」茅若清笑着點頭道：「先禮後兵。」

朱化龍也點頭笑道：「這道理兄弟懂，咱們江湖上行事，一向要講光明磊落，縱然心裡恨不得一刀就把他劈了，也要先禮後兵，兄弟拆了他三間房子，只是給千百年來上武當山來的武林同道出口鳥氣而已，什麼解劍坡，咱們不但不解劍，還把房子都剷平了！」

茅若清知他武功雖高，人却是個老粗，當下笑了笑道：「再上去就是遇眞宮了，總護法猜想，武當派早已得到了信息，解劍坡既然沒人看守，遇眞宮是他們的第一道關口，爲了不讓咱們深入，自然會在遇眞宮以逸待勞，等着咱們。」

黑蜘蛛朱化龍雙目放光，尖笑道：「好哇，道兄，咱們先去把遇眞宮的牛鼻子拏下了，你道兄坐守遇眞宮，等候總護法大軍，兄弟就可以先行一路殺了上去。」

茅若清道：「總護法早就料到朱島主討了個先鋒來，就是要顯顯蜘蛛島的威風，只是咱們定的計劃是先禮後兵，朱島主剛才說過，怎麼忘了？」

朱化龍道：「那麼總護法的意思？」

茅若清道：「總護法認爲武當派的遇眞宮，絕不會退却，說不定紫陽老道已經趕到遇眞宮來了，也許要在遇眞宮和咱們一決勝負……」

接着又壓低聲音笑道：「說不定咱們就在這一戰解決了武當派呢，所以總護法要朱島主在這裡稍候，會合了總護法再上去。」

朱化龍聽得大爲洩氣，心想：「會合了總護法，我這先鋒還有戲唱？」但這是總護法的命令，他不敢不遵，只得點着頭道：「好吧！」

過了約莫頓飯工夫，明月宮總護法公孫襄率領江南武林同道一齊趕到。

朱化龍連忙迎着抱拳道：「小將朱化龍參見軍師。」

公孫襄手搖摺扇，當眞有諸葛武侯的氣概，呵呵一笑道：「朱島主辛苦了，沿途都沒有遇上武當派的人麼？」

朱化龍道：「沒有，武當派的人聽到咱們來了，只會縮頭，那裡還敢和咱們照面？」

公孫襄淡淡一笑道：「不和咱們照面，未必就是怕了咱們。」

朱化龍一抱拳道：「軍師大軍來了，兄弟那就又得先行了。」

公孫襄又搖了下摺扇，說道：「本來兄弟認爲他們一定會有人阻攔咱們上山的，那就須得仰仗朱島主，先給他們看看顏色，現在，他們這一路上，毫無防範，這就是說，他們必然已經集中人手，在遇眞宮等着咱們了，朱島主不宜再單獨先行，咱們還是一路去吧！」

朱化龍道：「那也該由兄弟先開道

了。」

話聲一落，右手抬了抬，十六名蜘蛛島健兒立即分作兩行，手荷鋼叉，作爲前導，朱化龍邁着八字步，率領他們先行。

公孫襄也回身朝羣雄抱抱拳，跟着朱化龍身後走去。

不多一會，但見長岡綰轂，石條舖着山道左右環繞，一片松杉間，豁然開朗，中間是一座白石牌坊，上書「遇眞」二字，進入牌坊，則是一片廣場，遇眞宮碧瓦黃牆巍然聳峙。

由蜘蛛島十六名健兒列隊走入牌坊之際，遇眞宮就响起了响徹山林的雲板之聲，一聲接一聲，連續不斷。

朱化龍率領的十六名健兒，走到遇眞宮五丈來遠，便自停住，公孫襄領同羣雄，也在廣場中停了下來。

朱化龍招了招手，一名蜘蛛島健兒立即又朝前走了幾步，洪聲說道：「遇眞宮武當門下聽着，江南武林大會代表公孫襄等前來拜山，請貴宮宮主出來相見。」

此人中氣極足，聲音洪亮，自是早就挑選了。

他話聲甫落，雲板之聲也正好停止，遇眞宮兩扇宮門隨即徐徐開啓。

公孫襄即以「傳音入密」朝朱化龍道：「朱島主，你們都退下來。」

朱化龍和十六名健兒依言退下，因爲此行只有朱化龍帶了十六名手下，因此十六名健兒退下之後，立即分成兩旁雁翅般站立。

這時從大門中走出兩行青袍佩劍道人，一共是二十四個，每人年齡均在三十以下，一看就知是武當派的第三代弟子，他們一個個一臉肅穆，緩步而行，目不斜視，到得門外，就分兩行在邊上站停。

接着走出來的則是八個藍袍道人，年齡均在四旬以上，他們正是武當派八宮宮主，走在最後的則是玉虛道人。

明月宮這邊的人心中暗暗奇怪，各自忖道：「武當八子齊集遇眞宮，他們果然業已有備！」

玉虛道人步下石階，朝羣雄打了個稽首道：「貧道玉虛，聽說公孫施主統率江南武林同道蒞止武當，貧道和師弟們有失遠迎，請諸位施主多多原諒，公孫施主和諸位武林同道遠來，請到敝宮休息奉茶。」

公孫襄朗笑一聲道：「道兄好說。」一面回頭道：「咱們那就不客氣叨擾了。」

當先舉步走了過去，羣雄也相隨走去。

玉虛道人含笑稽首，口中說道：「請，請。」

於是由武當八子陪同公孫襄等人進入大門，穿行大天井，來至大殿左座大廳上落座。

十六名蜘蛛島健兒走在最後，在大廳前面的天井中站定。二十四名武當第三代弟子則退到左右廊下去了。

幾名道人依次送上了香茗。

玉虛道人打着稽首道：「諸位請用茶。」

「道兄不用客氣。」公孫襄抬目道：「在下等人是拜晤貴派掌門人紫陽道長來的，道兄可否請貴掌門人出來一晤？」

玉虛道人聽他提到師尊，不覺神色一肅，恭敬的打了個稽首，才道：「家師不問塵事已久，也從不接見武林同道，公孫施主和諸位請多多原諒才好。」

老壽星段老彭沉嘿一聲道：「紫陽老道好大的架子，老夫等人來了，他不出來接待，却只叫幾個小道士來應付應付，這是你們武當派待客之道嗎？」

他雖是黑道中人，但在武林中輩份甚尊，和紫陽道長、東海釣鰲客，都是同輩之人，故而他說出這句話來，並無瞧不起紫陽道長之意。

玉虛道人故作吃驚的朝他望去，一面欠身稽首道：「貧道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聽老施主的口氣，定是武林前輩無疑，貧道失敬之至。」

接着微微一笑道：「至於老施主責怪敝派待客不週，這點貧道就不敢苟同了，今日爲了接待公孫施主和諸位的大駕，貧道還召集了敝派七宮宮主，可說已是接待上賓之禮，就是武林各大門派掌門人，或是明月宮宮主親臨也不過如此，貧道想不出有什麼不週之處？」

武林各大門派掌門人親臨，理該由武當派掌門人親自接待，才合禮數，僅憑武當八子是不夠份量的。

老壽星段老彭這道理自然懂，不覺聽得一怔，暗自尋思：「莫非武當派掌門人已經易了人？」

他在思忖之際，公孫襄已經含笑說道：「道兄說得極是，在下一行人有貴派八子接待，自是夠份量了，只是在下等人遠上寶山，是想見見貴派掌門人而來。」

玉虛道人打了個稽首道：「貧道忝掌武當門戶，公孫施主有什麼事，就和貧道說好了。」

方才還是暗示他的身份，直到現在才說出來。

玉清道人一怔，繼而呵呵一笑，隨着笑聲，站起身拱拱手道：「原來玉虛道兄榮任了武當掌教，可喜可賀，哈哈，方才有勞掌門人親迎，在下實在不敢當的。」

玉虛道人連忙還禮道：「不敢，公孫施主名滿武林，又是和江南武林大會的代表多人寵蒞，何況還有這位武林前輩同來，實是敝派無上榮寵，敝派豈敢有失禮數？」

說到這裡，朝羣雄打着稽首，又道：「貧道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有眼不識泰山，還望公孫施主賜予引介才好。」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碎心客、血影人教了金雷七招絕學，金雷僥倖將金船主刺傷大腿，金陵姑忙挾住金船主乘船離開金銀島，七招劍招把強敵趕走。草靴客也聞風前來找碎心客，想奪取碧血劍，不知碎心客和血影人已失去武功，聽信碎心客之言，以為鬥贏金雷就可獲得寶劍，結果輸了，敗興而去。跟着少林海明大師奉方丈之命，邀請碎心客解決當年鬧鐘樓、鬧藏經閣帶去的那個孩子之事……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答應排難解紛　方丈細訴前因

碎心客冷笑道：「少林寺如果真會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毀掉，那麼貴寺這數百年的英名恐怕是浪得虛名。」

海明僧傷心的道：「這是劫數，這是劫數。」

他回身望了隨身跟來的那羣少林寺的弟子，揮揮手，黯然無語的望着他們，以一種傷心的話語，道：「回少林寺。」

那羣少林寺的弟子仿如活活的釘立在地上一樣，竟無一人移動身子，此刻古月踏出一步道：「我們不回去。」

海明僧一楞道：「為什麼？」

古月堅聲的道：「當初我們遠來海外之時，曾當着祖師爺的面發誓，找不着碎心客誓不回少林，今日雖然找着碎心客了，他卻不跟我們走一趟少林，我們回去有何面目向祖師爺交待。」

海明僧悲傷的道：「好，我們不回去。」

他轉過身子，朝碎心客道：「貧僧所帶的三十二個少林弟子，全都願以身殉道，碎心兄如果一定不願助我少林脫過此難，本寺這三十二個弟子願死在你的面前。」

血影人冷笑道：「你們使用苦肉計威脅我大哥麼？」

海明僧冷笑道：「你也把少林寺看得太低了。」

碎心客眉頭直皺道：「海明，我問你一件事。」

海明僧連聲道：「請說，只要貧僧知道的全都告訴你。」

碎心客冷冷地道：「你們既是少林寺的僧人，全都是出家之人，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不穿僧衣而改裝易行，這與貴寺的宗旨及佛門的精意相違逕庭，你要說出個道理給我聽聽。」

海明僧深長的嘆了口氣，道：「少林寺數百年能矗立江湖，成為武林一塊聖地，全係寺中那七十二手少林絕藝，及少林寺各僧弟子的共同努力，才有今日這種響亮的名聲，少林寺在百年前曾發生三道四俗大鬧本寺的事件後，百年來再無大事發生，而本寺門規素嚴，嚴禁弟子在外生事。」

他黯然的道：「這次少林寺繼百年前所發生的那件事後，可說是最大的一件事，本門方丈因感事態嚴重，命貧僧化裝下山，以免讓江湖同道曉得少林寺發生事端，而使整個武林不安。」

碎心客冷笑道：「你們自認是天衣無縫，無人會知，像貴寺這麼多弟子浩浩蕩蕩出海，恐怕能瞞過江湖各派不是件容易的事。」

海明僧黯嘆道：「只有盡人力而聽天命了。」他雙目盯着碎心客，道：「碎心兄，你真不去少林？」

碎心客搖搖頭道：「恐怕難使貴寺如願了。」

海明僧面有難色的道：「本門方丈在貧僧離寺之前曾有句話交代。」

碎心客怔怔道：「什麼話？」

海明僧吁了一吁，道：「務必要把碎心客請到少林寺。」

血影人哈哈笑道：「你轉了半天彎，說了半天廢話，最後還是强人所難，海明和尚，你要打架乾脆說出來，何必那麼不痛快。」

海明僧合什道：「施主的血影功天下一絕，貧僧自知不敵。」

但海明僧雖然涵養極深，可是火氣也相當大，不過面對着血影人和碎心客兩大高手，海明僧尚不敢發作出來，因為他要以少林寺的安危為重，決不可以個人之私利而將少林寺數百年之基業毀在自己之手，那時罪過之大，恐怕列代祖師爺都無法原諒自己。

血影人大笑道：「我血影人如果和海明和尚動手，恐怕人家會笑我們兩個太無修養，不過你要見識見識我的血影功也並不難……」他看了金雷一眼，道：「雷兒，和這位大師父試試身手。」

金雷斜身一躍道：「好。」

他那個「好」字一落，身子已斜掠在海明僧的身前，碧血劍帶着長鞘合在雙手，朝海明僧冷冷地道：「大師，請指教晚輩一二。」

海明僧口喧佛號道：「貧僧如果和小施主動手，會讓人家笑貧僧以大壓小，所以貧僧先命敝寺一名弟子和小施主你試試身手。」

「嘿！」碎心客冷笑道：「你是怕我這個弟子不中用？」

海明僧稽首道：「貧僧不敢。」他朝身後的古月，道：「古月，陪這位小施主玩玩。」

古月和尚今日可說是憋了滿肚子的悶氣，一聽海明大師命自己出場，立時急步跨出，朝前行來。

他口喧佛號，道：「請小施主指教。」

金雷冷冷地道：「好。」

那個「好」字的餘音未斷，身子陡然之間一弓，雙手緊握那柄碧血劍「嗆」地一聲，一溜顫動的劍光脫空飄閃而出。

古月混身一顫道：「這是……」

海明僧凝重的道：「這是傳言數百年的『碧血劍』。古月，名人利器，你也不須客氣，隨便找一件兵器應付吧。」

此刻一個漢子隨手遞過古月和尚一根烏銅杖，那根粗而堅的大烏銅杖一落古月手中，他便哈哈大笑道：「小施主貧僧領教了。」

金雷凝重的斜馭長劍，一股凜然的雄威展現眉頭，他朝前移了移身子，碧血劍陡然照着古月和尚揮去。

古月和尚目睹金雷這神幻的一劍，這時心頭一凜，要知一個劍道高手，功力是否深厚，只要看他初出的招式，便可判斷出此人功力的深淺，古月和尚是少林寺的九代弟子中佼佼者，江湖上提起古月兩字，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是故，他一見金雷的長劍斜斜揮洒而來，登時曉得自己今日遇上高手了。

他乃佛門弟子，出手還留有分寸，急切間把大烏銅杖兜空揚起，照着金雷的腰眼掃將過去。

那一杖本是以進為退，欲搶在長劍之前，逼使金雷中途撤招，這正是高手高明之處，可惜古月和尚把金雷低估了，如果他曉得金雷是受血影人和碎心客兩人細心教導的話，恐怕古月和尚便不會施出這種普通的招式。

金雷冷笑忖道：「他果然輕視我。」

他在這金銀島上苦修數年，不但已得血影人和碎心客的真傳，再加上這兩個名師的要求苛嚴，他的確是學習到不少的真才實學，是故他乘古月大師心存輕視的心理下，長劍突然斜斜一轉，便已削了過去。

「嗆！」

長劍準確無比的斬在古月大師的那根大烏銅杖上，只聞輕脆的一響，古月大師的那根大烏杖登時一斷為二，一半斜落在地上。

古月大師面上蒼白悲傷的道：「我敗了。」

雖然這一杖關係少林寺名聲甚大，但古月大師不愧是名寺古刹出來的高僧，勝敗絲毫不放在心上，很磊落的直認不諱。

海明僧黯然的道：「這位小施主功力好純呀。」

金雷淡然一笑道：「寶劍利器，贏了也不光采。」

海明僧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碎心兄，少林寺今日一戰而敗，不敢再强請你們跟我遠去少林，不過貧僧有幾句話非說不可。」

碎心客冷冷地道：「請說。」

海明僧斜睨了金雷一眼，道：「看這位小施主已得你的真傳，孤島荒山，以他之年紀似乎不該留在這裏，應當去江湖上歷練歷練。」

碎心客冷笑道：「這個我有打算。」

海明僧嗯了一聲道：「如此是貧僧多嘴了，碎心兄，當年你惹下的那件事情，如今關係少林寺數百名佛門弟子的生命，如果你真忍心使佛門淨地洒上不義之血，那麼……」

碎心客面上一變，道：「這……」

海明僧繼續道：「只請你能三思而行，莫辜負本寺數百名佛門弟子對你的期望，貧僧言盡於此，請恕罪。」

碎心客傷心的道：「好，我跟你們去少林。」

海明僧突然雙膝一落，道：「謝恩公。」

他這一跪下去，所有的隨來少林弟子全都跪了下去，碎心客一楞，沒

想到少林寺會以這種大禮對待自己，他急忙搖手道：「這幹什麼？這幹什麼？」

＊　＊　＊

藍藍的海面，藍藍的碧空，迎着藍藍的海水。

那艘大船在吆喝聲中啓航了，取道西南直行而去。

金銀島漸漸遠去，金銀島漸漸縮小，起初還能看見山上的樹木山影，然後變爲朦朦朧朧的一片黑影，再後來就僅餘一個黑點，最後則無影無踪，整個的消失在海面上。

金雷望着那遠去的孤島，心中突然泛起一片依依留戀之情，只覺得數年如一日，晃眼離島而去，那島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都和他有着一股奇特的情感，當他離開它時，他又覺得彷彿失落了些什麼。

小藍則靜靜的依在他的身邊，兩人站在那厚厚的甲板上，任海風拂在面上，無動於衷的望着遠處。

只聽金雷自言自語道：「我還會回來。」

小藍長長嘆了口氣道：「但願有那麼一天。」

兩個人似乎有着同樣的感觸，有着同樣的戀情，這股使人留戀的思慕，在兩人心底中將留下深刻的痕跡。

飄盪，飄盪，海似晃動的。船在海面上蠕蠕而行，白浪連著漿，水花濺在甲板上，一切顯得那麼盪漾，一切顯得那麼平靜。

海明僧在船艙裏陪伴着碎心客和血影人，古月大師則領着少林僧人嚴守在船面上，每個人都默默無聲。

日出日落，夕陽紅了又白，白了又紅，海中的航行，一連三天都在海上的變幻中過去。

金雷幻想着海的那一邊的景物，也勾劃着未來的日子，當他曉得自己要接觸到另一個不同的環境時，他知道他的生活將有着極度的轉變。

當碧空中湧起一堆烏雲，海面刮着勁風之時，誰都知道狂風暴雨可能要來了，古月大師親自指揮船上的船伕，卸帆加槳，加緊航行。

突然，站在船桅上，那個負責瞭望的船伕，高聲道：「有船接近。」

古月大師的神情一凜，道：「什麼位置？」

那船伕高叫道：「五里之外的西北方。」

古月大師緊張的道：「看是什麼船？」

那船伕望了一會，道：「是一艘快船。」

古月大師急聲道：「本寺弟子全都換上僧衣，嚴密戒備。」

要知不論何方船隻，只要船上載的是僧人，連海盜都不會輕易劫持，因爲凡是出家人都是一文不名，古月大師不願在海上惹事端，所以命少林寺僧人全都換上袈裟。

話語間，那遠處的船影已漸漸現了出來，只見那艘船的船身一片黑，船面上什麼都沒有，僅有一面杏黃大旗，高高的掛在船桅上。

那瞭望的船伕大叫一聲道：「海盜船。」

古月大師焦急的道：「告訴他們，我們是僧人。」

那船伕苦笑道：「大師父，你有所不知呀，這羣人不講什麼僧人不僧人的，他們要的是金銀珠寶，美女瑪瑙。」

古月和尚嗯了一聲道：「讓他們來。」

遠處，只聽那盜船之上，傳來一個蒼勁的話聲道：「停船。」

這兩個字有若雷鳴般的響了起來，不疾不徐，却深沉有力，僅憑對方這聲大喝，便知此船上有着相當的高人。

古月大師高聲道：「來者何人？」

他不甘示弱的提勁問了過去，海面上風勢雖大，却無法掩去他那高朗的話聲，可見他的功力也不弱。

「嘿嘿。」盜船響起一聲大笑道：「果然是位僧人。」

古月楞楞地道：「你認識貧僧？」

那人冷笑道：「我只認識金銀珠寶，誰會認識你們這些假慈假悲的野和尚，船上聽着，給我停下船來，本船雖然在海上作案，但這次却不是洗劫，只是看個朋友。」

此刻這兩隻船已漸漸接近，盜船上一切都可遠遠望見，但見那盜船上全是黑袍配劍的高手，僅有一個身穿白袍的漢子，像是頭領模樣的站在羣盜之前。

古月大師道：「請問你們要見那位朋友？」

那白袍漢子冷冷地道：「我自己會找，那要你這野和尚多嘴。」

古月大師在少林僧人中素極得人緣，如今那羣盜賊彷如根本不把少林寺放在眼裏似的，登時引起那羣僧人的不滿，個個怒目注視着盜船上的那個白袍漢子。

古月大師口喧佛號道：「這位施主言重了。」

這時海明僧已得信息，和血影人雙雙自船艙裏行了出來，血影人朝那盜船一望，突然哈哈笑道：「這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賊船碰上賊船了。」

他面上一冷，道：「胡不仁，你還識得我否？」

那白袍漢子身子一顫，道：「血影人？」

血影人冷冷地道：「你幾時幹起這舊行業來了？」

要知血影人昔時乃是海面上的霸主，不論何方盜船幾乎沒有不認識他的，每年各地的同行，都要送點貢品孝敬孝敬這位海上霸主，那胡不仁本也是海上一盜，自洗手後便與海盜圈子離了夥，如今胡不仁又重操舊業，

連血影人都驚詫不已。

胡不仁面上一紅，道：「情非得已，在下告退。」

血影人冷笑道：「慢着，你可知道這船上載的都是些什麼人？」

胡不仁苦笑道：「少林僧人。」

古月大聲怒聲道：「既知是少林寺的，你還來幹什麼？」

那胡不仁冷笑道：「少林寺在陸地上可逞雄一世，在海上你們便如魚離水，只有認命的份子，古月，我胡不仁敢來惹你，便沒將少林寺放在眼裏。」

海明僧凝重的道：「不知少林寺何處開罪施主？」

胡不仁冷冷地道：「憑你們也配！」

血影人冷笑道：「姓胡的，有我在這裏，你還敢如此明目張膽的劫持本船，是不是你又找着了有力的靠山，便不將海上同道看在眼裏？」

胡不仁嘿嘿一笑道：「不錯，本人現在給摩西尊者工作。」

這話一出，使場中所有的人同時一楞，要知西天摩西尊者雖然還未東來中土，但其響亮的聲名却已傳遍江湖，最使人感覺震驚的是當年華山派掌門宮少庭，在西藏之邊遇上摩西尊者，兩人因言語不通，又自詡武功絕世，而互相試了一下，結果，宮少庭在十招之內落敗，口吐鮮血而回，自此華山派一蹶不振，在江湖上已漸漸沒落，此事經數大掌門親上華山詢問宮少庭的經過情形，宮少庭什麼話也不肯說，只說：「摩西尊者十年之後，必來中原，那時中原苦矣。」

自此中原各派對那十年之期俱有戒心，沒想到時光流逝，十年時間彈指而過，如今胡不仁竟已加入摩西尊者麾下，可見華山派掌門宮少庭所言非虛了。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胡不仁，你有摩西尊者給你撐腰，便可耀武揚威的不把江湖同道放在眼裏了？哼哼，告訴我，摩西尊者派你劫此全船，到底要幹什麼？」

胡不仁冷冷地道：「恕在下暫時無法奉告。」

血影人冷笑道：「你如果敢違抗我血影人的命令，今日我血影人便要你這盜船上的人全都沉進海底，那時休怪我沒有事先說明。」

「嘿嘿。」胡不仁冷笑道：「血影人，這話如果在五年前說出來，我胡不仁不敢不從命，可是彼一時此一時，現在的海上早已沒有你血影人的份了。」

血影人冷笑道：「你也未免把我看得太低了。」

他揮揮手道：「雷兒，給他們點厲害看看。」

金雷身子一晃而出，隨手一掌拍出，身子藉那拍出的勁道，陡然往胡不仁那艘盜船上落將下去。

他沉聲道：「姓胡的，你是一起來還是自己來？」

胡不仁見一個如此年輕的少年，一晃身便落在自己的船上，心中不禁一楞，他面色深沉的道：「你貴姓？」

金雷冷冷地道：「在下姓金名雷。」

胡不仁自言自語的：「金雷，金雷。」他突然回頭道：「通知三姑爺。」

盜船上立時響起一聲巨響，但見一道藍藍的焰火騰空升了上去，直往雲層之中鑽去，那碧藍色的光一閃而逝，空中僅留下一絲餘痕。

金雷楞楞地道：「你們放焰火幹什麼？」

胡不仁冷冷地道：「通知我們的人，要將你姓金的擒回去。」

他故意拿話唬住金雷，身子已隨着掠了過來，隨手自腰際中拔出一柄長劍，厲聲道：「給我守住姓金的，不准他離開本船。」

這個變化實在太快，任誰也不會想到那胡不仁因何會突然有所轉變，只見那盜船上一羣高手個個撤出兵器，重重疊疊的圍住金雷，唯恐他中途離去。

海明僧望着對方船上那種情形直皺眉頭，道：「那姓胡的爲什麼要留住金施主。」

血影人冷冷地道：「胡不仁妄想以一船之力，奪去碧血劍，嘿嘿，他未免把金雷看得太扁了，大和尚，你不要擔心，讓金雷這孩子去見見陣仗。」

海明僧口喧佛號，道：「本寺弟子全都嚴陣以待。」

再說金雷眼見那羣盜賊把自己團團困住，臉上不禁泛起一絲冷笑，緩緩的將碧血劍拔將出來，頓時，一股耀目奪神的光影顫閃在每個人的眼前。

胡不仁大叫道：「果然是碧血劍。」

「碧血劍」那三個字一出，登時使盜船上大亂，要知這柄富於傳奇性的寶劍，不知道給江湖上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蹟，那盜船上的人都只聞名，未能親見，如今這柄傳奇性的寶劍突然呈現在他們的面前，自然是使他們欣羡若狂。

金雷斜握長劍，高聲叫道：「姓胡的，你可是爲了這把劍而來？」

那胡不仁嘿地一聲道：「不錯，你留下寶劍，我便放了你。」

金雷冷笑道：「你作夢。」

一溜冷寒的劍光迅疾無比的漫空洒出。那胡不仁在海上也是一霸，武功更是不凡，身子一晃，躍上船頭，揮劍照着金雷劈去。

金雷腦海中有若電光石火樣的閃起一個意念，忖道：「這羣盜賊都該殺，我何不先下手。」

他一個大旋身揮洒那柄碧血劍，一招凌厲變化的劍招，對着隨在身後

的那羣高手攻去，這個轉變本來使他們根本料想不到，驟見長劍揮來，嚇得他們紛紛舉劍擋架。

「嗆。」

但聞一片清脆的響聲，數柄長劍俱中途削斷，金雷身手絲毫不停，一連三劍連着斬倒數人。

胡不仁氣得肚皮欲裂，大吼道：「姓金的，你不是人！」

金雷面上罩滿一片殺機，道：「今日你姓胡的如果不跪着向我師父低頭認罪，我金雷便要你整個賊船的人通通下海餵魚。」

胡不仁怒吼道：「去你媽的。」

他此刻已顧不了那麼許多，晃身照着金雷撲將過去，手臂一抖，七個連着的變化，隨着他手臂一抖之勢，發將出來，只見一片劍光騰空而起。

金雷冷笑一聲，忖道：「我要速戰速決。」

他在那金銀島上苦練數年，經過兩大名師的指點，劍道一門可說是已得窺堂奧，如今和胡不仁交手，可說是大人和小孩子玩似的，根本毫不費力。

金雷迎着胡不仁那劈來的七劍，突然長笑一聲，碧血劍幻起一道迷離的光影，立時攻將進去。

「呀！」

那胡不仁突然慘呀一聲，身子跟跟蹌蹌的倒退出數步之遠，只見他面上蒼白一片，一條手臂整個給削了下來。

他顫聲道：「你好歹毒。」

金雷冷笑道：「給我師父認罪去。」

胡不仁大叫道：「去你媽的蛋，我胡不仁也是海上一條漢子，雖然讓你姓金的廢了一條胳膊，也不會那麼窩囊。」

此刻那羣盜賊全都奔了過來，都狠厲的怒視着金雷，只要胡不仁一發命令，這羣人便會亡命的出手。

突然，遠處有人叫道：「看，那裏又出現三條大船。」

金雷聞言一怔，冷酷的目光倏地落向遠遠的海面上，但見那藍藍的大海上，三艘怪船隨波疾駛而來。

胡不仁大叫道：「三姑爺的船到了。」

盜船上每個人的面上都閃起一片激動高興之色，彷彿這位三姑爺一到，天大的事都可解決一樣，可見這位三姑爺在他們這羣人的心中還有着相當的地位。

血影人此刻一招手，道：「雷兒回來。」

金雷晃身而退，道：「好。」

他身子一躍數丈，掠過那羣盜賊的頭頂降落原來船上，胡不仁雖想出手攔阻，可是知道憑他這種身手實在還差得太遠。他急忙命人將他傷勢包紮好，靜靜等在甲板上，只望那三姑爺能快速的趕來，以報今日斷臂之仇。

血影人滿面激動的道：「海明僧，請速準備迎戰。」

海明僧冷笑道：「本寺弟子已排好陣勢，嚴陣以待。」

血影人哈哈大笑道：「這是海上，可不是陸上，你們少林寺那種陣勢在陸上或可一用，在這海面上，恐怕一點威力也發不出來。」

海明僧一呆，道：「這……」

古月大師凝重的道：「請血影人發佈命令就是，施主不但對海的習性熟悉已久，更對海上作戰素有研究，今日敝寺所有弟子全聽命你的。」

血影人搖手道：「這不可以，貴寺高人輩出，能人無數，我怎能越權代庖，古月大師，你還是請海明大師發令。」

海明僧道：「施主不要再推讓了，海上作戰，以你的經驗最豐富，只有你可以調度，現在敵船已經漸漸逼進，再晚恐怕……」

血影人長嘆一聲道：「好，速命船伕快把本船掉過頭去。」

金雷一楞道：「師父，這是幹甚麼？」

血影人哈哈笑道：「現在是逆風行駛，我相信那些船一定會連接在一起攻擊我們，如果他們眞是如此，我們背風而戰，將對我們更加有利！」

海明僧點頭道：「施主果然有獨到之見解！」

此刻那遠處駛來的三艘怪船已逐漸接近，胡不仁帶着傷站在船頭之處，朝那三艘怪船吼道：「報告三姑爺，那柄碧血劍在此！」

只聞一個話聲道：「在那裏？」

一個渾身錦袍金冠的中年人幽靈般的出現在船頭上，他甫一出現，胡不仁已領着手下跪了下去。

那中年人沉聲問道：「胡不仁，碧血劍在那裏！」

胡不仁一楞，他此刻傷臂依然在流血，沒想到三姑爺只問碧血劍，對他傷臂之事不聞不問，不由暗中有氣，冷冷地道：「我的手臂便是給碧血劍傷了！」

那中年人冷笑道：「斷了條手臂並沒甚麼了不起，我問的是那支寶劍！」

胡不仁心中大寒，忖道：「這三姑爺，果然是個冷酷無情的東西！」他雙目之中泛起一片憤怒而又恐怖之色，顫聲道：「在那姓金的手中！」

那中年人猛一轉頭，目光朝這裏掃來，道：「那位姓金的？請出來答話。」

金雷斜步移出道：「你找我有何指教？」

那中年人冷酷的道：「胡不仁那條手臂可是你給他卸下來的！」

金雷冷冷地道：「不錯，你可是要替他找回來！」

那中年人搖搖頭道：「不是，我只要你把斬他手臂的那支長劍交出來而

已！」

金雷冷笑道：「憑甚麼要交給你！」

那中年人不耐煩的道：「憑我是西天摩西尊者的三姑爺，你便該把那寶劍獻出來，要知道摩西尊者在數日之內便要君臨天下，江湖上任何一派都得俯首聽命！」

古月大師怒吼道：「少林便不會理會那個甚麼摩西尊者！」

那中年人冷笑道：「你們少林如今已被鬧得天翻地覆，自顧不暇，還敢在本大爺面前賣弄高明，嘿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海明僧聞言一顫，忖道：「少林眞的已遭到浩劫了麼？」

古月大師悲吼道：「你有種給我過來，咱們鬥鬥！」

那中年人不屑的道：「你還不配和我動手！」他冷冷地瞥了金雷一眼道：「姓金的，碧血劍交給本大爺，今日便放你們活路。」

金雷怒聲道：「碧血劍在我這裏，你來取吧！」

那中年人哈哈笑道：「好，本大爺先把你們這艘船解決了之後，再來和你姓金的奪劍！」他一揮手，那四艘盜船立時並在一處，互相連串，然後他們各船上的人物會合，四船齊動，直往他們這邊駛來。

血影人望着這情況呆了一呆，道：「這中年人的戰術還很精明！」

他瞬快的作了個決定，望了望那刮起的勁風，立時命少林寺的和尚各自準備火把，道：「嚴守方位莫動，聽我號令！」

此刻雙方船隻已漸漸靠近，血影人見距離差不多了，沉聲道：「點火——」

但見那三十多個少林高僧齊舉火把，熊熊的火光立時照遍海面，那中年人睹狀大駭，沉吼道：「速退，速退——」

血影人大叫道：「放火——」

那些少林僧人大吼一聲，一齊用力將手中火把擲了出去，只見那三十多支火把隨風飄了過去。這時風大火大，刹那間那四條並連在一起的盜船全都燃燒起來。

那中年漢子大吼道：「快點滅火救船！」

此刻那四艘盜船上情勢大亂，火苗隨着風勢而擴展，血影人凝重的揮揮手，道：「我們的船速開出這裏！」

金雷大喜道：「爲甚麼不看着他們沉下去！」

血影人苦笑道：「孩子，你還小，有許多道理還不懂，這次我們能夠一舉燒船，可說是太僥倖了，如果不幸我們失敗，也許少林寺去不成了！」

他們的船又穩穩的航行在海面上。長夜的黑幕罩在這片大海上，使海顯得更莊嚴更神秘了！

*　*　*

黎明，黎明的影子又挪移着輕靈的步子奔來了，看那點白色的曙光不是漸漸的露出來了麼？

葱翠的綠影，高高的山巒，一縷淡淡的白雲輕飄飄的盪過那高峯，竄過那山頂，一片淡白色……

遠山含笑，一幢灰濛濛的古刹聳立在半山之中，一道石階沿着曲折的山徑而上，那便是聞名天下的少林古寺——一座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古刹。

「噹——」

穹空裏突然響起一聲清脆而鏗鏘的大鐘聲，那清越的鐘聲嫋嫋的擴散開來，使這名山古刹更肅穆莊嚴了。

此刻，那名傳天下的少林古刹大門輕輕的啓開着，一列灰袍僧人合什踱將出來，有秩序的排列在大門口。

一個白眉白髮的老僧面帶慈祥的站立在羣僧之前，目光冷酷而炯炯有神的望着山下，望着那半山之下！

他目光凜然的道：「慧空。」

一個年已古稀的和尚行了出來，道：「弟子慧空在！」

那個白眉老僧凝重的道：「下山接碎心客——」

「是！」

慧空一個轉身，輕盈的沿着石階而下，他雖然行得緩慢，可是步履却輕快已極，簡直使人不相信，一個年已古稀的老僧，還有着與年輕人一般健朗的身子，偌長的山路，在他眼中也只不過一晃而過，絲毫沒放在眼中。

白眉僧人長長吐了口氣，自語道：「海明果然不負衆所期望，他眞的把碎心客找回來了，唉，如果這次碎心客眞能解決少林的厄難，這眞是祖師爺保祐，我佛有靈了！」

他的話聲還沒消逝，少林寺中突然傳來一個話聲道：「白眉賊禿，你還不給大爺送酒來，否則大爺一高興放把火，把你這鳥廟給燒個精光，那時你可休怪大爺不留情面了。」

白眉僧人長嘆一聲道：「孽債，孽債！」他轉頭道：「空空，給他送酒去！」

一個身穿灰袍的小和尚極不情願的奔進寺中，路上只聽這個小和尚滿肚子不願意的自言自語，道：「這幾個月來我已給整得夠慘了，不但要陪着他喝酒，還得唱山歌給他聽，唉，如今碎心客已經到了，爲甚麼還要去侍候他！」

白眉僧人望着他逝去的身影，搖搖頭道：「空空，數個月都過去了，你難道連一時都不能忍耐？唉，空空，你也辜負我對你的一番教誨了！」

遠處，已現出數道人影，那白眉僧人朝山下一望，不禁怔了怔，忖道：「怎麼有這麼多人來本寺！」

他因不知道血影人、金雷及小藍三個人和碎心客的關係，一時竟沒猜出他們是些甚麼人。

海明僧風塵滿面地伴着碎心客而

來，白眉僧人因身掌少林寺之職，不能親自下迎，饒是如此，他親自率門下數十個三代弟子迎接於門口，在少林寺說來，已是件鮮有的事了，可見碎心客在少林寺僧人眼中是何等重要了。

白眉僧人合掌，道：「碎心兄，貧僧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江湖上只知有碎心客這一號人物，却無人知曉他眞正的姓名是甚麼，白眉僧人見面和他稱兄道弟，可見碎心客昔年在江湖上確是個響噹噹的角色。

碎心客拱手道：「不敢，不敢，山野之人怎敢有勞掌門親迎！」

白眉僧人長長一嘆道：「碎心兄何必再說這種話，本寺遭此大劫，無法解決，還勞你大駕親自出面，老衲心內何以能安！」

碎心客搖搖頭道：「武林同道，施以援手本是理所當然之事，況且此事是我碎心客手裡種下來的因，大掌門，請不要再客氣了！」

白眉僧人看了血影人一眼道：「這位是……」

碎心客道：「是我拜弟血影人！」

白眉僧人驚道：「五湖四海，白山黑水的海上之王血影人，哈哈，老僧失敬，請血影人寬恕寬恕，雖然老僧和你沒見過面，但對施主之大名却耳聞已久！」

血影人連忙肅敬的道：「不敢，不敢，大師過獎了！」

白眉老僧合什，道：「請進來奉茶！」

當這羣江湖豪士連貫進寺之後，只見大雄寶殿遠遠在望，此刻那白眉老僧人突然在大雄寶殿前的一個碧藍小湖畔停了身子，望着金雷苦笑。

金雷楞楞地道：「大掌門有何事指敎！」

白眉老僧突然長嘆一聲，道：「罷了！」

他緩緩的移了移身子，拂袖欲把湖畔旁的一塊長石揮進湖中，海明僧身子一掠，顫聲的道：「掌門不可！」

這個忠心耿耿的得道高僧，不忍讓白眉老僧揮去長石，急忙以自己的身子抵擋過去。

「砰——」地一聲大響，海明僧身子搖搖晃晃，幾乎摔進湖中。

金雷縱身抓住海明僧的衣袖，道：「大師父，這是幹甚麼？」

海明僧站穩身子，道：「掌門師兄，祖師遺留下來的百年古律，豈可輕易廢掉，本寺寧可廢去規矩，也不可把此銘碑毀掉！」

碎心客朝那長石一看，不自覺的道：「該死，我竟忘了這個規矩！」

他轉身朝金雷，道：「雷兒，把長劍解下來！」

金雷一楞，道：「為甚麼？」

碎心客凝重的道：「少林寺數百年來留下一個規矩，不准任何人帶兵器進入大雄寶殿，你不要使老方丈為難！」

金雷恭身道：「是！」

海明僧的面色隨着一變，道：「金施主，這柄劍不可放在這裏！」

白眉老僧詫異地道：「哦！這是甚麼劍？竟然如此名貴？」

海明僧道：「碧血劍！」

白眉老僧身子顫了顫，道：「一點丹心凝成劍，這便是碧血劍；小施主你儘管把劍帶在身上，少林寺能有這種神兵利器進寺，也是件莫大光榮的事，請進！」

碎心客把碧血劍緩緩掛在解劍石上，道：「古來規矩不可因我而廢，大師請吧！」

白眉老僧感動的道：「碎心兄，老僧永不忘今日之事！」

小藍不懂的道：「金哥哥，你的碧血劍放在這裏，難道不會丟了？」

海明僧變色道：「這位女施主請放心，縱然是再貴重的東西，只要是交給少林寺，便不要怕再丟掉，這點並非是貧僧誇口！」

血影人斜睨了小藍一眼，道：「女孩子不要胡說！」

小藍曉得自己一句無心之言，把少林寺的羣僧給得罪了，她面上一紅，羞得低下頭去，忖道：「鬼和尚的名堂還不少！」

大雄寶殿中香煙嬝嬝，數代祖師遺像依序排列在衆佛像旁，此刻羣僧正作早課，面色嚴肅莊穆的唱着祥和的金剛經，那輕緩的木魚和着小聲磬聲，歷久而不散。

白眉老僧站在大雄寶殿中，給祖師上過香後，道：「願我師保佑！」

小藍望着大雄寶殿神龕中一個泥塑之像，道：「那個是甚麼像？」

白眉老僧面上一片蒼白，顫道：「我佛慈悲，那是敝門開山祖師——達摩禪師！」

古月大師橫了小藍一眼，道：「女施主最好不要亂說！」

碎心客淡淡一笑道：「小藍，過來，我告訴你！」

小藍依偎在碎心客身邊，道：「我不是故意的！」

碎心客嗯了一聲道：「當今各派武功絕技，紅蓮白藕均是一脈，自達摩祖師一葦渡江之後，武功才漸漸發揚光大，達摩祖師手創少林後，少林便是武學發祥聖地，數百年來無人不敬仰達摩祖師的武學，現在你該懂了吧！」

他輕描淡寫的把達摩祖師創始少林的經過說將出來，不但使白眉老僧深深感激不盡，連寺中上下僧人都覺得碎心客確實不是個普通的江湖人，各方面的面子上都能交代得過去。

在大雄寶殿上佇留了半刻，白眉老僧便把他們這一行人請到後院的一所靜房中去，奉上茶點之後，白眉老僧始終不提少林之事。

碎心客耐不住的道：「掌門，少林到底發生了何事？」

白眉老僧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這事眞是一言難盡，碎心兄是否還記得昔年硬闖少林時的那件事，那時貧僧雖然忝為掌門，但也擋不住施主的神威！」

碎心客苦笑道：「過去的事不談也罷！」

白眉老僧黯然的道：「你是否還記得你送來那個怪孩子！」

碎心客傷情的道：「我乃是受朋友之托，把那孩子送來少林，貴寺那時不願收留，才弄得雙方大打出手，想起昔年之事，多半是我強人所難，唉，那時實在是太年輕了！」

白眉老僧苦笑道：「少林的劫難便是發生在這孩子身上！」

碎心客全身一震，道：「這是怎麼回事？」

白眉老僧苦笑道：「你把孩子寄在少林寺後，本寺許多德高望劭的前輩都仔細的觀察這孩子，發覺這孩子生得一身賤骨，難成大器，經數大長老的決議，決不傳他半招武功，就是唯恐給江湖留下禍患！」

碎心客嗯了一聲道：「掌門這樣做是對的！」

白眉老僧嘆道：「長老會議決定的事，自是不會輕易更改，於是便把孩子送到火工頭陀那兒幫助炊事。那孩子表面上甚麼事都在做，暗地裏却在偷學少林武功！」

碎心客一呆，道：「偷學武功，這是犯了大戒呀！」

白眉老僧搖搖頭道：「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孩子的聰明遠勝過十人之智力，任何一種招式他僅看上一遍便牢記心中，怪的是他却從不去練，只有暗地裏把那招式用筆記下！」

碎心客凝重的道：「大掌門是如何發現的！」

白眉老僧苦澀的道：「我也是偶而去炊事房查看，無意中發現這孩子一個人躲在一間柴房裏拿筆畫東西，當時老僧覺得非常奇怪，便過去朝他畫的那些圖案望去，只見一招一式的在這孩子手中畫來，居然分毫不差，一點不漏，我當時假裝不曉得他在幹甚麼，心中却大大一驚，便又退了出去，自此我便留意這孩子的行動！」

碎心客問道：「你可發現了甚麼？」

白眉老僧嗯了一聲道：「有一日，我故意在這孩子面前練習內家吐納之術，那孩子望着我吐納的模樣，似乎自言自語的說：『這才是眞正的武功。』他看了之後，一個人匆匆的又躲到那個柴房裏，把我所擺的姿式和呼吸吐納之法，一絲不差的又畫在紙上，殊不知我那吐納之法原是故意弄錯一點，練後會腹痛如絞，痛苦不堪！」

他長長嘆了口氣繼續道：「我發現這件事後，便留意這孩子的舉動，那知這孩子雖然學了不少東西，却從不練習，他將我的吐納之法用筆勾畫出來之後，便一個人往深山裏奔去，我遠遠的跟着他，認為他一定是一個人躲着苦練，誰曉得他把那些畫好的招式，一張一張貼在大樹之上，然後又奔回少林。」

碎心客楞楞地道：「那是幹甚麼？」

白眉老僧傷情的道：「當時我也楞了，我便躲在這樹叢之中，看着那孩子到底弄甚麼玄虛，正當這孩子離去之時，老僧這才發現山中走來另一個十七八歲的打柴少年，他揹着柴到了這裏之後，便依着秩序朝貼在大樹之上的招式凝視，看一張便撕掉一張，然後他又自動的施一遍那種招式！」

碎心客一顫，道：「這人難道是神童，只要看一遍便能全記在心中！」

白眉老僧苦笑道：「這個少年果然是個神童，任何招式只要看一遍便能牢記心中，貧僧當時除了好奇驚喜外，還有點憐才的意味，捨不得當面把這事揭開，可是我這一發現，海博和海清也同時跟在我的後面，他們忍耐不住現身撲向那少年，誰知那少年毫不畏懼動手便打，海博和海清在數招之內便被那少年擊成重傷，所施的招式全是少林寺的！」

血影人呆呆的道：「天下竟有這種人？」

白眉老僧黯然的道：「貧僧若再不出面，少林寺的顏面可說是全丟盡了，在這種情形下，我只好現身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只說他叫胡中玉，偷學武功只是為了好奇，當時貧僧却不這樣想，認為寺中那個孩子是卧底的，胡中玉指着貧僧的鼻子說：『你如果敢動我弟弟胡中奇一指，三年後，我便要血洗少林寺。』說完他便潛身而去，老僧居然無法攔阻也追踪不及！」

碎心客長嘆道：「這兩個孩子也太胡鬧了！」

白眉老僧苦澀的道：「貧僧回山後，便追問胡中奇，這孩子面無懼色，一句話也不肯說，逼得老僧沒有辦法，只好把他關在後山的一間屋子裏！」

他長嘆一聲道：「誰知那孩子竟自縊而死！」

碎心客大顫，道：「甚麼？那孩子自盡死了！」

白眉老僧黯然的道：「不錯，那孩子是死了，少林寺的禍端也因此而起！」

靜靜的少室峯，沉寂的幽谷空山，少林寺的僧人全都敲起了木魚，誦起金剛經，使這名山古刹，抹上一層靈氣，也使這塊佛門淨地增加了無數的秀逸……

白眉老僧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他們胡氏兄弟性烈若火，個性氣質與衆不同，胡中奇一死，三年後，胡中玉果然如約找上少林……」

血影人直皺眉頭，道：「難道說堂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零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零

堂武林第一大利，連一個胡中玉都沒有辦法對付了麼？哈，大師，這恐怕不容易使人相信。」

白眉老僧面上十分尷尬，道：「施主有所不知，那胡中玉乃是天地間第一個怪孩子，幾乎鍾靈秀氣全都集滿他的身上，任何武功只要落在他的眼裏，他便能善加利用而模仿，不但模仿得唯妙唯肖，而且手法功力更是別樹一格，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

碎心客長吸口氣道：「這是劫！」

白眉老僧黯然的道：「劫，劫，劫！」

碎心客面上刹那間變得凝重無比，他楞楞的望着屋頂，眼前彷彿現出那個孩子的眼神，幾曾何時，那個孩子由少年而進入青年，而挾着無比的武功，居然將這座千古名利弄得雞犬不寧，這變化可是相當大！

他凝重的道：「掌門，那胡中玉此刻在那裏？」

白眉老僧淡淡地嘆了兩口氣，道：「不瞞施主說，本派自曉得無人能對付了胡中玉後，便好言把胡中玉勸住，說明本寺正去尋找一個有本事的人，這個胡中玉一聽說本寺派人去請救兵，不禁哈哈大笑，並毫不畏懼的說，去找吧，我等他半個月，這半個月，敝寺只好將他供奉在精軒中，每日派人服侍他，遇有他發脾氣之時，便好言相勸！」

血影人聞言嘿地一聲道：「眞想不到少林寺也會請個老祖宗回來供奉！」

白眉老僧有若未聞，苦笑道：「少林寺爲保千秋基業，只有忍辱求生！」

碎心客嗯了一聲道：「大師帶我去見這孩子！」

白眉老僧搖頭道：「施主遠來還沒喝杯茶，便這樣急公好義欲和那胡中玉一鬥，使老僧深深感動不已，暫時尚請諸位在這裏住下，待明日再商對策！」

碎心客黯然的道：「大師，我只是爲貴寺數百年聲名着想，如果這件事傳揚開去，恐怕對少林寺的名聲大有損傷！」

白眉老僧額上突然滲出了斑斑汗漬，道：「這只怪少林寺氣運如斯，百年來首遭禍害，本寺上下雖然犧牲不計，但對這片祖上基業，却不敢損毀一絲一毫！」

他黯然的嘆了口氣續道：「怪只怪本寺沒有一個能繼承祖師的武功！」

碎心客直皺眉頭，道：「聽大師口氣，好像胡中玉頗不通曉情理，如果他心中全是給胡中奇報仇的影子，這件事恐怕便非言辭之間所能解決了！」

白眉老僧謐靜的道：「老僧也正擔心這個，如果胡中玉不念一點舊情，而要大肆殺戮，那時一場血劫便無法避免了！」

碎心客凝重的道：「大師，可否把胡中玉請來這裏一談！」

白眉老僧搖頭道：「這不可能，胡中玉言明要血洗少林，以替胡中奇報仇，若是我們將他請來這裏，他一定會一路殺來，這幾日他等得已經有點不耐煩，處處都在找痲煩，好在本寺的弟子都經過叮囑，寧願受辱挨打也不和他正面衝突！」

血影人嘿嘿一聲道：「嘿，大哥，咱們便鬥鬥胡中玉！」

碎心客瞪了血影人一眼，道：「二弟這是說那裏話，少林寺千百年基業，高手輩出，代代都有大賢，你我只是江湖中一粒沙子，有何能力獨當大任，豈不是給掌門笑話！」

白眉老僧急得直擺手，道：「碎心兄太客氣，本寺上下雖然不下數百人，却沒有一個能習得本寺全部武功絕藝，與那胡中玉相較，眞是差之千里！」

碎心客突然問道：「大師，胡中玉到底會那幾種武功？」

白眉老僧沉思道：「胡中玉和白眉老僧動手之時，曾施過百步神拳、金剛拳、迴空斬、羅漢掌、大般若彌勒功以及無花拳，此人才智之高，當屬天下之最，任何武功只要看一眼，他便能依樣的掄將出來，最難能可貴的是分毫不差！」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眼看少林數百弟子，沒有一個能連修三種以上神功，與這胡中玉相比，當眞是差之千里，因此本寺上下沒有一個是他對手！」

血影人問道：「貴寺的羅漢陣難道也抵擋不了他？」

白眉老僧尷尬的道：「本寺的羅漢陣是武林中公認的最高陣法，若將來人困住，敢說無人能闖得出去，可是那胡中玉却不知怎的居然對羅漢陣的變化相當有研究，不論陣式變化如何，他都能化險爲夷，輕鬆而俐落的闖了出來，唉，本寺數百年來沒遇過這樣高的身手，由此貧僧拿胡中玉一點辦法都沒有。」

血影人呆呆的道：「貴寺享譽武林的大羅漢陣，竟無法困得往胡中玉，如此看來，我們弟子也是沒有甚麼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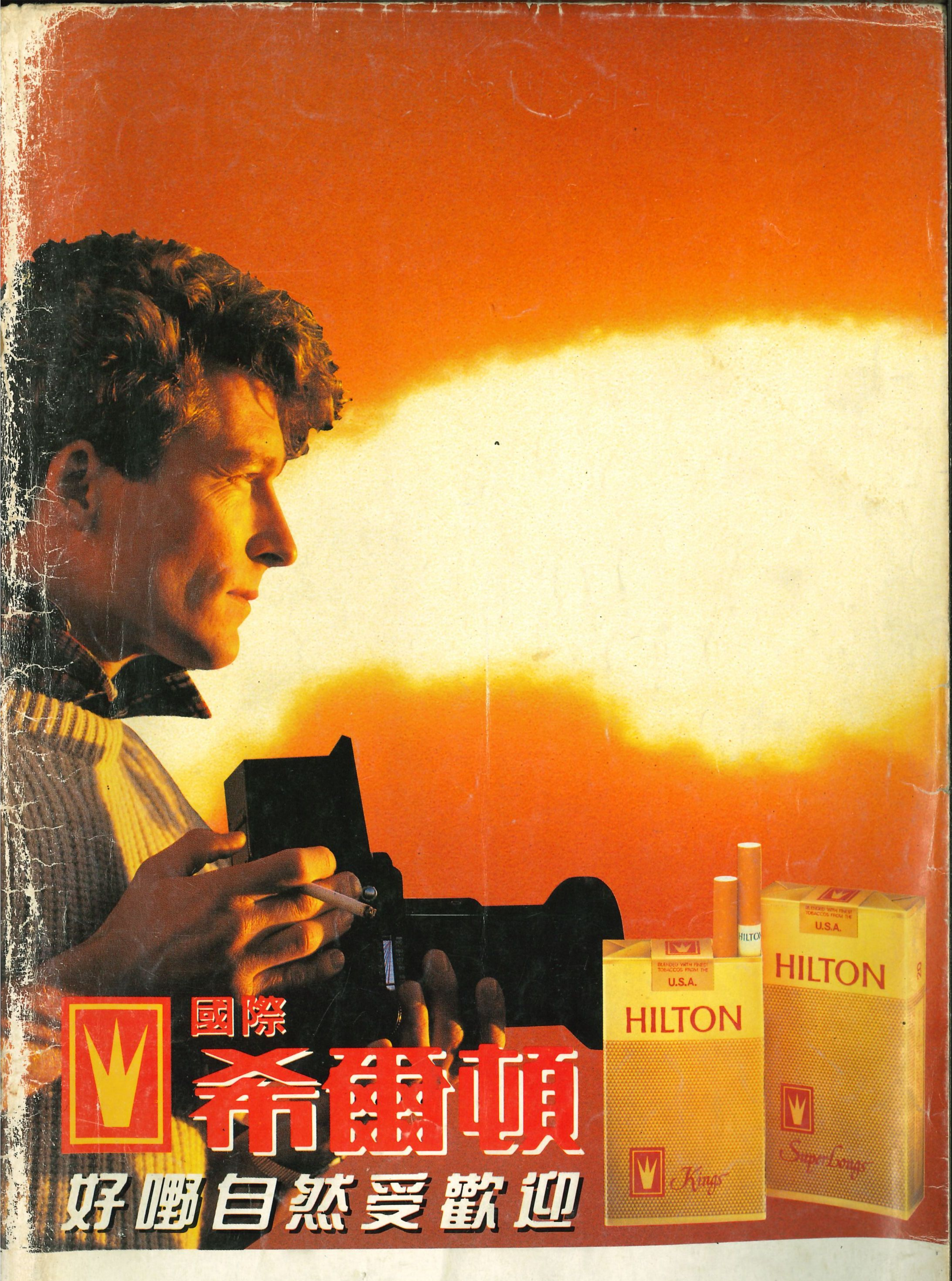
白眉老僧苦嘆道：「若論武功諸位未必眞是那胡中玉的敵手，但胡中玉是碎心兄的舊相識，論此交情，這又當別論！」

碎心客憂心忡忡的道：「那孩子是否有肯賞我的面子，實在很成問題！」

這問題不但碎心客無法立刻答覆，連白眉禪師也是忐忑不安，要知碎心客雖然早年便認識這胡氏兄弟，但事隔這許多年，那胡氏兄弟由小孩一變而爲青年，他們是否還認識他，實在尚不可證實，更何況胡中奇因爲少林而死，這段恩恩怨怨，斷非三言兩語所能解決，而胡中玉心存報仇，也極不可能輕易的罷手！

白眉老僧嘆道：「這要看上蒼待我少林的厚薄了！」

（未完・七）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